



射鵬英雄傳

金庸

到第八天上，郭靖竟然攀上了崖顶，伸手将黄蓉也拉了上去。两人在崖上欢呼跳跃，喜悦若狂，手挽手的又从瀑布中溜了下来。

### 第十一回 长春服输

沙通天见师弟危殆，跃起急格，挡开了梅超风这一抓，两人手腕相交，都感臂酸心惊。这时左边嗤嗤连声，彭连虎的连珠钱镖也已袭到。梅超风顺手把侯通海身子往钱镖上掷去，“啊唷”一声大叫，侯通海身上中镖，黄蓉百忙中叫道：“三头蚊，恭喜发财，得了这么多铜钱！”沙通天见这一掷势道十分劲急，师弟撞到地下，必受重伤，倏地飞身过去，伸掌在他腰间向上一托。侯通海犹如纸鸢般飞了起来，待得再行落地，那已是自然之势，他一身武功，这般摔一交便毫不相干。只不过左手给这般势道甩了起来，挥拳打出，手臂长短恰到好处，又是重重的打在三个肉瘤之上。

梅超风掷人、沙通天救师弟，都只是眨眼间之事，侯通海肉瘤上刚刚中拳，彭连虎的钱镖又已陆续向梅超风打到，同时欧阳克、梁子翁、沙通天从前、后、右三路攻来。

梅超风听音辨形，手指连弹，只听得铮铮铮铮一阵响过，数十枚钱镖分向欧阳、梁、沙、彭四人射去。她同时问道：“甚么叫做攒簇五行？”郭靖道：“东魂之木、西魄之金、南神之火、北精之水、中意之上。”梅超风道：“啊哟，我先前可都想错了。甚么叫做和合四象？”郭靖道，“藏眼神、凝耳韵、调鼻息、缄舌气。”梅超风喜道：“原来如此。那甚么叫五气朝元？”郭靖道：“眼不视而魂在肝、耳不闻而精在肾、舌不吟而神在心、鼻不香而魄在肺、四肢不动而意在脾，是为五气朝元。”

“和合四象”、“五气朝元”这些道家修练的关键性行功，在《九阴真经》中一再提及，然而经中却未阐明行功的法门，梅超风苦思十余年而不解的秘奥，一旦得郭靖指点而恍然大悟，教她如何不喜？当下又问：“何为三花聚顶？”她练功走火，关键正在此处，是以问了这句话后，凝神倾听。郭靖道：“精化为气、气化为神……”

梅超风留神了他的话，出手稍缓。前后敌人都是名家高手，她全神应战，时候稍长都要落败，何况心有二用？郭靖刚只说得两句，梅超风左肩右肋同时中了欧阳克和沙通天的一掌，她虽有一身横练功夫，也感剧痛难当。

黄蓉本拟让梅超风挡住各人，自己和郭靖就可溜走，哪知郭靖却被她牢牢缠住，变作了她上阵交锋的一匹战马，再也脱身不得，心里又着急，又生气。梅超风再拆数招，已全然落于下风，情急大叫：“喂，你哪里惹了这许多厉害对头来？师父呢？”这时心情甚是矛盾，既盼师父立时赶到，亲眼见她救护师妹，随即出手打发了这四个厉害的对头，但想到师父的为人处事，又不禁毛骨悚然，但愿永远不再遇到他。

黄蓉道：“他马上就来。这几个人怎是你的对手？你就是坐在地下，他们也动不了你一根毫毛。”只盼梅超风受了这奉承，要强好胜，果真放了郭靖。哪知梅超风左支右绌，早已有苦难言，每一刹那间都能命丧敌手，如何还能自傲托大？何况她心中尚有不少内功的疑难要问，说甚么也不肯放开郭靖。

再斗片刻，梁子翁长声猛喝，跃在半空。梅超风觉到左右同时有人袭到，双臂横挥出去，猛觉头上一紧，一把长发已被梁子翁拉住。黄蓉眼见势危，发掌往梁子翁背心打去。梁子翁右手回撩，勾她手腕，左手却仍拉住长发不放。梅超风挥掌猛劈。梁子翁只觉劲风扑面，只得松手放开她头发，侧身避

开。

彭连虎和她拆招良久，早知她是黑风双煞中的梅超风，后来见黄蓉出手助她，骂道：“小丫头，你说不是黑风双煞门下，撒的瞒天大谎。”黄蓉笑道：“她是我师父？教她再学一百年，也未必能够。”彭连虎见她武功家数明明与梅超风相近，可是非但当面不认，而且言语之中对梅超风全无敬意，不知是甚么缘故，不禁大感诧异。

沙通天叫道：“射人先射马！”右腿横扫，猛往郭靖踢去。梅超风大惊，心想：“这小子武艺低微，不能自保，只要给他们伤了，我行动不得，立时会被他们送终。”一声低啸，伸手往沙通天脚上抓去，这一来身子俯低，欧阳克乘势直上，一掌打中她背心。梅超风哼了一声，右手一抖，蓦地里白光闪动，一条长鞭挥舞开来，登时将四人远远逼开。

彭连虎心想：“不先毙了这瞎眼婆子，要是她丈夫铜尸赶到，麻烦可大了！”原来陈玄风死在荒山之事，中原武林中多不知闻。“黑风双煞”威名远震，出手毒辣，无所不至，纵是彭连虎这等凶悍之徒，向来也是对之着实忌惮。

梅超风的毒龙银鞭本是厉害之极，四丈之内，当者立毙，但沙通天、彭连虎、梁子翁、欧阳克均非易与，岂肯就此罢手？跃开后各自察看鞭法。突然之间，彭连虎几声唿哨，着地滚进。梅超风舞鞭挡住了三人，已顾不到地下，耳听郭靖失声惊叫，心想大势去矣，左臂疾伸，向地下拍击。

黄蓉见郭靖遇险，想要插手相助，但梅超风已将长鞭舞成一个银圈，却哪里进得了鞭圈？然见她单手抵挡彭连虎，实在招架不住，形势极为危急，只得高声大叫：“大家住手，我有话说。”彭连虎等哪里理睬？

她正侍提高嗓子再叫，忽听得围墙顶上一人叫道：“大家住手，我有话说。”黄蓉回头看时，只见围墙上高高矮矮的站着六个人，黑暗之中却看不清楚面目。彭连虎等知道来了旁人，但不知是友是敌，此时恶斗方酣，谁都住不了手。

墙头两人跃下地来，一人挥动软鞭，一人举起扁担，齐向欧阳克打去，那使软鞭的矮胖子叫道：“采花贼，你再往哪里逃？”

郭靖听得语音，心中大喜，叫道：“师父，快救弟子！”

这六人正是江南六怪。他们在塞北道上与郭靖分子，跟踪白驼山的八名女子，当夜发觉欧阳克率领姬妾去掳劫良家女子。江南六怪自是不能坐视，当即与他动起手来。欧阳克武功虽高，但六怪十余年在大漠苦练，功夫已大非昔比。六个围攻他一人，欧阳克吃了柯镇恶一杖，又被朱聪以分筋错骨手扭断了左手的小指，只得抛下已掳到手的少女，落荒而逃，助他为恶的姬妾却被南希仁与全金发分别打死了一人。六怪送了那少女回家，再来追寻欧阳克。哪知他好生滑溜，绕道而行，竟是找他不着。六怪知道单打独斗，功夫都不及他，不敢分散围捕，好在那些骑白驼的女子装束奇特，行迹极易打听，六人一路追踪，来到了赵王府。

黑夜中欧阳克的白衣甚是抢眼，韩宝驹与南希仁一见之下。立即上前动手，忽听到郭靖叫声，六人都是又惊又喜，朱聪等凝神再看，见圈子中舞动长鞭的赫然竟是铁尸梅超风，她坐在郭靖肩头，看来郭靖已落入她掌握之中。这一下自是大惊失色，韩小莹当即挺剑上前，全金发滚进鞭圈，一齐来救郭靖。

彭连虎等忽见来了六人，已感奇怪，而这六人或斗欧阳、或攻铁尸，是

友是敌，更是分不清楚。彭连虎住手不斗，仍以地堂拳法滚出鞭圈，喝道：“大家住手，我有话说。”这一下叱喝声若洪钟，各人耳中都是震得嗡嗡作响，梁子翁与沙通天首先退开。

柯镇恶听了他这喝声，知道此人了得，当下叫道：“三弟、七妹，别忙动手！”韩宝驹等听得大哥叫唤，均各退后。

梅超风也收了银鞭，呼呼喘气。黄蓉走上前去，说道：“你这次立的功劳不小，爹爹必定喜欢。”双手向郭靖大打手势，叫他将梅超风身子挪开。

郭靖会意，知道黄蓉逗她说话是分她之心，叫道：“三花聚顶是精化为气，气化为神，神化为虚，好好记下了。”梅超风潜心思索，问道：“如何化法？”忽觉身子腾空而起。却是郭靖乘她凝思内功诀窍之际，双手使力，将她抛出数丈，同时提气拔身，向后跃开。他身未落地，只见明晃晃、亮晶晶，一条生满倒钩的毒龙银鞭已飞到眼前。韩宝驹叫声：“不好！”软鞭倒卷上去，双鞭相交，只觉虎口剧震，手中软鞭已被毒龙鞭强夺了去。

梅超风身子将要落地，伸手一撑，轻轻坐下，她听了柯镇恶那声呼喝，再与韩小莹等一过招，知是江南七怪到了，心中又恨又怕，暗想：“我到处找他们不到，今日却自行送上门来，若是换了另日，那正是谢天谢地，求之不得，但眼下强敌环攻，我本已支持不住，再加上这七个魔头，今日是有死无生了。”牙齿一咬，打定了主意：“梁老怪等和我并无仇怨，今日决意与七怪同归于尽，拼得一个是一个。”手握毒龙鞭，倾听七怪动静，寻思：“七怪只来了六怪，另一个不知埋伏在哪里？”她可不知笑弥陀早已被她丈夫害死。

江南六怪与沙通天等都忌惮她银鞭厉害，个个站得远远地，不敢近她身子四五丈之内，一时寂静无声。

朱聪低声问郭靖道：“他们干吗动手？你怎么帮起这妖妇来啦？”郭靖道：“他们要杀我，是她救了我的。”朱聪等大惑不解。

彭连虎叫道：“来者留下万儿，夜闯王府，有何贵干？”柯镇恶冷冷的道：“在下姓柯，我们兄弟七人，江湖上人称江南七怪。”彭连虎道：“啊，江南七侠，久仰，久仰。”

沙通天怪声叫道，“好哇，七怪找上门来啦。我老沙正要领教，瞧瞧七怪到底有什么本事。”他听得七怪的名字，立即触起四徒受辱之恨，身形一晃，抢上前来。他见柯镇恶眼瞎、韩小莹是个女子、全金发身材瘦削、韩宝驹既矮且胖、朱聪却又文绉绉的不似武林人物，只有南希仁气概轩昂，他不屑与余人动手，呼的一掌，径向南希仁头顶劈下。南希仁把扁担往地下一插，出掌接过，数招一交，便见不敌。韩小莹挺着长剑，全金发举起秤杆，上前相助。

彭连虎大喝一声，飞身而起，来夺全金发手中的秤杆。全金发秤杆上的招数变化多端，见彭连虎夹手来夺兵刃，当下秤杆后缩，两端秤锤秤钩同时飞出，饶是彭连虎见多识广，这般怪兵刃倒也没有见过，使了招“怪蟒翻身”避开对方左右打到的兵刃，喝道：“这是甚么东西？市侩用的调调儿也当得兵器！”全金发道：“我这杆秤，正是要称你这口不到三斤重的瘦猪！”彭连虎大怒，揉身直上，双掌虎虎风响，全金发哪里拦阻得住？韩宝驹见六弟势危，他虽失了软鞭，但拳脚功夫也是不凡，横拳飞足，与全金发双战彭连虎。但以二对一，兀自抵敌不住。

柯镇恶抡动伏魔杖，朱聪挥起白折扇，分别加入战团。柯朱二人武功在

六怪中远超余人，以三敌一，便占上风。

那边侯通海与黄蓉也已斗得甚是激烈。侯通海武功本来较高，但想到这“臭小子”身穿软猬甲，连头发中也装了厉害之极的尖刺，拳掌不敢碰向她身子，更是再也不敢去抓她头髻。黄蓉见他畏怯，便仗甲欺人，横冲直撞。侯通海连连倒退，大叫：“不公平，不公平。你脱下刺猬甲再打。”黄蓉道：“好，那么你割下额头上三个瘤儿再打，否则也不公平。”侯通海怒道：“我这三个瘤儿又不会伤人。”黄蓉道：“我见了恶心，你岂不是大占便宜？一、二、三，你割瘤子，我脱软甲。”侯通海怒道：“不割！”黄蓉道：“你还是割了，多占便宜。”侯通海怒道：“我不上你当，说甚么也不割！”

欧阳克见战况不利，寻思：“先杀了跟我为难的这六个家伙再说。那妖妇反正无法逃走，慢慢收拾不迟。”他存心要炫耀武功，双足一点，展开家传“瞬息千里”上乘轻功，斗然间已欺到了柯镇恶身旁，喝道：“多管闲事，叫你瞎贼知道公子爷的厉害。”右手进身出掌，柯镇恶抖起杖尾，哪知右脑旁风响，打过来的竟是他左手的反手掌。柯镇恶低头避过，一杖“金刚护法”，猛击过去，欧阳克早在另一旁与南希仁交上了手。他东窜西跃，片刻之间竟向六怪人人下了杀手。

梁子翁的眼光自始至终不离郭靖，见欧阳克出手后六怪转眼要败，当下双手向郭靖抓去。郭靖急忙抵挡，却哪里是他对手，数招一过，胸口已被拿住。梁子翁右手抓他小腹。郭靖情急中肚子疾向后缩，嗤的一声，衣服撕破，怀中十几包药给他抓了去。梁子翁闻到气息早知是药，随手放在怀里，第二下跟着抓来。

郭靖奋力挣脱他拿在胸口的左手五指，向梅超风奔去，叫道：“喂，快救我。”梅超风心想：“玄门内功之中，我还有许许多多未曾明白。”当下喘气道：“过来抱住我腿，不用怕这老怪。”郭靖却知抱住她容易，再要脱身可就难了，不敢走近，只是绕着她身子急奔。

梁子翁见郭靖已进了梅超风长鞭所及的范围，仍然紧追不舍，只是提防长鞭袭击。梅超风听明了郭靖的所在，银鞭抖处，蓦地往他双脚卷去。

黄蓉虽与侯通海相斗，但占到上风之后；一半心思就在照顾郭靖，先前见他被梁子翁拿住，只是相距过远，相救不得，心中焦急无比，后来见他奔近，梅超风长鞭着地飞来，郭靖无法闪避，情回。急之下，飞身扑向鞭头。梅超风的银鞭遇物即收，乘势回扯，已把黄蓉拦腰缠住，将她身子甩了起来。黄蓉在半空中喝道：“梅若华，你敢伤我？”

梅超风听得是黄蓉声音，吃了一惊：“我鞭上满是尖利倒钩，这一下伤了小丫头，师父更加不能饶我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左右是背逆师门，杀了小丫头再说。”抖动长鞭，将黄蓉拉近身边，放在地下，满以为鞭上倒钩已深入她肉里，哪知鞭上利钩只撕破了她外衫，并未伤及她身子分毫。黄蓉笑道：“你扯破我衣服，我要你赔！”梅超风听她语声中毫无痛楚之音，不禁一怔，随即会意：“啊，师父的软猬甲自然给了她。”心中一宽，便道：“是我的不是，定要好好赔还给小妹子一件新衫，”

黄蓉向郭靖招手，郭靖走近身去，离梅超风丈许之外站定。梁子翁忌惮梅超风厉害，不敢逼近。

那边江南六怪已站成一个圈子，背里面外，竭力抵御沙通天、彭连虎、欧阳克，侯通海的攻击，这是六怪在蒙古练成的阵势，遇到强敌时结成圆阵应战，不必防御背后，威力立时增强半倍。但沙、彭、欧阳三人武功实在太

强，六怪远非敌手，片刻间已然险象环生。不久韩宝驹肩头受伤。他知若是退出战团，圆阵便有破绽，六兄弟和郭靖性命难保，只得咬紧牙关，勉力支持。彭连虎出手最狠，对准韩宝驹连下毒手。

郭靖眼见势危，飞步抢去，双掌“排云推月”，猛往彭连虎后心震去。彭连虎冷笑一声，挥掌撩开，只三招间，郭靖便已情势紧迫。黄蓉见他无法脱身，情急之下，忽然想起“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”那句话来，大声叫道，“梅超风，你盗去了我爹爹的《九阴真经》，快快交给我去送还爹爹！”

梅超风一凛，却不回答。欧阳克、沙通天、彭连虎、梁子翁四人不约而同的一齐转身向梅超风扑去。四人都是一般的心思：“九阴真经是天下武学至高无上的秘笈，原来果然是在黑风双煞手中。”这时四人再也顾不到旁的，只盼杀了梅超风，夺取《九阴真经》到手。

梅超风舞动银鞭，四名好手一时之间却也欺不进鞭圈。黄蓉见只一句话便支开了四名强敌，一拉郭靖，低声道：“咱们快走！”

便在此时，忽见花木丛中一人急步而来，叫道：“各位师傅，爹爹有要事请各位立即前去相助。”那人头顶金冠歪在一边，语声极为惶急，正是小王爷完颜康。

彭连虎等一听，均想：“王爷厚礼聘我等前来，既有急事，如何不去？”当即跃开。但对《九阴真经》均是恋恋不舍，目光仍是集注于梅超风身上。完颜康轻声道：“我母亲……母亲给奸人掳了去，爹爹请各位相救，请大家快去。”原来完颜洪烈带领亲兵出王府追赶王妃，奔了一阵不见踪影，想起彭连虎等人神通广大，忙命儿子回府来召。完颜康心下焦急，又在黑夜之中，却没见到梅超风坐在地下。

彭连虎等都想：“王妃被掳，那还了得？要我等在府中何用？”随即又都想到：“原来六怪是行调虎离山之计，将众高手绊住了，另下让人劫持王妃。《九阴真经》甚么的，只好以后再说。这里人人都想得经，凭我的本事，决难独败群英而独吞真经，还是日后另想计较的为是。”当下都跟了完颜康快步而去。

梁子翁走在最后，对郭靖体内的热血又怎能忘情？救不救王妃，倒也不怎么在意，只是人孤势单，只得恨恨而去。郭靖叫道：“喂，还我药来！”梁子翁怒极，回手一扬，一枚透骨钉向他脑门打去，风声呼呼，劲力凌厉。

朱聪抢上两步，折扇柄往透骨钉上敲去，那钉落下，朱聪左手抓住，在鼻端一闻，道：“啊，见血封喉的子午透骨钉。”

梁子翁听他叫破自己暗器名字，一怔之下，转身喝道：“怎么？”朱聪飞步上前，左掌心中托了透骨钉，笑道：“还给老先生！”梁子翁坦然接过，他知朱聪功夫不及自己，也不怕他暗算。朱聪见他左手袖子上满是杂草泥沙，挥衣袖给他拍了几下。梁子翁怒道：“谁要你讨好？”转身而去。

郭靖好生为难，就此回去罢，一夜历险，结果伤药仍未盗到；若是强去夺取，又不是敌人对手，正自踌躇，柯镇恶道：“大家回去。”纵身跃上围墙。五怪跟着上墙。韩小莹指着梅超风道：“大哥，怎样？”柯镇恶道：“咱们答应过马道长，饶了她的性命。”

黄蓉笑嘻嘻的并不与六怪厮见，自行跃上围墙的另一端。梅超风叫道：“小师妹，师父呢？”黄蓉格格笑道：“我爹爹当然是在桃花岛。你问来干吗？想去桃花岛给他老人家请安吗？”梅超风又怒又急，不由得气喘连连，停了片刻，喝道：“你刚才说师父即刻便到？”黄蓉笑道：“他老人家本来

不知你在这里，我去跟他一说，他自然就会来找你了。放心好了，我不会骗你的。”

梅超风怒极，双手一撑，忽地站起，脚步蹒跚，摇摇摆摆的向黄蓉冲去。原来她强练内功，一口真气行到丹田中竟然回不上来，下半身就此瘫痪。她愈是强运硬拼，那股真气愈是阻塞，这时急怒攻心，浑忘了自己下身动弹不得，竟发足向黄蓉疾冲，一到了无我之境，一股热气猛然涌至心口，两条腿忽地又变成了自己身子。

黄蓉见她发足追来，大吃一惊，跃下围墙，一溜烟般逃得无影无踪。梅超风突然想起：“咦，我怎么能走了？”此念一起，双腿忽麻，一交跌倒，晕了过去。

六怪此时要伤她性命，犹如探囊取物一般，但因曾与马钰有约，当下携同郭靖，跃出王府。韩小莹最是性急，抢先问道：“靖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”郭靖把王处一相救、赴宴中毒、盗药失手、地洞遇梅等事略述一遍，杨铁心夫妻父子等等关目，一时也未及细说。朱聪道：“咱们快瞧玉道长去。”

杨铁心和妻子重逢团圆，说不出的又喜又悲，抱了妻子跃出王府。

他义女穆念慈正在墙下焦急等候，忽见父亲双臂横抱着个女子，心中大奇：“爹，她是谁？”杨铁心道，“是你妈，快走。”穆念慈大奇，道：“我妈？”杨铁心道：“悄声，回头再说。”抱着包惜弱急奔。

走了一程，包惜弱悠悠醒转，此时天将破晓，黎明微光中见抱着自己的正是日思夜想的丈夫，实不知是真是幻，犹疑身在梦中，伸手去摸他脸，颤声道：“大哥，我也死了么？”杨铁心喜极而涕，柔声道：“咱们好端端地……”

一语未毕，后面喊声大起，火把齐明，一彪人马忽刺刺的赶来，当先马军刀枪并举，大叫：“莫走了劫持王妃的反贼！”

杨铁心见四下并无隐蔽之处，心道：“天可怜见，教我今日夫妻重会一面，此时就死，那也是心满意足了。”叫道：“孩儿，你来抱住了妈。”

包惜弱心头蓦然涌上了十八年前临安府牛家村的情景：丈夫抱着自己狼狈逃命，黑夜中追兵喊杀，此后是十八年的分离、伤心和屈辱。她突觉昔日惨事又要重演，搂住了丈夫的脖子，牢牢不肯放手。杨铁心眼见追兵已近，心想与其被擒受辱，不如力战而死，当下拉开妻子双手，将她交在穆念慈怀里，转身向追兵奔去，挥拳打倒一名小兵，夺了一枝花枪。他一枪在手，登时如虎添翼。亲兵统领汤祖德腿上中枪落马，众亲兵齐声发喊，四下逃走。杨铁心见追兵中并无高手，心下稍定，只是未夺到马匹，颇感可惜。

三人回头又逃。这时天已大明，包惜弱见丈夫身上点点滴滴都是血迹，惊道：“你受伤了么？”杨铁心经她一问，手背忽感剧痛，原来刚才使力大了，手背上被完颜康抓出的十个指孔创口迸裂，流血不止，当时只顾逃命，也不觉疼痛，这时却双臂酸软，竟是提不起来。包惜弱正要给他包扎，忽然后面喊声大振，尘头中无数兵马追来。

杨铁心苦笑道：“不必包啦。”转头对穆念慈道：“孩儿，你一人逃命去吧！我和你妈就在这里……”穆念慈甚是沉着，也不哭泣，将头一昂，道：“咱们三人在一块死。”包惜弱奇道：“她……怎么是我们孩儿？”

杨铁心正要回答，只听得追兵愈近，猛抬头，忽见迎面走来两个道士。一个白须白眉，神色慈祥；另一个长须如漆，神采飞扬，背上负着一柄长剑。杨铁心一愣之间，随即大喜，叫道：“丘道长，今日又见到了你老人家！”

那两个道士一个是丹阳子马钰，一个是长春子丘处机。他二人与玉阳子

王处一约定在中部聚会，共商与江南七怪比武之事。师兄弟匆匆赶来，不意在此与杨铁心夫妇相遇。丘处机内功深湛，驻颜不老，虽然相隔一十八年，容貌仍与往日并无大异，只两鬓颇见斑白而已。他忽听得有人叫唤，注目看去，却不相识。

杨铁心叫道：“十八年前，临安府牛家村一共饮酒歼敌，丘道长可还记得吗？”丘处机道：“尊驾是……”杨铁心道：“在下杨铁心。丘道长别来无恙。”说着扑翻地就拜。丘处机急忙回礼，心下颇为疑惑，原来杨铁心身遭大故，落魄江湖，风霜侵蚀，容颜早已非复旧时模样。

杨铁心见他疑惑，而追兵已近，不及细细解释，挺起花枪，一招“凤点头”，红缨抖动，枪尖闪闪往丘处机胸口点到，喝道：“丘道长，你忘记了我，不能忘了这杨家枪。”枪尖离他胸口尺许，凝住不进。丘处机见他这一招枪法确是杨家正宗嫡传，立时忆起当年雪地试枪之事，蓦地里见到敌人，不禁又悲又喜，高声大叫：“啊哈，杨老弟，你还活着？当真谢天谢地！”杨铁心收回铁枪，叫道：“道长救我！”

丘处机向追来的人马一瞧，笑道：“师兄，小弟今日又要开杀戒啦，您别生气。”马钰道：“少杀人，吓退他们就是。”丘处机纵声长笑，大踏步迎上前去，双臂长处，已从马背上揪下两名马军，对准后面两名马军掷去。四人相互碰撞，摔成一团。丘处机出手似电，如法炮制，跟着又手掷八人，撞倒八人，无一落空。余兵大骇，纷纷拨转马头逃走。

突然间马军后面窜出一人，身材魁梧，满头秃得油光晶亮，喝道：“哪里来的杂毛？”身子晃动，已窜到丘处机跟前，举掌便打。丘处机见他身法快捷，举掌挡格，拍的一声，两人各自退开三步。丘处机心下暗惊：“此人是谁？武功竟然如此了得？”

岂知他心中惊疑，鬼门龙王沙通天手臂隐隐作痛，更是惊怒，厉吼声中，抡拳直上。丘处机不敢怠慢，双掌翻飞，凝神应敌。战了十余合，沙通天光头顶上被丘处机五指拂中，留下了五条红印。他自己虽然见不到红印，但头顶热辣辣的微感疼痛，知道空手非这道士之敌，当即从背上拔出铁桨，器沉力劲，一招“苏秦背剑”，向丘处机肩头击去。丘处机施开空手入白刃之技，要夺他兵刃。可是沙通天在这铁桨上已有数十载之功，陆毙猛虎，水击长蛟，大非寻常，一时竟也夺他不了。

丘处机暗暗称奇，正要喝问姓名，忽听得左首有人高声喝道：“道长是全真派门下哪一位？”这声音响如裂石，威势极猛。丘处机向右跃开，只见左首站着四人，原来彭连虎、梁子翁、欧阳克、侯通海已一齐赶到。丘处机拱手道：“贫道姓丘，请教各位的万儿。”

丘处机威名震于南北，沙通天等互相望了一眼，均想：“怪不得这道士名气这样大，果然了得。”彭连虎心想：“我们已伤了王处一，与全真派的梁子总是结了。今日合力诛了这丘处机，正是扬名天下的良机！”提气大喝：“大家齐上。”尾音未绝，已从腰间取出判官双笔，纵身向丘处机攻去。他知对方了得，一出手就使兵刃，痛下杀手，上打“云门穴”，下点“太赫穴”。这两下使上了十成力，竟无丝毫留情之处。

丘处机心道：“这矮子好横！身手可也当真不凡。”刷的一声，长剑在手，剑尖刺向彭连虎右手手背，剑身已削向沙通天腰里，长剑收处，剑柄撞向侯通海肋肋要穴的“章门穴”，一招连攻三人，剑法精绝。沙彭二人挥兵刃架开，侯通海却险被点中穴道，好容易缩身逃开，但臀上终于给重重端了



一脚，俯身扑倒，说也真巧，三个肉瘤刚好撞在地下。梁子翁暗暗心惊，揉身上前夹攻。

欧阳克见丘处机被沙通天和彭连虎缠住，梁子翁又自旁夹攻，这便宜此时不捡，更待何时？左手虚扬，右手铁扇咄咄三下，连点丘处机背心“陶道”、“魂门”、“中枢”三穴，眼见他已难以闪避，突然身旁人影闪动，一只手伸过来搭住了扇子。

原来马钰一直在旁静观，忽见同时有这许多高手围攻师弟，心下甚是诧异，但见欧阳克铁扇如风，疾攻师弟，当即飞步而上，径来夺他铁扇。他三根手指在铁扇上一搭，欧阳克便感一股浑厚的内力自扇柄上传来，心下惊讶，立时跃后退开。马钰也不追击，说道：“各位是谁？大家素不相识，有甚么误会，尽可分说，何必动粗？”他语音甚是柔和，但中气充沛，一字字尽都清晰明亮的钻入耳鼓。沙通天等斗得正酣，听了这几句话不禁都是一凛，一齐罢手后跃，打量马钰。

欧阳克问道：“道长尊姓？”马钰道：“贫道姓马。”彭连虎道：“啊，原来是丹阳真人马道长，失敬失敬。”马钰道：“贫道微末道行，‘真人’两字，岂敢承当？”

彭连虎口中中和他客套，心下暗自琢磨：“我们既与全真教结了梁子，日后总是难以善罢。这两人是全真教主脑，今日乘他们落单，我们五人合力将他们料理了，将来的事就好办了。只不知附近是否还有全真教的高手？”四下一望，只杨铁心一家三口，并无道人，说道：“全真七子名扬当世，在下仰慕得紧，其余五位在哪里，一起请出来见见如何？”

马钰道：“贫道师兄弟不自清修，多涉外务，浪得虚名，真让各位英雄见笑了。我师兄弟七人分住各处道观，难得相聚，这次我和丘师弟来到中都，是找王师弟来着，不意却先与各位相逢，先算有缘。天下武术殊途同归，红莲白藕，原本一家，大家交个朋友如何？”他生性忠厚，全没料到彭连虎是在探他虚实。

彭连虎听说对方别无帮手，又未与王处一会过面，见马钰殊无防己之意，然则不但能倚多取胜，还可乘虚而袭，当下笑眯眯的道：“两位道长不予嫌弃，真是再好没有。兄弟姓三，名叫三黑猫。”马钰与丘处机都是一愕：“这人武功了得，必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。三黑猫的名字好怪，可从来没听说过。”

彭连虎将判官笔收入腰间，走近马钰身前，笑吟吟的道：“马道长，幸会幸会。”伸出右手，掌心向下，要和他拉手。马钰只道他是善意，也伸出手来。两人一搭上手，马钰突感手上一紧，心想，“好啊，试我功力来啦。”微微一笑，运起内劲，也用力捏向彭连虎手掌，突然间五指指根一阵剧痛，犹如数枚钢针直刺入内，大吃一惊，急忙撒手。彭连虎哈哈大笑，已倒跃丈余。马钰提掌看时，只见五指指根上都刺破了一个小孔，深入肌肉，五缕黑线直通了进去。

原来彭连虎将判官笔插还腰间之际，暗中已在右手上套上了独门利器毒针环。这针环以精钢铸成，细如麻线，上生五枚细针，喂有剧毒，只要伤肉见血，五个时辰必得送命。这毒针环戴在手上，原本是在与人动手对掌时增加掌上的威力，教人中掌后挨不了半天。他又故意说个“三黑猫”的怪名，乘马钰差愕沉吟之际便即上前拉手，好教他不留意自己手上的花样。武林中人物初会，往往互不佩服，可是碍着面子却不便公然动手，于是就伸手相拉，似乎是亲近亲近，实则便是动手较量，武功较差的被捏得手骨碎裂、手掌瘀

肿，或是痛得忍耐不住而大声讨饶，也是常事。马钰只道他是来这套明显亲热、暗中较劲的江湖惯技，怎料得到他竟然另有毒招，两人同时使力，刹那间五枚毒针刺入手掌，竟是直没针根，伤及指骨，待得蓦地惊觉，左掌发出，彭连虎早已跃开。

丘处机见师兄与人好好拉手，突地变脸动手，忙问：“怎地？”马钰骂道：“好好贼，毒计伤我。”跟着扑上去追击彭连虎。丘处机素知大师兄最有涵养，十余年来未见他与人动手，这时一出手就是全真派中最厉害的“三花聚顶掌法”，知他动了真怒，必有重大缘故，当即长剑挥动，绕左回右，窜到彭连虎面前，刷刷刷就是三剑。

这时彭连虎已将双笔取在手里，架开两剑，还了一笔，却不料丘处机左手掌上招数的狠辣殊不在剑法之下，反手撩出，当判官笔将缩未缩的一瞬间，已抓住笔端，往外急崩，喝道：“撒手！”这一崩内劲外吐，含精蓄锐，非同小可，不料对方也真了得，手中兵刃竟然未给震脱。丘处机跟着长剑直刺，彭连虎只得撒笔避剑。丘处机右剑左掌，绵绵而上。彭连虎失了一技判官笔，右臂又是酸麻难当，一时折了锐气，连连退后。

这时沙通天与梁子翁已截住马钰。欧阳克与侯通海左右齐至，上前相助彭连虎。丘处机劲敌当前，精神大振，掌影飘飘，剑光闪闪，愈打愈快。他以一敌三，未落下风，那边马钰却支持不住了。他右掌肿胀，麻痒难当，毒质渐渐上来。他虽知针上有毒，却料不到毒性竟如此厉害，知道越是使劲，血行得快了，毒气越快攻心，当即盘膝坐地，左手使剑护身，以内力阻住毒素上行。

梁子翁所用的兵刃是一把掘人参用的药锄，横批直掘、忽扫忽打，招数幻变多端。沙天通的铁桨更是沉重凌厉。数十招之后，马钰呼吸渐促，守御的圈子越缩越小，内抗毒质，外挡双敌，虽然功力深厚，但内外交征之下，时候稍长，大感神困力疲。

丘处机见师兄坐在地下，头上一缕缕热气袅袅而上，犹如蒸笼一般，心中大惊，待要杀伤敌人，前去救援，但被三个敌手缠住了，哪能缓招救人？侯通海固然较弱，欧阳克却内外双修，出招阴狠怪异，武功尤在彭连虎之上。瞧他武学家数，宛然便是全真教向来最忌惮的“西毒”一路功夫，更是骇异。他心中连转了几个念头：“此人是谁？莫非是西毒门下？西毒又来到中原了吗？不知是否便在中都？”这一来分了精神，竟尔迭遇险招。

杨铁心自知武功与这些人差得甚远，但见马丘二人势危，当即挺起花枪，往欧阳克背心刺去。丘处机叫道：“杨兄别上，不可枉送了性命！”语声甫毕，欧阳克已起左脚踢断花枪，右脚将杨铁心踢倒在地。

正在此时，忽听得马蹄声响，数骑飞驰而至。当先两人正是完颜洪烈与完颜康父子。

完颜洪烈遥见妻子坐在地下，心中大喜，抢上前去，突然金刃劈风，一柄刀迎面砍来。完颜洪烈侧身避开，见使刀的是个红衣少女，他手下亲兵纷纷拥上，合战穆念慈。

那边完颜康见了师父，暗暗吃惊，高声叫道：“是自家人，各位别动手！”连唤数声，彭连虎等方才跃开。众亲兵和穆念慈也各住手。完颜康上前向丘处机行礼，说道：“师父，弟子给您老引见，这几位都是家父礼聘来的武林前辈。”

丘处机点点头，先去察看师兄，只见他右掌全黑，忙持起他袍袖，只见

黑气已通到了上臂中部，不由得大惊：“怎地剧毒如此？”转头向彭连虎道：“拿解药来！”彭连虎心下踌躇：“眼见此人就要丧命，但得罪了小王爷可也不妥。却救他不救？”马钰外敌一去，内力专注于抗毒，毒质被阻于臂弯不再上行，黑气反有渐向下退之势。

完颜康奔向母亲，道：“妈，这可找到你啦！”包惜弱凛然道：“要我再回王府，万万不能！”完颜洪烈与完颜康同时惊问：“甚么？”包惜弱指着杨铁心道：“我丈夫并没有死，天涯海角我也随了他去。”

完颜洪烈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嘴唇向梁子翁一努。梁子翁会意，右手扬处，打出了三枚子午透骨钉，射向杨铁心的要害。

丘处机眼见钉去如飞，已不及赶上相救，而杨铁心势必躲避不了，自己身边又无暗器，情急之下，顺手抓起赵王府一名亲兵，在梁子翁与杨铁心之间掷去。只听得“啊”的一声大叫，三枚铁钉全打在亲兵身上。梁子翁自恃这透骨钉是生平绝学，三枚齐发，决无不中之理，哪知竟被丘处机以这古怪法门破去，当下怒吼一声，向丘处机扑去。

彭连虎见变故又起，已决意不给解药，知道王爷心中最要紧的是夺还王妃，忽地窜出，来抓包惜弱手臂。

丘处机飕飕两剑，一刺梁子翁，一刺彭连虎，两人见剑势凌厉，只得倒退。丘处机向完颜康喝道：“无知小儿，你认贼作父，糊涂了一十八年。今日亲父到了，还不认么？”

完颜康听了母亲之言，本来已有八成相信，这时听师父一喝，又多信了一成，不由得向杨铁心看去，只见他衣衫破旧，满脸风尘，再回头看父亲时，却是锦衣玉饰，丰度俊雅，两人直有天渊之别。完颜康心想：“难道我要舍却荣华富贵，跟这穷汉子浪迹江湖，不，万万不能！”他主意已定，高声叫道：“师父，莫听这人鬼话，请你快将我妈救过来！”丘处机怒道：“你仍是执迷不悟，真是畜生也不如。”

彭连虎等见他们师徒破脸，攻得更紧。完颜康见丘处机情势危急，竟不再出言劝阻。丘处机大怒，骂道：“小畜生，当真是狼心狗肺。”完颜康对师父十分害怕，暗暗盼望彭连虎等将他杀死，免为他日之患。又战片刻，丘处机右臂中了梁子翁一锄，虽然受伤不重，但已血溅道袍，一瞥眼间，只见完颜康脸有喜色，更是恼得哇哇大叫。

马钰从怀中取出一枚流星，晃火折点着了，手一松，一道蓝焰直冲天空。彭连虎料想这是全真派同门互通声气的讯号，叫道：“老道要叫帮手。”又斗数合，西北角不远处也是一道蓝焰冲天而起。丘处机大喜，叫道：“王师弟就在左近。”剑交左手，左上右落，连使七八招杀手，把敌人逼开数步。马钰向西北角蓝焰处一指，道：“向那边走！”杨铁心，穆念慈父女使开兵刃，护着包惜弱急向前冲，马钰随在其后。丘处机挥长剑独自断后，且战且走。沙通天连使“移步换形”身法，想闪过他而去抢包惜弱过来，但丘处机剑势如风，始终抢不上去。

行不多时，一行已来到王处一所居的小客店前。丘处机心中奇怪：“怎么王师弟还不赶出来接应？”刚转了这个念头，只见王处一拄着一根木杖，颤巍巍的走过来。师兄弟三人一照面，都是一惊，万料不到全真派中武功最强的三人竟会都受了伤。

丘处机叫道：“退进店去。”完颜洪烈喝道：“将王妃好好送过来，饶了你们不死。”丘处机骂道：“谁要你这金国狗贼饶命？”大声叫骂，奋剑

力战。彭连虎等眼见他势穷力继，却仍是力斗不屈，剑势如虹，招数奇幻，也不由得暗暗佩服。

杨铁心寻思：“事已如此，终究是难脱毒手。可别让我夫妇累了丘道长的性命。”拉了包惜弱的手，忽地窜出，大声叫道：“各位住手，我夫妻毕命于此便了。”回过枪头，便往心窝里刺去，噗的一声，鲜血四溅，往后便倒。包惜弱也不伤心，惨然一笑，双手拔出枪来，将枪柄拄在地上，对完颜康道：“孩儿，你还不肯相信他是你亲生的爹爹么？”涌身往枪尖撞去。完颜康大惊失色，大叫一声：“妈！”飞步来救。

丘处机等见变起非常，俱各罢手停斗。

完颜康抢到母亲跟前，见她身子软垂，枪尖早已刺入胸膛，当下放声大哭。丘处机上来检视二人伤势，见枪伤要害，俱已无法挽救。完颜康抱住了母亲，穆念慈抱住了杨铁心，一齐伤心恸哭。丘处机向杨铁心道：“杨兄弟，你有何未了之事，说给我听，我一力给你承办就是。我……我终究救你不得，我……我……”心中酸痛，说话已硬咽了。

便在这时，众人只听得背后脚步声响，回头望时，却是江南六怪与郭靖匆匆赶来。

江南六怪见到了沙通天等人，当即取出兵刃，待到走近，却见众人望着地下一男一女，个个脸现惊讶之色，一转头，突然见到丘处机与马钰，六怪更是诧异。

郭靖见杨铁心倒在地下，满身鲜血，抢上前去，叫道：“杨叔父，您怎么啦？”杨铁心尚未断气，见到郭靖后嘴边露出一丝笑容，说道：“你父当年和我有约，生了男女，结为亲家……我没女儿，但这义女如我亲生一般……”眼光望着丘处机道：“丘道长，你给我成就了这门姻缘，我……我死也瞑目。”丘处机道：“此事容易。杨兄弟你放心。”

包惜弱躺在丈夫身边，左手挽着他手臂，惟恐他又会离己而去，昏昏沉沉间听他说起从前指腹为婚之事，奋力从怀里抽出一柄匕首，说道：“这……这是表记……”又道：“大哥，咱们终于死在一块，我……我好欢喜……”说着淡淡一笑，安然而死，容色仍如平时一般温宛妩媚。

丘处机接过匕首，正是自己当年在牛家村相赠之物，匕首柄上刻着“郭靖”两字。杨铁心向郭靖道：“盼你……你瞧在你故世的爹爹份上，好好待我这女儿……”郭靖道：“我……我不……”丘处机道：“一切有我承当，你……安心去罢！”杨铁心本来只道再也找不着义兄郭啸天的后人，这才有穆念慈比武招亲之事。这一天中既与爱妻相会，又见到义兄的遗腹子长大成人，义女终身有托，更无丝毫遗憾，双眼一闭，就此逝世。

郭靖又是难过，又是烦乱，心想：“蓉儿对我情深意重，我岂能另娶他人？”突然转念，又是一惊：“我怎么却把华筝忘了？大汗已将女儿许配于我，这……这……怎么得了？”这些日来，他时时记起好友拖雷，却极少念及华筝。朱聪等虽觉此中颇有为难，但见杨铁心是垂死之人，不忍拂逆其意，当下也未开言。

完颜洪烈千方百计而娶得了包惜弱，但她心中始终未忘故夫，十余年来自己对她用情良苦，到头来还是落得如此下场，眼见她虽死，脸上兀自有心满意足、喜不自胜之情，与她成婚一十八年，几时又曾见她对自己露过这等神色？自己贵为皇子，在她心中，可一直远远及不上一个村野匹夫，不禁心中伤痛欲绝，掉头而去。

沙通天等心想全真三子虽然受伤，但加上江南六怪，和己方五人拼斗起来，胜负倒也难决，既见王爷转身，也就随去。

丘处机喝道：“喂，三黑猫，留下解药！”彭连虎哈哈笑道：“你寨主姓彭，江湖上人称千手人屠，丘道长失了眼罢？”丘处机心中一凛：“怪不得此人武功高强，原来是他。”眼见师兄中毒甚深，非他独门解药相救不可，喝道：“管你千手万手，不留下解药，休得脱身。”运剑如虹，一道青光向彭连虎刺去。彭连虎虽只剩下一柄判官笔，却也不惧，当即挥笔接过。

朱聪见马钰坐在地下运气，一只右掌已全成黑色，问道：“马道长，你怎么受了伤？”马钰叹道：“这姓彭的和我拉手，哪知他掌中暗藏毒针。”朱聪道：“嗯，那也算不了什么。”回头向柯镇恶道：“大哥，给我一只菱儿。”柯镇恶不明他用意，便从鹿皮囊中摸出一枚毒菱，递了给他。朱聪接过，见丘彭两人斗得正紧，凭自己武功一定拆解不开，又道：“大哥，咱俩上前分开他两人，我有救马道长的法子。”柯镇恶点了点头，朱聪大声叫道：“原来是千手人屠彭寨主，大家是自己人，快快停手，我有话说。”一拉柯镇恶，两人向前窜出，一个持扇，一个挥杖，把丘彭二人隔开。

丘处机和彭连虎听了朱聪的叫唤，都感诧异：“怎么又是自己人了？”见两人过来，也就分开，要听他说到到底是怎样的自己人。

朱聪笑吟吟的向彭连虎道：“江南七怪与长春子丘处机于一十八年前结下梁子，我们五兄弟都曾被长春子打伤，而名震武林的丘道长，却也被我们伤得死多活少。这梁子至今未解……”转头对丘处机道：“丘道长，是也不是？”丘处机怒气勃发，心想，“好哇，你们要来乘人之危。”厉声喝道：“不错，你待怎样？”

朱聪又道：“可是我们与沙龙王却也有点过节。江南七怪一个不成器的徒儿，独力打败了沙龙王的四位高足。听说彭寨主与沙龙王是过命的交情。我们得罪了沙龙王，那也算得罪了彭寨主啦。”彭连虎道：“嘿嘿，不敢，”朱聪笑道：“既然彭寨主与丘道长都跟江南七怪有仇，那么你们两家同仇敌忾，岂不成了自己人么？哈哈，还打甚么？那么兄弟跟彭寨主可不也是自己人了么？来，咱们亲近亲近。”伸出手来，要和他拉手。

彭连虎听他疯疯癫癫的胡说八道，心道：“全真派相救七怪的徒弟，他们显是一党，我可不上你的当。要想骗我解药，难上加难。”见他伸手来拉，正中下怀，笑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”把判官笔放回腰间，顺手又戴上了毒针环。

丘处机惊道：“朱兄，小心了。”朱聪充耳不闻，伸出手去，小指轻勾，已把彭连虎指上毒针环勾了下来，彭连虎尚未知觉，已和朱聪手掌相握，两人同时使劲，彭连虎只觉掌心微微一痛，急忙挣脱，跃开举手看时，见掌心已被刺了三个洞孔，创口比他毒针所刺的要大得多，孔中流出黑血，麻痒痒的很是舒服，却不疼痛。他知毒性愈是厉害，愈不觉痛，只因创口立时麻木，失了知觉。他又惊又怒，却不知道如何着了道儿，抬起头来，只见朱聪躲在丘处机背后，左手两指提着他的毒针环，右手两指中却捏着一枚黑沉沉的菱形之物，菱角尖锐，上面沾了血渍。

须知朱聪号称妙手书生，手上功夫出神入化，人莫能测，拉脱彭连虎毒针环，以毒菱刺其掌心，于他只是易如反掌的末技而已。

彭连虎怒极，揉身扑上。丘处机伸剑挡住，喝道：“你待怎样？”

朱聪笑道：“彭寨主，这枚毒菱是我大哥的独门暗器，中了之后，任你

彭寨主号称‘连虎’，就算你是连狮连豹、连猪连狗，连尽普天下的畜生，也活不了两个时辰。”侯通海道：“彭大哥，他在骂你。”沙通天斥道：“别多说，难道彭大哥不知道？”朱聪又笑嘻嘻的道：“好在彭寨主有一千只手，我良言相劝，不如斩去了这只手掌，还剩下九百九十九只。只不过阁下的外号儿得改一改，叫作‘九九九手人屠’。彭连虎这时感到连手腕也已麻了，心下惊惧，也不理会他的嘲骂讥讽，不觉额现冷汗。

朱聪又道：“你有你的毒针，我有我的毒菱，毒性不同，解药也异，你如舍不得这‘千手人屠’的外号，反正大家是自己人，咱哥儿俩就亲近亲近，换上一换如何？”彭连虎未答，沙通天已抢着道：“好，就是这样，拿解药来。”朱聪道：“大哥给他罢。”柯镇恶从怀里摸出两小包药，朱聪接过，递了过去。丘处机道：“朱兄，莫上他当，要他先拿出来。”朱聪笑道：“大丈夫言而有信，不怕他不给。”

彭连虎左手伸入怀里一摸，脸上变色，低声道：“糟了，解药不见啦。”丘处机大怒，喝道：“哼，你还玩鬼计！朱兄，别给他。”

朱聪笑道：“拿去！我们是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，说给就给。全真七子，江南七怪，说了的话自然算数。”

沙通天知道他手上功夫厉害，怕又着了其道儿，不敢伸手来接，横过铁桨，伸了过来。朱聪把解药放在桨上，沙通天收桨取药。旁观众人均各不解，不明白朱聪为甚么坦然给以解药，却不逼他交出药来。沙通天疑心拿过来的解药不是真物，说道：“江南七侠是响当当的人物，可不能用假药害人？”

朱聪笑道：“岂有此理，岂有此理。”把毒菱还给柯镇恶，再慢吞吞的从怀里掏出一件件物事，只见有汗巾、有钱镖、有几锭碎银子、还有一个白色的鼻烟壶。彭连虎愕然呆了：“这些都是我的东西，怎么变到了他身上？”原来朱聪右手和他拉手之际，左手妙手空空，早已将他怀中之物扫数扒过。朱聪拔开鼻烟壶塞子，见里面分为两隔，一隔是红色粉末，另一隔是灰色粉末，说道：“怎么用啊？”

彭连虎虽然悍恶，但此刻命悬一线，不敢再弄好使诈，只得实说：“红色的内服，灰色的外敷。”朱聪向郭靖道：“决取水来，拿两碗。”

郭靖奔进客店去端了两碗净水出来，一碗交给马钰，服侍他服下药粉，另用灰色药粉敷在他掌上伤口，另一碗水要拿去递给彭连虎。朱聪道：“慢着，给王道长。”郭靖一怔，依言递给了王处一。王处一也是愕然不解，顺手接了。

沙通天叫道，“喂，你们两包药粉怎么用啊？”朱聪道：“等一下，别心急，一时三刻死不了人。”却从怀里又取出十多包药来。郭靖一见大喜，叫道：“是啊，是啊，这是王道长的药。”一包包打开来，拿到王处一面前，说道：“道长，哪些合用，您自己挑罢。”王处一认得药物，拣出田七、血竭等四味药来，放入口中咀嚼一会，和水吞下。

梁子翁又是气恼，又是佩服，心想：“这肮脏书生手法竟是如此了得。他伸手给我拍一下衣袖上的尘土，就把我怀里的药物都偷了去。”转过身来，提起药锄一挥，喝道：“来来来，咱们兵刃上见个输赢！”朱聪笑道：“这个么，兄弟万万不是敌手。”

丘处机道：“这一位是彭连虎寨主，另外几位的万儿还没请教。”沙通天嘶哑着嗓子一一报了名。丘处机叫道：“好哇，都是响当当的字号。咱们今日胜败未分，可惜双方都有人受了伤，看来得约个日子重新聚聚。”彭连

虎道：“那再好没有，不会会全真七子，咱们死了也不闭眼。日子地段，请丘道长示下罢。”丘处机心想：“马师兄、王师弟中毒都自不轻，总得几个月才能完全复原。谭师弟、刘师弟他们散处各地，一时也通知不及。”便道：“半年之后，八月中秋，咱们一边赏月，一边讲究武功，彭寨主你瞧怎样？”

彭连虎心下盘算：“全真七子一齐到来，再加上江南七怪，我们可是寡不敌众，非得再约帮手不可。半年之后，时日算来刚好。赵王爷要我们到江南去盗岳飞的遗书，那么乘便就在江南相会。”说道：“中秋佳节以武会友，丘道长真是风雅之极，那总得找个风雅的地方才好，就在江南七侠的故乡吧。”丘处机道：“妙极，妙极。咱们在嘉兴府南湖中烟雨楼相会，各位不妨再多约几位朋友。”彭连虎道：“一言为定，就是这样。”

朱聪说：“这么一来，我们江南七怪成了地头蛇，非掏腰包请客不可。你们两家算盘可都精得很，千不拣、万不拣，偏偏就拣中了嘉兴，定要来吃江南七怪的白食。好好好，难得各位大驾光临，我们这个东道也还做得起。彭寨主，你那两包药，白色的内服，黄色的外敷。”这时彭连虎已然半臂麻木，适才跟丘处机对答全是强自撑持，再听朱聪唠唠叨叨的说个没了没完，早已怒气填膺，只是命悬人手，不敢稍出半句无礼之言，好容易听到他最后一句话，忙将白色的药粉吞下。柯镇恶冷冷的道：“彭寨主，七七四十九天之内不能喝酒，不能近女色，否则中秋节烟雨楼头少了你彭寨主，可扫兴得紧哪。”彭连虎怒道：“多谢关照了。”沙通天将药替他敷上手掌创口，扶了他转身而去。

完颜康跪在地下，向母亲的尸身磕了四个头，转身向丘处机拜了几拜，一言不发，昂首走开。丘处机厉声喝道：“康儿，你这是甚么意思？”完颜康不答，也不与彭连虎等同走，自个儿转过了街角。

丘处机出了一会神，向柯镇恶、朱聪等行下礼去，说道：“今日若非六侠来救，我师兄弟三人性命不保。再说，我这孽徒人品如此恶劣，更是万万不及令贤徒。咱们学武之人，品行心术居首，武功乃是末节。贫道收徒如此，汗颜无地。嘉兴醉仙楼比武之约，今日已然了结，贫道甘拜下风，自当传言江湖，说道丘处机在江南七侠手下一败涂地，心悦诚服。”

江南六怪听他如此说，都极得意，自觉在大漠之中耗了一十八载，终究有了圆满结果。当下由柯镇恶谦逊了几句。但六怪随即想到了惨死大漠的张阿生，都不禁心下黯然，可惜他不能亲耳听到丘处机这番服输的言语。

众人把马钰和王处一扶进客店，全金发出去购买棺木，料理杨铁心夫妇的丧事。丘处机见穆念慈哀哀痛哭，心中也很难受，说道：“姑娘，你爹爹这几年来怎样过的？”

穆念慈拭泪道：“十多年来，爹爹带了我东奔西走，从没在一个地方安居过十天半月，爹爹说，要寻访一位……一位姓郭的大哥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声音渐轻，慢慢低下了头。

丘处机向郭靖望了一眼道：“嗯。你爹怎么收留你的？”穆念慈道：“我是临安府荷塘村人氏。十多年前，爹爹在我家养伤，不久我亲生的爹娘和几个哥哥都染瘟疫死了。这位爹爹收了我做女儿，后来教我武艺，为了要寻郭大哥，所以到处行走，打起了……打起了……‘比武……招亲’的旗子。”丘处机道：“这就是了。你爹爹其实不姓穆，是姓杨，你以后就改姓杨罢。”穆念慈道：“不，我不姓杨，我仍然姓穆。”丘处机道：“干吗？难道你不信我的话？”穆念慈低声道：“我怎敢不信？不过我宁愿姓穆。”丘处机见

她固执，也就罢了；以为女儿家忽然丧父，悲痛之际，一时不能明白过来，殊不知不能明白过来却是他自己。穆念慈心中另有一番打算，她自己早把终身付托给了完颜康，心想他既是爹爹的亲身骨肉，当然姓杨，自己如也姓杨，婚姻如何能谐？

王处一服药之后，精神渐振，躺在床上听着她回答丘处机的问题，忽有一事不解，问道：“你武功可比你爹爹强得多呀，那是怎么回事？”穆念慈道：“晚辈十三岁那年，曾遇到一位异人。他指点了我三天武功，可惜我生性愚鲁，没能学到甚么。”王处一道：“他只教你三天，你就能胜过你爹爹。这位高人是谁？”穆念慈道，“不是晚辈胆敢隐瞒道长，实是我曾立过誓，不能说他的名号。”

王处一点点头，不再追问，回思穆念慈和完颜康过招时的姿势拳法，反复推考，想不起她的武功是甚么门派，愈是想着她的招术，愈感奇怪，问丘处机道：“丘师哥，你教完颜康教了有八九年吧？”丘处机道：“整整九年零六个月，唉，想不到这小子如此混蛋。”王处一道：“这倒奇了！”丘处机道：“怎么？”王处一沉吟不答。

柯镇恶问道：“丘道长，你怎么找到杨大哥的后裔？”

丘处机道：“说来也真凑巧。自从贫道和各位订了约会之后，到处探访郭杨两家的消息，数年之中，音讯全无，但总不死心，这年又到临安府牛家村去查访，恰好见到有几名公差到杨大哥的旧居来搬东西。贫道跟在他们背后，偷听他们说话，这几个人来头不小，竟是大金国赵王府的亲兵，奉命专程来取杨家旧居中一切家私物品，说是破凳烂椅，铁枪犁头，一件不许缺少。贫道起了疑心，知道其中大有文章，便一路跟着他们来到了中都。”

郭靖在赵王府中见过包惜弱的居所，听到这里，心下已是恍然。

丘处机接着道：“贫道晚上夜探王府，要瞧瞧赵王万里迢迢的搬运这些破烂物事，到底是何用意。一探之后，不禁又是气愤，又是难受，原来杨兄弟的妻子包氏已贵为王妃。贫道大怒之下，本待将她一剑杀却，却见她居于砖房小屋之中，抚摸杨兄弟铁枪，终夜哀哭；心想她倒也不忘故夫，并非全无情义，这才饶了她性命。后来查知那小王子原来是杨兄弟的骨肉，隔了数年，待他年纪稍长，贫道就起始传他武艺。”

柯镇恶道：“那小子是一直不知自己的身世的了？”

丘处机道：“贫道也曾试过他几次口风，见他贪恋富贵，不是性情中人，是以始终不曾点破。几次教诲他为人立身之道，这小子只是油腔滑调的对我敷衍。若不是和七位有约，贫道哪有这耐心跟他穷耗？本待让他与郭家小世兄较艺之后，不论谁胜谁败，咱们双方和好，然后对那小子说明他的身世，接他母亲出来，择地隐居。岂料杨兄弟尚在人世，而贫道和马师哥两人又着了奸人暗算，终究救不得杨兄弟夫妇的性命，唉！”

穆念慈听到这里，又掩面轻泣起来。

郭靖接着把怎样与杨铁心相遇、夜见包惜弱等情由说了一遍。各人均道包惜弱虽然失身于赵王，却也只道亲夫已死，到头来殉夫尽义，甚是可敬，无不嗟叹。

各人随后商量中秋节比武之事。朱聪道：“但教全真七子聚会，咱们还担心些甚么？”马钰道，“就怕他们多邀好手，到咱们不免寡不敌众。”丘处机道：“他们还能邀甚么好手？这世上好手当真便这么多？”

马钰叹道：“丘师弟，这些年来你虽然武功大进，为本派放一异彩，但



年轻时的豪迈之气，总是不能收敛……”丘处机接口笑道：“须知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。”马钰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难道不是么？刚才会到的那几个人，武功实不在我们之下。要是他们再邀几个差不多的高手来，烟雨楼之会，胜负尚未可知呢。”丘处机豪气勃发，说道：“大师哥忒也多虑。难道全真派还能输在这些贼子手里？”马钰道：“世事殊难逆料。刚才不是柯大哥、朱二哥他们六侠来救，全真派数十年的名头，可教咱师兄弟三人断送在这儿啦。”

柯镇恶、朱聪等逊谢道：“对方使用鬼蜮伎俩，又何足道？”

马钰叹道：“周师叔得先师亲传，武功胜我们十倍，终因恃强好胜，至今十余年来不明下落。咱们须当以此为鉴，小心戒惧。”丘处机听师兄这样说，不敢再辩。江南六侠不知他们另有一位师叔，听了马钰之言，那显是全真派颇不光彩之事，也不便相询，心中却都感奇怪。王处一听着两位师兄说话，一直没有插队，只是默默思索。

丘处机向郭靖与穆念慈望了一眼，道：“柯大哥，你们教的徒弟侠义为怀，果然好得很。杨兄弟有这样一个女婿，死也瞑目了。”

穆念慈脸一红，站起身来，低头走出房去。王处一见她起身迈步，脑海中忽地闪过一个念头，纵身下炕，伸掌向她肩头直按下去。这一招出手好快，待得穆念慈惊觉，手掌已按上她右肩。他微微一顿，待穆念慈运劲抗拒，劲力将到未到之际，在她肩上一扳。铁脚仙玉阳子王处一是何等人物，虽然其时重伤未愈，手上全无内力，但这一按一扳，正拿准了对方劲力断续的空档，穆念慈身子摇晃，立时向前俯跌下去。王处一左手伸出，在她左肩轻轻一扶。穆念慈身不由主的又挺身而起，睁着一双俏眼，惊疑不定。

王处一笑道：“穆姑娘别惊，我是试你的功夫来着，教你三天武功的那位前辈高人，可是只有九个手指、平时作乞丐打扮的么？”穆念慈奇道：“咦，是啊，道长怎么知道？”王处一笑道：“这位九指神丐洪老前辈行事神出鬼没，真如神龙见首不见尾一般。姑娘得受他的亲传，当真是莫大的机缘。委实可喜可贺。”穆念慈道：“可惜他老人家没空，只教了我三天。”王处一叹道：“你还不知足？这三天抵得旁人教你十年二十年。”穆念慈道：“道长说得是。”微一沉吟，问道：“道长可知洪老前辈在哪里么？”王处一笑道：“这可难倒我啦。我还是二十多年前在华山绝顶见过他老人家一面，以后再没听到过他的音讯。”穆念慈很是失望，缓步出室。

韩小莹问道：“王道长，这位洪老前辈是谁？”王处一微微一笑，上炕坐定。丘处机接口道：“韩侠女，你可曾听说过‘东邪、西毒、南帝、北丐、中神通’这句话么？”韩小莹道：“这倒听人说过的，说的是当世五位武功最高的前辈，也不知是不是。”丘处机道：“不错。”柯镇恶忽道：“这位洪老前辈，就是五高人中的北丐？”王处一道：“是啊，中神通就是我们的先师王真人。”江南六怪听说那姓洪的竟然与全真七子的师父齐名，不禁肃然起敬。

丘处机转头向郭靖笑道：“你这位夫人是大名鼎鼎的九指神丐之徒，将来又有谁敢欺侮你？”郭靖胀红了脸，想要声辩，却又讷讷的说不出口。

韩小莹又问：“王道长，你在她肩头一技，怎么就知她是九指神丐教的武艺？”

丘处机向郭靖招手道：“你过来。”郭靖依言走到他身前，丘处机伸掌按在他肩头，斗然间运力下压。郭靖曾得马钰传授过玄门正宗的内功，十多年来跟着六怪打熬气力，外功也自不弱，丘处机这一下竟是按他不倒。丘处

机笑道：“好孩子！”掌力突然松了。郭靖本在运劲抵挡这一按之力，外力忽松，他内劲也弛，哪知丘处机快如闪电的乘虚而入，郭靖前力已散，后力未继，被丘处机轻轻一扳，仰天跌倒。他伸手在地下一擦，随即跳起。众人哈哈大笑。朱聪道：“靖儿，丘道长教你这一手高招，可要记住了。”郭靖点头答应。

丘处机道：“韩女侠，天下武学之士，肩上受了这样的一扳，若是抵挡不住，必向后跌，只有九指神丐的独家武功，却是向前俯跌。只因他的武功刚猛绝伦，遇强愈强。穆姑娘受教时日虽短，却已习得洪老前辈这派武功的要旨。她抵不住王师弟的一扳，但决不随势屈服，就算跌倒，也要跌得与敌人用力的方向相反。”

六怪听了，果觉有理，都佩服全真派见识精到。朱聪道：“王道长见过这位九指神丐演过武功？”王处一道：“二十余年之前，先师与九指神丐、黄药师等五高人在华山绝顶论剑。洪老前辈武功卓绝，却是极贪口腹之欲，华山绝顶没甚么美食，他甚是无聊，便道谈剑作酒，说拳当菜，和先师及黄药师前辈讲论了一番剑道拳理。当时贫道随侍先师在侧，有幸得闻妙道，好生得益。”柯镇恶道：“哦，那黄药师想是‘东邪西毒’中的‘东邪’了？”

丘处机道：“正是。”转头向郭靖笑道：“马师哥虽然传过你一些内功，幸好你们没师徒名份，否则排将起来，你比你夫人矮着一辈，那可一世不能出头啦。”郭靖红了脸道：“我不娶她。”丘处机一愕，问道：“甚么？”郭靖重复了一句：“我不娶她！”丘处机沉了脸，站起身来，问道：“为甚么？”

韩小莹爱惜徒儿，见他受窘，忙代他解释：“我们得知杨大爷的后嗣是男儿，指腹为婚之约是不必守了，因此靖儿在蒙古已定了亲。蒙古大汗成吉思汗封了他为金刀驸马。”

丘处机虎起了脸，对郭靖瞪目而视，冷笑道：“好哇，人家是公主，金枝玉叶，岂是寻常百姓可比？先人的遗志，你是全然不理的了？你这般贪图富贵，忘本负义，跟完颜康这小子又有甚么分别？你爹爹当年却又如何说来？”

郭靖很是惶恐，躬身说道：“弟子从未见过我爹爹一面。不知我爹爹有甚么遗言，我妈也没跟我说过，请道长示下。”

丘处机哑然失笑，脸色登和，说道：“果然怪你不得。我就是一味卤莽。”当下将十八年前怎样在牛家村与郭、杨二人结识，怎样杀兵退敌，怎样追寻郭、杨二人，怎样与江南七怪生隙互斗，怎样立约比武等情由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郭靖此时方知自己身世，不禁伏地大哭，想起父亲惨死，大仇未复，又想起七位师父恩重如山，真是粉身难报。

韩小莹温言道：“男子三妻四妾，也是常事。将来你将这情由告知大汗，一夫二女，两全其美，有何不可？我瞧成吉思汗自己，一百个妻子也还不止。”

郭靖拭泪道：“我不娶华筝公主。”韩小莹奇道：“为甚么？”郭靖道：“我不喜欢她做妻子。”韩小莹道：“你不是一直跟她挺好的么？”郭靖道：“我只当她是妹子，是好朋友，可不要她做妻子。”

丘处机喜道：“好孩子，有志气，有志气。管他甚么大汗不大汗，公主不公主。你还是依照你爹爹和杨叔叔的话，跟穆姑娘结亲。”不料郭靖仍是摇头道：“我也不娶穆姑娘。”

众人都感奇怪，不知他心中转甚么念头。韩小莹是女子，毕竟心思细密，

轻声问道：“你可是另有意中人啦？”郭靖红了脸，隔了一会，终于点了点头。韩宝驹与丘处机同声喝问：“是谁？”郭靖嗫嚅不答。

韩小莹昨晚在王府中与梅超风、欧阳克等相斗时，已自留神到了黄蓉，见她眉目如画，丰姿绰约，当时暗暗称奇，此刻一转念间，又记起黄蓉对他神情亲密，颇为回护，问道：“是那个穿白衫子的小姑娘，是不是？”郭靖红着脸点了点头。

丘处机问道：“甚么白衫子、黑衫子，小姑娘、大姑娘？”韩小莹沉吟道：“我听得梅超风叫她小师妹，又叫她爹爹作师父丘处机与柯镇恶同时站起，齐声惊道：“难道是黄药师的女儿？”

韩小莹拉住郭靖的手，问道：“靖儿，她可是姓黄？”郭靖道：“是。”韩小莹一时茫然无言。柯镇恶喃喃的道：“你想娶梅超风的师妹？”

朱聪问道：“她父亲将她许配给你么？”郭靖道：“我没见过她爹爹，也不知她爹爹是谁。”朱聪又问：“那么你们是私订终身的了？”郭靖不懂“私订终身”是甚么意思，睁大了眼不答。朱聪道：“你对她说过一定要娶她，她也说要嫁你，是不是？”郭靖道：“没说过。”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用不着说。我不能没有她，蓉儿也不能没有我。我们两个心里都知道的。”

韩宝驹一生从未尝过爱情滋味，听了这几句话佛然不悦，喝道：“那成甚么话？”韩小莹心中却想起了张阿生：“我们江南七怪之中，五哥的子性与靖儿最像，可是他一直在暗暗喜欢我，却从来只道配不上，不敢稍露情意，怎似靖儿跟那黄家小姑娘一般，说甚么‘两个心里都知道，我不能没有她，她不能没有我’？要是我在他死前几个月让他知道，我其实也不能没有他，他一生也得有几个月真正的欢喜。”

朱聪温言道：“她爹爹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，你知道么？要是他知道你偷偷跟他女儿相好，你还有命么？梅超风学不到他十分之一的本事，已这般厉害。那桃花岛主要杀你时，谁救得了你？”郭靖低声道：“蓉儿这样好，我想……我想她爹爹也不会是恶人。”韩宝驹骂道：“放屁！黄药师恶尽恶绝，怎会不是恶人？你快发一个誓，以后永远不再和这小妖女见面。”江南六怪因黑风双煞害死笑弥陀张阿生，与双煞仇深似海，连带对他们的师父也一向恨之入骨，均想黑风双煞用以杀死张阿生的武功是黄药师所传，世上若无黄药师这大魔头，张阿生自也不会死于非命。

郭靖好生为难，一边是师恩深重，一边是情深爱笃，心想若不能再和蓉儿见面，这一生怎么还能做人？只见几位师父都是目光严峻的望着自己，心中一阵酸痛，双膝跪倒，两道泪水从面颊上流下来。

韩宝驹踏前一步，厉声道：“快说！说再也不见那小妖女了。”

突然窗外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喝道：“你们干吗这般逼他？好不害臊！”众人一怔。那女子叫道：“靖哥哥，快出来。”

郭靖一听正是黄蓉，又惊又喜，抢步出外，只见她俏生生的站在庭院之中，左手牵着汗血宝马。小红马见到郭靖，长声欢嘶，前足跃起。韩宝驹、全金发、朱聪、丘处机四人跟着出房。郭靖向韩宝驹道：“三师父，就是她。她是蓉儿。蓉儿不是妖女！”黄蓉骂道：“你这难看的矮胖子，干吗骂我是小妖女？”又指着朱聪道：“还有你这肮脏邋遢的鬼秀才，干吗骂我爹爹，说他是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？”

朱聪不与小姑娘一般见识，微微而笑，心想这女孩儿果然明艳无俦，生平未见，怪不得靖儿如此为她颠倒。韩宝驹却勃然大怒，气得唇边小胡子也

翘了起来，喝道：“快滚，快滚！”黄蓉拍手唱道：“矮冬瓜，滚皮球，踢一脚，溜三溜；踢两脚……”郭靖喝道：“蓉儿不许顽皮！这几位是我师父。”黄蓉伸伸舌头，做个鬼脸。韩宝驹踏步上前，伸手向她推去。黄蓉又唱：“矮冬瓜，滚皮球……”突然间伸手拉住郭靖腰间衣服，用力一扯，两人同时骑上了红马。黄蓉一提缰，那马如箭离弦般直飞出去。韩宝驹身法再快，又怎赶得上这匹风驰电掣般的汗血宝马？

等到郭靖心神稍定，回过头来，韩宝驹等人面目已经看不清楚，瞬息之间，诸人已成为一个个小黑点，只觉耳旁风生，劲风扑面，那红马奔跑得迅速之极。

黄蓉右手持缰，左手伸过来拉住了郭靖的手。两人虽然分别不到半日，但刚才一在室内，一在窗外，都是胆战心惊，苦恼焦虑，惟恐有失，这时相聚，犹如劫后重逢一般。郭靖心中迷迷糊糊，自觉逃离师父大大不该，但想到要舍却怀中这个比自己性命还亲的蓉儿，此后永不见面，那是宁可断首沥血，也决计不能屈从之事。

小红马一阵疾驰，离燕京已数十里之遥，黄蓉才收缰息马，跃下地来。郭靖跟着下马，那红马不住将头颈在他腰里挨擦，十分亲热。两人手拉着手，默默相对，千言万语，不知从何说起。但纵然一言不发，两心相通，相互早知对方心意。

隔了良久良久，黄蓉轻轻放下郭靖的手，从马旁革囊中取出一块汗巾，到小溪中沾湿了，交给郭靖抹脸。郭靖正在呆呆的出神，也不接过，突然说道：“蓉儿，非这样不可！”黄蓉给他吓了一跳，道：“甚么啊？”郭靖道：“咱们回去，见我师父们去。”黄蓉惊道：“回去？咱们一起回去？”

郭靖道：“嗯。我要牵着你的手，对六位师父与马道长他们说道：蓉儿不是妖女……”一面说，一面拉着黄蓉的小手，昂起了头，斩钉截铁般说着，似乎柯镇恶、马钰等就在他眼前：“师父对我恩重如山，弟子粉身难报，但是，但是，蓉儿……蓉儿可不是小妖女，她是很好很好的姑娘……很好很好的……”他心中有无数言辞要为黄蓉辩护，但话到口头，却除了说她“很好很好”之外，更无别语。

黄蓉起先觉得好笑，听到后来，不禁十分感动，轻声道：“靖哥哥，你师父他们恨死了我，你多说也没用。别回去吧！我跟你到深山里、海岛上，到他们永远找不到的地方去过一辈子。”郭靖心中一动，随即正色道：“蓉儿，咱们非回去不可。”黄蓉叫道：“他们一定会生生拆开咱们。咱俩以后可不能再见面啦。”郭靖道：“咱俩死也不分开。”

黄蓉本来心中凄苦，听了他这句胜过千言信誓、万句盟约的话，突然间满腔都是信心，只觉两颗心已牢牢结在一起，天下再没甚么人、甚么力道能将两人拆散，心想：“对啦，最多是死，难道还有比死更厉害的？”说道：“靖哥哥，我永远听你话。咱俩死也不分开。”郭靖喜道：“本来嘛，我说你是很好很好的。”

黄蓉嫣然一笑，从革囊中取出一大块生牛肉来，用湿泥裹了，找些枯枝，生起火来，说道：“让小红马息一忽儿，咱们打了尖就回去。”

两人吃了牛肉，那小红马也吃饱了草，两人上马从来路回去，未牌稍过，已来到小客店前。郭靖牵了黄蓉的手，走进店内。

那店伴得过郭靖的银子，见他回来，满脸堆欢的迎上，说道：“您老好，那几位都出京去啦。跟您张罗点儿甚么吃的？”郭靖惊道：“都去啦？留下

甚么话没有？”店伴道：“没有啊。他们向南走的，走了不到两个时辰。”郭靖向黄蓉道：“咱们追去。”

两人出店上马，向南追寻，但始终不见三子六怪的踪影。郭靖道：“只怕师父们走了另一条道。”于是催马重又回头。那小红马也真神骏，虽然一骑双乘，仍是来回奔驰，不见疲态。一路打听，途人都说没见到全真三子、江南六怪那样的人物。

郭靖好生失望，黄蓉道：“八月中秋大伙儿在嘉兴烟雨楼相会，那时必可见到你众位师父。你要说我‘很好，很好’，那时再说不迟。”郭靖道：“到中秋节足足还有半年。”黄蓉笑道：“这半年中咱俩到处玩耍，岂不甚妙？”郭靖本就生性旷达，又是少年贪玩，何况有意中人相伴，不禁心满意足，当下拍手道好。

两人赶到一个小镇，住了一宵，次日买了一匹高头白马。郭靖一定要骑白马，把红马让给黄蓉乘坐。两人按辔缓行，一路游山玩水，乐也融融，或旷野间并肩而卧，或村店中同室而居，虽然情深爱笃，但两小无猜，不涉狼褻。黄蓉固不以为异，郭靖亦觉本该如此。

这一日来到京东西路袭庆府泰宁军地界，时近端阳，天时已颇为炎热，两人纵马驰了半天，一轮红日直照头顶，郭靖与黄蓉额头与背上都出了汗。大道上尘土飞扬，粘得脸上腻腻的甚是难受。黄蓉道：“咱们不赶道了，找个阴凉的地方歇歇罢。”郭靖道：“好，到前面镇甸，泡一壶茶喝了再说。”

说话之间，两乘马追近了前面一顶轿子、一匹毛驴。见驴上骑的是个大胖子，穿件紫酱色熟罗袍子，手中拿着把大白扇不住挥动，那匹驴子偏生又瘦又小，给他二百五六十斤重的身子压得一跛一拐，步履维艰。轿子四周轿帷都翻起了透风，轿中坐着个身穿粉红衫子的肥胖妇人，无独有偶，两名轿夫竟也是一般的身材瘦削，走得气喘吁吁。轿旁有名丫鬟，手持葵扇，不住的给轿中胖妇人打扇。黄蓉催马前行，赶上这行人七八丈，勒马回头，向着轿子迎面过去。郭靖奇怪：“你干甚么？”黄蓉叫道：“我瞧瞧这位太太的模样。”

凝目向轿中望去，只见那胖妇人约莫四十来岁年纪，髻上插一枝金钗，鬓边戴了朵老大红绒花，一张脸盆也似的大圆脸，嘴阔眼细，两耳招风，鼻子扁平，似有若无，白粉涂得厚厚地，却给额头流下来的汗水划出了好几道深沟。她听到了黄蓉那句话，竖起一对浓眉，恶狠狠地瞪目而视，粗声说道：“有甚么好瞧？”黄蓉本就有心生事，对方自行起衅，正是求之不得，勒住小红马拦在当路，笑道：“我瞧你身材苗条，可俊得很哪！”突然一声吆喝，提起马缰，小红马蓦地里向轿子直冲过去。两名轿夫大吃一惊，齐叫：“啊也！”当即摔下轿杠，向旁逃开。轿子翻倒，那胖妇人骨碌碌的从轿中滚将出来，摔在大路正中，叉手舞腿，再也爬不起来。黄蓉却已勒定小红马，拍手大笑。

她开了这个玩笑，本想回马便走，不料那骑驴的大胖子挥起马鞭向她猛力抽来，骂道：“哪里来的小浪蹄子！”那胖妇人横卧在地，口中更是污言秽语滔滔不绝。黄蓉左手伸出，抓住了那胖子抽来的鞭子顺手一扯，那胖子登时摔下驴背。黄蓉提鞭夹头夹脑的向他抽去，那胖妇人大叫：“有女强盗啊！打死人了哪！女强人拦路打劫啦！”黄蓉一不做、二不休，拔出峨眉钢刺，弯下腰去，嗤的一声，便将她左耳割了下来。那胖妇人登时满脸鲜血，杀猪似的大叫起来。

这一来，那胖子吓得魂飞魄散，跪在地下只叫：“女大王饶命！我……我有银子！”黄蓉板起了脸，喝道：“谁要你银子？这女人是谁？”那胖子道：“是……是我夫人！我……我们……她回娘家……回娘家探亲。”黄蓉道：“你们两个又壮又胖，干吗自己不走路？要饶命不难，只须听我吩咐！”那胖子道：“是，是，听姑娘大王吩咐。”

黄蓉听他管自己叫“姑娘大王”，觉得挺是新鲜，噗哧一笑，说道：“两个轿夫呢？还有这小丫鬟，你们三个都坐进轿子去。”三人不敢违拗，扶起了倒在路中心的轿子，钻了进去。好在三人身材瘦削，加起来只怕还没那胖妇人肥大，坐入轿中却也不如何挤迫。这三人连同郭靖和那胖子夫妇，六对眼睛都怔怔的瞧着黄蓉，不知她有何古怪主意。黄蓉道：“你们夫妻平时作威作福，仗着有几个臭钱便欺压穷人。眼下遇上了‘姑娘大王’，要死还是要活？”这时那胖妇人早就停了叫嚷，左手按住了脸畔伤口，与那胖子齐声道：“要活，要活，姑娘大王饶命！”

黄蓉道：“好，今日轮到你们两个做做轿夫，把轿子抬起来！”那胖妇人道：“我……我只会坐轿子，不会抬轿子！”黄蓉将钢刺在她鼻子上平拖而过，喝道：“你不会抬轿子，我可会割鼻子。”那胖妇人只道鼻子又已给她割去，大叫，“哎唷，痛死人啦！”黄蓉喝道：“你抬不抬？”那胖子先行抬起了轿杠，说道：“抬，抬！我们抬！”那胖妇人无奈，只得矮身将另一端轿杠放上肩头，挺身站起。这对财主夫妇平时补药吃得多了，身子着实壮健，抬起轿子迈步而行，居然抬得有板有眼。黄蓉和郭靖齐声喝彩：“抬得好！”

黄、郭二人骑马押在轿后。直行出十余丈，黄蓉这才纵马快奔，叫道：“靖哥哥，咱们走罢！”两人驰出一程，回头望来，只见那对胖夫妇兀自抬轿行走，不敢放下，两人都是忍不住哈哈大笑。

黄蓉道：“这胖女人如此可恶，生得又难看，本来倒挺合用。我原想捉了她去，给丘处机做老婆，只可惜我打不过那牛鼻子。”郭靖大奇，问道：“怎么给丘道长做老婆？他不会要的。”黄蓉道：“他当然不肯要。可是他却不想想，你说不肯娶穆姑娘，他怎地又硬逼你娶她？哼，等哪一天我武功强过这牛鼻子老道了，定要硬逼他娶个又恶又丑的女人，叫他尝尝被逼娶老婆的滋味。”

郭靖哑然失笑，原来她心中在打这个主意，过了半晌，说道：“蓉儿，穆姑娘并不是又丑又恶，不过我只娶你。”黄蓉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你不说我也知道。”

正行之间，忽听得一排大树后水声淙淙。黄蓉纵马绕过大树，突然欢声大叫。郭靖跟着过去，原来是一条清可见底的深溪，溪底是绿色、白色、红色、紫色的小圆卵石，溪旁两岸都是垂柳，枝条拂水，溪中游鱼可数。

黄蓉脱下外衣，扑通一声，跳下水去。郭靖吓了一跳，走近溪旁，只见她双手高举，抓住了一尾尺来长的青鱼。鱼儿尾巴乱动，挤命挣扎。黄蓉叫道：“接住。”把鱼儿抛上岸来。郭靖施展擒拿法抓去，但鱼儿身上好滑，立即溜脱，在地上翻腾乱跳。

黄蓉拍手大笑，叫道：“靖哥哥，下来游水。”郭靖生长大漠，不识水性，笑着摇头，黄蓉道：“下来，我教你。”郭靖见她在水里玩得有趣，于是脱下外衣，一步步踏入水中。黄蓉在他脚上一拉，他站立不稳，跌入水中，心慌意乱之下，登时喝了几口水。黄蓉笑着将他扶起，教他换气划水的法门。

游泳之道，要旨在能控制呼吸，郭靖于内功习练有素，精通换气吐纳的功夫，练了半日，已略识门径。当晚两人便在溪畔露宿，次日一早又是一个教、一个学。黄蓉生长海岛，自幼便熟习水性。黄药师文事武学，无不精深，只水中功夫却是远远不及女儿。郭靖在明师指点之下，每日在溪水中浸得四五个时辰，七八日后已能在清溪中上下来去，浮沉自如。

这一日两人游了半天，兴犹未尽，溯溪而上，游出数里，忽然听得水声渐响，转了一个弯，眼前飞珠溅玉，竟是一个十余丈高的大瀑布，一片大水匹练也似的从崖顶倒下来。

黄蓉道：“靖哥哥，咱俩从瀑布里窜到崖顶上去。”郭靖道：“好，咱们试试。你穿上阶身的软甲罢。”黄蓉道：“不用！”一声吆喝，两人一起钻进了瀑布之中。那水势好急，别说向上攀援，连站也站立不住，脚步稍移，身子便给水流远远冲开。两人试了几次，终于废然而退。郭靖很是不服，气鼓鼓的道：“蓉儿，咱们好好养一晚神，明儿再来。”黄蓉笑道：“好！可也不用生这瀑布的气。”郭靖自觉无理，哈哈大笑。

次日又试，竟然爬上了丈余，好在两人轻身功夫了得，每次被水冲下，只不过落入下面深瀑，也伤不了身子。两人揣摩水性，天天在瀑布里窜上溜下。到第八天上，郭靖竟然攀上了崖顶，伸手将黄蓉也拉了上去。两人在崖上欢呼跳跃，喜悦若狂，手挽手的又从瀑布中溜了下来。

这般十余天一过，郭靖仗着内力深厚，水性已颇不弱，虽与黄蓉相较尚自远逊，但黄蓉说道，却已比她爹爹好得多了。两人直到玩得尽兴，这才纵马南行。

这日来到长江边上，已是暮霭苍茫，郭靖望着大江东去，白浪滔滔，四野无穷无尽，上游江水不绝流来，永无止息，只觉胸中豪气于云，身子似与江水合而为一。观望良久，黄蓉忽道：“要去就去，”郭靖道：“好！”两人这些日子共处下来，相互间不必多言，已知对方心意，黄蓉见了他的眼神，就知他想游过江去。

郭靖放开白马缰绳，说道：“你没用，自己去吧。”在红马臀上一拍，二人一马，一齐跃入大江。小红马一声长嘶，领先游去。郭靖与黄蓉并肩齐进。游到江心，那红马已遥遥在前。

天上繁星闪烁，除了江中浪涛之外，更无别般声息，似乎天地之间就只他们二人。

再游一阵，突然间乌云压天，江上漆黑一团，接着闪电雷轰，接续而至，每个焦雷似乎都打在头顶一般。郭靖叫道：“蓉儿，你怕么？”黄蓉笑道：“和你在一起，不怕。”

夏日暴雨，骤至骤消，两人游到对岸，已是雨过天青，朗月悬空。郭靖找些枯枝来生了火。黄蓉取出包裹中两人衣服，各自换了，将湿衣在火上烤干。

小睡片刻，天边渐白，江边农家小屋中一只公鸡振吭长鸣。

黄蓉打了个呵欠醒来，说道：“好饿！”发足往小屋奔去，不一刻腋下已夹了一只肥大公鸡回来，笑道：“咱们走远些，别让主人瞧见。”两人向东行了里许，小红马乖乖的自后跟来。

黄蓉用峨嵋钢刺剖了公鸡肚子，将内脏洗剥干净，却不拔毛，用水和了一团泥裹住鸡外，生火烤了起来。烤得一会，泥中透出甜香，待得湿泥干透，剥去于泥，鸡毛随泥而落，鸡肉白嫩，浓香扑鼻。

完颜康恍然而悟：“她是对我说，我们两人之间并无血统渊源。”伸手去握住她的右手，微微一笑。穆念慈满脸通红，轻轻一挣没挣脱，也就任他握着，头却垂得更低了。



## 第十二回 亢龙有悔

黄蓉正要將鸡撕开，身后忽然有人说道：“撕作三份，鸡屁股给我。”

两人都吃了一惊，怎地背后有人掩来，竟然毫无知觉，急忙回头，只见说话的是个中年乞丐。这人一张长方脸，颠下微须，粗手大脚，身上衣服东一块西一块的打满了补丁，却洗得干干净净，手里拿着一根绿竹杖，莹碧如玉，背上负着个朱红漆的大葫芦，脸上一副馋涎欲滴的模样，神情猴急，似乎若不将鸡屁股给他，就要伸手抢夺了。郭、黄两人尚未回答，他已大马金刀的坐在对面，取过背上葫芦，拔开塞子，酒香四溢。他骨嘟嘟的喝了几口，把葫芦递给郭靖，道：“娃娃，你喝。”

郭靖心想此人好生无礼，但见他行动奇特，心知有异，不敢怠慢，说道：“我不喝酒，您老人家喝罢。”言下甚是恭谨。那乞丐向黄蓉道：“女娃娃，你喝不喝？”

黄蓉摇了摇头，突然见他握住葫芦的右手只有四根手指，一根食指齐掌而缺，心中一凛，想起了当日在客店窗外听丘处机、王处一所说的九指神丐之事，心想：“难道今日机缘巧合，逢上了前辈高人？且探探他口风再说。”见他望着自己手中的肥鸡，喉头一动一动，口吞馋涎，心里暗笑，当下撕下半只，果然连着鸡屁股一起给了他。

那乞丐大喜，夹手夺过，凤卷残云的吃得干干净净，一面吃，一面不住赞美：“妙极，妙极，连我叫化祖宗，也整治不出这般了不起的叫化鸡。”黄蓉微微一笑，把手里剩下的半边鸡也递给了他。那乞丐谦道：“那怎么成？你们两个娃娃自己还没吃。”他口中客气，却早伸手接过，片刻间又吃得只剩几根鸡骨。

他拍了拍肚皮，叫道：“肚皮啊肚皮，这样好吃的鸡，很少下过肚吧？”黄蓉噗哧一笑，说道：“小女子偶尔烧得叫化鸡一只，得入叫化祖宗的尊肚，真是荣幸之至。”那乞丐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你这女娃子乖得很。”从怀里摸出几枚金鏢来，说道：“昨儿见到有几个人打架，其中有一个可阔气得紧，放的鏢儿居然金光闪闪。老叫化顺手牵鏢，就给他牵了过来。这枚金鏢里面是破铜烂铁，鏢外撑场面，镀的倒是真金。娃娃，你拿去玩儿，没钱使之时，倒也可换得七钱八钱银子。”说着便递给郭靖。郭靖摇头不接，说道：“我们当你是朋友，请朋友吃些东西，不能收礼。”他这是蒙古人好客的规矩。

那乞丐神色尴尬，搔头道：“这可难啦，我老叫化向人讨些残羹冷饭，倒也不妨，今日却吃了你们两个娃娃这样一只好鸡，受了这样一个天大恩惠，无以报答。这……这……”郭靖笑道：“小小一只鸡算甚么恩惠？不瞒你说，这只鸡我们也是偷来的，”黄蓉笑道：“我们是顺手牵鸡，你老人家再来顺口吃鸡，大家得个‘顺’字。”那乞丐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你们两个娃娃挺有意思，可合了我脾胃啦。来，你们有甚么心愿，说给我听听。”

郭靖听他话中之意显是要伸手帮助自己，那仍是请人吃了东西收受礼物，便摇了摇头。黄蓉却道：“这叫化鸡也算不了甚么，我还有几样拿手小菜，倒要请你品题品题。咱们一起到前面市镇去好不好？”那乞丐大喜，叫道：“妙极！妙极！”郭靖道：“您老贵姓？”那乞丐道：“我姓洪，排行第七，你们两个娃娃叫我七公罢。”黄蓉听他说姓洪，心道：“果然是他。不过他这般年纪，看来比丘道长还小着几岁，怎会与全真六子的师父齐名？嗯，我爹爹也不老，还不是一般的跟洪七公他们平辈论交？定是全真七子这

几个老道不争气，年纪都活在狗身上了。”丘处机逼迫郭靖和穆念慈结亲，黄蓉心中一直恼他。

三人向南而行，来到一个市镇，叫做姜庙镇，投了客店。黄蓉道：“我去买作料，你爷儿俩歇一阵子吧。”

洪七公望着黄蓉的背影，笑咪咪的道：“她是你的小媳妇儿罢？”郭靖红了脸，不敢说是，却也不愿说不是。洪七公呵呵大笑，眯着眼靠在椅上打吨。直过了大半个时辰，黄蓉才买了菜蔬回来，入厨整治。郭靖要去帮忙，却给她笑着推了出来。

又过小半个时辰，洪七公打个呵欠，嗅了两嗅，叫道：“香得古怪！那是甚么菜？可有点儿邪门，情形大大不对！”伸长了脖子，不住向厨房探头探脑的张望。郭靖见他一副迫不及待、心痒难搔的模样，不禁暗暗好笑。

厨房里香气阵阵喷出，黄蓉却始终没有露面。

洪七公搔耳摸腮，坐下站起，站起坐下，好不难熬，向郭靖道：“我就是这个馋嘴的臭脾气，一想到吃，就甚么也都忘了。”伸出那只剩四指的右掌，说道：“古人说：‘食指大动’，真是一点也不错。我只要见到或是闻到奇珍异味，右手的食指就会跳个不停。有一次为了贪吃，误了一件大事，我一发狠，一刀将指头给砍了……”郭靖“啊”了一声，洪七公叹道：“指头是砍了，馋嘴的性儿却砍不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黄蓉笑盈盈的托了一只木盘出来，放在桌上，盘中三碗白米饭，一只酒杯，另有两大碗菜肴。郭靖只觉得甜香扑鼻，说不出的舒服受用，只见一碗是炙牛肉条，只不过香气浓郁。尚不见有何特异，另一碗却是碧绿的清汤中浮着数十颗殷红的樱桃，又飘着六八片粉红色的花瓣，底下衬着嫩笋丁子，红白绿三色辉映，鲜艳夺目，汤中泛出荷叶的清香，想来这清汤是以荷叶熬成的了。

黄蓉在酒杯里斟了酒，放在洪七公前面，笑道：“七公，您尝尝我的手艺儿怎样？”

洪七公哪里还等她说第二句，也不饮酒，抓起筷子便夹了两条牛肉条，送入口中，只觉满嘴鲜美，绝非寻常牛肉，每咀嚼一下，便有一次不同滋味，或膏腴嫩滑，或甘脆爽口，诸味纷呈，变幻多端，直如武学高手招式之层出不穷，人所莫测。洪七公惊喜交集，细看之下，原来每条牛肉都是由四条小肉条拼成。

洪七公闭了眼辨别滋味，道：“嗯，一条是羊羔坐臀，一条是小猪耳朵，一条是小牛腰子，还有一条……还有一条……”黄蓉抿嘴笑道：“猜得出算你厉害……”她一言甫毕，洪七公叫道：“是樟腿肉加兔肉揉在一起。”黄蓉拍手赞道：“好本事，好本事。”郭靖听得呆了，心想：“这一碗炙牛肉条竟要这么费事，也亏他辨得出五般不同的肉味来。”

洪七公道：“肉只五种，但猪羊混咬是一般滋味，獐牛同嚼又是一般滋味，一共有几般变化，我可算不出了。”黄蓉微笑道：“若是次序的变化不计，那么只有二十五变，合五五梅花之数，又因肉条形如笛子，因此这道菜有个名目叫做‘玉笛谁家听落梅’。这‘谁家’两字，也有考人一考的意思。七公你考中了，是吃客中的状元。”

洪七公大叫：“了不起！”也不知是赞这道菜的名目，还是赞自己辨味的本领，拿起匙羹舀了两颗樱桃，笑道：“这碗荷叶笋尖樱桃汤好看得紧，有点不舍得吃。”在口中一辨味，“啊”的叫了一声，奇道：“咦？”又吃

了两颗，又是“啊”的一声。荷叶之清、笋尖之鲜、樱桃之甜，那是不必说了，樱桃核已经剥出，另行嵌了别物，却尝不出是甚么东西。洪七公沉吟道：“这樱桃之中，嵌的是甚么物事？”闭了眼睛，口中慢慢辨味，喃喃的道：“是雀儿肉！不是鹧鸪，便是斑鸠，对了，是斑鸠！”睁开眼来，见黄蓉正竖起了大拇指，不由得甚是得意，笑道：“这碗荷叶笋尖樱桃斑鸠汤，又有个甚么古怪名目？”

黄蓉微笑道：“老爷子，你还少说了一样。”洪七公“咦”的一声，向汤中瞧去，说道：“嗯，还有些花瓣儿。”黄蓉道：“对啦，这汤的名目，从这五样作料上去想便是了。”洪七公道：“要我打哑谜可不成，好娃娃，你快说了吧。”黄蓉道：“我提你一下，只消从《诗经》上去想就得了。”洪七公连连摇手，道：“不成，不成。书本上的玩意儿，老叫化一窍不通。”

黄蓉笑道：“这如花容颜，樱桃小嘴，便是美人了，是不是？”洪七公道：“啊，原来是美人汤。”黄蓉摇头道：“竹解心虚，乃是君子。莲花又是花中君子。因此这竹笋丁儿和荷叶，说的是君子。”洪七公道：“哦，原来是美人君子汤。”黄蓉仍是摇头，笑道：“那么这斑鸠呢？《诗经》第一篇是：‘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’。是以这汤叫作‘好逑汤’。”

洪七公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有这么希奇古怪的汤，便得有这么一个希奇古怪的名目，很好，很好，你这希奇古怪的女娃娃，也不知是哪个希奇古怪的老子生出来的。这汤的滋味可真不错。十多年前我在皇帝大内御厨吃到的樱桃汤，滋味可远远不及这一碗了。”黄蓉笑道：“御厨有甚么好菜，您说给我听听，好让我学着做了孝敬您。”

洪七公不住口的吃牛条，喝鲜汤，连酒也来不及喝，一张嘴哪里有半分空暇回答她问话，直到两只碗中都只剩下十之一二，这才说道：“御厨的好东西当然多啦，不过没一样及得上这两味。嗯，有一味鸳鸯五珍脍是极好的，我可不知如何做。”

郭靖问道：“是皇帝请你去吃的么？”洪七公呵呵笑道：“不错，皇帝请的，不过皇帝自己不知道罢啦。我在御厨房的梁上躲了三个月，皇帝吃的菜每一样我先给他尝一尝，吃得好就整盘拿来，不好么，就让皇帝小子自己吃去。御厨房的人疑神疑鬼，都说出了狐狸大仙啦。”郭靖和黄蓉都想：“这人倒是馋极，胆子可也真大极。”

洪七公笑道：“娃娃，你媳妇儿煮菜的手艺天下第一，你这一生可享定了福。他妈的，我年轻时怎么没撞见这样好本事的女人？”言下似乎深以为憾。

黄蓉微微一笑，与郭靖就着残菜吃了饭。她只吃一碗也就饱了。郭靖却吃了四大碗，菜好菜坏，他也不怎么分辨得出。洪七公摇头叹息，说道：“牛嚼牡丹，可惜，可惜。”黄蓉抿嘴轻笑。郭靖心想：“牛爱吃牡丹花吗？蒙古牛是很多，可没牡丹，我自然没见过牛吃牡丹。却不知为甚么要说‘可惜，可惜’？”

洪七公摸摸肚子，说道：“你们两个娃娃都会武艺，我老早瞧出来啦。女娃娃花尽心机，整了这样好的菜给我吃，定是不安好心，叫我非教你们几手不可。好罢，吃了这样好东西，不教几手也真说不过去。来来来，跟我走。”负了葫芦，提了竹杖，起身便走。

郭靖和黄蓉跟着他来到镇外一座松林之中。洪七公问郭靖道：“你想学

甚么？”

郭靖心想：“武学如此之广，我想学甚么，难道你就能教甚么？”正自寻思，黄蓉道：“七公，他功夫不及我，常常生气，他最想胜过我。”郭靖道：“我几时生气……”黄蓉向他使了个眼色，郭靖就不言语了。洪七公笑道：“我瞧他手脚沉稳，内功根基不差啊，怎会不及你，来，你们两个娃娃打一打。”

黄蓉走出数步，叫道：“靖哥哥，来。”郭靖尚自迟疑，黄蓉道：“你不显显本事，他老人家怎么个教法？”郭靖一想不错，向洪七公道：“晚辈功夫不成，您老人家多指点。”洪七公道：“稍稍指点一下不妨，多指点可划不来。”郭靖一怔，黄蓉叫道：“看招！”抢近身来，挥掌便打。郭靖起手一架，黄蓉变招奇速，早已收掌飞腿，攻他下盘。洪七公叫道：“好，女娃子，真有你的。”

黄蓉低声道：“用心当真的打。”郭靖提起精神，使开南希仁所投的南山掌法，双掌翻合，虎虎生风。黄蓉窜高纵低，用心抵御，拆解了半晌，突然变招，使出父亲黄药师自创的“落英神剑掌”来。这套掌法的名称中有“神剑”两字，因是黄药师从剑法中变化而得。只见她双臂挥动，四方八面都是掌影，或五虚一实，或八虚一实，真如桃林中狂风忽起、万花齐落一般，妙在姿态飘逸，宛若翩翩起舞，只是她功力尚浅，未能出掌凌厉如剑。郭靖眼花缭乱，哪里还守得住门户，不提防拍拍拍拍，左肩右肩、前胸后背，接连中了四掌，黄蓉全未使力，自也不觉疼痛。黄蓉一笑跃开。郭靖赞道：“蓉儿，真好掌法！”

洪七公冷冷的道：“你爹爹这般大的本事，你又何必要我来教这傻小子武功？”

黄蓉吃了一惊，心想：“这路落英神剑掌法是爹爹自创，爹爹说从未用来跟人动过手，七公怎么会识得？”问道：“七公，您识得我爹爹？”

洪七公道：“当然，他是‘东邪’，我是‘北丐’。我跟他打过的架难道还少了？”黄蓉心想：“他和爹爹打了架，居然没给爹爹打死，此人本领确然不小，难怪‘北丐’可与‘东邪’并称。”又问：“您老怎么又识得我？”

洪七公道：“你照照镜子去，你的眼睛鼻子不像你爹爹么？本来我也还想起，只不过觉得你面相好熟而已，但你的武功却明明白白的露了底啦。桃花岛武学家数，老叫化怎会不识得？我虽没见过这路掌法，可是天下也只有你这鬼灵精的爹爹才想得出来。嘿嘿，你那两味菜又是甚么‘王笛谁家听落梅’，甚么‘好逑汤’，定是你爹爹给安的名目了。”

黄蓉笑道：“你老人家料事如神。你说我爹爹很厉害，是不是？”洪七公冷冷的道：“他当然厉害，可也不见得是天下第一。”黄蓉拍手道：“那么定是您第一啦。”

洪七公道：“那倒也未必。二十多年前，我们东邪、西毒、南帝、北丐、中神通五人在华山绝顶比武论剑，比了七天七夜，终究是中神通最厉害，我们四人服他是天下第一。”黄蓉道：“中神通是谁呀？”

洪七公道：“你爹爹没跟你说过么？”黄蓉道：“没有。我爹爹说，武林中坏事多，好事少，女孩儿家听了无益，因此他很少跟我说。后来我爹爹骂我，不喜欢我，我偷偷逃出来啦。以后他永远不要我了。”说到这里，低下头来，神色凄然。洪七公骂道：“这老妖怪，真是邪门。”黄蓉温道：“不许你骂我爹爹。”洪七公呵呵笑道：“可惜人家嫌我老叫化穷，没人肯嫁我，

否则生下你这么个乖女儿，我可舍不得赶你走。”黄蓉笑道：“那当然！你赶我走了，谁给你烧菜吃？”

洪七公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不错，不错。”顿了一顿，说道：“中神通是全真教教主王重阳，他归天之后，到底谁是天下第一，那就难说得很了。”

黄蓉道：“全真教？嗯，有一个姓丘、一个姓王，还有一个姓马的，都是牛鼻子道士，我瞧他们也稀松平常，跟人家动手，三招两式之间便中毒受伤。”洪七公道：“是吗？那都是王重阳的徒弟了。听说他七个弟子中丘处机武功最强，但终究还不及他们师叔周伯通。”黄蓉听了周伯通的名字微微一惊，开口想说话，却又忍住。

郭靖一直在旁听两人谈论，这时插口道：“是，马道长说过他们有个师叔，但没有提到这位前辈道长的名号。”洪七公道：“周伯通不是全真教的道士，是俗家人，他武功是王重阳亲自传授的。嘿，你这楞家伙笨头笨脑，你岳父聪明绝顶，恐怕不见得喜欢你罢？”郭靖从没想到自己的“岳父”是谁，登时结结巴巴的答不上来。黄蓉微笑道：“我爹爹没见过他。您老要是肯指点他一些功夫，我爹爹瞧在你老面上，就会喜欢他啦。”

洪七公骂道：“小鬼头儿，爹爹的功夫没学到一成，他的鬼心眼儿可就学了个十足十。我不喜欢人家拍马屁、戴高帽，老叫化从来不收徒弟，这种傻不楞的小子谁要？只有你，才当他宝贝儿似的，挖空心思，磨着我教你傻女婿的武功。嘿嘿，老叫化才不上这个当呢！”

黄蓉低下了头，不由得红晕满脸。她于学武并不专心，自己有这样武功高强的爹爹，也没好好跟着学，怎会打主意去学洪七公的功夫？只是眼见郭靖武艺不高，他那六个师父又口口声声骂自己为“小妖女”，恰好碰上了洪七公这样一位高人，只盼他肯传授郭靖些功夫，那么郭靖以后见了六位师父和丘处机一班臭道士，也用不着耗子见猫那样怕得厉害。不料洪七公馋嘴贪吃，似乎胡里胡涂，心中却着实明白，竟识破了她的私心，只听他唠唠叨叨的骂了一阵，站起身来，扬长而去。

隔了很久，郭靖才道：“蓉儿，这位老前辈的脾气有点与众不同。”黄蓉听得头顶树叶微响，料来洪六公已绕过松树，窜到了树上，便道：“他老人家可是个大大的好人，他本事比我爹爹要高得多。”郭靖奇道：“他又没有显功夫，你怎知道？”黄蓉道：“我听爹爹说过的。”郭靖道：“怎么说？”黄蓉道：“爹爹说，当今之世，武功能胜过他的就只有丸指神丐洪七公一人，可惜他行踪无定，不能常与他在一起切磋武功。”

洪七公走远之后，果然施展绝顶轻功，从树林后绕回，纵在树上，窃听他两人谈话，想查知这二人是否黄药师派来偷学他的武功，听得黄蓉如此转述她父亲的言语，不禁暗自得意：“黄药师嘴上向来不肯服我，岂知心里对我甚是佩服。”他怎知这全是黄蓉捏造出来的，只听她又道：“我爹爹的功夫我也没学到甚么，只怪我从前爱玩，不肯用功。现下好容易见到洪老前辈，要是他肯指点一二，岂不是更加胜过我爹爹亲授？哪知我口没遮拦，说错了话，惹恼了他老人家。”说着呜呜咽咽的哭将起来，她起初本是假哭，郭靖柔声细语的安慰了几句，她想起母亲早逝，父亲远离，竟然弄假成真，悲悲切切的哭得十分伤心。洪七公听了，不禁大起知己之感。

黄蓉哭了一会，抽抽噎噎的道：“我听爹爹说过，洪老前辈有一套武功，当真是天下无双、古今独步，甚至全真教的王重阳也忌惮三分，叫做……叫做……咦，我怎么想不起来啦，明明刚才我还记得的，我想求他教你，这套

拳法叫做……叫做……”其实她哪里知道，全是信口胡吹。洪七公在树顶上听她苦苦思索，实在忍不住了，喝道：“叫做‘降龙十八掌’！”说着一跃而下。

郭靖和黄蓉都是大吃一惊，退开几步。只不过两人齐惊，一个是真，一个是假。黄蓉道：“啊，七公，你怎么会飞到了树上？是降龙十八掌，一点不错，我怎么想不起？爹爹常常提起的，说他生平最佩服的武功便是降龙十八掌。”

洪七公甚是开心，说道：“原来你爹爹还肯说真话，我只道王重阳死了之后，他便自以为天下第一了呢！”向郭靖道：“你根抵并不比这女娃娃差，输就输在拳法不及。女娃娃，你回客店去。”黄蓉知道他要传授郭靖掌法，欢欢喜喜的去了。

洪七公向郭靖正色道：“你跪下立个誓，如不得我允许，不可将我传你的功夫转授旁人，连你那鬼灵精的小媳妇儿也在内。”

郭靖心下为难，“若是蓉儿要我转授，我怎能拒却？”说道：“七公，我不要学啦，让她功夫比我强就是。”洪七公奇道：“干吗？”郭靖道：“若是她要我教，我不教是对不起她，教了是对不起您。”洪七公呵呵笑道：“傻小子心眼儿不错，当真说一是一。这样罢，我教你一招‘亢龙有悔’。我想那黄药师自负得紧，就算他心里羡慕，也不能没出息到来偷学我的看家本领。再说，他所学的路子跟我全然不同，我不能学他的武功，他也学不了我的掌法。”说着左腿微屈，右臂内弯，右掌划了个圆圈，呼的一声，向外推去，手掌扫到面前一棵松树，喀喇一响，松树应手断折。

郭靖吃了一惊，真想不到他这一推之中，居然会有这么大的力道。

洪七公道：“这棵树是死的，如果是活人，当然会退让闪避。学这一招，难就难在要对方退无可退，让无可让，你一招出去，喀喇一下，敌人就像松树一样完蛋大吉。”当下把姿势演了两遍，又把内劲外铄之法、发招收势之道，仔仔细细解释了一通。虽只教得一招，却也费了一个多时辰功夫。

郭靖资质鲁钝，内功却已有根抵，学这般招式简明而劲力精深的武功，最是合适，当下苦苦习练，两个多时辰之后，已得大要。

洪七公道：“那女娃娃的掌法虚招多过实招数倍，你要是跟了她乱转，非着她道儿不可，再快也快不过她。你想这许多虚招之后，这一掌定是真的了，她偏偏仍是假的，下一招眼看是假的了，她却出你不意给你来下真的。”郭靖连连点头。洪七公道：“因此你要破她这路掌法，唯一的法门就是压根儿不理睬她真假虚实，待她掌来，真的也好，假的也罢，你只给她来一招‘亢龙有悔’。她见你这一招厉害，非回掌招架不可，那就破了。”

郭靖问道：“以后怎样？”洪七公脸一沉道：“以后怎样？傻小子，她有多大本事，能挡得住我教你的这一招？”郭靖甚是担心，说道：“她挡不住，岂不是打伤了她？”洪七公摇头叹息，说道：“我这掌力要是能发不能收，不能轻重刚柔随心所欲，怎称得上是天下掌法无双的‘降龙十八掌’？”郭靖唯唯称是，心中打定了主意：“我若不是学到了能发能收的地步，可决不能跟蓉儿试招。”洪七公道：“你不信吗？这就试试吧？”

郭靖拉开式子，挑了一棵特别细小的松树，学着洪七公的姿势，对准树干，呼的就是一掌。那松树晃了几晃，竟是不断。洪七公骂道：“傻小子，你摇松树干甚么？捉松鼠么？捡松果么？”郭靖被他说得满脸通红，讪讪的笑着。

洪七公道：“我对你说过：要教对方退无可退，让无可让。你刚才这一掌，劲道不弱，可是松树一摇，就把你的劲力化解了。你先学打得松树不动，然后再能一掌断树。”郭靖大悟，欢然道：“那要着劲奇快，使对方来不及抵挡。”洪七公白眼道：“可不是么？那还用说？你满头大汗的练了这么久，原来连这点粗浅道理还刚想通。可真笨得到了姥姥家。”又道：“这一招叫作‘亢龙有悔’，掌法的精要不在‘亢’字而在‘悔’字。倘若只求刚猛狠辣，亢奋凌厉，只要有几百斤蛮力，谁都会使了。这招又怎能教黄药师佩服？‘亢龙有悔，盈不可久’，因此有发必须有收。打出去的力道有十分，留在自身的力道却还有二十分。哪一天你领会到了这‘悔’的味道，这一招就算是学会了三成。好比陈年美酒，上口不辣，后劲却是醇厚无比，那便在于这个‘悔’字。”

郭靖茫然不解，只是将他的话牢牢记在心里，以备日后慢慢思索。他学武的法门，向来便是“人家练一朝；我就练十天”，当下专心致志的只是练习掌法，起初数十掌，松树总是摇动，到后来劲力越使越大，树干却越摇越微，自知功夫已有进境，心中甚喜，这时手掌边缘已红肿得十分厉害，他却毫不松懈的苦练。

洪七公早感厌闷，倒在地下呼呼大睡。

郭靖练到后来，意与神会，发劲收势，渐渐能运用自如，丹田中吸一口气，猛力一掌，立即收劲，那松树竟是纹丝不动。郭靖大喜，第二掌照式发招，但力在掌缘，只听得格格数声，那棵小松树被他击得弯折了下来。

忽听黄蓉远远喝彩：“好啊！”只见她手提食盒，缓步而来。

洪七公眼睛尚未睁开，已闻到食物的香气，叫道：“好香，好香！”跳起身来，抢过食盒，揭开盒子，只见里面是一碗熏田鸡腿，一只八宝肥鸭，还有一堆雪白的银丝卷。洪七公大声欢呼，双手左上右落，右上左落，抓了食物流水价送人口中，一面大嚼，一面赞妙，只是唇边、齿间、舌上、喉头，皆是食物，哪听得清楚在说些甚么。吃到后来，田鸡腿与八宝鸭都已皮肉不剩，这才想起郭靖还未吃过，他心中有些歉仄，叫道：“来来来，这银丝卷滋味不坏。”实在有些不好意思，加上一句：“简直比鸭子还好吃。”

黄蓉噗哧一笑，说道：“七公，我最拿手的菜你还没吃到呢。”洪七公又惊又喜，忙问：“甚么菜？甚么菜？”黄蓉道：“一时也说不尽，比如说炒白菜哪，蒸豆腐哪，炖鸡蛋哪，白切肉哪。”

洪七公品味之精，世间稀有，深知真正的烹调高手，愈是在最平常的菜肴之中，愈能显出奇妙功夫，这道理与武学一般，能在平淡之中现神奇，才说得上是大宗匠的手段，听她这么一说，不禁又惊又喜，满脸是讨好祈求的神色，说道：“好，好！我早说你这女娃娃好。我给你买白菜豆腐去，好不好？”黄蓉笑道：“那倒不用，你买的也不合我心意。”洪七公笑道：“对，对，别人买的怎能合用呢？”

黄蓉道：“刚才我见他一掌击折松树，本事已经比我好啦。”洪七公摇头道：“功夫不行，不行，须得一掌把树击得齐齐截断。打得这样弯弯斜斜的，那算甚么屁本事？这棵松树细得像根筷子，不，简直像根牙签，功夫还差劲得很。”黄蓉道：“可是他这一掌打来，我已经抵挡不住啦。都是你不好，他将来欺侮起我来，我怎么办啊？”洪七公这时正在尽力讨好于她，虽听她强辞夺理，也只得顺着她道：“依你说怎样？”黄蓉道：“你教我一套本事，要胜过他的。你教会我之后，就给你煮菜去。”

洪七公道：“好罢。他只学会了一招，胜过他何难？我教你一套‘逍遥游’的拳法。”一言方毕，人已跃起，大袖飞舞，东纵西跃，身法轻灵之极。

黄蓉心中默默暗记，等洪七公一套拳法使毕，她已会了一半。再经他点拨教导之后，不到两个时辰，一套六六三十六招的“逍遥游”已全数学会。最后她与洪七公同时发招，两人并肩而立，一个左起，一个右始，回旋往复，真似一只玉燕、一只大鹰翩翩飞舞一般。三十六招使完，两人同时落地，相视而笑，郭靖大声叫好。

洪七公对郭靖道：“这女娃娃聪明胜你百倍。”郭靖搔头道：“这许许多多招式变化，她怎么这一会儿就学会了，却又不会忘记？我刚记得第二招，第一招却又忘了。”洪七公呵呵大笑，说道：“这路‘逍遥游’，你是不能学的，就算拼小命记住了，使出来也半点没逍遥的味儿，愁眉苦脸，笨手笨脚的，变成了‘苦恼爬’。”郭靖笑道：“可不是吗？”洪七公道：“这路‘逍遥游’，是我少年时练的功夫，为了凑合女娃子原来武功的路子，才抖出来教她，其实跟我眼下武学的门道已经不合。这十多年来，我可没使过一次。”言下之意，显是说“逍遥游”的威力远不如“降龙十八掌”了。

黄蓉听了却反而喜欢，说道：“七公，我又胜过了他，他心中准不乐意，你再教他几招罢。”她自己学招只是个引子，旨在让洪七公多传郭靖武艺，她自己真要学武，尽有父亲这样的大明师在，一辈子也学之不尽。洪七公道：“这傻小子笨得紧，我刚才教的这一招他还没学会，贪多嚼不烂，只要你多烧好菜给我吃，准能如你心愿。”黄蓉微笑道：“好，我买菜去了。”洪七公呵呵大笑，回转店房。郭靖自在松林中继续苦练，直至天黑方罢。

当晚黄蓉果然炒了一碗白菜、蒸了一碟豆腐给洪七公吃。白菜只拣菜心，用鸡油加鸭掌未生炒，也还罢了，那豆腐却是非同小可，先把一只火腿剖开，挖了廿四个圆孔，将豆腐削成廿四个小球分别放入孔内，扎住火腿再蒸，等到蒸熟，火腿的鲜味已全到了豆腐之中，火腿却弃去不食。洪七公一尝，自然大为倾倒。这味蒸豆腐也有个唐诗的名目，叫作“二十四桥明月夜”，要不是黄蓉有家传“兰花拂穴手”的功夫，十指灵巧轻柔，运劲若有若无，那嫩豆腐触手即烂，如何能将之削成计四个小圆球？这功夫的精细艰难，实不亚于米粒刻字、雕核为舟，但如切为方块，易是易了，世上又怎有方块形的明月？

晚饭后三人分别回房就寝。洪七公见郭靖与黄蓉分房而居，奇道：“怎么？你们俩不是小夫妻么？怎地不一房睡？”黄蓉一直跟他嘻皮笑脸的胡闹，听了这句话，不禁大羞，烛光下红晕双颊，嗔道：“七公，你再乱说，明儿不烧菜给你吃啦。”

洪七公奇道：“怎么？我说错啦？”他想了一想，恍然大悟，笑道：“我老糊涂啦。你明明是闺女打扮，不是小媳妇儿。你小两口儿是私订终身，还没经过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没拜过天地。那不用担心，我老叫化来做大媒。你爹爹要是不答应，老叫化再跟他斗他妈的七天七夜，拼个你死我活。”黄蓉本来早在为此事担心，怕爹爹不喜郭靖，听了此言，不禁心花怒放，一笑回房。

次日天方微明，郭靖已起身到松林中去练“降龙十八掌”中那一招“亢龙有悔”，练了二十余次，出了一身大汗，正自暗喜颇有进境，忽听林外有人说话。一人道：“师父，咱们这一程子赶，怕有三十来里罢？”另一人道：“你们的脚力确是有点儿进步了。”郭靖听得语音好熟，只见林边走出四个



人来，当先一人白发童颜，正是大对头参仙老怪梁子翁。郭靖暗暗叫苦，回头就跑。

梁子翁却已看清楚是他，喝道：“哪里走？”他身后三人是他徒弟，眼见师父追敌，立时分散，三面兜截上来。郭靖心想：“只要走出松林，奔近客店，那就无妨了。”当下飞步奔跑。梁子翁的大弟子截住了他退路；双掌一错，喝道：“小贼，给我跪下！”施展师门所传关外大力擒拿手法，当胸抓来，郭靖左腿微屈，右臂内弯，右掌划了个圆圈，呼的一声，向外推去，正是初学乍练的一招“亢龙有悔”，那大弟子听到掌风劲锐，反抓回臂，要挡他这一掌，喀喇一声，手臂已断，身子宜飞出六七尺之外，晕了过去。郭靖万料不到这一招竟有偌大威力，一呆之下，拔脚又奔。

梁子翁又惊又怒，纵出林子，飞步绕在他前头。郭靖刚出松林，只见梁子翁已挡在身前，大惊之下，便即蹲腿弯臂、划圈急推，仍是这招“亢龙有悔”。梁子翁不识此招，但见来势凌厉，难以硬挡，只得卧地打滚，让了开去，郭靖乘机狂奔逃命。

梁子翁站起身来再追时，郭靖已奔到客店之外，大声叫道：“蓉儿，蓉儿，不好了，要喝我血的恶人追来啦！”

黄蓉探头出来，见是梁子翁，心想，“怎么这老怪到了这里？他来得正好，我好试试新学的‘逍遥游’功夫。”叫道：“靖哥哥，别怕这老怪，你先动手，我来帮你，咱们给他吃点儿苦头。”

郭靖心想：“蓉儿不知这老怪厉害，说得好不轻松自在。”他心念方动，梁子翁已扑到面前，眼见来势猛烈，只得又是一招“亢龙有悔”，向前推出。梁子翁扭身摆腰，向旁窜出数尺，但右臂已被他掌缘带到，热辣辣的甚是疼痛，心下暗暗惊异，想不到只隔数月，这小子的武功竟是精进如此，料来必是服用蝮蛇宝血之功，越想越恼，纵身又上。郭靖又是一招“亢龙有悔”。梁子翁眼看抵挡不住，只得又是跃开，但见他并无别样厉害招术跟着进击，忌惮之意去了几分，骂道：“傻小子，就只会这一招么？”

郭靖果然中计，叫道：“我单只这一招，你就招架不住。”说着上前又是一招“亢龙有悔”。梁子翁旁跃逃开，纵身攻向他身后。郭靖回过头来，待再攻出这一招时，梁子翁早已闪到他身后，出拳袭击。三招一过，郭靖只能顾前，不能顾后，累得手忙脚乱。

黄蓉见他要败，叫道：“靖哥哥，我来对付他。”飞身而出，落在两人之间，左掌右足，同时发出。梁子翁缩身拨拳，还了两招。郭靖退开两步，旁观两人相斗。黄蓉虽然学了“逍遥游”的奇妙掌法，但新学未熟，而功力究与梁子翁相差太远，如不是仗着身上穿了软猬甲，早已中拳受伤，不等三十六路“逍遥游”拳法使完，已然不支。梁子翁的两个徒弟扶着受了伤的大师兄在旁观战，见师父渐渐得手，不住呐喊助威。

郭靖正要上前夹击，忽听得洪七公隔窗叫道：“他下一招是‘恶狗拦路’！”

黄蓉一怔，只见梁子翁双腿摆成马步，双手握拳平挥，正是一招“恶虎拦路”，不禁好笑，心道：“原来七公把‘恶虎拦路’叫做‘恶狗拦路’，但怎么他能先行料到？”只听得洪七公又叫：“下一招是‘臭蛇取水’！”黄蓉知道必是“青龙取水”，这一招是伸拳前攻，后心露出空隙，洪七公语声甫歇，她已绕到梁子翁身后。梁子翁一招使出，果然是“青龙取水”，但被黄蓉先得形势，反客为主，直攻他的后心，若不是他武功深湛，危中变招，离地尺余的平飞出去，后心已然中拳。

他脚尖点地站起，惊怒交集，向着窗口喝道：“何方高人，怎不露面？”窗内却是寂然无声，心中诧异之极：“怎么此人竟能料到我的拳法？”

黄蓉既有大高手在后撑腰，自是有恃无恐，反而攻了上去。梁子翁连施杀手，黄蓉情势又危。洪七公叫道：“别怕，他要‘烂屁股猴子上树’！”黄蓉噗哧一笑，双拳高举，猛击下来。梁子翁这招“灵猿上树”只使了一半，本待高跃之后凌空下击，但给黄蓉制了机先，眼见敌拳当头而落，若是继续上跃，岂非自行将脑门凑到她拳上去？只得立时变招。临敌之际，自己招术全被敌方如此先行识破，本来不用三招两式，便有性命之忧，幸而他武功比黄蓉高出甚多，危急时能设法解救，才没受伤。再拆数招，托地跳出圈子，叫道：“老兄再不露面，莫怪我对这女娃娃无情了。”拳法斗变，犹如骤风暴雨般击出，上招未完，下招已至，黄蓉固是无法抵御，洪七公也已来不及先行叫破。

郭靖见黄蓉拳法错乱，东闪西躲，当下抢步上前，发出“亢龙有悔”，向梁子翁打去。梁子翁右足点地，向后飞出。黄蓉道：“靖哥哥，再给他三下。”说着转身入店。郭靖依然摆好势子，只等梁子翁攻近身来，不理他是何招术，总是半途中给他一招“亢龙有悔”。梁子翁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，暗骂：“这傻小子不知从哪里学了这一招怪拳，来来去去就是这么一下。”但尽管傻小子只会这么一下，老怪物可也真奈何他不得。两人相隔丈余，一时互相僵住。

梁子翁骂道：“傻小子，小心着！”忽地纵身扑上。郭靖依样葫芦，发掌推出。不料梁子翁半空扭身，右手一扬，三枚子午透骨钉突分上中下三路打来。郭靖急忙闪避，梁子翁已乘势抢上，手势如电，已扭住他后颈。郭靖大骇，回时向他胸口撞去，不料手肘所着处一团绵软，犹如撞入了棉花堆里。

梁子翁正要猛下杀手，只听得黄蓉大声呼叱：“老怪，你瞧这是甚么？”梁子翁知她狡狴，右手拿住了郭靖“肩井穴”，令他动弹不得，这才转头，只见她手里拿着一根碧绿犹如翡翠般的竹棒，缓步上来。梁子翁心头大震，说道：“洪……洪帮主……”黄蓉喝道：“还不放手？”梁子翁初时听得洪七公把他将用未用的招数先行喝破，本已惊疑不定，却一时想不到是他，这时突然见到他的绿竹棒出现，才想起窗后语音，果然便是生平最害怕之人的说话，不由得魂飞天外，忙松手放开郭靖。

黄蓉双手持棒走近，喝道：“七公说道，他老人家既已出声，你好大胆子，还敢在这里撒野，问你凭的甚么？”梁子翁双膝跪倒，说道：“小人实不知洪帮主驾到。小人便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得罪洪帮主。”

黄蓉暗暗诧异：“这人本领如此厉害，怎么一听到七公的名头就怕成这个样子？怎么又叫他作洪帮主？”脸上却不动声色，喝道：“你该当何罪？”梁子翁道：“请姑娘对洪帮主美言几句，只说梁子翁知罪了，但求洪帮主饶命。”黄蓉道：“美言一句，倒也不妨，美言几句，却是划不来。你以后可永远不得再跟咱两人为难。”梁子翁道：“小人以前无知，多有冒犯，务请两位海涵。以后自然再也不敢。”

黄蓉甚为得意，微微一笑，拉着郭靖的手，回进客店。只见洪七公面前放了四大盆菜，左手举杯，右手持箸，正自吃得津津有味。黄蓉笑道：“七公，他跪着动也不敢动。”洪七公道：“你去打他一顿出出气吧，他决不敢还手。”

郭靖隔窗见梁子翁直挺挺的跪着，三名弟子跪在他身后，很是狼狈，心

中不忍，说道：“七公，就饶了他吧。”洪七公骂道：“没出息的东西，人家打你，你抵挡不了。老子救了你，你又要饶人。这算甚么？”郭靖无言可对。

黄蓉笑道：“我去打发。”拿了竹棒，走到客店之外，见梁子翁恭恭敬敬的跪着，满脸惶恐。黄蓉骂道：“洪七公说你为非作歹，今日非宰了你不可，幸亏我那郭家哥哥好心，替你求了半天人情，七公才答应饶你。”说着举起竹棒，拍的一声，在他屁股上击了一记，喝道：“去罢！”

梁子翁向着窗子叫道：“洪帮主，我要见见您老，谢过不杀之恩。”店中寂然无声。梁子翁仍是跪着不敢起身。过了片刻，郭靖迈步出来，摇手悄声道：“七公睡着啦，快别吵他。”梁子翁这才站起，向郭靖与黄蓉恨恨的瞧了几眼，带着徒弟走了。

黄蓉开心之极，走口店房，果见洪七公伏在桌上打鼾，当下拉住他的肩膀一阵摇晃，叫道：“七公，七公，你这根宝贝竹棒儿有这么大的法力，你也没用，不如给了我罢？”洪七公抬起头来，打个呵欠，又伸懒腰，笑道：“你说得好轻松自在！这是你公公的吃饭家伙。叫化子没打狗棒，那还成？”

黄蓉缠着不依，说道：“你这么高的功夫，人家只听到你的声音，便都怕了你，何必还要这根竹棒儿？”洪七公呵呵笑道：“傻丫头，你快给七公弄点好菜，我慢慢说给你听。”黄蓉依言到厨房去整治了三色小菜。

洪七公右手持杯，左手拿着一只火腿脚爪慢慢啃着，说道：“常言道：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爱钱的财主是一帮，抢人钱财的绿林盗贼是一帮，我们乞讨残羹冷饭的叫化子也是一帮……”黄蓉拍手叫道：“我知道啦，我知道啦。那梁老怪叫你作‘洪帮主’，原来你是乞儿帮的帮主。”

洪七公道：“正是。我们要饭的受人欺，被狗咬，不结成一伙，还有活命的份儿么？北边的百姓眼下暂且归金国管，南边的百姓归大宋皇帝管，可是天下的叫化儿啊……”黄蓉抢着道：“不论南北，都归你老人家管。”洪七公笑着点点头，说道：“正是。这根竹棒和这个葫芦，自唐未传到今日，已有好几百年，世世代代由丐帮的帮主执掌，就好像皇帝小子的玉玺，做官的金印一般。”

黄蓉伸了伸舌头，道：“亏得你没给我。”洪七公笑问：“怎么？”黄蓉道：“要是天下的小叫化部找着我，要我管他们的事，那可有多糟糕？”洪七公叹道：“你的话一点儿也不错。我生性疏懒，这丐帮帮主当起来着实麻烦，可是又找不到托付之人，只好就这么将就着对付了。”

黄蓉道：“因此那梁老怪才怕得你这么厉害，要是天下的叫化子都跟他为难，可真不好受。每个叫化子在身上捉一个虱子放在他头颈里，痒也痒死了他。”洪七公和郭靖哈哈大笑。笑了一阵，洪七公道：“他怕我，倒不是为了这个。”黄蓉忙问：“那为了甚么？”洪七公道：“约莫二十年前，他正在干一件坏事，给我撞见啦。”黄蓉问道：“甚么坏事？”洪七公踌躇道：“这老怪信了甚么采阴补阳的邪说，找了许多处女来，破了他们的身子，说可以长生不老。”黄蓉问道：“怎么破了处女身子？”

黄蓉之母在生产她时困难产而死，是以她自小由父亲养大。黄药师因陈玄风、梅超风叛师私逃，一怒而将其余徒弟挑断筋脉，驱逐出岛。桃花岛上就只剩下几名哑仆，黄蓉从来没听年长女子说过男女之事，她与郭靖情意相投，但觉和他在一起时心中说不出的喜悦甜美，只要和他分开片刻，就感寂寞难受。她只知男女结为夫妻就永不分离，是以心中早把郭靖看作丈夫，但

夫妻间的闺房之事，却是全然不知。

她这么一问，洪七公一时倒是难以回答。黄蓉又问：“破了处女的身子，是杀了她们吗？”洪七公道：“不是。一个女子受了这般欺侮，有时比给他杀了还要痛苦，有人说‘失节事大，饿死事小’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”黄蓉茫然不解，问道：“是用刀子割去耳朵鼻子么？”洪七公笑骂：“呸！也不是。傻丫头，你回家问妈妈去。”黄蓉道：“我妈妈早死啦。”洪七公“啊”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将来和这傻小子洞房花烛夜时，总会懂得了。”黄蓉红了脸，撅起小嘴道：“你不说算啦。”这时才明白这是羞耻之事，又问：“你撞见梁老怪正在干这坏事，后来怎样？”

洪七公见她不追问那件事，如释重负，呼了一口气道：“那我自然要管哪。这家伙给我拿住了，狠狠打了一顿，拔下了他满头白发，逼着他把那些姑娘们送还家去，还要他立下重誓，以后不得再有这等恶行，要是再被我撞见，叫他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听说这些年来他倒也没敢再犯，是以今日饶了他性命。他奶奶的，他的头发长起了没有？”黄蓉格格的一声笑，说道：“又长起啦！满头头发硬生生给你拔个干净，可真够他痛的了。”

三人吃过了饭。黄蓉道：“七公，现下你就算把竹棒给我，我也不敢要啦，不过我们总不能一辈子跟你在一起。要是下次再碰见那姓梁的。他说：‘好，小丫头，前次你仗着洪帮主的势，用竹棒打我，今日我可要报仇啦。我拔光了你的头发！’那我们怎么办？先前靖哥哥跟这老怪动手，来来去去就只这么一招‘亢龙有悔’，威力无穷，果然不错，可不是太嫌寒蠢了些？那老怪心里定是在说：‘洪帮主自己武功深不可测，教起徒儿来却是平平无奇。’

洪七公笑道：“你危言耸听，又出言激我，只不过要我再教你们两人功夫。你乖乖的多烧些好菜，七公总不会让你们吃亏。”黄蓉大喜，拉着洪七公又到松林之中。

洪七公把“降龙十八掌”中的第二招“飞龙在天”教了郭靖。这一招跃起半空，居高下击，威力奇大，郭靖花了三天工夫，方才学会。在这三天之中，洪七公又多尝了十几味珍饈美馐，黄蓉却没再磨他教甚么功夫，只须他肯尽量传授郭靖，便已心满意足。

如此一月有余，洪七公已将“降龙十八掌”中的十五掌传给了郭靖，自“亢龙有悔”一直传到了“龙战于野”。

这降龙十八掌乃洪七公生平绝学，一半得自师授，一半是自行参悟出来，虽然招数有限，但每一招均具绝大威力。当年在华山绝顶与王重阳、黄药师等人论剑之时，这套掌法尚未完全练成，但王重阳等言下对这掌法已极为称道。后来他常常叹息，只要早几年致力于此，那么“武功天下第一”的名号，或许不属于全真教主王重阳而属于他了。他本想只传两三招掌法给郭靖，已然足可保身，哪知黄蓉烹调的功夫实在高明，奇珍妙味，每日里层出不穷，使他无法舍之而去，日复一日，竟然传授了十五招之多。郭靖虽然悟性不高，但只要学到一点一滴，就日夜钻研习练，把这十五掌掌法学得颇为到家，只是火候尚远为不足而已，一个多月之间，武功前后已判若两人。

这日洪七公吃了早点，叹道：“两个娃娃，咱三人已相聚了一个多月，这就该分手啦。”黄蓉道：“啊，不成，我还有很多小菜没烧给您老人家吃呢。”洪七公道：“天下没不散的筵席，却有吃不完的菜肴。老叫化一生从没教过人三天以上的武功，这一次一教教了三十多天，再教下去，唉，那是

乖乖不得了。”黄蓉道：“怎么啊？”洪七公道，“我的看家本领要给你们学全啦。”黄蓉道：“好人做到底，你把十八路掌法全传了他，岂不甚美？”洪七公碎道，“呸，你们小两口子就美得不得了，老叫化可不美啦。”

黄蓉心中着急，转念头要使个甚么计策，让他把余下三招教全了郭靖，哪知洪七公负起葫芦，再不说第二句话，竟自扬长而去。

郭靖忙追上去，洪七公身法好快，一瞬眼已不见了踪影，郭靖追到松林，大叫道：“七公，七公！”黄蓉也随后追来，跟着大叫。

只见松林边人影一晃，洪七公走了过来，骂道：“你们两个臭娃娃，尽缠着我干甚么？要想我再教，那是难上加难。”郭靖道：“您老教了这许多，弟子已是心满意足，哪敢再贪，只是未曾叩谢您老恩德。”说着跪了下去，砰砰砰的连磕了几个响头。

洪七公脸色一变，喝道：“住着。我教你武功，那是吃了她的小菜，付的价钱，咱们可没师徒名分。”倏的跪下，向郭靖磕下头去。

郭靖大骇，忙又跪下还礼。洪七公手一伸，已点中他肋下穴道。郭靖双膝微曲，动弹不得。洪七公向着他也磕了四个头。这才解开他穴道，说道：“记着，可别说你向我磕过头，是我弟子。”郭靖这才知他脾气古怪，不敢再说。

黄蓉叹道：“七公，你待我们这样好，现下又要分别了。我本想将来见到你，再烧小菜请你吃，只怕……只怕……唉，这件事未必能够如愿。”洪七公问道：“为甚么？”黄蓉道，“要跟我们为难的对手很多，除了那个参仙老怪之外，还有不少坏家伙，总有一天，我两个会死在人家手下。”洪七公微笑道：“死就死好了，谁不死呢？”

黄蓉摇头道：“死倒不打紧。我最怕他们捉住了我，知道我曾跟你学过武艺，又曾烧菜给你吃，于是逼着我也把‘王笛谁家听落梅’、‘二十四桥明月夜’那些好菜，一味味的煮给他们吃，不免堕了你老人家的威名。”

洪七公明知她是以言语相激，但想到有人逼着她烧菜，而这等绝妙的滋味自己居然尝不到，却也忍不住大为生气，问道：“那些家伙是谁？”黄蓉道：“有一个是黄河老怪沙通天，他的吃相再也难看不过。我那些好小菜不免全让他糟蹋了。”洪七公摇头道：“沙通天有啥屁用？郭靖这傻小子再练得一两年就胜过他了不用怕。”黄蓉又说了藏僧灵智、彭连虎两人的姓名，洪七公都说：“有啥屁用？”待黄蓉说到白驼山少主欧阳克时，洪七公微微一怔，详询此人出手和身法的模样，听黄蓉说后，点头道：“果然是他！”

黄蓉见他神色严重，道：“这人很厉害吗？”洪七公道：“欧阳克存啥屁用？他叔叔老毒物这才厉害。”黄蓉道：“老毒物？他再厉害，总厉害不过你老人家。”

洪七公不语，沉思良久，说道：“本来也差不多，可是过了这二十来年……二十来年，他用功比我勤，不像老叫化这般好吃懒练。嘿嘿，当真要胜过老叫化，却也没这么容易。”黄蓉道：“那一定胜不过你老人家，”

洪七公摇头道：“这也未必，大家走着瞧吧，好，老毒物欧阳锋的侄儿既要跟你为难，咱们可不能太大意了。老叫化再吃你半个月的小菜。咱们把话说在前头，这半个月之中，只要有一味菜吃了两次，老叫化拍拍屁股就走。”

黄蓉大喜，有心要显显本事，所煮的菜肴固然绝无重复，连面食米饭也是极逞智巧，没一餐相同，锅贴、烧卖、蒸饺、水饺、炒饭、汤饭、年糕、花卷、米粉、豆丝，花样竟是变幻无穷。洪七公也打叠精神，指点郭黄两人

临敌应变、防身保命之道。只是“降龙十八掌”那余下的三招却也没再传授。郭靖于降龙十五掌固然领会更多，而自江南六怪所学的武艺招术，也凭空增加了不少威力。洪七公干三十五岁之前武功甚杂，练过的拳法掌法着实不少，这时尽拣些稀奇古怪的拳脚来教黄蓉，其实也只是跟她逗趣，花样虽是百出，说到克敌制胜的威力却远不及那老老实实的十五招“降龙十八掌”了。黄蓉也只图个好玩，并不专心致志的去学。

一日傍晚，郭靖在松林中习练掌法。黄蓉捡拾松仁，说道要加上竹笋与酸梅，做一味别出心裁的小菜，名目已然有了，叫作“岁寒三友”。洪七公只听得不住吞馋涎，突然转身，轻轻“噫”的一声，俯身在草丛中一捞，两根手指夹住一条两尺来长的青蛇提了起来。黄蓉刚叫得一声：“蛇！”洪七公左掌在她肩头轻轻一推，将她推出数尺之外。

草丛簌簌响动，又有几条蛇窜出，洪七公竹杖连挥，每一下都打在蛇头七寸之中，杖到立毙。黄蓉正喝得一声彩，突然身后悄没声的两条蛇窜了上来，咬中了她背心。

洪七公知道这种青蛇身子虽然不大，但剧毒无比，一惊之下，刚待设法替她解毒，只听得嗤嗤之声不绝，眼前十余丈处万头攒动，群蛇大至。洪七公左手抓住黄蓉腰带，右手拉着郭靖的手，急步奔出松林，来到客店之前，俯头看黄蓉时却是脸色如常，心中又惊又喜，忙问：“觉得怎样？”黄蓉笑道：“没事。”郭靖见两条蛇仍是紧紧咬在她身上，惊惶中忙伸手去扯。洪七公侍要喝阻，叫他小心，郭靖情急关心，早已拉住蛇尾扯了下来，见蛇头上鲜血淋漓，已然死了。洪七公一怔，随即会意：“不错，你老子的软猬甲当然给了你。”原来两条蛇都咬中了软猬甲上的刺尖，破头而死。

郭靖伸手去扯另一条蛇时，松林中已有几条蛇钻了出来。洪七公从怀里掏出一大块黄药饼，放入口中猛嚼，这时只见成千条青蛇从林中蜿蜒而出，后面络绎不绝，不知尚有多少。郭靖道：“七公，咱们快走。”洪七公不答，取下背上葫芦，拔开塞子喝了一大口酒，与口中嚼碎的药混和了，一张口，一道药酒如箭般射了出去。他将头自左至右一挥，那道药酒在三人面前画了一条弧线，游在最先的青蛇闻到药酒气息，登时晕倒，木然不动，后面的青蛇再也不敢过来，互相挤作一团。但后面的蛇仍然不断从松林中涌出，前面的却转而后退，蛇阵登时大乱。

黄蓉拍手叫好。忽听得松林中几下怪声呼啸，三个白衣男子奔出林来，手中都拿着一根两丈来长的木杆，嘴里呼喝，用木杆在蛇阵中拨动，就如牧童放牧牛羊一般。黄蓉起初觉得好玩，后来见眼前尽是蠕蠕而动的青蛇，不禁呕心，喉头发毛，张口欲呕。

洪七公“嗯”了一声，伸竹杖在地下挑起一条青蛇，左手食中二指钳住蛇头，右手小指甲在蛇腹上一划，蛇腹洞穿，取出一枚青色的蛇胆，说道：“快吞下去，别咬破了，苦得很。”黄蓉依言吞下，片刻间胸口便即舒服，转头问郭靖道：“靖哥哥，你头晕么？”郭靖摇摇头。原来他服过大蝮蛇的宝血，百毒不侵，松林中青蛇虽多，却只追咬洪七公与黄蓉两人，闻到郭靖身上气息，却避之惟恐不及。

黄蓉道：“七公，这些蛇是有人养的。”洪七公点了点头，满脸怒容的望着那三个白衣男子。这三人见洪七公取蛇胆给黄蓉吃，也是恼怒异常，将蛇阵稍行整理，便即抢步上前，一人厉声喝骂：“你们三只野鬼，不要性命了么？”

黄蓉接口骂道：“对啦，你们三只野鬼，不要性命了么？”洪七公大喜，轻拍她肩膀，赞她骂得好。

那三人大怒，中间那脸色焦黄的中年男子挺起长杆，纵身向黄蓉刺来，杆势带风，劲力倒也不弱。洪七公伸出竹杖往他杆上搭去，长杆来势立停。那人吃了一惊，双手向后急拉。洪七公手一抖，喝道：“去罢！”那人登时向后摔出，仰天一交，跌入蛇阵之中，压死了十多条青蛇。幸而他服有异药，众蛇不敢咬他，否则哪里还有命在？余下两人大惊，倒退数步，齐问：“怎样？”那人想要跃起身来，岂知这一交跌得甚是厉害，全身酸痛，只跃起一半，重又跌落，又压死了十余条毒蛇。旁边那白净面皮的汉子伸出长杆，让他扶住，方始拉起。这样一来，这三人哪敢再行动手，一齐退回去站在群蛇之中。那适才跌交的人叫道：“你是甚么人？有种的留下万儿来。”

洪七公哈哈大笑，毫不理会。黄蓉叫道：“你们是甚么人？怎么赶了这许多毒蛇出来害人？”三人互相望了一眼，正要答话，忽见松林中一个白衣书生缓步而出，手摇折扇，径行穿过蛇群，走上前来。郭靖与黄蓉认得他正是自驼山少主欧阳克，只见他在万蛇之中行走自若，群蛇纷纷让道，均感诧异。那三人迎上前去，低声说了几句，说话之时，眼光不住向洪七公里来，显是在说刚才之事。

欧阳克脸上闪过一丝惊讶之色，随即宁定，点了点头，上前施了一礼，说道：“三名下人无知，冒犯了老前辈，兄弟这里谢过了，”转头向黄蓉微笑道，“原来姑娘也在这里，我可找得你好苦。”黄蓉哪里睬他，向洪七公道：“七公，这人是个大坏蛋，你老好好治他一治。”洪七公微微点头，向欧阳克正色道：“牧蛇有地界、有时候，有规矩、有门道。哪有大白天里牧蛇的道理？你们这般胡作非为，是仗了谁的势？”

欧阳克道：“这些蛇儿远道而来，饿得急了，不能再依常规行事。”洪七公道：“你们已伤了多少人？”欧阳克道：“我们都在旷野中牧放，也没伤了几人。”洪七公双目盯住了他的脸，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也没伤了几人！你姓欧阳是不是？”欧阳克道：“是啊，原来这位姑娘已对你说了。你老贵姓？”黄蓉抢着道：“这位老前辈的名号也不用对你说，说出来只怕吓坏了你。”欧阳克受了她挺撞，居然并不生气，笑眯眯的对她斜目而睨。洪七公道：“你是欧阳锋的儿子，是不是？”

欧阳克尚未回答，三个赶蛇的男子齐声怒喝：“老叫化没上没下，胆敢呼叫我们老山主的名号！”洪七公笑道：“别人叫不得，我就偏偏叫得。”那三人张口还待喝骂，洪七公竹杖在地下一点，身子跃起，如大鸟般扑向前去，只听得拍拍拍三声，那三人已每个吃了一记清脆响亮的耳光。洪七公不等身子落地，竹杖又是一点，跃了回来。

黄蓉叫道：“这样好本事，七公你还没教我呢？”只见那三人一齐捧住了下颏，做声不得，原来洪七公在打他们嘴巴之时，顺手用分筋错骨手卸脱了他们下颏关节。

欧阳克暗暗心惊，对洪七公道：“前辈识得家叔么？”洪七公道：“啊，你是欧阳锋的侄儿。我有二十年没见你家的老毒物了，他还没死么？”欧阳克甚是气恼，但刚才见他出手，武功之高，自己万万不敌，他又说识得自己叔父人必是前辈高人，便道：“家叔常说，他朋友们还没死尽死绝，他老人家不敢先行归天呢。”洪七公仰天打个哈哈，说道：“好小子，你倒会绕弯儿骂人。你带了这批宝贝到这里来干甚么？”说着向群蛇一指。

欧阳克道：“晚辈向在西域，这次来到中原，旅途寂寞，沿途便招些蛇儿来玩玩。”黄蓉道：“当面撒谎！你有这许多女人陪你，还寂寞甚么？”欧阳克张开折扇，搥了两搥，双眼凝视着她，微笑吟道：“悠悠我心，岂无他人？唯君之故，沉吟至今！”黄蓉向他做个鬼脸，笑道：“我不用你讨好，更加不用你思念。”欧阳克见到她这般可喜模样，更是神魂飘荡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洪七公道：“你叔侄在西域横行霸道，无人管你。来到中原也想如此，别做你的清秋大梦。瞧在你叔父面上，今日不来跟你一般见识，快给我走罢。”

欧阳克给他这般疾言厉色的训了一顿，想要回嘴动手，自知不是对手，就此乖乖走开，却是心有不甘，当下说道：“晚辈就此告辞。前辈这几年中要是不生甚么大病，不遇上甚么灾难，请到白驼山舍下来盘桓盘桓如何？”

洪七公笑道：“凭你这小子也配向我叫阵？老叫化从来不跟人订甚么约会。你叔父不怕我，我也不怕你叔父。我们二十年前早就好好较量过，大家是半斤八两，不用再打。”突然脸一沉，喝道：“还不给我走得远远的！”

欧阳克又是一惊：“叔叔的武功我还学不到三成，此人这话看来不假，别当真招恼了他，惹个灰头土脸。”当下不再作声，将三名白衣男子的下额分别推入了臼，眼睛向黄蓉一膘，转身退入松林。三名白衣男子怪声呼啸，驱赶青蛇，只是下颏疼痛，口中发出来的啸声不免夹上了些“咿咿啊啊”，模糊不清。群蛇犹似一片细浪，涌入松林中去了，片刻间退得干干净净，只留下满地亮晶晶的粘液。

黄蓉道：“七公，我从没见过这许多蛇，是他们养的么？”洪七公不即回答，从葫芦里骨嘟骨嘟的喝了几口酒，用衣袖在额头抹了一下汗，呼了口长气，连说：“好险！好险！”郭靖和黄蓉齐问：“怎么？”

洪七公道：“这些毒蛇虽然暂时被我阻拦了一下，要是真的攻将过来，这几千几万条毒蛇犹似潮水一般，又哪里阻挡得住？幸好这几个家伙年轻不懂事，不知道老叫化的底细，给我一下子就吓倒了。倘若老毒物亲身来到，你们两个娃娃可就惨了。”黄蓉道：“咱们挡不住，逃啊。”洪七公笑道：“老叫化虽不怕他，可是你们两个娃娃想逃，又怎逃得出老毒物的手掌？”黄蓉道：“那人的叔叔是谁？这样厉害。”洪七公道：“哈，他不厉害？‘东邪、西毒、南帝、北丐、中神通’。你爹爹是东邪、那欧阳锋便是西毒了。武功天下第一的王真人已经逝世，剩下我们四个大家半斤八两，各有所忌。你爹爹厉害不厉害？我老叫化的本事也不小罢？”

黄蓉“嗯”了一声，心下暗自琢磨、过了一会，说道：“我爹爹好好的，干吗称他‘东邪’？这个外号，我不喜欢。”洪七公笑道：“你爹爹自己可挺喜欢呢。他这人古灵精怪，旁门左道，难道不是邪么？要讲武功，终究全真教是正宗，这个我老叫化是心服口服的。”向郭靖道：“你学过全真派的内功，是不是？”

郭靖道：“马钰马道长传过弟子两年。”洪七公道：“这就是了，否则你短短一个多月，怎能把我的‘降龙十八掌’练到这样的功力。”

黄蓉又问：“那么‘南帝’是谁？”洪七公道：“南帝，自然是皇帝。”郭靖与黄蓉都感诧异。黄蓉道：“临安的大宋皇帝？”洪七公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几临安那皇帝小子的力气，刚够端起一只金饭碗吃饭，两只碗便端不起了。不是大宋皇帝！那位‘南帝’功夫之强，你爹爹和我都忌他三分，南火克西金，他更是老毒物欧阳锋的克星。”郭靖与黄蓉听得都不大了然，又见



洪七公忽然呆呆出神，也就不敢多问。

洪七公望着天空，皱眉思索了好一阵，似乎心中有个极大难题，过了一会，转身入店。只听得嗤得一声，他衣袖被门旁一只小铁钉挂住，撕破了一道大缝，黄蓉叫道：“啊！”洪七公却茫如未觉。黄蓉道：“我给你补。”去向客店老板娘借了针线，要来给他缝补衣袖上的裂口。

洪七公仍在出神，见黄蓉手中持针走近，突然一怔，夹手将针夺过，奔出门外。郭靖与黄蓉都感奇怪，跟着追出，只见他右手一挥，微光闪动，缝针已激射而出。

黄蓉的目光顺着那针去路望落，只见缝针插在地下，已钉住了一只蚱蜢，不由得拍手叫好。洪七公脸现喜色，说道：“行了，就是这样。”郭靖与黄蓉怔怔的望着他。洪七公道：“欧阳锋那老毒物素来喜爱饲养毒蛇毒虫，这一大群厉害的青蛇他都能指挥、如意，可真不容易。”顿了一顿，说道：“我瞧这欧阳小子不是好东西，见了他叔父必要挑拨是非，咱俩老朋友要是遇上，老叫化非有一件克制这些毒蛇的东西不可。”黄蓉拍手道：“你要用针将毒蛇一条条的钉在地下。”洪七公自了她一眼，微笑道：“你这女娃娃鬼灵精，人家说了上句，你就知道下句。”

黄蓉道：“你不是有药么？和了酒喷出去，那些毒蛇就不敢过来。”洪七公道：“这只能挡得一时。我要练一练‘满天花雨’的手法，瞧瞧这功夫用在钢针上怎样。几千几万条毒蛇涌将过来，老叫化一条条的来钉，待得尽数钉死，十天半月的耗将下来，老叫化可也饿死了，”郭黄二人一齐大笑。黄蓉道，“我给你买针去。”说着奔向市镇。洪七公摇头叹道：“靖儿，你怎不教她把聪明伶俐分一点儿给你？”郭靖道：“聪明伶俐？分不来的。”

过了一顿饭功夫，黄蓉从市镇回来，在菜篮里拿出两大包衣针来，笑道：“这镇上的缝衣针都给我搜清光啦，明儿这儿的男人都得给他们媳妇唠叨个死。”郭靖道：“怎么？”黄蓉道，“骂他们没用啊！怎么到镇上连一口针也买不到。”洪七公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究竟还是老叫化聪明，不娶媳妇儿，免得受娘儿们折磨。来，来，来，咱们练功夫去。你这两个娃娃，不是想要老叫化传授这套暗器手法，能有这么起劲么？”黄蓉一笑，跟在他的身后。

郭靖却道：“七公，我不学啦。”七公奇道：“于吗？”郭靖道：“你老人家教了我这许多功夫，我一时也练不了。”洪七公一怔，随即会意，知他不肯贪多，自己已说过不能再教武功，这时遇上一件突兀之事因而不得不教，那么承受的人不免有些因势适会、乘机取巧的意思，点了点头，拉了黄蓉的手道：“咱们练去。”郭靖自在后山练他新学的降龙十五掌，愈自究习，愈觉掌法中变化精微，似乎永远体会不尽。

又过了十来天，黄蓉已学得了“满天花雨掷金针”的窍要，一手挥出，十多枚衣针能同时中人要害，只是一手暗器要分打数人的功夫，却还未能学会。

这一日洪七公一把缝衣针掷出，尽数钉在身前两丈外地下，心下得意，仰天大笑，笑到中途突然止歇，仍是抬起了头，呆呆思索，自言自语：“老毒物练这蛇阵是何用意？”

黄蓉道：“他武功既已这样高强，要对付旁人，也用不着甚么蛇阵了。”洪七公点头道：“不错，那自是用来对付东邪、南帝、和老叫化的。丐帮和全真教都是人多势众，南帝是帝皇之尊，手下官兵侍卫更是不计其数。你爹爹学问广博，奇门遁甲，变化莫测，仗着地势之便，一个人抵得数十人。那

老毒物单打独斗，不输于当世任何一人，但若是大伙儿一拥齐上，老毒物孤家寡人，那便不行了。”黄蓉道：“因此上他便养些毒物来作帮手。”洪七公叹道：“我们叫化子捉蛇养蛇，本来也是吃饭本事，捉得十七八条蛇儿，晚上赶出去放牧，让蛇儿自行捉蛤蟆田鸡，已经是很不容易了。哪知道老毒物竟有这门功夫，一赶便赶得几千条，委实了不起。蓉儿，这门功夫定是花上老毒物无数时光心血，他可不是拿来玩儿的。”黄蓉道：“他这般处心积虑，自然不怀好意，幸好他侄儿不争气，为了卖弄本事，先泄了底。”洪七公点头道：“不错，这欧阳小子浮躁轻佻，不成气候，老毒物不知另外还有传人没有？这些青蛇，当然不能万里迢迢的从西域赶来，定是在左近山中收集的。说那欧阳小子卖弄本事，也未必尽然，多半他另有图谋。”黄蓉道：“那一定不是好事。幸得这样，让咱们见到了，你老人家便预备下对付蛇阵的法子，将来不致给老毒物打个措手不及。”

洪七公沉吟道：“但若他缠住了我，使我腾不出手来掷针，却赶了这成千成万条毒蛇围将上来，那怎么办？”黄蓉想了片刻，也觉没有法子，说道：“那你老人家只好三十六着了！”洪七公笑道：“呸，没出息！撒腿转身，拔步便跑，那算是甚么法子？”

隔了一会，黄蓉忽道：“这可想到了，我倒真的有个好法子。”洪七公喜道：“甚么法子？”黄蓉道：“你老人家只消时时把我们二人带在身边。遇上老毒物之时，你跟老毒物打，靖哥哥跟他侄儿打，我就将缝衣针一把又一把的掷出去杀蛇。只不过靖哥哥只学了‘降龙十八掌’，多半打不过那个笑嘻嘻的坏蛋。”洪七公瞪眼道：“你才是笑嘻嘻的小坏蛋，一心只想为你的靖哥哥骗我那三掌。凭郭靖这小子的人品心地，我传齐他十八掌本来也没甚么。可是这么一来，他岂不是成了老叫化的弟子？这人资质太笨，老叫化有了这样的笨弟子，给人笑话，面上无光！”

黄蓉嘻嘻一笑，说道：“我买菜去啦！”知道这次是再也留洪七公不住了，与他分手在即，在市镇上加意选购菜料，要特别精心的做几味美看来报答。她左手提了菜篮，缓步回店，右手不住向空虚掷，练习“满天花雨”的手法。

将到客店，忽听得鸾铃声响，大路上一匹青骢马急驰而来，一个素装女子骑在马上，奔到店前，下马进屋。黄蓉一看，正是杨铁心的义女穆念慈，想起此女与郭靖有婚姻之约，心中一酸，站在路旁不禁呆呆出神。寻思：“这姑娘有甚么好？靖哥哥的六个师父和全真派牛鼻子道士却都逼他娶她为妻。”越想越恼，心道：“我去打她一顿出出气。”

当下提了菜篮走进客店，只见穆念慈坐在一张方桌之旁，满怀愁容，店伴正在问她要吃甚么。穆念慈道：“你给煮一碗面条，切四两熟牛肉。”店伴答应着去了。黄蓉接口道：“熟牛肉有甚么好吃？”

穆念慈抬头见到黄蓉，不禁一怔，认得她便是在中都与郭靖一同出走的姑娘，忙站起身来，招呼道：“妹妹也到了这里？请坐罢。”黄蓉道：“那些臭道士啦、矮胖子啦、脏书生啦，也都来了么？”穆念慈道：“不，是我一个人，没和丘道长他们在一起。”

黄蓉对丘处机等本也颇为忌惮，听得只有她一人，登时喜形于色，笑眯眯的上下打量，只见她足登小靴，身上穿孝，鬓边插了一朵白绒花，面容比上次相见时已大为清减，但一副楚楚可怜的神态，似乎更见俏丽，又见她腰间插着一柄匕首，心念一动：“这是靖哥哥的父亲与她父亲给他们订亲之物。”

当下说道：“姊姊，你那柄匕首请借给我看看。”

这匕首是包惜弱临死时从身边取出来的遗物，杨铁心夫妇双双逝世，匕首就归了穆念慈。这时她眼见黄蓉神色诡异，本待不与，但黄蓉伸出了手走到跟前，倒也无法推托，只得解下匕首，连鞘递过。

黄蓉接过后先看剑柄，只见上面刻着“郭靖”两字，心中一凛，暗道：“这是靖哥哥之物，怎能给她？”拔出鞘来，但觉寒气扑面，暗赞一声：“好剑！”还剑入鞘，往怀中一放，道：“我去还给靖哥哥。”

穆念慈怔道：“甚么？”黄蓉道：“匕首柄上刻着‘郭靖’两字，自然是他的东西，我拿去还给他。”穆念慈怒道：“这是我父母唯一的遗物，怎能给你？快还我。”说着站起身来。黄蓉叫道：“有本事就来拿！”说着便奔出店门。她知洪七公在前面松林睡觉，郭靖在后面山坳里练掌，当下向左奔去。穆念慈十分焦急，只怕她一骑上红马，再也追赶不上，大声呼唤，飞步追来。

黄蓉绕了几个弯，来到一排高高的槐树之下，眼望四下无人，停了脚步，笑道：“你赢了我，马上就还你。咱们来比划比划，不是比武招亲，是比武夺剑。”穆念慈脸上一红，说道：“妹妹，你别开玩笑。我见这匕首如见义父，你拿去干吗？”

黄蓉脸一沉，喝道：“谁是你的妹妹？”身法如风，突然欺到穆念慈身旁，鹰的就是一掌。穆念慈闪身欲躲，可是黄蓉家传“落英神剑掌”变化精妙，拍拍两下，肋下一阵剧痛，已是中了两下。穆念慈大怒，向左窜出，回身飞掌打来，却也迅猛之极。黄蓉叫道：“这是‘逍遥拳’，有甚么希奇？”

穆念慈听她叫破，不由得一惊，暗想：“这是洪七公当年传我的独门武功，她又怎会知道？”只见黄蓉左掌回击，右拳直攻，三记招数全是“逍遥拳”的拳路，更是惊讶，一跃纵出数步，叫道：“且住。这拳法是谁传你的？”黄蓉笑道：“是我自己想出来的。这种粗浅功夫，有甚么希罕？”语音甫毕，又是“逍遥拳”中的两招“沿门托钵”和“见人伸手”，连绵而上。

穆念慈心中愈惊，以一招“四海遨游”避过，问道：“你识得洪七公公？”黄蓉笑道：“他是我的老朋友，当然识得。你用他教你的本事，我只用我自己的功夫，看我胜不胜得了你。”她咕咕咯咯的连笑带说，出手却是越来越快，已不再是“逍遥拳”拳法。

黄蓉的武艺是父亲亲授，原本就远胜穆念慈，这次又经洪七公指点，更是精进，穆念慈哪里抵挡得住？这时要想舍却匕首而转身逃开，也已不能，只见对方左掌忽起，如一柄长剑般横削而来，掌风虎虎，极为锋锐，急忙侧身闪避，忽觉后颈一麻，原来已被黄蓉用“兰花拂穴手”拂中了后颈椎骨的“大椎穴”，这是人身手足三阳督脉之会，登时手足酸软。黄蓉踏上半步，伸手又在她右腰下“志室穴”戳去，穆念慈立时栽倒。

黄蓉拔出匕首，嗤嗤嗤嗤，向她左右脸蛋边连刺十余下，每一下都从颊边擦过，间不逾寸。穆念慈闭目待死，只感脸上冷气森森，却不觉痛，睁开眼来，只见一匕首戳将下来，眼前青光一闪，那匕首已从耳旁滑过，大怒喝道：“你要杀便杀，何必戏弄？”黄蓉道：“我和你无仇无怨，干吗要杀你？你只须依了我立一个誓，这便放你。”

穆念慈虽然不敌，一口气却无论如何不肯输了，厉声喝道：“你有种就把姑娘杀了，想要我出言哀求，乘早别做梦。”黄蓉叹道：“这般美貌的一位大姑娘，年纪轻轻就死，实在可惜。”穆念慈闭住双眼，给她来个充耳不

闻。

隔了一会，黄蓉轻声道：“靖哥哥是真心同我好的，你就是嫁了给他，他也不会喜欢你。”穆念慈睁开眼来，问道：“你说甚么？”黄蓉道：“你不肯立誓也罢，反正他不会娶你，我知道的。”穆念慈奇道：“谁真心同你好？你说我要嫁谁？”黄蓉道：“靖哥哥啊，郭靖。”穆念慈道：“啊，是他。你要我立甚么誓？”黄蓉道：“我要你立个重誓，不管怎样，总是不嫁他。”穆念慈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就是用刀架在我脖子里，我也不能嫁他。”

黄蓉大喜，问道：“当真？为甚么啊？”穆念慈道：“我义父虽有遗命，要将我许配给郭世兄，其实……其实……”放低了声音说道：“义父临终之时，神智胡涂了，他忘了早已将我许配给旁人了啊。”

黄蓉喜道：“啊，真对不住，我错怪了你。”忙替她解开穴道，并给她按摩手足上麻木之处，同时又问：“姊姊，你已许配给了谁？”穆念慈红晕双颊，轻声道：“这人你也见过的。”黄蓉侧了头想了一阵，道：“我见过的？哪里还有甚么男子，配得上姊姊你 这般人材？”穆念慈笑道：“天下男子之中，就只你的靖哥哥一个最好了？”

黄蓉笑问：“姊姊，你不肯嫁他，是嫌他太笨么？”穆念慈道：“郭世兄哪里笨了？他天性淳厚，侠义为怀，我是佩服得紧的。他对我爹爹、对我都很好。当日他为了我的事而打抱不平，不顾自己性命，我实在感激得很。这等男子，原是世间少有。”

黄蓉心里又急了，忙问：“怎么你说就是刀架在脖子里，也不能嫁他？”穆念慈见她问得天真，又是一往情深，握住了她手，缓缓说道：“妹子，你心中已有了郭世兄，将来就算遇到比他人品再好 道千倍万倍的人，也不能再移爱旁人，是不是？”黄蓉点头道：“那自然，不过不会有比他更好的人。”穆念慈笑道：“郭世兄要是听到你这般夸他，心中可不知有多喜欢了……那天爹爹带了我在北京比武招亲，有人打胜了我……”黄蓉抢着道：“啊，我知道啦，你的心上人是小王爷完颜康。”

穆念慈道：“他是王爷也好，是乞儿也好，我心中总是有了他。他是好人也罢，坏蛋也罢，我总是他的人。”她这几句话说得很轻，但语气却十分坚决。黄蓉点了点头，细细体会她这几句话，只觉自己对郭靖的心思也是如此，穆念慈便如是代自己说出了心中的话一般。两人双手互握，并肩坐在槐树之下，霎时间只觉心意相通，十分投机。

黄蓉想了一下，将匕首还给她，道：“姊姊，还你。”穆念慈不接，道：“这是你靖哥哥的，该归你所有。匕首上刻着郭世兄的名字，我每天……每天带在身边，那也不好。”

黄蓉大喜，将匕首放入怀中，说道：“姊姊，你真好。”要待回送她一件甚么贵重的礼物，一时却想不起来，问道：“姊姊，你一人南来有甚么事？可要妹子帮你么？”穆念慈脸上一红，低头道：“那也没甚么要紧事。”黄蓉道：“那么我带你去见七公去。”穆念慈喜道：“七公在这里？”

黄蓉点点头，牵了她手站起来，忽听头顶树枝微微一响，跌下一片树皮来，只见一个人影从一棵棵槐树顶上连续跃过，转眼不见，瞧背影正是洪七公。

黄蓉拾起树皮一看，上面用针划着几行字：“两个女娃这样很好。蓉儿再敢胡闹，七公打你老大耳括子。”下面没有署名，只划了一个葫芦。黄蓉知是七公所书，不由得脸上一红，心想刚才我打倒穆姊姊要她立誓，可都让

七公瞧见啦。

两人来到松林，果已不见洪七公的踪影。郭靖却已回到店内。他见穆念慈忽与黄蓉携手而来，大感诧异，忙问：“穆世姊，你可见到我的师父们么？”穆念慈道：“我与尊师们一起从中都南下，回到山东，分手后就没再见过。”郭靖道：“我师父们都好罢？”穆念慈微笑道：“郭世兄放心，他们并没给你气死。”

郭靖很是不安，心想几位师父定是气得厉害，登时茶饭无心，呆呆出神。穆念慈却向黄蓉询问怎样遇到洪七公的事。

黄蓉一一说了。穆念慈叹道：“妹子你就这么好福气，跟他老人家聚了这么久，我想再见他一面也不可得。”黄蓉安慰她道：“他暗中护着你呢，刚才要是我真的伤你，他老人家难道会不出手救你么？”穆念慈点头称是。

郭靖奇道：“蓉儿，甚么你真的伤了穆世姊？”黄蓉忙道：“这个可不能说。”穆念慈笑道：“她怕……怕我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却也有点害羞。

黄蓉伸手到她腋下呵痒，笑道：“你敢不敢说？”穆念慈伸了伸舌头，摇头道：“我怎么敢？要不要我立个誓？”黄蓉啐了她一口，想起刚才逼她立誓不嫁郭靖之事，不禁晕红了双颊。郭靖见她两人相互间神情亲密，也感高兴。

吃过饭后，三人到松林中散步闲谈，黄蓉问起穆念慈怎样得洪七公传授武艺之事。穆念慈道：“那时候我年纪还小，有一日跟了爹爹去到汴梁。我们住在客店里，我在店门口玩儿，看到两个乞丐躺在地下，身上给人砍得血淋淋的，很是可怕。大家都嫌脏，没人肯理他们……”黄蓉接口道：“啊，是啦，你一定好心，给他们治伤。”

穆念慈道：“我也不会治甚么伤，只是见着可怜，扶他们到我和爹爹的房里，给他们洗干净创口，用布包好。后来爹爹从外面回来，说我这样干很好，还叹了几口气，说他从前的妻子也是这样好心肠。爹给了他们几两银子养伤，他们谢了去了。过了几个月，我们到了信州，忽然又遇到那两个乞丐，那时他们伤势已全好啦，引我到一所破庙去，见到了洪七公老人家。他夸奖我几句，教了我那套逍遥拳法，教了三天教会了。第四天止我再上那破庙去，他老人家已经走啦，以后就始终没见到他过。”

黄蓉道：“七公教的本事，他老人家不许我们另传别人。我爹爹教的武功，姊姊你要是愿学，咱们就在这里耽十天半月，我教给你几套。”她既知穆念慈决意不嫁郭靖，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登时落地，觉得这位穆姊姊真是大大的好人，又得她赠送匕首，只盼能对她有所报答。穆念慈道：“多谢妹子好意，只是现下我有一件急事要办，抽不出空，将来嘛，妹子就算不说教我，我也是会来求你的。”黄蓉本想问她有甚么急事，但瞧她神色，此事显是既不欲人知，也不愿多谈，当下缩口不问，心想：“她模样儿温文腴腆，心中的主意可拿得真定。她不愿说的事，总是问不出来的。”

午后未时前后，穆念慈匆匆出店，傍晚方回。黄蓉见她脸有喜色，只当不知。用过晚饭之后，二女同室而居。黄蓉先上了炕，偷眼看她以手支颐，在灯下呆呆出神，似是满腹心事，于是闭上了眼，假装睡着。过了一阵，只见她从随身的小包裹中取出一块东西来，轻轻在嘴边亲了亲，拿在手里怔怔的瞧着，满脸是温柔的神色。黄蓉从她背后望去，见是一块绣帕模样的缎子，上面用彩线绣着甚么花样。突然间穆念慈急转转身，挥绣帕在空中一扬，黄蓉吓得连忙闭眼，心中突突乱跳。

只听得房中微微风响，他眼睁一线，却见穆念慈在炕前回旋来去，虚拟出招，绣帕却已套在臂上，原来是半截撕下来的衣袖。她斗然而悟：“那日她与小王爷比武，这是从他锦袍上扯下的。”但见穆念慈嘴角边带着微笑，想是在回思当日的情景，时而轻轻踢出一脚，隔了片刻又打出一拳，有时又眉毛上扬、衣袖轻拂，俨然是完颜康那副又轻薄又傲慢的神气。她这般陶醉了好一阵子，走向炕边。

黄蓉双目紧闭，知道她是在凝望着自己，过了一会，只听得她叹道：“你好美啊！”突然转身，开了房门，衣襟带风，已越墙而出。

黄蓉好奇心起，急忙跟出，见她向西疾奔，当下展开轻功跟随而去。她武功远在穆念慈之上，不多时已然追上，相距十余丈时放慢脚步，以防被她发觉。只见她直奔市镇，入镇后跃上屋顶，四下张望，随即扑向南首一座高楼。

黄蓉日日上镇买菜，知是当地首富蒋家的宅第，心想：“多半穆姊妹没银子使了，来找些零钱。”转念甫毕，两人已一前一后的来到蒋宅之旁。

黄蓉见那宅第门口好生明亮，大门前挂着两盏大红灯笼，灯笼上写着“大金国钦使”五个扁扁的金字，灯笼下四名金兵手持腰刀，守在门口。她曾多次经过这所宅第，却从未见过这般情状。心想：“她要盗大金国钦使的金银，那可好得很啊，待她先拿，我也来跟着顺手发财。”当下跟着穆念慈绕到后院，一齐静候片刻，又跟着她跃进墙去，里面是座花园，见她在花木假山之间躲躲闪闪的向前寻路，便亦步亦趋的跟随在后。只见东边厢房中透出烛光，纸窗上映出一个男子的黑影，似在房中踱来踱去。

穆念慈缓缓走近，双目盯住这个黑影，凝立不动。过了良久，房中那人仍在来回踱步，穆念慈也仍是呆望着黑影出神。

黄蓉可不耐烦了，暗道，“穆妹妹做事这败不爽快，闯进去点了他的穴这便是，多瞧他干么？”当下绕到厢房的另一面，心道：“我给她代劳罢，将这人点倒之后自己躲了起来，叫她大吃一惊。”正待揭窗而入，忽听得厢房门呀的一声开了，一人走进房去，说道：“禀报大人，刚才驿马送来禀帖，南朝迎接钦使的段指挥使明后天就到。里面那人点点头，“嗯”了一声，禀告的人又出去了。

黄蓉心道：“原来房里这人便是金国钦使，那么穆姊姊必是另有图谋，倒不是为了盗银动物，我可不能鲁莽了。”用手指甲沾了点唾沫，在最低一格的窗纸上沾湿一痕，刺破一条细缝，凑右眼往内一张，竟然大出意料之外，原来里面那男子锦袍金冠，正是小王爷完颜康。只见他手中拿着一条黑黝黝之物，不住抚摸，来回走动，眼望屋顶，似是满腹心事，等他走近烛火时，黄蓉看得清楚，他手中握着的却是一截铁枪的枪头，枪尖已起铁锈，枪头下连着尺来长的折断枪杆。

黄蓉不知这断枪头是他生父杨铁心的遗物，只道与穆念慈有关，暗暗好笑：“你两人一个挥舞衣袖出神，一个抚摸枪头相思，难道咫尺之间，竟是相隔犹如天涯么？”不由得咯的一声，笑了出来。

完颜康立时惊觉，手一挥，搧灭了烛光，喝问：“是谁？”

这时黄蓉已抢到穆念慈身后，双手成圈，左掌自外向右，右掌自上而下，一抄一带，虽然使力甚轻，但双手都落在穆念慈要穴所在，登时使她动弹不得，这是七十二把擒拿手中的逆拿之法，穆念慈待要抵御，已自不及。黄蓉笑道：“姊姊别慌，我送你见心上人去。”

完颜康打开房门，正要抢出，只听一个女子声音笑道：“是你心上人来啦，快接着。”完颜康问道：“甚么？”一个温香柔软的身体已抱在手里，刚呆一呆，头先说话的那女子已跃上墙头，笑道：“姊姊，你怎么谢我？”只听得银铃般的笑声逐渐远去，怀中的女子也已挣扎下地。

完颜康大惑不解，只怕她伤害自己，急退几步，问道：“是谁？”穆念慈低声道：“你还记得我么？”完颜康依稀认得她声音，惊道：“是……是穆姑娘？”穆念慈道：“不错，是我。”完颜康道：“还有谁跟你同来？”穆念慈道：“刚才是我那个淘气的朋友，我也不知她竟偷偷的跟了来。”

完颜康走进房中，点亮了烛火，道：“请进来。”穆念慈低头进房，挨在一张椅子上坐了，垂头不语，心中突突乱跳。

完颜康在烛光下见到她一副又惊又喜的神色，脸上白里泛红，少女羞态十分可爱，不禁怦然心动，柔声道：“你深夜来找我有什么事？”穆念慈低头不答。完颜康想起亲主父母的修死，对她油然而生怜惜之念，轻声道：“你爹爹已亡故了，你以后便住在我家罢，我会当你亲妹子一般看待。”穆念慈低着头道：“我是爹爹的义女，不是他亲生的……”

完颜康恍然而悟：“她是对我说，我们两人之间并无血统渊源。”伸手去握住她的右手，微微一笑。穆念慈满脸通红，轻轻一挣没挣脱，也就任他握着，头却垂得更低了。完颜康心中一荡，伸出左臂去搂住了她的肩膀，在她耳边低声道：“这是我第三次抱你啦。第一次在比武场中，第二次刚才在房门外头。只有现今这一次，才只咱俩在一起，没第三个人在旁。”穆念慈“嗯”了一声，心里感到甜美舒畅，实是生平第一遭经历。

完颜康闻到她的幽幽少女香气，又感到她身子微颤，也不觉心魂俱醉，过了一会，低声道：“你怎会找到我的？”穆念慈道：“我从京里一直跟你到这里，晚晚都望着你窗上的影子，就是不敢……”

完颜康听她深情如斯，大为感动，低下头去，在她脸颊上吻了一吻，嘴唇所触之处，犹如火烫，登时情热如沸，紧紧搂住了她，深深长吻，过了良久，方才放开。

穆念慈低声道：“我没爹没娘，你别……别抛弃我。”完颜康将她搂在怀里，缓缓抚摸着她的秀发，说道：“你放心！我永远是你的人，你永远是我的人，好不好？”穆念慈满心欢悦，抬起头来，仰望着完颜康的双目，点了点头。

完颜康见她双颊晕红，眼波流动，哪里还把待得住，吐一口气，吹灭了烛火，抱起她走向床边，横放在床，左手搂住了，右手就去解她衣带。

穆念慈本已如醉如痴，这时他火热的手抚摸到自己肌肤，蓦地惊觉，用力挣脱了他的怀抱，滚到里床，低声道：“不，不能这样。”完颜康又抱住了她，道：“我一定会娶你，将来如我负心，教我乱刀分尸，不得好死。”穆念慈伸手按住他嘴，道：“别立誓，我信得你。”完颜康紧紧搂住了她。颤声道：“那么你就依我。”穆念慈央求道：“别……别……”完颜康情热如火，强去解她衣带。

穆念慈双手向外格出，使上了五成真力。完颜康哪料到她会在这当儿使起武功来，双手登时被她格开。穆念慈跃下地来，抢过桌上的铁枪枪头，对准了自己胸膛，垂泪道：“你再逼我，我就死在你面前。”

完颜康满腔情欲立时化为冰冷，说道：“有话好好的说，何必这样？”

穆念慈道：“我虽是个飘泊江湖的贫家女子，可不是低三下四、不知自

爱之人。你如真心爱我，须当敬我重我。我此生决无别念，就是钢刀架颈，也决意跟定了你。将来……将来如有洞房花烛之日，自然……自能如你所愿。但今日你若想轻贱于我，有死而已。”这几句话虽说得极低，但斩钉截铁，没丝毫犹疑。

完颜康暗暗起敬，说道：“妹子你别生气，是我的不是。”当即下床，点亮了烛火。

穆念慈听他认错，心肠当即软了，说道：“我在临安府牛家村我义父的故居等你，随你甚么时候……央媒前来。”顿了一顿，低声道：“你一世不来，我等你一辈子罢啦。”这时完颜康对她又敬又爱，忙道：“妹子不必多疑，我公事了结之后，自当尽快前来亲迎。此生此世，决不相负。”

穆念慈嫣然一笑，转身出门。完颜康叫道：“妹子别走，咱们再说一会话儿。”穆念慈回头挥了挥手，足不停步的走了。

完颜康目送她越墙而出，怔怔出神，但见风拂树梢，数星在天，回进房来，铁枪上泪水未干，枕裳间温香犹在，回想适才之事，真似一梦。只见被上遗有几茎秀发，是她先前挣扎时落下来的，完颜康捡了起来，放入了荷包。他初时与她比武，原系一时轻薄好事，绝无缔姻之念，哪知她竟从京里一路跟随自己，每晚在窗外瞧着自己影子，如此款款深情，不由得大为所感，而她持身清白，更是令人生敬，不由得一时微笑，一时叹息，在灯下反复思念，颠倒不已。

太湖群盗的船队与官船渐渐驶近，一会儿叫骂声、呼叱声、兵刃相交声、身子落水声，不断从远处隐隐传来。又过一会，官船火起，烈焰冲天，映得湖水都红了。



### 第十三回 五湖废人

黄蓉回到客店安睡，自觉做了一件好事，心中大为得意，一宵甜睡，次晨对郭靖说了。郭靖本为这事出过许多力气，当日和完颜康打得头破血流，便是硬要他和穆念慈成亲，这时听得他二人两情和谐，心下也甚高兴，更高兴的是，丘处机与江南六怪从今而后，再也无法逼迫自己娶穆念慈为妻了。两人在客店中谈谈讲讲，吃过中饭，穆念慈仍未回来。黄蓉笑道：“不用等她了，咱们去罢。”回房换了男装。

两人到市镇去买了一匹健驴代步，绕到那蒋家宅第门前，见门前“大金国钦使”的灯笼等物已自撤去，想是完颜康已经启程，穆念慈自也和他同去了。

两人沿途游山玩水，沿着运河南下，这一日来到宜兴。那是天下闻名的陶都，青山绿水之间掩映着一堆堆紫砂陶坯，另有一番景色。

更向东行，不久到了太湖边上。那太湖襟带三州，东南之水皆归于此，周行五百里，古称五湖。郭靖从未见过如此大水，与黄蓉携手立在湖边，只见长天远波，放眼皆碧，七十二峰苍翠，挺立于三万六千顷波涛之中，不禁仰天大叫，极感喜乐。

黄蓉道：“咱们到湖里玩去。”找到湖畔一个渔村，将驴马寄放在渔家，借了一条小船，荡桨划入湖中。离岸渐远，四望空阔，真是莫知天地之在湖海，湖海之在天地。

黄蓉的衣襟头发在风中微微摆动，笑道：“从前范大夫载西施泛于五湖，真是聪明，老死在这里，岂不强于做那劳什子的官么？”郭靖不知范大夫的典故，道：“蓉儿，你讲这故事给我听。”黄蓉于是将范蠡怎么助越王勾践报仇复国、怎样功成身退而与西施归隐于太湖的故事说了，又述说伍子胥与文种却如何分别为吴王、越王所杀。

郭靖听得发了呆，出了一会神，说道：“范蠡当然聪明，但像伍子胥与文种那样，到死还是为国尽忠，那是更加不易了。”黄蓉微笑：“不错，这叫做‘国有道，不变塞焉，强者矫；国无道，至死不变，强者矫。’”郭靖问道：“这两句话是甚么意思？”黄蓉道：“国家政局清明，你做了大官，但不变从前的操守；国家朝政腐败，你宁可杀身成仁，也不肯亏了气节，这才是响当当的好男儿大丈夫。”郭靖连连点头，道：“蓉儿，你怎想得这么好的道理出来？”黄蓉笑道：“啊哟，我想得出，那不变了圣人？这是孔夫子的话。我小时候爹爹教我读的。”郭靖叹道：“有许许多多事情我老是想不通，要是多读些书，知道圣人说过的道理，一定就会明白啦。”

黄蓉道：“那也不尽然。我爹爹常说，大圣人的话，有许多是全然不通的。我见爹爹读书之时，常说：‘不对，不对，胡说八道，岂有此理！’有时说：‘大圣人，放狗屁！’”郭靖听得笑了起来。黄蓉又道：“我花了不少时候去读书，这当儿却在懊悔呢，我若不是样样都想学，磨着爹爹教我读书画画、奇门算数诸般玩意儿，要是一直专心学武，那咱们还怕甚么梅超风、梁老怪呢？不过也不要紧，靖哥哥，你学会了七公的‘降龙十八缺三掌’之后，也不怕那梁老怪了。”郭靖摇头道：“我自己想想，多半还是不成。”黄蓉笑道：“可惜七公说走便走，否则的话，我把他的打狗棒儿偷偷藏了起来，要他教了你那余下的三掌，才把棒儿还他。”

郭靖忙道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。我能学得这十五掌，早已心满意足，怎

能跟七公他老人家这般胡闹？”

两人谈谈说说，不再划桨，任由小舟随风飘行，不觉已离岸十余里，只见数十丈外一时扁舟停在湖中，一个渔人坐在船头垂钓，船尾有个小童。黄蓉指着那渔舟道，“烟波浩淼，一竿独钓，真像是一幅水墨山水一般。”郭靖问道：“甚么叫水墨山水？”黄蓉道：“那便是只用黑墨，不着颜色的图画。”郭靖放眼但见山青水绿，天蓝云苍，夕阳橙黄，晚霞桃红，就只有黑墨般的颜色，摇了摇头，茫然不解其所指。

黄蓉与郭靖说了一阵子话，回过头来，见那渔人仍是端端正正的坐在船头，钓竿钓丝都是纹丝不动。黄蓉笑道：“这人耐心倒好。”

一阵轻风吹来，水波泊泊的打在船头，黄蓉随手荡桨，唱起歌来：“放船千里凌波去，略为吴山留顾。云屯水府，涛随神女，九江东注。北客翩然，壮心偏感，年华将暮。念伊蒿旧隐，巢由故友，南柯梦，遽如许！”唱到后来，声音渐转凄切，这是一首《水龙吟》词，抒写水上泛舟的情怀。她唱了上半阙，歇得一歇。

郭靖见她眼中隐隐似有泪光，正要她解说歌中之意，忽然湖上飘来一阵苍凉的歌声，曲调和黄蓉所唱的一模一样，正是这首《水龙吟》的下半阙：“回首妖氛未扫，问人间英雄何处？奇谋复国，可怜无用，尘昏白扇。铁锁横江，锦帆冲浪，孙郎良苦。但愁敲桂棹，悲吟梁父，泪流如雨。”远远望去，唱歌的正是那个垂钓的渔父。歌声激昂排宕，甚有气概。

郭靖也不懂二人唱些甚么，只觉倒也都很好听。黄蓉听着歌声，却呆呆出神。郭靖问道：“怎么？”黄蓉道：“这是我爹爹平日常唱的曲子，想不到湖上的一个渔翁竟也会唱。咱们瞧瞧去。”两人划桨过去，只见那渔人也收了钓竿，将船划来。

两船相距数丈时，那渔人道：“湖上喜遇佳客，请过来共饮一杯如何？”黄蓉听他吐属风雅，更是暗暗称奇，答道：“只怕打扰长者。”那渔人笑道：“嘉宾难逢，大湖之上萍水邂逅，更足畅人胸怀，快请过来。”数桨一扳，两船已经靠近。

黄蓉与郭靖将小船系在渔舟船尾，然后跨上渔舟船头，与那渔人作揖见礼。那渔人坐着还礼，说道：“请坐。在下腿上有病，不能起立，请两位恕罪。”郭靖与黄蓉齐道：“不必客气。”两人在渔舟中坐下，打量那渔翁时，见他约莫四十左右年纪，脸色枯瘦，似乎身患重病，身材甚高，坐着比郭靖高出了半个头。船尾一个小童在煨炉煮酒。

黄蓉说道：“这位哥哥姓郭。晚辈姓黄，一时兴起，在湖中放肆高歌，未免有扰长者雅兴了。”那渔人笑道：“得聆清音，胸间尘俗顿消。在下姓陆。两位小哥今日可是初次来太湖游览吗？”郭靖道：“正是。”那渔人命小童取出下酒菜肴，斟酒劝客。四碟小菜虽不及黄蓉所制，味道也殊不俗，酒杯菜碟并皆精洁，宛然是豪门巨室之物。

三人对饮了两杯。那渔人道：“适才小哥所歌的那首《水龙吟》情致郁勃，实是绝妙好词。小哥年纪轻轻，居然能领会词中深意，也真难得。”黄蓉听他说话老气横秋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宋室南渡之后，词人墨客，无一不有家国之悲。”那渔人点头称是。黄蓉道：“张于湖的《六洲歌头》中言道：‘闻道中原，遗老常南望。翠葆霓旌。使行人到此，忠愤气填膺，有泪如倾。’也正是这个意思呢。”那渔人拍几高唱：“使行人到此，忠愤气填膺，有泪如倾。”连斟三杯酒，杯杯饮干。

两人谈起诗词，甚是投机。其实黄蓉小小年纪，又有甚么家国之悲？至于词中深意，更是难以体会，只不过从前听父亲说过，这时便搬述出来，言语中见解精到，颇具雅量高致，那渔人不住击桌赞赏。郭靖在一旁听着，全然不知所云。见那渔人佩服黄蓉，心下自是喜欢。又谈了一会，眼见暮霭苍苍，湖上烟雾更浓。

那渔人道：“舍下就在湖滨，不揣冒昧，想请两位去盘桓数日。”黄蓉道：“靖哥哥，怎样？”郭靖还未回答，那渔人道，“寒舍附近颇有峰峦之胜，两位反正是游山玩水，务请勿却。”郭靖见他说得诚恳，便道：“蓉儿，那么咱们就打扰陆先生了。”那渔人大喜，命僮儿划船回去。

到得湖岸，郭靖道：“我们先去还了船，还有两匹坐骑寄在那边。”那渔人微笑道：“这里一带朋友都识得在下，这些事让他去办就是。”说着向那僮儿一指。郭靖道，“小可坐骑性子很劣，还是小可亲自去牵的好。”那渔人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在下在寒舍恭候大驾。”说罢划桨荡水，一叶扁舟消失在垂柳深处。

那僮儿跟着郭靖黄蓉去还船取马，行了里许，向湖畔一家人家取了一艘大船，牵了驴马入船，请郭、黄二人都上船坐了。六名壮健船夫一齐扳桨，在湖中行了数里，来到一个水洲之前。在青石砌的码头上停泊。上得岸来，只见前面楼阁纡连，竟是好大一座庄院，过了一道大石桥，来到庄前。郭、黄两人对望了一眼，想不到这渔人所居竟是这般宏伟的巨宅。

两人未到门口，只见一个二十来岁的后生过来相迎，身后跟着五六名从仆。那后生道：“家父命小侄在此恭候多时。”郭、黄二人拱手谦谢，见他身穿熟罗长袍，面目与那渔人依稀相似，只是背厚膀宽，躯体壮健。郭靖道：“请教陆兄大号。”那后生道：“小侄贱字冠英，请两位直斥名字就是。”黄蓉道：“这哪里敢当？”三人一面说话，一面走进内厅。

郭靖与黄蓉见庄内陈设华美，雕梁画栋，极穷巧思，比诸北方质朴雄大的庄院另是一番气象。黄蓉一路看着庄中的道路布置，脸上微现诧异。

过了三进庭院，来到后厅，只听那渔人隔着屏风叫道：“快请进，快情进。”陆冠英道：“家父腿上不便，在东书房恭候。”三人转过屏风，只见书房门大开，那渔人坐在房内榻上。这时他已不作渔人打扮，穿着儒生衣巾，手里拿着一柄洁白的鹅毛扇，笑吟吟的拱手。郭、黄二人入内坐下，陆冠英却不敢坐，站在一旁。

黄蓉见书房中琳琅满目，全是诗书典籍，几上桌上摆着许多铜器玉器，看来尽是古物，壁上挂着一幅水墨画，画的是一个中年书生在月明之夜中庭伫立，手按剑柄，仰天长吁，神情寂寞。左上角题着一首词。

“昨夜寒蛩不住鸣。惊回千里梦，已三更。起来独自绕阶行。人悄悄，帘外月胧明。

白首为功名。旧山松竹老，阻归程。欲将心事付瑶筝，知音少，弦断有谁听？”

这词黄蓉曾由父亲教过，知道是岳飞所作的《小重山》，又见下款写着“五湖废人病中涂鸦”八字，想来这“五湖废人”必是那庄主的别号了。但见书法与图画中的笔致波磔森森，如剑如戟，岂但力透纸背，直欲破纸飞出一股。

陆庄主见黄蓉细观图画，问道：“老弟，这幅画怎样，请你品题品题。”黄蓉道：“小可斗胆乱说，庄主别怪。”陆庄主道：“老弟但说不妨。”黄

蓉道：“庄主这幅图画，写出了岳武穆作这首《小重山》词时壮志难伸、彷徨无计的心情。只不过岳武穆雄心壮志，乃是为国为民，‘白首为功名’这一句话，或许是避嫌养晦之意。当年朝中君臣都想与金人议和，岳飞力持不可，只可惜无人听他的。‘知音少，弦断有谁听？’这两句，据说是指此事而言，那是一番无可奈何的心情，却不是公然要和朝廷作对。庄主作画写字之时，却似是一腔愤激，满腔委曲，笔力固然雄健之极，但是锋芒毕露，像是要与大仇人挤个你死我活一般，只恐与岳武穆忧国伤时的原意略有不合。小可曾听人说，书画笔墨若是过求有力，少了圆浑蕴藉之意，似乎尚未能说是极高的境界。”

陆庄主听了这番话，一声长叹，神色凄然，半晌不语。

黄蓉见他神情有异，心想：“我这番话可说得直率了，只怕已得罪了他。但爹爹教这首《小重山》和书画之道时，确是这般解说的。”便道：“小可年幼无知，胡言乱道，尚请庄主恕罪。”

陆庄主一怔，随即脸露喜色，欢然道：“黄老弟说哪里话来？我这番心情，今日才被你看破，老弟真可说得是我生平第一知

己。至于笔墨过于剑拔弯张，更是我改不过来的大毛病。承老弟指教，甚是甚是。”回头对儿子道：“快命人整治酒席。”郭靖与黄蓉连忙辞谢，道：“不必费神。”陆冠英早出房去了。

陆庄主道：“老弟鉴赏如此之精，想是家学渊源，令尊必是名宿大儒了，不知名讳如何称呼。”黄蓉道：“小可懂得甚么，蒙庄主如此称许。家父在乡村设帐授徒，没没无名。”陆庄主叹道：“才人不遇，古今同慨。”

酒筵过后，回到书房小坐，又谈片刻，陆庄主道：“这里张公、善卷二洞，乃天下奇景，二位不妨在敝处小住数日，慢慢观赏。天已不早，两位要休息了罢？”

郭靖与黄蓉站起身来告辞。黄蓉正要出房，猛一抬头，忽见书房门楣之上钉着八片铁片，排作八卦形状，却又不似寻常的八卦那么排得整齐，疏疏落落，歪斜不称。她心下一惊，当下不动声色，随着庄丁来到客房之中。

客房中陈设精雅，两床相对，枕衾雅洁。庄丁送上香茗后，说道：“二位爷台要甚么，一拉床边这绳铃，我们就会过来。二位晚上千万别出去。”说罢退了出去，轻轻掩上了门。

黄蓉低声问道，“你瞧这地方有甚么蹊跷？他干么叫咱们晚上千万别出去？”郭靖道：“这庄子好大，庄里的路绕来绕去，也许是怕咱们迷了路。”黄蓉微笑道：“这庄子可造得古怪。你瞧这陆庄主是何等样人物？”郭靖道：“是个退隐的大官罢？”黄蓉摇头道：“这人必定会武，而且还是高手，你见到了他书房中的铁八卦么？”郭靖道：“铁八卦？那是甚么？”黄蓉道：“那是用来练劈空掌的家伙。爹爹教过我这套掌法，我嫌气闷，练不到一个月便搁下了，真想不到又会在这里见到。”

郭靖道，“这陆庄主对咱们决无歹意，他既不说，咱们只当不知就是。”黄蓉点头一笑，挥掌向着烛台虚劈，嗤的一声，烛火应手而灭。

郭靖低赞一声：“好掌法！”问道：“这就是劈空掌么？”黄蓉笑道：“我就只练到这样，闹着玩还可以，要打入可全无用处。”

睡到半夜，忽然远处传来呜呜之声，郭靖和黄蓉都惊醒了，侧耳听去，似是有人在吹海螺，过了一阵，呜呜之声又响了起来，此起彼和，并非一人，吹螺之人相距甚远，显然是在招呼应答。黄蓉低声道：“瞧瞧去。”郭靖道：

“别出去惹事罢。”黄蓉道：“谁说惹事了？我是说瞧瞧去。”

两人轻轻推开窗子，向外望去，只见庭院中许多人打着灯笼，还有好些人来来去去，不知忙些甚么。黄蓉抬起头来，只见屋顶上黑黝黝的有三四个人蹲在那里，灯笼移动时亮光一闪，这些人手中的兵刃射出光来。等了一阵，只见众人都向庄外走去，黄蓉好奇心起，拉着郭靖绕到西窗边，见窗外无人，便轻轻跃出，屋顶之人并未知觉。

黄蓉向郭靖打个手势，反向后行，庄中道路东转西绕，曲曲折折，尤奇的是转弯处的栏干亭榭全然一模一样，几下一转，哪里还分辨得出东西南北？黄蓉却如到了自己家里，毫不迟疑的疾走，有时眼前明明无路，她在假山里一钻，花丛旁一绕，竟又转到了回廊之中。有时似已到了尽头，哪知屏风背面、大树后边却是另有幽境。当路大开的月洞门她偏偏不走，却去推开墙上一扇全无形迹可寻的门户。

郭靖愈走愈奇，低声问道：“蓉儿，这庄子的道路真古怪，你怎认得？”黄蓉打手势叫他噤声，又转了七八个弯，来到后院的围墙边。黄蓉察看地势，扳着手指默默算了几遍，在地下踏着脚步数步子，郭靖听她低声念着，“震一、屯三、颐五、复七、坤……”更不懂是甚么意思。黄蓉边数边行，数到一处停了脚步，说道：“只有这里可出去，另外地方全有机关。”说着便跃上墙头，郭靖跟着她跃出墙去。黄蓉才道：“这庄子是按着伏羲六十四卦方位造的。这些奇门八卦之术，我爹爹最是拿手。陆庄主难得倒旁人，可难不了我。”言下甚是得意。

两人攀上庄后小丘，向东望去，只见一行人高举灯笼火把，走向湖边。黄蓉拉了拉郭靖的衣袖，两人展开轻功追去。奔到临近，伏在一块岩石之后，只见湖滨泊着一排渔船，人众络绎上船，上船后便即熄去灯火。两人待最后一批人上了船，岸上全黑，才悄悄跃出，落在一艘最大的篷船后梢，于拔篙开船声中跃上篷顶，在竹篷隙孔中向下望去，舱内一人居中而坐，赫然便是少庄主陆冠英。

众船摇出里许，湖中海螺之声又呜呜传来，大篷船上一人走到船首，也吹起海螺。再摇出数里，只见湖面上一排排的全是小船，放眼望去，舟似蚁聚，不计其数，犹如一张大绿纸上溅满墨点一般。大篷船首那人海螺长吹三声，大船抛下了锚泊在湖心，十

余艘小船飞也似的从四方过来。郭靖与黄蓉心下纳罕，不知是否将有一场厮杀，低头瞧那陆冠英却是神定气闲，不似便要临敌应战的模样。

过不多时，各船靠近。每艘船上有人先后过来，或一二人、或三四人不等。各人进入大船船舱，都向陆冠英行礼后坐下，对他执礼甚恭，座位次序似早已排定，有的先到反坐在后，有的后至却坐在上首。只一盏茶功夫，诸人坐定。这些人神情粗豪，举止剽悍，虽作渔人打扮，但看来个个身负武功，决非寻常以打鱼为生的渔夫。

陆冠英举手说道，“张大哥，你探听得怎样了？”座中一个瘦小的汉子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回禀少庄主，金国钦使预定今晚连夜过湖，段指挥使再过一个多时辰就到。这次他以迎接金国钦使为名，一路搜刮，是以来得迟了。”陆冠英道：“他搜刮到了多少？”那汉子道：“每一州县都有报效，他麾下兵卒还在乡间劫掠，我见他落船时众亲随抬着二十多箱财物，看来都很沉重。”陆冠英道：“他带了多少兵马？”那汉子道：“马军二千。过湖的都是步军，因船只不够，落船的约莫是一千名左右。”陆冠英向众人道：“各

位哥哥，大家说怎样？”诸人齐声道：“愿听少庄主号令。”

陆冠英双手向怀里一抱，说道：“这些民脂民膏，不义之财，打从太湖里来，不取有违天道。咱们尽数取来，一半俵散给湖滨贫民，另一半各寨分了。”众人轰然叫好。

郭靖与黄蓉这才明白，原来这群人都是太湖中的盗首，看来这陆冠英还是各寨的总头领呢。

陆冠英道：“事不宜迟，马上动手。张大哥，你带五条小船，再去哨探。”那瘦子接令出舱。陆冠英跟着分派，谁打先锋、谁作接应、谁率领水鬼去钻破敌船船底、谁取财物、谁擒拿军官，指挥得井井有条。

郭靖与黄蓉暗暗称奇，适才与他共席时见他斯文有礼，谈吐儒雅，宛然是一个养尊处优的世家子弟，哪知竟能领袖群豪。

陆冠英吩咐已毕，各人正要出去分头干事，座中一人站起身来，冷冷的道：“咱们做这没本钱买卖的，吃吃富商大贾，也就够啦。这般和官家大动干戈，咱们在湖边还耽得下去么？大金国钦使更加得罪不得。”

郭靖和黄蓉听这声音好熟，凝目看时，原来是沙通天的弟子，黄河四鬼中的夺魄鞭马青雄，不知如何他竟混在这里。

陆冠英脸上变色，尚未回答，群盗中已有三四人同声呼叱。陆冠英道：“马大哥初来，不知这里规矩，既然大家齐心要干，咱们就是闹个全军覆没，那也是死而无悔。”马青雄道：“好啦，你干你们的，我可不搞这锅混水。”转身就要走出船舱。

两名汉子拦在舱口，喝道：“马大哥，你斩过鸡头立过誓，大伙儿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！”马青雄双手挥出，骂道：“滚开！”那两人登时跌在一边。他正要钻出舱门，突觉背后一股掌风袭来，当即偏身让过，左手已从靴筒里拔出一柄匕首，反手向后戳去。陆冠英左手疾伸，将他左臂格在外门，踏步进掌。马青雄右手撩开，左手匕首跟着递出。两人在窄隘的船舱中贴身而搏。郭靖当日在蒙古土山之上曾与马青雄相斗，初见陆冠英出手，料想他不易取胜，岂知只看得数招，但见陆冠英着着争先，竟然大占上风，心下诧异：“怎地这姓马的忽然不济了？啊，是了，那日在蒙古是他们黄河四鬼合力打我一个，此刻他四面是敌，自然胆怯。”殊不知真正原因，却在于他得洪七公指点教导，几近两月。天下武学绝艺的“降龙十八掌”固然学会了十五掌，而这些时日中洪七公随口点拨、顺手比划，无一而非上乘武功中的精义，尽为“江南七怪”生平从未窥的境界。郭靖牢牢记在心中，虽然所领悟的不过十之一二，但不知不觉之间武功已突飞猛进，此刻修为，已殊不逊于六位师父，再来看马青雄的武功，自觉颇不足道。

只见两人再拆数招，陆冠英左拳斗出，砰的一声，结结实实打在马青雄胸口。马青雄一个踉跄，向后便倒。他身后两名汉子双刀齐下，马青雄立时毙命。那两名汉子提起他尸身投入湖中。

陆冠英道：“众家哥哥，大伙儿奋勇当先。”群盗轰然答应，各自回船。片刻之间众舟千桨齐荡，并肩东行。陆冠英的大船在后压阵。

行了一阵，远远望见数十艘大船上灯火照耀，向西驶来。郭靖与黄蓉心想：“这些大船，便是那个段指挥使的官船了。”两人悄悄爬上桅杆，坐在横桁之上，隐身于帆后。只听得小船上海螺吹起。两边船队渐渐接近，一会儿叫骂声、呼叱声、兵刃相交声、身子落水声，从远处隐隐传来。又过一会，官船起火，烈焰冲天，映得湖水都红了。郭黄知道群盗已经得手，果见几艘

小舟急驶而至，呼道：“官兵全军覆没，兵马指挥使已经擒到。”陆冠英大喜，走到船头，叫道：“通知众家寨主，大伙儿再辛苦一下，擒拿金国钦使去也！”报信的小盗欢然答应，飞舟前去传令。

郭靖和黄蓉同时伸出手来，相互一捏，均想：“那金国钦使便是完颜康了，不知他如何应付。”只听得各处船上海螺声此起彼和，群船掉过头来，掀起风帆。其时方当盛暑，东风正急，群船风帆饱张，如箭般向西疾驶。

陆冠英所坐的大船原本在后，这时反而领先。郭靖与黄蓉坐在横桁之上，阵阵凉风自背吹来，放眼望去，繁星在天，薄雾笼湖，甚是畅快，真想纵声一歌，只见后面的轻舟快艇又是一艘艘的抢到大船之前。

舟行约莫一个时辰，天色渐亮，两艘快艇如飞而来，艇首一人手中青旗招展，大呼：“已见到了金国的船只！贺寨主领先攻打。”陆冠英站在船首，叫道：“好。”过不多时，又有一艘小艇驶回，报道：“金国那狗钦使手爪子好硬，贺寨主受伤，彭、董两位寨主正在夹击。”不多时，两名喽啰扶着受伤晕去的贺寨主上大船来。陆冠英正待察看贺寨主的伤势，两艘小艇又分别将彭、董两位受伤的寨主送到，并说缥缈峰的郭头领被金国钦使一枪搠死，跌入了湖中。陆冠英大怒，喝道：“金狗如此猖獗，我亲去杀他。”

郭靖与黄蓉觉得完颜康为虎作伥，杀伤同胞甚是不该，却又耽心他寡不敌众，给太湖群盗杀死，穆念慈不免终身遗恨。黄蓉在郭靖耳边悄声道：“救他不救？”郭靖微一沉吟，道：“救他性命，但要他悔改。”黄蓉点点头。只见陆冠英纵身跃入一艘小艇，喝道：“上去！”黄蓉向郭靖道：“咱们抢小艇。”两人正待纵身跃向旁边一艘小艇，猛听得前面群盗齐声高呼，纵目望去，那金国钦使所率的船队一艘艘的正在慢慢沉下，想是给潜水的水鬼凿穿了船底。青旗招展中，两艘快艇赶到禀报：“金狗落了水，已抓到啦！”陆冠英大喜，跃回大船。

过不多时，海螺齐鸣，快艇将金国的钦使、卫兵、随从等陆续押上大船。郭靖与黄蓉见完颜康手脚都已被缚，两眼紧闭，想是喝饱了水，但胸口起伏，仍在呼吸。

这时天已大明。日光自东射来，水波晃动，犹如万道金蛇在船边飞舞一般。陆冠英传出号令：“各寨寨主齐赴归云庄，开宴庆功。众头领率部回寨，听候论功领赏。”群盗欢声雷动。大小船只向四方分散，渐渐隐入烟雾之中。湖上群鸥来去，白帆点点，青峰悄立，绿波荡漾，又回复了一片宁静。

待得船队回庄，郭、黄二人等陆冠英与群盗离船，这才乘人不觉，飞身上岸。群盗大胜之余，个个兴高采烈，哪想得到桅杆上一直有人躲着偷窥。黄蓉相准了地位，仍与郭靖从庄后围墙跳进，回到卧房。

这时服侍他们的庄丁已到房前来看了几次，只道他们先一日游玩辛苦，在房里大睡懒觉。郭靖打开房门，两名庄丁上前请安，送上早点，道：“庄主在书房相候，请两位用过早点，过去坐坐。”两人吃了些面点汤包，随着庄丁来到书房。

陆庄主笑道：“湖边风大，夜里波涛拍岸，扰人清梦，两位可睡得好吗？”郭靖不惯撒谎，被他一问，登时窘住。黄蓉道：“夜里只听得呜呜呜的吹法螺，想是和尚道士做法事放焰口。”

陆庄主一笑，不提此事，说道：“在下收藏了一些书画，想两位老弟法眼鉴定。”黄蓉道：“当得拜观。庄主所藏，定然都是精品。”陆庄主令书僮取出书画，黄蓉一件件的赏玩。蓦地里门外传来一阵吆喝，几个人脚步声

响，听声音是一人在逃，后面数人在追。一人喝道：“你进了归云庄，要想逃走，那叫做难如登天！”陆庄主若无其事，犹如未闻，说道：“本朝书法，苏黄米蔡并称，这四大家之中，黄老弟最爱哪一家？”黄蓉正要回答，突然书房门砰的一声被人推开，一个全身湿淋淋的人闯了进来，正是完颜康。

黄蓉一拉郭靖衫角，低声道：“看书画，别瞧他。”两人背转了身子，低头看画。

原来完颜康不识水性，船沉落湖，空有一身武艺，只吃得几口水，便已晕去，等到醒来，手足已被缚住。解到庄上，陆冠英喝令押上来审问。完颜康见一直架在后颈的钢刀已然移开，当即暗运内劲，手指抓住身上绑缚的绳索，大喝一声，以“九阴白骨爪”功夫立时将绳索撕断了。众人齐吃一惊，抢上前去擒拿，被他双手挥击，早跌翻了两个。完颜康夺路便走，哪知归云庄中房屋道路皆按奇门八卦而建，若无本庄之人引路，又非精通奇门生克之变，休想闯得出去。完颜康慌不择路，竟撞进陆庄主的书房来。陆冠英虽见他挣脱绑缚，知他决然逃不出去，也并不在意，只是一路追赶，及见他闯进书房，却怕他伤及父亲，急忙抢前，拦在父亲所坐榻前。后面太湖诸寨的寨主都挡在门口。

完颜康不意逃入了绝地，就指向陆冠英骂道：“贼强盗，你们行使诡计，凿沉船只，也不怕江湖上好汉笑话？”陆冠英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你是金国王子，跟我们绿林豪杰提甚么‘江湖’二字？”完颜康道：“我在北京时久闻江南豪客的大名，只道当真都是光明磊落的好男子，哼哼，今日一见，却原来……嘿嘿，可就叫作浪得虚名！”陆冠英怒道：“怎样？”完颜康道：“只不过是一批倚多为胜的小人而已！”陆冠英冷笑道：“要是单打独斗胜了你，那你便死而无怨？”

完颜康适才这话本是激将之计，正要引他说出这句话来，立时接口：“归云庄上只要有人凭真功夫胜得了我，我束手就缚，要杀要剐，再无第二句话。却不知是哪一位赐教？”说着眼光向众人一扫，双手负在背后，嘿嘿冷笑，神态甚是倨傲。

一言方毕，早恼了太湖莫厘峰上的金头鳌石寨主，怒喝：“老子揍你这番邦贼厮鸟！”抢入书房，双拳“钟鼓齐鸣”，往完颜康太阳穴打到。完颜康身子微侧，敌拳已然击空，右手反探，抓住了他后心，内劲吐处，把他肥肥一个身躯向门口人丛中丢了出去。

陆冠英见他出手迅辣，心中暗惊，知道各寨主无人能敌，叫道：“果然好俊功夫，让我来讨教几招。咱们到外面厅上去吧。”眼见对方大是劲敌，生怕剧斗之际，拳风掌力带到父亲与客人身上，三人不会武功，可莫受了误伤。

完颜康道：“比武较量到处都是一样，就在这里何妨？寨主请赐招罢！”言下之意竟是：“不过三招两式，就打倒了你，何必费事另换地方？”陆冠英心中暗怒，说道：“好，你是客，请进招罢。”完颜康左掌虚探，右手就往陆冠英胸口抓去，开门见山，一出手就以九阴白骨爪攻敌要害。陆冠英暗骂：“小子无礼，教你知道少庄主的厉害。”胸口微缩，竟不退避，右拳直击对方横臂手肘，左手二指疾伸，取敌双目。

完颜康见他来势好快，心头倒也一震，暗道：“不意草莽之中，竟然有此等人物。”疾忙斜退半步，手腕疾翻，以擒拿手拿敌手臂。陆冠英扭腰左转，两手回兜，虎口相对，正是“怀中抱月”之势。完颜康见他出手了得，



不敢再有轻敌之念，当下打叠起精神，使出丘处机所传的全真派拳法。

陆冠英是临安府云栖寺枯木大师的得意弟子，精通仙霞门的外家拳法，那是河南嵩山少林寺的旁支，所传也是武学正宗，这时遇到强敌，当下小心在意，见招拆招，遇势破势。他知完颜康手爪功夫厉害，决不让他手爪碰到自己身子，双手严守门户，只见有隙可乘，立即使脚攻敌。外家技击有言道：“拳打三分，脚踢七分。”又道：“手是两扇门，全凭脚踢人。”陆冠英所学是外家功大，腿上功夫自极厉害，两人斗到酣处，只见书房之中人影飞舞，拳脚越来越快。郭靖与黄蓉不愿被他认出，退在书架之旁，侧身斜眼观战。

完颜康久斗不下，心中焦躁，暗道：“再耗下去，时刻长了，就算胜了他，要是再有人出来邀斗，我哪里还有力气对付？”他武功原比陆冠英高出甚多，只因在湖水中被浸，喝了一肚子水，委顿之下，气力不加，兼之身陷重围，初次遇险，不免心怯，这才让陆冠英拆了数十招，待得精神一振，手上加紧，只听得砰的一声，陆冠英肩头中拳。他一个踉跄，向后倒退，眼见敌人乘势进逼，斗然间飞起左腿，足心朝天，踢向完颜康心胸。这一招叫做“怀心腿”，出腿如电，极为厉害。

完颜康想不到敌人落败之余，尚能出此绝招，待得伸手去格，胸口已被踢中。这“怀心腿”是陆冠英自幼苦练的绝技，练时用绳子缚住足踝，然后将绳绕过屋梁，逐日拉扯悬吊，临敌时一腿飞出，倏忽过顶，敌人实所难防。完颜康胸口一痛，左手鹰的弯转，五根手指已插入了陆冠英小腿，右掌往他胯上推去，喝道：“躺下！”陆冠英单腿站立，被他这么猛推，身子直跌出去，撞向坐在榻上的陆庄主。

陆庄主左手伸出一粘，托住他背心，轻轻放在地下，但见儿子小腿上鲜血淋漓，从原来站立之地直到榻前一排鲜血直滴过来，又惊又怒，喝道：“黑风双煞是你甚么人？”

他这一出手、一喝问，众人俱感惊诧。别说完颜康与众寨主不知他身有武功，连他亲生儿子陆冠英，也只得道父亲双腿残废，自然不会武功，自己从小便见父亲寄情于琴书之间，对他作为向来不闻不问，哪知刚才救他这一托，出手竟是沉稳之极。黄蓉昨晚见到了他门楣上的铁八卦，对郭靖说过，因此只有他两人才不讶异。

完颜康听陆庄主问起黑风双煞，一呆之下，说道：“黑风双煞是甚么东西？”原来梅超风虽然传他武艺，但她自己的来历固然未曾对他言明，连真实姓名也不对他说，“黑风双煞”的名头，他自然更加不知了。

陆庄主怒道：“装甚么蒜？这阴毒的九阴白骨爪是谁传你的？”完颜康道：“小爷没空听你啰唆，失陪啦！”转身走向门口。众寨主齐声怒喝，挺起兵刃拦阻。完颜康连声冷笑，回头向陆冠英道：“你说话算不算数？”陆冠英脸色惨白，摆一摆手，说道：“太湖群雄说一是一，众位哥哥放他走罢。张大哥，你领他出去。”

众寨主心中都不愿意，但少庄主既然有令，却也不能违抗。那张寨主喝道：“跟我走罢，谅你这小子自己也找不到路出去。”完颜康道：“我的从人卫兵呢？”陆冠英道：“一起放他们走。”完颜康大拇指一竖，说道：“好，果然是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。众寨主，咱们后会有期。”说着团团一揖，唱个无礼喏，满脸得意之色。

他转身正要走出书房，陆庄主忽道：“且慢！老夫不才，要领教你的九阴白骨爪。”完颜康停步笑道：“那好极啦。”陆冠英忙道：“爹，您老人

家犯不着跟这小子一般见识。”陆庄主道：“不用担心，他的九阴白骨爪没练到家。”双目盯着完颜康，缓缓说道：“我腿有残疾，不能行走，你过来。”完颜康一笑，却不移步。

陆冠英腿上伤口剧痛，但决不肯让父亲与对方动手，纵身跃出房门，叫道：“这次是代我爹爹再请教几招。”完颜康笑道：“好，咱俩再练练。”

陆庄主喝道：“英儿走开！”右手在榻边一按，凭着手上之力，身子突然跃起，左掌向完颜康顶上猛劈下去。众人惊呼声中，完颜康举手相格，只觉腕上一紧，右腕已被捏住，眼前掌影闪动，敌人右掌又向肩头击到。完颜康万料不到他擒拿法如此迅捷奇特，左手急忙招架，右手力争，想挣脱他的擒拿。陆庄主足不着地，身子重量全然放在完颜康这手腕之上，身在半空，右掌快如闪电，瞬息之间连施五六下杀手。完颜康奋起平生之力，向外抖甩，却哪里甩得脱？飞腿去踢，却又踢他不着。

众人又惊又喜，望着两人相斗。只见陆庄主又是举掌劈落，完颜康伸出五指，要戳他手掌，陆庄主手肘突然下沉，一个肘锤，正打在他“肩井穴”上。完颜康半身酸麻，跟着左手手腕也已被他拿住，只听得喀喀两声，双手手腕关节已同时错脱。陆庄主手法快极，左手在他腰里一戳，右手在他肩上一捺，已借力跃回木榻，稳稳坐下。完颜康却双腿软倒，再也站不起来。众寨主看得目瞪口呆，隔了半晌，才震天价喝起彩来。

陆冠英抢步走到榻前，问道：“爹，您没事吧？”陆庄主笑着摇摇头，随即脸色转为凝重，说道：“这金狗的师承来历，得好好问他一问。”

两名寨主拿了绳索将完颜康手足缚住。张寨主道：“在那姓段的兵马指挥使行囊之中，搜出了几副精钢的脚镣手铐，正好用来铐这小子，瞧他还挣不挣得断。”众人连声叫好，有人飞步去取了来，将完颜康手脚都上了双重钢铐。

完颜康手腕剧痛，额上黄豆大的汗珠不住冒出来，但强行忍住，并不呻吟。陆庄主道：“拉他过来。”两名头领执住完颜康的手臂，将他拉到榻前。陆庄主给他装上手腕关节，又伸手在他尾脊骨与左胸穴道各点了一指。完颜康疼痛渐止，心里又是愤怒，又是惊奇，还未开言，陆冠英已命人将他押下监禁。众寨主都退了出去。

陆庄主转身对黄蓉与郭靖笑道：“与少年人好勇斗狠，有失斯文，倒教两位笑话了。”黄蓉见他的掌法与点穴功夫全是自己家传的一路，不禁疑心更盛，笑问：“那是甚么人？他是不是偷了宝庄的东西，累得庄主生气？”陆庄主呵呵大笑，道：“不错，他们确是抢了大伙儿不少财物。来来来，咱们再看书画，别让这小贼扫了清兴。”陆冠英退出书房，三人又再观画。陆庄主与黄蓉一幅幅的谈论山水布局、人物神态，翎毛草虫如何，花卉瓜果又是如何。郭靖自是全然不懂。

中饭过后，陆庄主命两名庄丁陪同他们去游览张公、善卷二洞，那是天下胜景，洞中奇幻莫名，两人游到天色全黑，这才尽兴而返。

晚上临睡时，郭靖道：“蓉儿，怎么办？救不救他？”黄蓉道：“咱们在这儿且再住几天，我还摸不准那陆庄主的底子。”郭靖道：“他武功与你门户很近啊。”黄蓉沉吟道：“奇就奇在这里，莫非他识得梅超风？”两人猜想不透，只怕隔墙有耳，不敢多谈。

睡到中夜，忽听得瓦面上有声轻响，接着地上擦的一声。两人都是和衣而卧，听得异声，立即醒觉，同时从床上跃起，轻轻推窗外望，只见一个黑

影躲在一丛玫瑰之后。那人四下张望，然后蹑足向东走去，瞧这般全神提防的模样，似是闯进庄来的外人。黄蓉本来只道归云庄不过是太湖群雄的总舵，但见了陆庄主的武功后，心知其中必定另有隐秘，决意要探个水落石出，当下向郭靖招了招手，翻出窗子，悄悄跟在那人身后。

跟得几十步，星光下已看清那人是个女子，武功也非甚高，黄蓉加快脚步，逼近前去，那女子脸蛋微微一侧，原来却是穆念慈。黄蓉心中暗笑：“好啊，救意中人来啦。倒要瞧瞧你用甚么手段。”只见穆念慈在园中东转西走，不多时已迷失了方向。

黄蓉知道依这庄园的方位建置，监人的所在必在离上震下的“噬嗑”之位，《易经》曰：“噬嗑，亨，利用狱。”“象曰：雷电，噬嗑，先王以明罚敕法。”她父亲黄药师精研其理，闲时常与她讲解指授。她想这庄园构筑虽奇，其实明眼人一看便知，哪及得上桃花岛中阴阳变化、乾坤倒置的奥妙？在桃花岛，禁人的所在反而在乾上兑下的“履”位，取其“履道坦坦，幽人贞吉”之义，更显主人的气派。黄蓉心想：“照你这样走去，一百年也找不到他。”当下俯身在地下抓了一把散泥，见穆念慈正走到歧路，踌躇不决，拈起一粒泥块向左边路上掷去，低沉了声音道：“向这边走。”闪身躲入了旁边花丛。

穆念慈大吃一惊，回头看时，却不见人影，当即提刀在手，纵身过去。黄蓉与郭靖的轻身功夫高她甚远，早已躲起，哪能让她找到？穆念慈正感彷徨，心想：“这人不知是好心坏心，反正我找不到路，姑且照他的指点试试。”当上依着向左走去，每到歧路，总有小粒泥块掷明方向，曲曲折折走了好一阵子，忽听得嗤的一声，一粒泥块远远飞去，撞在一间小屋的窗上，眼前一花，两个黑影从身边闪过，倏忽不见。

穆念慈心念一动，奔向小屋，只见屋前两名大汉倒在地下，眼睁睁的望着自己，手中各执兵刃，却便是动弹不得，显已给人点了穴道。

穆念慈心知暗中有高人相助，轻轻推门进去，侧耳静听，室中果有呼吸之声。她低声叫道：“康哥，是你么？”

完颜康早在看守人跌倒时惊醒，听得是穆念慈的声音，又惊又喜，忙道：“是我。”

穆念慈大喜，黑暗中辨声走近，说道：“谢天谢地，果然你在这里，那可好极了，咱们走罢。”完颜康道：“你可带有宝刀宝剑么？”穆念慈道：“怎么？”完颜康轻轻一动，手镣脚铐上发出金铁碰撞之声。穆念慈上去一摸，心中大悔，恨恨的道：“那柄削铁如泥的匕首，我不该给了黄家妹子。”

黄蓉与郭靖躲在屋外窃听两人说话，她心中暗笑：“等你着急一会，我再把匕首给你。”

穆念慈甚是焦急，道：“我去盗铁铐的钥匙。”完颜康道：“你别去，庄内敌人厉害，你去犯险必然失手，无济于事。”穆念慈道：“那么我背你出去。”完颜康道：“他们用铁链将我锁在柱上，背不走的。”穆念慈急得流下泪来，呜咽道：“那怎么办？”完颜康笑道：“你亲亲我罢。”穆念慈跺脚道：“人家急得要命，你还闹着玩。”完颜康悄声笑道：“谁闹着玩了？这是正经大事啊。”穆念慈并不理他，苦思相救之计。完颜康道：“你怎知我在这里？”穆念慈道：“我一路跟着你啊。”完颜康心中感动，道：“你靠在我身上，我跟你说话。”穆念慈坐在地下草席上，偎倚在他怀中。

完颜康道：“我是大金国钦使，谅他们也不敢随便伤我。只是我给羁留

在此，却要误了父王嘱咐的军国大事，这便如何是好？妹子，你帮我去做一件事。”穆念慈道：“甚么？”完颜康道：“你把我项颈里那颗金印解下来。”

穆念慈伸手到他颈中，摸着了印，将系印的丝带解开。完颜康道：“这是大金国钦使之印，你拿了赶快到临安府去，求见宋朝的史弥远史丞相。”穆念慈道：“史丞相？我一个民间女子，史丞相怎肯接见？”

完颜康笑道：“他见了这金印，迎接你都还来不及呢。你对他说，我被太湖盗贼劫持在这里，不能亲自去见他。我要他记住一件事：如有蒙古使者到临安来，决不能相见，拿住了立即斩首。这是大金国圣上的密旨，务须遵办。”穆念慈道：“那为甚么？”完颜康道：“这些军国大事，说了你也不懂。只消把这几句话去对史丞相说了，那就是给我办了一件大事。要是蒙古的使者先到了临安，和宋朝君臣见了面，可对咱们大金国大大不利。”穆念慈温道：“甚么‘咱们大金国’？我可是好好的大宋百姓。你若不说个清楚，我不能给你办这件事。”完颜康微笑道：“难道你将来不是大金国的王妃？”

穆念慈霍地站起，说道：“我义父是你亲生爹爹，你是好好的汉人。难道你是真心的要做甚么大金国王爷？我只道……只道你……”完颜康道：“怎样？”穆念慈道：“我一直当你是个智勇双全的好男儿，当你假意在金国做小王爷，只不过等待机会。要给大宋出一口气。你，你真的竟然会认贼作父么？”

完颜康听她语气大变，喉头哽住，显是气急万分，当下默然不语。穆念慈又道：“大宋的锦绣江山给金人占了一大半去，咱们汉人给金人掳掠残杀，欺压拷打，难道你一点也不在意么？你……你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再也说不下去，把金印往地下一掷，掩面就走。

完颜康颤声叫道：“妹子，我错啦，你回来。”穆念慈停步，回过头道：“怎样？”完颜康道：“等我脱难之后，我不再做甚么劳什子的钦使，也不回到金国去了。我跟你隐居归农，总好过成日心中难受。”

穆念慈叹了口气，呆呆不语。她自与完颜康比武之后，一往精深，心中已认定他是个了不起的英雄豪杰。完颜康不肯认父，她料来必是另有深意；他出任金国钦使，她又代他设想，他定是要身居有为之地，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，为大宋扬眉吐气。岂知这一切全是女儿家的痴情呆想，这人哪里是甚么英雄豪杰，原来直是个贪图富贵的无耻之徒。

她想到伤心之处，只感万念俱灰。完颜康低声道：“妹子，怎么了？”穆念慈不答。完颜康道：“我妈说，你义父是我的亲生父亲。我还没能问个清楚，他们两人就双双去世，我一直心头糊涂。这身世大事，总不能如此不明不白的就此定局。”穆念慈心下稍慰，暗想：“原来他真的还未明白自己身世，那也不能太怪他了。”说道：“拿你金印去见史丞相之事，再也休提。我去找黄家妹子，取了匕首来救你。”

黄蓉本拟便将匕首还她，但适才听了完颜康一番话，气他为金国谋干大事，心道：“我爹爹最恨金人，且让他在这里关几天再说。”

完颜康却问：“这庄里的道路极为古怪，你怎认得出？”穆念慈道：“幸得有两位高人在暗中指点，却不知是谁。他们始终不肯露面。”

完颜康沉吟片刻，说道：“妹子，下次你再来，只怕给庄中高手发觉。你如真要救我，就去给我找一个人。”穆念慈愠道：“我可不去找甚么死丞相、活丞相。”完颜康道：“不是丞相，是找我师父。”穆念慈“啊”了一声。

完颜康道：“你拿我身边这条腰带去，在腰带的金环上用刀尖刻上‘完颜康有难，在太湖西畔归云庄’十三个字，到苏州之北三十里的一座荒山之中，找到有九个死人骷髅头叠在一起，叠成样子是上一中三下五，就把这腰带放在第一个骷髅头之下。”穆念慈愈听愈奇，问道：“干甚么啊？”

完颜康道：“我师父双眼已盲，她摸到金环上刻的字，就会前来救我。因此这些字可要刻得深些。”穆念慈道：“你师父不是那位长春真人丘道长么？他眼睛怎会盲了？”完颜康道：“不是这个姓丘的道人，是我另外一位师父。你放了腰带之后，不可停留，须得立即离开。我师父脾气古怪，如发觉骷髅头之旁有人，说不定会伤害于你。她武功极高，必能救我脱难。你只在苏州玄妙观前等我便了。”穆念慈道：“你得立个誓，决不能再认贼作父，卖国害民。”完颜康怫然不悦，说道：“我一切弄明白之后，自然会照良心行事。你这时逼我立誓，又有甚么用？你不肯为我去求救，也由得你。”

穆念慈道：“好！我去给你报信。”从他身上解下腰带。

完颜康道：“妹子，你要走了？过来让我亲亲。”穆念慈道：“不！”站起来走向门口。完颜康道：“只怕不等师父来救，他们先将我杀了，那我可永远见不到你啦。”穆念慈心中一软，叹了口气，走近身去，偎在他怀中，让他在脸上亲了几下，忽然斩钉截铁的道：“将来要是你不做好人，我也无法可想，只怨我命苦，惟有死在你的面前。”

完颜康软玉在怀，只想和她温存一番，说些亲热的言语，多半就此令她回心转意，终于答允拿了金印去见史丞相，正觉她身子颤抖，呼吸渐促，显是情动，万不料她竟会说出这般话来，只呆得一呆，穆念慈已站起离怀，走出门去。

出来时黄蓉如前给她指路，穆念慈奔到围墙之下，轻轻叫道：“前辈既不肯露面，小女子只得望空叩谢大德。”说罢跪在地下，磕了三个头。只听得一声娇笑，一个清脆的声音说道：“啊哟，这可不敢当！”抬起头来，繁星在天，花影遍地，哪里有半个人影？

穆念慈好生奇怪，听声音依稀似是黄蓉，但想她怎么会在此地，又怎识得庄中希奇古怪的道路？沿路思索，始终不得其解，走出离庄十余里，在一棵大树下打个盹儿，等到天明，乘了船过得太湖，来到苏州。

那苏州是东南繁华之地，虽然比不得京城杭州，却也是锦绣盈城，花光满路。南宋君臣苟安于江南半壁江山，早忘了北地百姓呻吟于金人铁蹄下之苦。苏杭本就富庶，有道是：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，其时淮河以南的财赋更尽集于此，是以苏杭二州庭园之丽，人物之盛天下诸城莫可与京。

穆念慈此时于这繁华景象自是无心观赏，找了个隐僻所在，先将完颜康嘱咐的那十三个字在腰带上细心刻好，抚摸腰带，想起不久之前，这金带还是围在那人腰间，只盼他平安无恙，又再将这金带围到身上；更盼他深明大义，自己得与他缔结鸳盟，亲手将这带子给他系上。痴痴的想了一会，将腰带系在自己衣衫之内，忍不住心中一荡：“这条带子，便如是他手臂抱着我的腰一般。”霎时间红晕满脸，再也不敢多想。在一家面馆中匆匆吃了些面点，眼见太阳偏西，当即赶向北郊，依着完颜康所说路径去找寻他师父。

愈走道路愈是荒凉，眼见太阳没入山后，远处传来一声声怪鸟鸣叫，心中不禁惴惴。她离开大道，向山后坳谷中找寻，直到天将全黑，全不见完颜康所说那一堆骷髅骨的踪影。心下琢磨，且看附近是否有甚么人家，权且借宿一宵，明天早晨再找。当下奔上一个山丘，四下眺望，遥见西边山旁有所

屋宇，心中一喜，当即拔足奔去。走到临近，见是一座破庙，门楣上一块破匾写着“土地庙”三字，在门上轻轻一推，那门砰的一声，向后便倒，地下灰土飞扬，原来那庙已久无人居。她走进殿去，只见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的神像上满是蛛网尘垢。她按住供桌用力掀了两下，桌子尚喜完好，于是找些草来拭抹干净，再将破门竖起，吃了些干粮，把背上包裹当作枕头，就在供桌上睡倒，心里一静，立刻想起完颜康的为人，又是伤心，又是惭愧，不禁流下泪来，但念到他的柔情蜜意，心头又不禁甜丝丝地，这股东思西想，柔肠百转，直到天交二更方才睡着。

睡到半夜，蒙胧中忽听得庙外有一阵飕飕异声，一凛之下，坐起身来，声音更加响了。忙奔到门口向外望去，只吓得心中怦怦乱跳，皓月之下，几千条青蛇蜿蜒东去，阵阵腥味从门缝中传了进来。过了良久，青蛇才渐稀少，忽听脚步声响，三个白衣男子手持长杆，押在蛇阵之后。她缩在门后不敢再看，只怕被他们发觉，耳听得脚步声过去，再在门缝中张望。此时蛇群过尽，荒郊寂静无声，她如在梦寐，真难相信适才亲眼所见的情景竟是真事。

缓缓推开破门，向四下一望，朝着群蛇去路走了几步，已瞧不到那几个白衣男子的背影，才稍宽心，正待回庙，忽见远处岩石上月光照射处有堆白色物事，模样甚是诡异。她走近看时，低低惊呼一声，正是一堆整整齐齐的骷髅头，上一中三下五，不多不少，恰是九颗白骨骷髅头。

她整日就在找寻这九个骷髅头，然而在深夜之中蓦地见到，形状又如此可怖，却也不禁心中怦怦乱跳。慢慢走近，从怀中取出完颜康的腰带，伸右手去拿最上面的那颗骷髅，手臂微微发抖，刚一摸到，五个手指恰好陷入骷髅顶上五个小孔，这一下全然出乎她意料之外，就像骷髅张口咬住了她五指一般，伸手一甩，却将骷髅头带了起来。她大叫一声，转身便逃，奔出三步，才想到全是自己吓自己，不禁失笑，当下将腰带放在三颗骷髅之上，再将顶端一颗压在带上，心想：“他的师父也真古怪，却不知模样又是怎生可怕？”

她放好之后，心中默祝：“但愿师父你老人家拿到腰带，立刻去将他救出，命他改邪归正，从此做个好人。”心中正想着那身缠铁索、手戴铁铐、模样英俊、言语动人的完颜康时，突觉肩头有人轻轻一拍。她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当下不敢回头，右足急点，已跃过了骷髅堆，双掌护胸，这才转身，哪知她刚刚转身，后面肩头又有人轻轻一拍。“她接连五六次转身，始终见不到背后人影，真不知是人是鬼，是妖是魔？她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不敢再动，颤着声音叫道：“你是谁？”身后有人俯头过来在她颈上一嗅，笑道，“好香！你猜我是谁。”

穆念慈急转身子，只见一人儒生打扮，手挥折扇，神态潇洒，正是在北京逼死她义父父母的凶手之一欧阳克。她惊怒交集，料知不敌，回身就奔。欧阳克却已转在她的面前，张开双臂，笑吟吟的等着，她只要再冲几步，正好撞入他的怀里。穆念慈急收脚步，向左狂奔，只逃出数丈，那人又已等在前面。她连换了几个方向，始终摆脱不开。

欧阳克见她花容失色，更是高兴，明知伸手就可擒到，却偏要尽情戏弄一番，犹如恶猫捉住老鼠，故意擒之又纵、纵之又擒的以资玩乐一般。穆念慈眼见势危，从腰间拔出柳叶刀，刷刷两刀，向他迎头砍去。欧阳克笑道：“啊哟，别动粗！”身子微侧，右手将她双臂带在外档，左手倏地穿出，已搂住她纤腰。

穆念慈出手挣扎，只感虎口一麻，柳叶刀已被他夺去抛下，自己身子刚

刚挣脱，立时又被他双手抱着。这一下就如黄蓉在完颜康的钦使行轅外抱住她一般，对方双手恰好扣住自己脉门，再也动弹不得。欧阳克笑得甚是轻薄，说道：“你拜我为师，就马上放你，再教你这一招的法门，就怕那时你反要我整日抱住你不放了。”穆念慈被他双臂搂紧，他右手又在自己脸蛋上轻轻抚摸，知他不怀好意，心中大急，不觉晕去。

过了一会悠悠醒转，只感全身酸软，有人紧紧搂住自己，迷糊之中，还道又已归于完颜康的怀抱，不自禁的心头一喜，睁开眼来，却见抱着自己的竟是欧阳克。她又羞又急，挣扎着想要跃起，身子竟自不能移动，张口想喊，才知嘴巴已被他用手帕缚住。只见他盘膝坐在地下，脸上神色却显得甚是焦虑紧张，左右各坐着八名白衣女子，每人手中均执兵器，人人凝视着岩石上那堆白骨骷髅，默不作声。

穆念慈好生奇怪，不知他们在捣甚么鬼，回头一望，更是吓得魂飞天外，只见欧阳克身后伏着几千几万条青蛇，蛇身不动，口中舌头却不住摇晃，月光下数万条分叉的红舌波荡起伏，化成一片舌海，煞是惊人。蛇群中站着三名白衣男子，手持长杆，似乎均有所待，正是先前曾见到过的。她不敢多看，回过头来，再看那九个骷髅和微微闪光的金环腰带，突然惊悟：“啊，他们是在等他的师父来临。瞧这神情，显然是布好了阵势向他寻仇，要是他师父孤身到此，怎能抵敌？何况尚有这许多毒蛇。”

她心下十分焦急，只盼完颜康的师父不来，却又盼他师父前来大显神通，打败这恶人而搭救自己。等了半个多时辰，月亮渐高，她见欧阳克时时抬头望月，心想，“莫非他师父要等月至中天，这才出现么？”眼见月亮升过松树梢头，晴空万里，一碧如洗，四野虫声唧唧，偶然远处传来几声泉鸣，更无别般声息。

欧阳克望望月亮，将穆念慈放在身旁一个女子怀里，右手取出折扇，眼睛盯住了山边的转角。穆念慈知道他们等候之人不久就要过来。静寂之中，忽听得远处隐隐传过来一声尖锐惨厉的啸声，瞬时之间，啸声已到临近，眼前人影晃动，一个头披长发的女人从山崖间转了出来，她一过山崖，立时放慢脚步，似已察觉左近有人。正是铁尸梅超风到了。

梅超风自得郭靖传了几句修习内功的秘诀之后，潜心研练，只一个月功夫，两腿已能行走如常，内功更大有进益。她既知江南六怪已从蒙古回来，决意追去报仇，乘着小王爷出任钦使，便随伴南下。她每天子夜修炼秘功，乘船诸多不便，因此自行每晚陆行，和完颜康约好在苏州会齐。岂知完颜康已落入太湖群雄手中，更不知欧阳克为了要报复杀姬裂衣之辱，更要夺她的《九阴真经》，大集群蛇，探到了她夜中必到之地，悄悄的在此等候。

她刚转过山崖，便听到有数人呼吸之声，立即停步倾听，更听出在数人之后尚有无数极为诡奇的细微异声。欧阳克见她惊觉，暗骂：“好厉害的瞎婆娘！”折扇轻挥，站起身来，便欲扑上，劲力方透足尖，尚未使出，忽见崖后又转出一人，他立时收势，瞧那人时，见他身材高瘦，穿一件青色直缀，头戴方巾，是个文士模样，面貌却看不清楚。

最奇的是那人走路绝无半点声息，以梅超风那般高强武功，行路尚不免有沙沙微声，而此人毫不着意的缓缓走来，身形飘忽，有如鬼魅，竟似行云驾雾、足不沾地般无声无息。那人向欧阳克等横扫了一眼，站在梅超风身后。欧阳克细看他的脸相，不觉打了个寒噤，但见他容貌怪异之极，除了两颗眼珠微微转动之外，一张脸孔竟与死人无异，完全木然不动，说他丑怪也并不

丑怪，只是冷到了极处、呆到了极处，令人一见之下，不寒而栗。

欧阳克定了定神，但见梅超风一步步的逼近，知她一出手就是凶辣无伦，心想须得先发制人，左手打个手势，三名驱蛇男子吹起哨子，驱赶群蛇涌了出来。八名白衣女子端坐不动，想是身上均有伏蛇药物，是以群蛇绕过八女，径自向前。

梅超风听到群蛇奔行窜跃之声，便知乃是无数蛇虫，心下暗叫不妙，当即提气跃出数丈。赶蛇的男子长杆连挥，成千成万条青蛇漫山遍野的散了开去。穆念慈凝目望去，见梅超风脸现惊度之色，不禁代她着急，心想：“这个怪女人难道便是他的师父吗？”只见她忽地转身，从腰间抽出一条烂银也似的长鞭，舞了开来，护住全身，只一盏茶功夫，她前后左右均已被毒蛇围住。有几条蛇给哨子声逼催得急了，窜攻上去，被她鞭风带到，立时弹出。

欧阳克纵声叫道：“姓梅的妖婆子，我也不要你的性命，你把《九阴真经》交出来，公子爷就放你走路。”他那日在赵王府中听到《九阴真经》在梅超风手中，贪念大起，心想说甚么也要将真经夺到，才不枉了来中原走这一遭。若能将叔父千方百计而无法取得的真经双手献上，他老人家这份欢喜，可就不用说了。

梅超风对他说话毫不理会，把银鞭舞得更加急了，月色溶溶之下，闪起千条银光。欧阳克叫道：“你有能耐就再舞一个时辰，我等到你天明，瞧你给是不给？”梅超风暗暗着急，筹思脱身之计，但侧耳听去，四下里都是蛇声，她这时已不敢迈步，只怕一动就踏上毒蛇，若给咬中了一口，那时纵有一身武功也是无能为力的了。

欧阳克坐下地来，过了一会，洋洋自得的说道：“梅大姊，你这部经书本就是偷来的，二十年来该也琢磨得透啦，再死抱着这烂本子还有甚么用？你借给我瞧瞧，咱们化敌为友，既往不咎，岂不美哉？”梅超风道：“那么你先撤开蛇阵。”欧阳克笑道：“你先把经本子抛出来。”这《九阴真经》刺在亡夫的腹皮之上，梅超风看得比自己性命还重，哪肯交出？打定了主意：“只要我被毒蛇咬中，立时将经文撕成碎片。”

穆念慈张口想叫：“你跃上树去，毒蛇便咬你不到了！”苦干嘴巴被手帕缚住，叫喊不出。梅超风却不知左近就有几棵高大的松树，心想这般僵持下去，自己内力终须耗竭，当下伸手在怀中一掏，叫道：“好，你姑奶奶认栽啦，你来拿罢。”欧阳克道：“你抛出来。”梅超风叫道：“接着！”右手急扬。

穆念慈只听得嗤嗤几声细微的声响，便见两名白衣女子倒了下去。欧阳克危急中着地滚倒，避开了她的阴毒暗器，但也已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又惊又怒，退后数步，叫道：“好妖婆，我要你死不成，活不得。”

梅超风发射三枚“无形钉”，去如电闪，对方竟能避开，不禁暗佩他功夫了得，心中更是着急。欧阳克双目盯住她的双手，只要她银鞭劲势稍懈，便即驱蛇上前。这时梅超风身旁已有百余条青蛇横尸于地，但毒蛇成千成万，怎能突围？欧阳克忌惮她银鞭凌厉，暗器阴毒，却也不敢十分逼近。

又僵持了大半个时辰，月亮偏西，梅超风烦躁焦急，呼吸已感粗重，长鞭舞动时已不如先前遭劲，当下将鞭圈逐步缩小，以节劲力。欧阳克暗喜，驱蛇向前，步步进迫，却也怕她拚死不屈，临死时毁去经书，当下全神贯注，只待在紧急关头跃前抢经。耳听蛇圈越围越紧，梅超风伸手到怀里摸住经文，神色惨然，低低咒骂：“我大仇未复，想不到今夜将性命送在这臭小子的一



群毒蛇口里。”

突然之间，半空中如鸣琴，如击玉，发了几声，接着悠悠扬扬，飘下一阵清亮柔和的洞箫声来。众人都吃了一惊。欧阳克抬起头来，只见那青衣怪人坐在一株高松之巅，手按玉箫，正在吹奏。欧阳克暗暗惊奇，自己目光向来极为敏锐，在这月色如昼之际，于他何时爬上树巅竟是全然没有察觉，又见松树顶梢在风中来回晃动，这人坐在上面却是平稳无比。自己从小就在叔父教导下苦练轻功，要似他这般端坐树巅，只怕再练二十年也是不成，难道世上真有鬼魅不成？

这时箫声连绵不断，欧阳克心头一荡，脸上不自禁的露出微笑，只感全身热血沸腾，就只想手舞足蹈的乱动一番，方才舒服。他刚伸手踢足，立时惊觉，竭力镇摄心神，只见群蛇争先恐后的涌到松树之下，昂起了头，随着箫声摇头摆脑的舞动。驱蛇的三个男子和六名姬人也都奔到树下，围着乱转狂舞，舞到后来各人自撕衣服，抓搔头脸，条条血痕的脸上却露出呆笑，个个如痴如狂，哪里还知疼痛。欧阳克大惊，知道今晚遇上了强敌，从囊中摸出六枚喂毒银梭，奋力往那人头、胸、腹三路打去。眼见射到那人身边，却被他轻描淡写的以箫尾逐一拨落，他用箫击开暗器时口唇未离箫边，乐声竟未有片刻停滞。但听得箫声流转，欧阳克再也忍耐不住，扇子一张，就要翩翩起舞。

总算他功力精湛，心知只要伸手一舞，除非对方停了箫声，否则便要舞到至死方休，心头尚有一念清明，硬生生把伸出去挥扇舞蹈的手缩了回来，心念电转：“快撕下衣襟，塞住耳朵，别听他洞箫。”但箫声实在美妙之极，虽然撕下了衣襟，竟然舍不得塞入耳中。他又惊又怕，登时全身冷汗，只见梅超风盘膝坐在地下，低头行功，想是正在奋力抵御箫声的引诱。这时他姬人中有三个功力较差的已跌倒在地，将自身衣服撕成碎片，身子却仍在地上乱滚乱转。穆念慈因被点中了穴道，动弹不得，虽然听到箫声后心神荡漾，情欲激动，好在手足不能自主，反而安安静静地卧在地下，只是心烦意乱之极。

欧阳克双颊飞红，心头滚热，喉干舌燥，内心深处知道再不见机立断，今晚性命难保，一狠心，伸舌在齿间猛力一咬，乘着剧痛之际心神略分、箫声的诱力稍减，立时发足狂奔，足不停步的逃出数里之外，再也听不到丝毫箫声，这才稍稍宽心，但这时已是精疲力尽，全身虚弱，恍若生了一场大病。心头只是想：“这怪人是谁？这怪人是谁？”

黄蓉与郭靖送走穆念慈后，自回房中安睡。次日白天在太湖之畔游山玩水，晚上与陆庄主观画谈文，倒也闲适自在。

郭靖知道穆念慈这一去，梅超风日内必到，她下手狠辣，归云庄上无人能敌，势必多伤人众，与黄蓉商议道：“咱们还是把梅超风的事告知陆庄主，请他放了完颜康，免得庄上有人遭她毒手。”黄蓉摇手道：“不好。完颜康这家伙不是好东西，得让他多吃几天苦头，这般轻易便放了，只怕他不肯悔改。”其实完颜康是否悔改，她本来半点也不在乎。在她内心深处，反觉这人既是丘处机与梅超风“两大坏蛋”的徒儿，那也不必改作好人了，与他不住斗将下去，倒也好玩。只是他若不改，听穆念慈口气，决计不能嫁他，穆念慈既无丈夫，旁人多管闲事，多半又会推给郭靖承受，那却可糟了，因此完颜康还是悔改的为妙。郭靖道：“梅超风来了怎么办？”黄蓉笑道：“七公教咱们的本事，正好在她身上试试。”郭靖知她脾气如此，争也无益，也

就一笑置之，心想陆庄主对我们甚是礼敬，他庄上遭到危难之时，自当全力护持。

过了两日，两人不说要走，陆庄主也是礼遇有加，只盼他们多住一时。

第三天早晨，陆庄主正与郭、黄二人在书房中闲坐谈论，陆冠英匆匆进来，神色有异。他身后随着一名庄丁，手托木盘，盘中隆起有物，上用青布罩住。陆冠英道：“爹，刚才有人送了这个东西来。”揭开青布，赫然是一个白骨骷髅头，头骨上五个指孔，正是梅超风的标记。

郭靖与黄蓉知她早晚必来，见了并不在意。陆庄主却是面色大变，颤声问道：“这……这是谁拿来的？”说着撑起身来。

陆冠英早知这骷髅头来得古怪，但他艺高人胆大，又是太湖群豪之主，也不把这般小事放在心上，忽见父亲如此惊惶，竟是吓得面色苍白，倒是大出意料之外，忙道：“刚才有人放在盒子里送来的。庄丁只道是寻常礼物，开发了赏钱，也没细问。拿到帐房打开盒子，却是这个东西，去找那送礼的人，已走得不见了。爹，你说这中间有甚么蹊跷？”

陆庄主不答，伸手到骷髅顶上五个洞中一试，五根手指刚好插入。陆冠英惊道。“难道这五个洞儿是用手指戳的？指力这么厉害？”陆庄主点了点头，沉吟了一会，道：“你叫人收拾细软，赶快护送你妈到无锡城里北庄暂住。传令各寨寨主，约束人众，三天之内不许离开本寨半步，不论见归云庄有何动静，或是火起，或是被围，都不得来救。”陆冠英大奇，问道：“爹，干甚么呀？”

陆庄主惨然一笑，向郭靖与黄蓉道：“在下与两位萍水相逢，极是投缘，本盼多聚几日，只是在下早年结下了两个极厉害的冤家，眼下便要来寻仇。非是在下不肯多留两位，实是归云庄大……大祸临头，要是在下侥幸逃得性命，将来尚有重见之日。不过……不过那也是渺茫得很了。”说着苦笑摇头，转头向书僮道：“取四十两黄金来。”书僮出房去取。陆冠英不敢多问，照着父亲的嘱咐自去安排。

过不多时，书僮取来黄金，陆庄主双手奉给郭靖，说道：“这位姑娘才貌双全，与郭兄真是天生佳偶。在下这一点点菲仪，聊为他日两位成婚的贺礼，请予笑纳。”

黄蓉脸上飞红，心道：“这人眼光好厉害，原来早已看出了我是女子。怎么他知道我和靖哥哥还没成亲？”郭靖不善客套，只得谢了收下。

陆庄主拿起桌旁一个瓷瓶，倒出数十颗朱红药丸，用绵纸包了，说道：“在下别无他长，昔日曾由恩师授得一些医药道理，这几颗药丸配制倒化了一点功夫，服后延年益寿。咱们相识一番，算是在下一点微末的敬意。”

药丸倒出来时一股清香沁人心脾，黄蓉闻到气息，就知是“九花玉露丸”。她曾相帮父亲搜集九种花瓣上清晨的露水，知道调配这药丸要凑天时季节，极费功夫，至于所用药材多属珍异，更不用说，这数十颗药丸的人情可就大了，便道：“九花玉露丸调制不易，我们每人拜受两颗，已是极感盛情。”陆庄主微微一惊，问道：“姑娘怎识得这药丸的名字？”黄蓉道：“小妹幼时身子单弱，曾由一位高僧赐过三颗，服了很是见效，因是得知。”陆庄主惨然一笑，道：“两位不必推却，反正我留着也是白饶。”黄蓉知他已存了必死之心，也不再说什么，当即收下。陆庄主道：“这里已备下船只，请两位即速过湖，路上不论遇上甚么怪异动静，千万不可理会，要紧要紧！”语气极为郑重。

郭靖待要声言留下相助，却见黄蓉连使眼色，只得点头答应。黄蓉道：“小妹冒昧，有一事请教。”陆庄主道：“姑娘请说。”黄蓉道：“庄主既知有厉害对头要来寻仇，明知不敌，何不避他一避？常言道：君子不吃眼前亏。”陆庄主叹了口气道：“这两人害得我好苦！我半身不遂，就是拜受这两人之赐。二十年来，只因我行走不便，未能去寻他们算帐，今日他们自行赶上门来，不管怎样，定当决死一拚。再说，他们得罪了我师父，我自己的怨仇还在其次，师门大仇，决计不能罢休。我也没盼望能胜得他两人，只求拚个同归于尽，也算是报答师父待我的恩义。”

黄蓉寻思：“他怎么说是两人？嗯，是了，他只见铜尸陈玄风尚在人间。但不知他怎样与这两人结的仇？这是他的倒霉事，也不便细问，另一件事却好生奇怪。”当下问道：“陆庄主，你瞧出我是个女扮男装，那也不奇，但你怎能知道我和他还没成亲？我不是跟他住在一间屋子里么？”

陆庄主给她这么一问，登时窘住，心道：“你还是黄花闺女，难道我瞧不出来，只是这话倒难以说得明白。你这位姑娘诗词书画，件件皆通，怎么在这上头这样糊涂？”正自思量如何回答，陆冠英走进房来，低声道：“传过令啦。不过张、顾、王、谭四位寨主说甚么也不肯去，说道就是砍了他们的脑袋，也要在归云庄留守。”陆庄主叹道：“难得他们如此义气！你快送这两位贵客走罢。”

黄蓉、郭靖和陆庄主行礼作别，陆冠英送出庄去。庄丁已将小红马和驴子牵在船中。郭靖在黄蓉耳边轻声问道：“上船不上？”黄蓉也轻声道：“去一程再回来。”陆冠英心中烦乱，只想快快送走客人，布置迎敌，哪去留心两人私语。

郭黄二人正要上船，黄蓉一瞥眼间，忽见湖滨远处一人快步走来，头上竟然顶着一口大缸，模样极为诡异。这人足不停步的过来，郭靖与陆冠英也随即见到。待他走近，只见是个白须老头，身穿黄葛短衫，右手挥着一把大蒲扇，轻飘飘的快步而行，那缸赫然是生铁铸成，看模样总有数百斤重。那人走过陆冠英身旁，对众人视若无睹，毫不理会的过去，走出数步，身子微摆，缸中忽然泼出些水来。原来缸中盛满清水，那是更得加上一二百斤的重量了。一个老头子将这样一口大铁缸顶在头上，竟是行若无事，武功实在高得出奇。

陆冠英心头一凛：“难道此人就是爹爹的对头？”当下顾不得危险，发足跟去。

郭、黄二人对望了一眼，当即跟在他后面。郭靖曾听六位师父说起当日在嘉兴醉仙楼头与丘处机比武之事，丘处机其时手托铜缸，见师父们用手比拟，显然还不及这口铁缸之大，难道眼前这老人的武功尚在长春子丘处机之上？

那老者走出里许，来到了一条小河之滨，四下都是乱坟。陆冠英心想：“这里并无桥梁，瞧他是沿河东行呢还是向西？”他心念方动，却不由得惊得呆了，只见那老者足不停步的从河面上走了过去，身形凝稳，河水只浸及小腿。他过了对岸，将大铁缸放在山边长草之中，飞身跃在水面，又一步步的走回。

黄蓉与郭靖都曾听长辈谈起各家各派的武功，别说从未听过头顶铁缸行走水面，就是空身登萍渡水，那也只是故神其说而已，世上岂能真有这般武功？此刻亲眼见到，却又不信，心中对那老者钦佩无已。

那老者一捋白须，哈哈大笑，向陆冠英道：“阁下便是太湖群雄之首的陆少庄主了？”陆冠英躬身道：“不敢，请教太公尊姓大名？”那老者向郭、黄二人一指道：“还有两个小哥，一起过来罢。”陆冠英回过头来，见到郭、黄跟在后面，微感惊讶。原来郭、黄二人轻功了得，跟踪时不发声响，而陆冠英全神注视着老者，竟未察觉两人在后。

郭、黄二人拜倒，齐称：“晚辈叩见太公。”那老者呵呵笑道：“免了，免了。”向陆冠英道，“这里不是说话之所，咱们找个地方坐坐。”

陆冠英心下琢磨：“不知此人到底是不是我爹爹对头？”当即单刀直入，问道：“太公可识得家父？”那老者道：“陆庄主么？老夫倒未曾见过。”陆冠英见他似非说谎，又问：“家父今日收到一件奇怪的礼物，太公可知道这件事么？”那老者问道：“甚么奇怪礼物？”陆冠英道，“是一个死人的骷髅头，头顶有五个洞孔。”那老者道：“这倒奇了，可是有人跟令尊闹着玩么？”

陆冠英心道，“此人武功深不可测，若要和爹爹为难，必然，正大光明的找上门来，何必骗人撒谎？他既真的不知，我何不邀他来到庄上，只要他肯出手相助，再有多厉害的对头也不足惧了。”想到此处，不觉满脸堆欢，说道：“若蒙太公不弃，请到敝庄奉茶。”那老者微一沉吟道：“那也好。”陆冠英大喜，恭恭敬敬的请那老者先行。

那老者向郭靖一指道：“这两个小哥也是贵庄的罢。”陆冠英道：“这两位是家父的朋友。”那老者不再理会，昂然而行，郭、黄二人跟随在后。到得归云庄上，陆冠英请那老者在厅前坐下，飞奔入内报知父亲。

过不多时，陆庄主坐在竹榻之上，由两名家丁从内抬了出来，向那老者作揖行礼，说道：“小可不知高人驾临，有失迎迓，罪过罪过。”

那老者微一欠身，也不回礼，淡淡的道：“陆庄主不必多礼。”陆庄主道：“敢问太公高姓大名。”老者道：“老夫姓裘，名叫千仞。”陆庄主惊道：“敢是江湖上人称铁掌水上飘的裘老前辈？”裘千仞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倒好记性，还记得这个外号。老夫已有二十多年没在江湖上走动，只怕别人早忘记啦！”

“铁掌水上飘”的名头早二十年在江湖上确是非同小可。陆庄主知道此人是湖南铁掌帮的帮主，本来雄霸湖广，后来不知何故，忽然封剑归隐，时日隔得久了，江湖后辈便都不知道他的名头，见他突然这时候到来，好生惊疑，问道：“裘老前辈驾临敝地，不知有何贵于？若有用得着晚辈之处，当得效劳。”

裘千仞一捋胡子，笑道：“也没甚么大不了的事，总是老夫心肠软，尘缘未尽……嗯，我想借个安静点儿的地方做会功夫，咱们晚间慢慢细说。”陆庄主见他神色间似无恶意，但总不放心，问道：“老前辈道上可曾撞到黑风双煞么？”裘千仞道：“黑风双煞？这对恶鬼还没死么？”陆庄主听了这两句话心中大慰，说道：“英儿，请裘老前辈去我书房休息。”裘千仞向各人点点头，随了陆冠英走向后面。

陆庄主虽没见过裘千仞的武功，但素仰他的威名，知道当年东邪、西毒、南帝、北丐、中神通五人在华山绝顶论剑，也曾邀他到场，只是他适有要事，未能赴约，但既受到邀请，自是武功卓绝，非同小可，纵使不及王重阳等五人，谅亦相差不远，有他在这里，黑风双煞是不能为恶的了，当下向郭靖及黄蓉道：“两位还没走，真好极了。这位裘老前辈武功极高，常人难以望其

项背，天幸今日凑巧到来，我还忌惮甚么对头？待会两位请自行在卧室中休息，只要别出房门，那就没事。”

黄蓉微笑道：“我想瞧瞧热闹，成么？”陆庄主沉吟道：“就怕对头来的人多，在下照应不到，误伤了两位。好罢，待会两位请坐在我身旁，不可远离。有裘老前辈在此，鼠辈再多，又何足道哉！”黄蓉拍手笑道：“我就爱瞧人家打架。那天你打那个金国小王爷，真好看极啦。”

陆庄主道：“这次来的是那个小王爷的师父，本事可比他大得多，因此我担了心。”黄蓉道：“咦，你怎么知道？”陆庄主道：“黄姑娘，武功上的事儿，你就不大明白啦。那金国小王爷以手指伤我英儿小腿，便是用手指在骷髅头顶上戳五个洞孔的武功。”黄蓉道：“嗯，我明白啦。王献之的字是王羲之教的，王羲之是跟卫夫人学的，卫夫人又是以钟繇为师，行家一瞧，就知道谁的书画是哪一家哪一派的。”陆庄主笑道：“姑娘真是聪明绝顶，一点便透。只见我这两个对头好恶狠毒，比之钟王，却是有辱先贤了。”

黄蓉拉拉郭靖的手，说道：“咱们去瞧瞧那白胡子老公公在练甚么功夫。”陆庄主惊道：“唉，使不得，别惹恼了他。”黄蓉笑道：“不要紧。”站起身便走。

陆庄主坐在椅上，行动不得，心中甚是着急：“这姑娘好不顽皮，这哪里是偷看得的？”只得命庄丁抬起竹榻，赶向书房，要设法拦阻，只见郭黄二人已弯了腰，俯眼在纸窗上向里张望。

黄蓉听得庄丁的足步声，急忙转身摇手，示意不可声张，同时连连向陆庄主招手，要他过来观看。陆庄主生怕要是不去，这位小姐发起娇嗔来，非惊动裘千仞不可，当下命庄丁放轻脚步，将自己扶过去，俯眼窗纸，在黄蓉弄破的小孔中向里一张，不禁大奇，只见裘千仞盘膝而坐，双目微闭，嘴里正喷出一缕缕的烟雾，连续不断。

陆庄主是武学名家的弟子，早年随师学艺之时，常听师父说起各家各派的高深武学，却从未曾听说口中能喷烟雾的，当下不敢再瞧，一拉郭靖的衣袖，要他别再偷看。郭靖尊重主人，同时也觉不该窥人隐秘，当即站直身子，牵了黄蓉的手，随陆庄主来到内堂。

黄蓉笑道：“这老头儿好玩得紧，肚子里生了柴烧火！”陆庄主道：“那你又不懂啦，这是一门厉害之极的内功。”黄蓉道：“难道他嘴里能喷出火来烧死人么？”这句话倒非假作痴呆，裘千仞这般古怪功夫，她确是极为纳罕。陆庄主道：“火是一定喷不出来的，不过既能有如此精湛的内功，想来摘花采叶都能伤人了。”黄蓉笑道：“啊，碎掇花打人！”陆庄主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姑娘好聪明。”

原来唐时有无名氏作小词《菩萨蛮》一首道：“牡丹含露真珠颗，美人折向庭前过。含笑问檀郎：‘花强妾貌强？’檀郎故相恼，须道花枝好。一向发娇嗔，碎掇花打人。”这首词流传很广，后来出了一桩案子，一个恶妇把丈夫两条腿打断了，唐宣宗皇帝得知后，曾笑对宰相道：“这不是‘碎掇花打人’么？”是以黄蓉用了这个典故。

陆庄主见裘千仞如此功力，心下大慰，命陆冠英传出令去，派人在湖面与各处道路上四下巡逻，见到行相奇特之人，便以礼相敬，请上庄来；又命人大开庄门，只待迎宾。

到得傍晚，归云庄大厅中点起数十支巨烛，照耀得白昼相似，中间开了一席酒席，陆冠英亲自去请裘千仞出来坐在首席。郭靖与黄蓉坐了次席，陆

庄主与陆冠英在下首相陪。陆庄主敬了酒后，不敢动问裘千仞的来意，只说些风土人情不相干的闲话。

酒过数巡，裘千仞道：“陆老弟，你们归云庄是太湖群雄的首脑，你老弟武功自是不凡的了，可肯露一两手，给老夫开开眼界么？”陆庄主忙道：“晚辈这一点微末道行，如何敢在老前辈面前献丑？再说晚辈残废已久，从前恩师所传的一点功夫，也早搁下了。”裘千仞道：“尊师是哪一位？说来老夫或许相识。”

陆庄主一声长叹，脸色惨然，过了良久，才道：“晚辈愚鲁，未能好生侍奉恩师，复为人所累，致不容于师门。言之可羞，且不敢有玷恩师清誉。还请前辈见谅。”

陆冠英心想：“原来爹爹是被师父逐出的，因此他从不显露会武，连我也不知他竟是武学高手。若不是那日那金狗逞凶伤我，只怕爹爹永远不会出手。他一生之中，必定有一件极大的伤心恨事。”心中不禁甚是难受。

裘千仞道：“老弟春秋正富，领袖群雄，何不乘此时机大大振作一番？出了当年这口恶气，也好教你本派的前辈悔之莫及。”陆庄主道：“晚辈身有残疾，无德无能，老前辈的教诲虽是金石良言，晚辈却是力不从心。”裘千仞道：“老弟过谦了。在下眼见有一条朗路，却不知老弟是否有意？”陆庄主道：“敢请老前辈指点迷津。”裘千仞微微一笑，只管吃菜，却不接口。

陆庄主知道这人隐姓埋名二十余年，这时突然在江南出现，必是有所为而来，他是前辈高人，不便直言探问，只好由他自说。

裘千仞道：“老弟既然不愿见示师门，那也罢了。归云庄威名赫赫，主持者自然是名门弟子。”陆庄主微笑道：“归云庄的事，向来由小儿冠英料理。他是临安府云栖寺枯木大师的门下。”裘千仞道：“啊，枯木是仙霞派中的好手，那是少林一派的旁支，外家功夫也算是过得去的。少庄主露一手给老朽开开眼界如何？”陆庄主道：“难得裘老前辈肯加指点，那真是孩儿的造化。”

陆冠英也盼望他指点几手，心想这样的高人旷世难逢，只要点拨我一招一式，那就终身受用不尽，当下走到厅中，说道：“请太公指点。”拉开架势，使出生平最得意的一套“罗汉伏虎拳”来，拳风虎虎，足影点点，果然名家弟子，武功有独到之处，打得片刻，突然一声大吼，恍若虎啸，烛影摇晃，四座风生。众庄丁寒战股栗，相顾骇然。他打一拳，喝一声，威风凛凛，宛然便似一头大虫。便在纵跃翻扑之际，突然左掌竖立，成如来佛掌之形。原来这套拳法中包含猛虎罗汉双形，猛虎剪扑之势、罗汉搏击之状，同时在一套拳法中显示出来。再打一阵，吼声渐弱，罗汉拳法却越来越紧，最后砰的一拳，击在地下，着拳处的方砖立时碎裂。陆冠英托地跃起，左手擎天，右足踢斗，巍然独立，俨如一尊罗汉佛像，更不稍有晃动。

郭靖与黄蓉大声喝彩，连叫：“好拳法！”陆冠英收势回身，向裘千仞一揖归座。裘千仞不置可否，只是微笑。陆庄主问道：“孩儿这套拳还可看得么？”裘千仞道：“也还罢了。”陆庄主道：“不到之处，请老前辈点拨。”裘千仞道：“令郎的拳法用以强身健体，再好不过了，但说到制胜克敌，却是无用。”陆庄主道：“要听老前辈宏教，以开茅塞。”郭靖也是好生不解：“少庄主的武功虽非极高，但怎么能说‘无用’？”

裘千仞站起身来，走到天井之中，归座时手中已各握了一块砖头。只见他双手也不怎么用劲，却听得格格之声不绝，两块砖头已碎成小块，再捏一

阵，碎块都成了粉末，簌簌簌的都掉在桌上。席上四人一齐大惊失色。

裘千仞将桌面上的砖粉扫入衣兜，走到天井里抖在地下，微笑回座，说道：“少庄主一拳碎砖，当然也算不易。但你想，敌人又不是砖头，岂能死板板的放在那里不动？任由你伸拳去打？再说，敌人的内劲若是强过了你，你这拳打在他身上，反弹出来，自己不免反受重伤。”陆冠英默然点头。

裘千仞叹道：“当今学武之人虽多，但真正称得上有点功夫的，也只寥寥这么几个而已。”黄蓉问道：“是哪几个？”裘千仞道：“武林中自来都说东邪、西毒、南帝、北丐，中神通五人为天下之最。讲到功力深厚，确以中神通王重阳居首，另外四人嘛，也算各有独到之处。但有长必有短，只要明白了各人的短处，攻隙击弱，要制服他们却也不难。”

此言一出，陆庄主、黄蓉、郭靖三人都大吃一惊。陆冠英未知这五人威名，反而并不如何讶异。黄蓉本来见了他头顶铁缸、踏水过河，口喷烟雾，手碎砖石四项绝技，心下甚是佩服，这时听他说到她爹爹时言下颇有轻视之意，不禁气恼，笑吟吟的问道：“那么老前辈将这五人一一打倒，扬名天下，岂不甚好？”

裘千仞道：“王重阳是已经过世了。那年华山论剑，我适逢家有要事，不能赴会，以致天下武功第一的名头给这老道士得了去。当时五人争一部《九阴真经》，说好谁武功最高，这部经就归谁，当时比了七日七夜，东邪、西毒、南帝、北丐尽皆服输。后来王重阳逝世，于是又起波折。听说那老道临死之时，将这部经书传给了他师弟周伯通。东邪黄药师赶上门去，周伯通不是他对手，给他抢了半部经去。这件事后来如何了结，就不知道了。”

黄蓉与郭靖均想：“原来中间竟有这许多周折。那半部经书却又给黑风双煞盗了去。”

黄蓉道：“既然你老人家武功第一，那部经书该归您所有啊。”裘千仞道：“我也懒得跟人家争了。那东邪、西毒、南帝、北丐四人都是半斤八两，这些年来人人苦练，要争这天下第一的名头。二次华山论剑，热闹是有得看的。”黄蓉道：“还有二次华山论剑么？”裘千仞道：“二十五年一世啊。老的要死，年轻的英雄要出来。屈指再过一年，又是华山论剑之期，可是这些年来，武林中又有甚么后起之秀？眼见相争的还是我们几个老家伙。唉，后继无人，看来武学衰微，却是一代不如一代的了。”说着不住摇头，甚为感慨。

黄蓉道：“您老人家明年上华山吗？要是您去，带我们去瞧瞧热闹，好不？我最爱看人家打架。”裘千仞道：“嘿，孩子话！那岂是打架？我本是不想去的，一只脚已踏进了棺材了，还争这虚名干甚么？不过眼下有件大事，有关天下苍生气运，我若是贪图安逸，不出来登高一呼，免不得万民遭劫，生灵涂炭，实是无穷之祸。”四人听他说得厉害，忙问端的。

裘千仞道：“这是机密大事，郭、黄二位小哥不是江湖上人物，还是不要预闻的好。”黄蓉笑道：“陆庄主是我好朋友，只要你对他说了，他却不会瞒我。”陆庄主暗骂这位姑娘好顽皮，但也不便当面不认。裘千仞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就向各位说了，但事成之前，可千万不能泄漏。”郭靖心想：“我们跟他非亲非故，既是机密，还是不听的好。”当下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晚辈二人告辞。”牵了黄蓉的手就要退席。裘千仞却道：“两位是陆庄主好友，自然不是外人，请坐，请坐。”说着伸手在郭靖肩上一按。郭靖觉得来力也非奇大，只是长者有命，不敢运力抵御，只得乘势坐回椅中。

裘千仞站起来向四人敬了一杯酒，说道：“不出半年，大宋就是大祸临头了，各位可知道么？”各人听他出语惊人，无不耸然动容。陆冠英挥手命众庄了站到门外，侍候酒食的僮仆也不要过来。

裘千仞道：“老夫得到确实讯息，六个月之内，金兵便要大举南征，这次兵势极盛，大宋江山必定不保。唉，这是气数使然，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了。”郭靖惊道：“那么裘老前辈快去禀告大宋朝廷，好得早作防备，计议迎敌。”裘千仞白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年轻人懂得甚么？宋朝若是有了防备，只有兵祸更惨。”陆庄主等都不明其意，怔怔的瞧着他。

只听他说道：“我苦思良久，要天下百姓能够安居乐业，锦绣江山不致化为一片焦土，只有一条路。老夫不远千里来到江南，为的就是这件事。听说宝庄拿住了大金国的小王爷与兵马指挥使段大人，请他们一起到席上来谈谈如何？”

陆庄主不知他如何得讯，忙命庄丁将两人押上来，除去足镣手铐，命两人坐在下首，却不命人给他们杯筷。郭靖与黄蓉见完颜康被羁数日，颇见憔悴。那段大人年纪五十开外，满面胡子，神色甚是惶恐。

裘千仞向完颜康道：“小王爷受惊了。”完颜康点点头，心想：“郭、黄二人在此不知何事？”那日他在陆庄主书房中打盹，慌乱之际，没见到他二人避在书架之侧。这时三人相互瞧了几眼，也不招呼。

裘千仞向陆庄主道：“宝庄眼前有一桩天大的富贵，老弟见而不取，却是为何？”陆庄主奇道：“晚辈厕身草莽，有何富贵可言？”裘千仞道：“金兵南下，大战一起，势必多伤人命。老弟结连江南豪杰，一齐奋起，设法消弭了这场兵祸，岂不是好？”陆庄主心想：“这确是大事。”忙道：“能为国家出一把力，救民于水火之中，原是我辈份所当为之事。晚辈心存忠义，但朝廷不明，奸道当道，空有此志，也是枉然。求老前辈指点一条明路，晚辈深感恩德。至于富贵甚么的，晚辈却决不贪求。”

裘千仞连捋胡子，哈哈大笑，正要说话，一名庄丁飞奔前来，说道：“张寨主在湖里迎到了六位异人，已到庄前。”

陆庄主脸上变色，叫道：“快请。”心想，“怎么共有六人？黑风双煞尚有帮手？”

那降龙十八掌虽然威力奇大，但梅超风既得预知他掌力来势，自能及早闪避化解。又拆数招，那青衣怪客忽然接连弹出三粒石子。梅超风变守为攻，猛下三记杀手。



## 第十四回 桃花岛主

只见五男一女，走进厅来，却是江南六怪。他们自北南来，离故乡日近，这天经过太湖，忽有江湖人物上船来殷勤接待。六怪离乡已久，不明江南武林现况，当下也不显示自己身份，只朱聪用江湖切口与他们对答了几句。上船来的原来是归云庄统下的张寨主，他奉了陆冠英之命，在湖上迎迓老庄主的对头，听得哨探的小喽啰报知江南六怪形相奇异，身携兵刃，料想必是庄主等候之人，心中又是忌惮又是厌恨，迎接六人进庄。

郭靖斗然见到六位师父，大喜过望，抢出去跪倒磕头，叫道：“大师父、二师父、三师父、四师父、六师父、七师父，你们都来了，那真好极啦。”他把六位师父一一叫到，未免啰唆，然语意诚挚，显是十分欣喜。六怪虽然恼怒郭靖随黄蓉而去，但毕竟对他甚是钟爱，出其不意的在此相逢，心头一喜，原来的气恼不由得消了大半。韩宝驹骂道：“小子，你那小妖精呢？”韩小莹眼尖，已见到黄蓉身穿男装，坐在席上，拉了拉韩宝驹的衣襟，低声道：“这些事慢慢再说。”

陆庄主本也以为对头到了，眼见那六人并不相识，郭靖又叫他们师父，当即宽心，拱手说道：“在下腿上有病，不能起立，清各位恕罪。”忙命庄客再开一席酒筵。郭靖说了六位师父的名头。陆庄主大喜，道：“在下久闻六侠英名，今日相见，幸何如之。”神态着实亲热。那裘千仞却大刺刺的坐在首席，听到六怪的名字，只微微一笑，自顾饮酒吃菜。

韩宝驹第一个有气，问道：“这位是谁？”陆庄主道：“好教六侠欢喜，这位是当今武林中的泰山北斗、前辈高人。”六侠吃了一惊。韩小莹道：“是桃花岛黄药师？”韩宝驹道：“莫非是九指神丐？”陆庄主道：“都不是。这位是铁掌水上飘裘老前辈。”柯镇恶惊道：“是裘千仞老前辈？”裘千仞仰天大笑，神情甚是得意。

这时庄客已开了筵席，六怪依次就座。郭靖也去师父一席共座，拉黄蓉同去时，黄蓉却笑着摇头，不肯和六怪同席。

陆庄主笑道：“我只道郭老弟不会武功，哪知却是名门弟子，良贾深藏若虚，在下真是走眼了。”郭靖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弟子一点微末功夫，受师父们教诲，不敢在人前炫示，请庄主恕罪。”柯镇恶听了两人对答，知道郭靖懂得谦抑，心下也自喜欢。

裘千仞道：“六侠也算得是江南武林的成名人物了，老夫正有一件大事，能得六侠襄助，那就更好。”陆庄主道：“六位进来时，裘老前辈正要说这件事。现下就请老前辈指点明路。”裘千仞道：“咱们身在武林，最要紧的是侠义为怀，救民疾苦。现下眼见金国大兵指日南下，宋朝要是不知好歹，不肯降顺，交起兵来不知要杀伤多少生灵。常言道得好：‘顺天者昌，逆天者亡。’老夫这番南来，就是要联络江南豪杰，响应金兵，好教宋朝眼看内外夹攻，无能为力，就此不战而降。这件大事一成，且别说功名富贵，单是天下百姓感恩戴德，已然不在了咱们一副好身手、不在了‘侠义’二字。”

此言一出，江南六怪勃然变色，韩氏兄妹立时就要发作。全金发坐在两人之间，双手分拉他们衣襟，眼睛向陆庄主一飘，示意看主人如何说话。

陆庄主对裘千仞本来敬佩得五体投地，忽然听他说出这番话来，不禁大为惊讶，陪笑道：“晚辈虽然不肖，身在草莽，但忠义之心未敢或忘。金兵既要南下夺我江山，害我百姓，晚辈必当追随江南豪杰，誓死与之周旋。老

前辈适才所说，想是故意试探晚辈来着。”

裘千仞道：“老弟怎地目光如此短浅？相助朝廷抗金，有何好处？最多是个岳武穆，也只落得风波亭惨死。”

陆庄主惊怒交迸，原本指望他出手相助对付黑风双煞，哪知他空负绝艺，为人却这般无耻，袍袖一拂，凛然说道：“晚辈今日有对头前来寻仇，本望老前辈仗义相助，既然道不同不相为谋，晚辈就是颈血溅地，也不敢有劳大驾了，请罢。”双手一拱，竟是立即逐客。江南六怪与郭靖、黄蓉听了，都是暗暗佩服。

裘千仞微笑不语，左手握住酒杯，右手两指捏着杯口，不住团团旋转，突然右手平伸向外挥出，掌缘击在杯口，托的一声，一个高约半寸的磁圈飞了出去，跌落在桌面之上。他左手将酒杯放在桌中，只见杯口平平整整的矮了一截，原来竟以内功将酒杯削去了一圈。击碎酒杯不难，但举掌轻挥，竟将酒杯如此平整光滑的切为两截，功力实是深到了极处。

陆庄主知他挟艺相胁，正自沉吟对付之策，那边早恼了马王神韩宝驹。他一跃离座，站在席前，叫道：“无耻老匹夫，你我来见个高下。”

裘千仞说道：“久闻江南六怪的名头，今日正好试试真假，六位一齐上罢。”

陆庄主知道韩宝驹和他武功相差太远，听他叫六人同上，正合心意，忙道：“江南六侠向来齐进齐退，对敌一人是六个人，对敌千军万马也只是六个人，向来没哪一位肯落后的。”朱聪知他言中之意，叫：“好，我六兄弟今日就来会会你这位武林中的成名人物。”手一摆，五怪一齐离座。

裘千仞站起身来，端了原来坐的那张椅子，缓步走到厅心，将椅放下，坐了下去，右足架在左足之上，不住摇晃，不动声色的道：“老夫就坐着和各位玩玩。”柯镇恶等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均知此人若非有绝顶武功，怎敢如此托大？

郭靖见过裘千仞诸般古怪本事，知道六位师父决非对手，自己身受师父重恩，岂能不先挡一阵？虽然一动手自己非死即伤，但事到临头，决不能肉惜其身，当下急步抢在六怪之前，向裘千仞抱拳说道：“晚辈先向老前辈讨教几招。”裘千仞一怔，仰起了头哈哈大笑。说道：“父母养你不易，你这条小命何苦送在此地？”

柯镇恶等齐声叫道：“靖儿走开！”郭靖怕众师父拦阻，不敢多言，左腿微屈，右手画个圆圈，呼的一掌推出。这一招正是“降龙十八掌”中的“亢龙有悔”，经过这些时日的不断苦练，比之洪七公初传之时，威力已强了不少。

裘千仞见韩宝驹跃出之时功夫也不如何高强，心想他们的弟子更属寻常，哪知他这一掌打来势道竟这般强劲，双足急点，跃在半空，只听喀喇一声，他所坐的那张紫檀木椅子已被郭靖一掌打塌。裘千仞落下地来，神色间竟有三分狼狈，怒喝：“小子无礼！”

郭靖存着忌惮之心，不敢跟着进击，说道：“请前辈赐教。”黄蓉存心要扰乱裘千仞心神，叫道：“靖哥哥，别跟这糟老头子客气！”

裘千仞成名以来，谁敢当面呼他“糟老头子”？大怒之下，便要纵身过去发掌相击，但转念想起自己身份，冷笑一声，先出右手虚引，再发左手摩眉掌，见郭靖侧身闪避，引手立时钩拿回撤，摩眉掌顺手搏进，转身坐盘，右手迅即挑出，已变塌掌。

黄蓉叫道：“那有甚么希奇？这是‘通臂六合掌’中的‘孤雁出群’！”裘千仞这套掌法正是“通臂六合掌”，那是从“通臂五行掌”中变化出来。招数虽然不奇，他却已在这套掌法上花了数十载寒暑之功。所谓通臂，乃双臂贯为一劲之意，倒不是真的左臂可缩至右臂，右臂可缩至左臂。郭靖见他右手发出，左手往右手贯劲，左手随发之时，右手住回带撤，以增左手之力，双手确有相互应援、连环不断之巧，一来见过他诸般奇技，二来应敌时识见不足，心下怯八不敢还手招架，只得连连倒退。

裘千仞心道：“这少年一掌碎椅，原来只是力大，武功平常得紧。”当下：“穿掌闪劈”、“撩阴掌”、“跨虎蹬山”，越打越是精神。黄蓉见郭靖要败，心中焦急，走近他身边，只要他一遇险招，立时上前相助。郭靖闪开对方斜身蹬足，瞥眼只见黄蓉脸色有异，大见关切，心伸微分，裘千仞得势不容情，一招“白蛇吐信”，拍的一掌，平平正正的击在郭靖胸口之上。黄蓉和江南六怪、陆氏父子齐声惊呼，心想以他功力之深，这一掌正好击在胸口要害，郭靖不死必伤。

郭靖吃了这掌，也是大惊失色，但双臂一振，胸口竟不感如何疼痛，不禁大惑不解。黄蓉见他突然发楞，以为必是被这死老头的掌力震昏了，忙纵身上前扶住，叫道：“靖哥哥你怎样？”心中一急，两道泪水流了下来。

郭靖却道：“没事！我再试试。”挺起胸膛，走到裘千仞面前，叫道：“你是铁掌老英雄，再打我一掌。”裘千仞大怒，运劲使力，蓬的一声，又在郭靖胸口打了一掌。郭靖哈哈大笑，叫道：“师父，蓉儿，这老儿武功稀松平常。他不打我倒也罢了，打我一掌，却漏了底子。”一语方毕，左臂横扫，逼到裘千仞的身前，叫道：“你也吃我一掌！”

裘千仞见他左臂扫来，口中却说“吃我一掌”，心道：“你臂中套拳，谁不知道？”双手搂怀，来撞他左臂。哪知郭靖这招“龙战于野”是降龙十八掌中十分奥妙的功夫，左臂右掌，均是可实可虚，非拘一格，眼见敌人挡他左臂，右掌忽起，也是蓬的一声，正击在他右臂连胸之处，裘千仞的身子如纸鸢断线般直向门外飞去。

众人惊叫声中，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人，伸手抓住裘千仞的衣领，大踏步走进厅来，将他在地下一放，凝然而立，脸上冷冷的全无笑容。众人瞧这人时，只见她长发披肩，抬头仰天，正是铁尸梅超风。

众人心头一寒，却见她身后还跟着一人，那人身材高瘦，身穿青色布袍，脸色古怪之极，两颗眼珠似乎尚能微微转动，除此之外，肌肉口鼻，尽皆僵硬如木石，直是一个死人头装在活人的躯体上，令人一见之下，登时一阵凉气从背脊上直冷下来，人人的目光与这张脸孔相触，便都不敢再看，立时将头转开，心中怦然而动，陆庄主万料不到裘千仞名满天下，口出大言，竟然如此的不堪一击，本是又好气又好笑，忽见梅超风蓦地到来，心中更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。完颜康见到师父，心中大喜，上前拜见。众人见他二人竟以师徒相称，均感诧异。陆庄主双手一拱，说道：“梅师姊，二十年前一别，今日终又重会，陈师哥可好？”六怪与郭靖听他叫梅超风为师姊，登时面面相觑，无不凜然。柯镇恶道：“今日我们落入了圈套，梅超风一人已不易敌，何况更有她的师弟。”黄蓉却是暗暗点头：“这庄主的武功文学、谈吐行事，无一不是学我爹爹，我早就疑心他与我家必有甚么渊源，果然是我爹爹的弟子。”

梅超风冷然道：“说话的可是陆乘风陆师弟？”陆庄主道：“正是兄弟，

师姊别来无恙？”梅超风道：“说甚么别来无恙？我双目已盲，你瞧不出来吗？你玄风师哥也早给人害死了，这可称了你的心意么？”

陆乘风又惊又喜，惊的是黑风双煞横行天下，怎会栽在敌人手里？喜的是强敌少了一人，而剩下的也是双目已盲，但想到昔日桃花岛同门学艺的情形，不禁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害死陈师哥的对头是谁？师姊可报了仇么？”梅超风道：“我正在到处找寻他们。”陆乘风道：“小弟当得相助一臂之力，待报了本门怨仇之后，咱们再来清算你我的旧帐。”梅超风哼了一声。

韩宝驹拍桌而起，大嚷：“梅超风，你的仇家就在这里。”便要向梅超风扑去，全金发急忙伸手拉住。梅超风闻声一呆，说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裘千仞被郭靖一掌打得痛彻心肺，这时才疼痛渐止，朗然说道：“说甚么报仇算帐，连自己师父给人害死了都不知道，还逞哪一门子的英雄好汉？”梅超风一翻手，抓住他手腕，喝道：“你说甚么？”裘千仞被她握得痛入骨髓，急叫：“决放手！”梅超风毫不理会，只是喝道：“你说甚么？”裘千仞道：“桃花岛主黄药师给人害死了！”

陆乘风惊叫，“你这话可真？”裘千仞道：“为甚么不真？黄药师是被王重阳门下全真七子围攻而死的。”他此言一出，梅超风与陆乘风放声大哭。黄蓉咕咯一声，连椅带人仰天跌倒，晕了过去。众人本来不信黄药师绝世武功，竟会被人害死，但听得是被全真七子围攻，这才不由得不信。以马钰、丘处机、王处一众人之能，合力对付，黄药师多半难以抵挡。

郭靖忙抱起黄蓉，连叫：“蓉儿，醒来！”见她脸色惨白，气若游丝，心中惶急，大叫：“师父，师父，快救救她。”朱聪过来一探她鼻息，说道：“别怕，这只是一时悲痛过度，昏厥过去，死不了！”运力在她掌心“劳宫穴”揉了几下。黄蓉悠悠醒来，大哭叫道：“爹爹呢？爹爹，我要爹爹！”

陆乘风差愕异常，随即省悟：“她如不是师父的女儿，怎会知道九花玉露丸？”他泪痕满面，大声叫道：“小师妹，咱们去跟全真教的贼道们拼了。梅超风，你……你去也不去？你不去我就先跟你拚了！都……都是你不好，害死了恩师。”陆冠英见爹爹悲痛之下，语无伦次，忙扶住了他，劝道：“爹爹，你且莫悲伤，咱们从长计议。”陆乘风大声哭道：“梅超风，你这贼婆娘害得我好苦。你不要脸偷汉，那也罢了，干吗要偷师父的《九阴真经》？师父一怒之下，将我们师兄弟四人一齐震断脚筋，逐出桃花岛，我只盼师父终肯回心转意，怜我受你们两个牵累，重行收归师门。现今他老人家逝世，我是终身遗恨，再无指望的了。”

梅超风骂道：“我从前骂你没有志气，此时仍然要骂你没有志气。你三番四次邀人来和我夫妇为难，逼得我夫妇无地容身，这才会在蒙古大漠遭难。眼下你不计议如何报复害师大仇，却哭哭啼啼的跟我算旧帐。咱们找那七个贼道去啊，你走不动我背你去。”

黄蓉却只是哭叫：“爹爹，我要爹爹！”

朱聪说道：“咱们先问问清楚。”走到裘千仞面前，在他身上拍了几下灰土，说道：“小徒无知，多有冒犯，请老前辈恕罪。”裘千仞怒道：“我年老眼花，一个失手，这不算数，再来比过。”

朱聪轻拍他的肩膀，在他左手上握了一握，笑道：“老前辈功夫高明得紧，不必再比啦。”一笑归座，左手拿了一只酒杯，右手两指捏住杯口，不住团团旋转，突然右手平掌向外挥出，掌缘击在杯口，托的一声响，一个高约半寸的磁圈飞将出去，落在桌面。他左手将酒杯放在桌上，只见杯口平平

整整的矮了一截，所使手法竟和裘千仞适才一模一样，众人无不惊讶。朱聪笑道：“老前辈功夫果然了得，给晚辈偷了招来，得罪得罪，多谢多谢。”

裘千仞立时变色。众人已知必有蹊跷，但一时却看不透这中间的机关。朱聪叫道：“靖儿，过来，师父教你这个本事，以后你可去吓人骗人。”郭靖走近身去。朱聪从左手中指上除下一枚戒指，说道：“这是裘老前辈的，刚才我借了过来，你戴上。”裘千仞又惊又气，却不懂明明戴在自己手上的戒指，怎会变到了他手指上。

郭靖依言戴了戒指。朱聪道：“这戒指上有一粒金刚石，最是坚硬不过。你用力握紧酒杯，将金刚石抵在杯上，然后以右手转动酒杯。”郭靖照他吩咐做了。各人这时均已了然，陆冠英等不禁笑出声来。郭靖伸右掌在杯口轻轻一击，一圈杯口果然应手而落，原来戒指上的金刚石已在杯口划了一道极深的印痕，哪里是甚么深湛的内功了？黄蓉看得有趣，不觉破涕为笑，但想到父亲，又哀哀的哭了起来。

朱聪道：“姑娘且莫就哭，这位裘老前辈很爱骗人，他的话呀，未必很香。”黄蓉愕然不解。朱聪笑道：“令尊黄老先生武功盖世，怎会被人害死？再说全真七子都是规规矩矩的人物，又与令尊没仇，怎会打将起来？”黄蓉急道：“定是为了丘处机这些牛鼻子道士的师叔周伯通。”朱聪道：“怎样？”黄蓉哭道：“你不知道的。”以她聪明机警，本不致轻信人言，但一来父女骨肉关心，二来黄药师和周伯通之间确有重大过节。全真七子要围攻她父亲，实不由她不信。

朱聪道：“不管怎样，我总说这个糟老头子的话有点儿臭。”黄蓉道：“你说他是放……放……”朱聪一本正经的道：“不错，是放屁！他衣袖里还有这许多鬼鬼祟祟的东西，你来猜猜是干甚么用的。”当下一件件的摸了出来，放在桌上，见是两块砖头，一扎缚得紧紧的干茅，一块火绒、一把火刀和一块火石。

黄蓉拿起砖头一捏，那砖应手而碎，只用力搓了几搓，砖头成为碎粉。她听了朱聪刚才开导，悲痛之情大减，这时笑生双靥，说道：“这砖头是面粉做的，刚才他还露一手捏砖成粉的上乘内功呢！”

裘千仞一张老脸一忽儿青，一忽儿白，无地自容，他本想捏造黄药师的死讯，乘乱溜走，哪知自己炫人耳目的手法尽被朱聪拆穿，当即袍袖一拂，转身走出，梅超风反手抓住，将他往地下摔落，喝道：“你说我恩师逝世，到底是真是假？”这一摔劲力好大，裘千仞痛得哼哼唧唧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黄蓉见那束干茅头上有烧焦了的痕迹，登时省悟，说道：“二师父，你把这束干茅点燃了藏在袖里，然后吸一口，喷一口。”江南六怪对黄蓉本来颇有芥蒂，但此刻齐心对付裘千仞，变成了敌忾同仇。朱聪颇喜黄蓉刁钻古怪，很合自己脾气，听得她一句“二师父”叫出了口，更是喜欢，当即依言而行，还闭了眼摇头晃脑，神色俨然。

黄蓉拍手笑道：“靖哥哥，咱们刚才见这糟老头子练内功，不就是这样么？”走到裘千仞身边，笑吟吟的道：“起来罢。”伸手搀他站起，突然左手轻挥，已用“兰花拂穴手”拂中了他背后第五椎节下的“神道穴”，喝道：“到底我爹爹有没有死？你说他死，我就要你的命。”一翻手，明晃晃的峨眉钢刺已抵在他胸口。

众人听了她的问话，都觉好笑，虽是问他讯息，却又不许他说黄药师真的死了。裘千仞只觉身上一阵酸一阵痒，难过之极，颤声道：“只怕没死也

未可知。”黄蓉笑逐颜开，说道：“这还像话，就饶了你。”在他“缺盆穴”上捏了几把，解开他的穴道。

陆乘风心想：“小师妹问话一厢情愿，不得要领。”当下问道：“你说我师父被全真七子害死，是你亲眼见到呢，还是传闻？”裘千仞道：“是听人说的。”陆乘风道：“谁说的？”裘千仞沉吟了一下，道：“是洪七公。”黄蓉急问：“哪一天说的？”裘千仞道：“一个月之前。”黄蓉问道：“七公在甚么地方对你说的？”裘千仞道：“在泰山顶上，我跟他比武，他输了给我，无意间说起这回事。”

黄蓉大喜，纵上前去，左手抓住他胸口，右手拔下了他一小把胡子，咕咕而笑，说道：“七公会输给你这糟老头子？梅师姊、陆师兄，别听他放……放……”她女孩儿家粗话竟说不出口。朱聪接口道：“放他奶奶的臭狗屁！”黄蓉道：“一个月之前，洪七公明明跟我和靖哥哥在一起，靖哥哥，你再给他一掌！”郭靖道：“好！”纵身就要上前。

裘千仞大惊，转身就逃，他见梅超风守在门口，当下反向里走。陆冠英上前拦阻，被他出手一推，一个踉跄，跌了开去。须知裘千仞虽然欺世盗名，但究竟也有些真实武功，要不然哪敢贸然与六怪、郭靖动手？陆冠英却不是他的敌手。

黄蓉纵身过去，双臂张开，问道：“你头顶铁缸，在水面上走过，那是甚么功夫？”裘千仞道：“这是我的独门轻功。我外号‘铁掌上飘’，这便是‘水上飘’了。”黄蓉笑道：“啊，还在信口胡吹，你到底说不说？”裘千仞道：“我年纪老了，武功已大不如前，轻身功夫却还没丢荒。”黄蓉道：“好啊，外面天井里有一口大金鱼缸，你露露‘水上飘’的功夫给大伙开开眼界，你瞧见没有？一出厅门，左手那株桂花树下面就是。”裘千仞道：“一缸水怎能演功夫……”他一句话未说完，突然眼前亮光闪动，脚上一紧。身子已倒吊了起来。梅超风喝道：“死到临头，还要嘴硬。”毒龙银鞭将他卷在半空，依照黄蓉所说方位，银鞭轻抖，扑通一声，将他倒摔入鱼缸之中。黄蓉奔到缸边，蛾眉钢刺一晃，说道：“你不说，我不让你出来，水上飘变成了水底钻。”

裘千仞双足在缸底急蹬，想要跃出，被她钢刺在肩头轻轻一戳，又跌了下去，湿淋淋的探头出来，苦着脸道：“那口缸是薄铁皮做的，缸口封住，上面放了三寸深的水。那条小河么，我先在水底下打了桩子，桩顶离水面五六寸，因此……因此你们看不出来。”黄蓉哈哈大笑，进厅归座，再不理他。裘千仞跃出鱼缸，低头疾趋而出。

梅超风与陆乘风刚才又哭又笑的斗了一场，寻仇凶杀之意本已大减，得知师父并未逝世，心下喜欢，又听小师妹连笑带比、咕咕咯咯说着裘千仞的事，哪里还放得下脸？硬得起心肠？她沉吟片刻，沉着嗓子说道：“陆乘风，你让我徒儿走，瞧在师父份上，咱们前事不究。你赶我夫妇前往蒙古……唉，一切都是命该如此。”

陆乘风长叹一声，心道：“她丈夫死了，眼睛瞎了，在这世上孤苦伶仃。我双腿残废，却是有妻有子，有家有业，比她好上百倍。大家都是几十岁的人了，还提旧怨干甚么？”便道：“你将你徒儿领去就是。梅师姊，小弟明日动身到桃花岛去探望恩师，你去也不去？”梅超风颤声道：“你敢去？”陆乘风道：“不得恩师之命，擅到桃花岛上，原是犯了大规，但刚才给那裘老头信口雌黄的乱说一通，我总是念着恩师，放心不下。”黄蓉道：“大家

一起去探望爹爹，我代你们求情就是。”

梅超风呆立片刻，眼中两行泪水滚了下来，说道：“我哪里还有面目去见他老人家？恩师怜我孤苦，教我养我，我却狼子野心，背叛师门……”突然间厉声喝道：“只待夫仇一报，我会自寻了断。江南七怪，有种的站出来，今晚跟老娘拚个死活。陆师弟，小师妹，你们袖手旁观，两不相帮，不论谁死谁活，都不许插手劝解，听见了么？”

柯镇恶大踏步走到厅中，铁杖在方砖上一落，当的一声，悠悠不绝，嘶哑着嗓子道：“梅超风，你瞧不见我，我也瞧不见你。那日荒山夜战，你丈夫死于非命，我们张五弟却也给你们害死了，你知道么？”梅超风道：“哦，只剩下六怪了。”柯镇恶道：“我们答应了马钰马道长，不再向你寻仇为难，今日却是你来找我们。好罢，天地虽宽，咱们却总是有缘，处处碰头。老天爷不让六怪与你梅超风在世上并生，进招罢。”梅超风冷笑道：“你们六人齐上。”朱聪等早站在大哥身旁相护，防梅超风忽施毒手，这时各亮兵刃。郭靖忙道：“仍是让弟子先挡一阵。”

陆乘风听梅超风与六怪双方叫阵，心下好生为难，有意要替两下解怨，只恨自己威不足以服众、艺不足以惊人，听到郭靖这句话，心念忽动，说道：“各位且慢动手，听小弟一言。梅师姊与六侠虽有宿嫌，但双方均已有人不幸下世，依兄弟愚见，今日只赌胜负，点到为止，不可伤人，六侠以六敌一，虽是向来使然，总觉不公，就请梅师姊对这位郭老弟教几招如何？”梅超风冷笑道，“我岂能跟无名小辈动手？”郭靖叫道：“你丈夫是我亲手杀的，与我师父何干？”

梅超风悲怒交迸，喝道：“正是，先杀你这小贼。”听声辨形，左手疾探，五指猛往郭靖天灵盖插下。郭靖急跃避开，叫道：“梅前辈，晚辈当年无知，误伤了陈老前辈，一人作事一人当，你只管问我。今日你要杀要剐，我决不逃走。若是日后你再找我六位师父啰唆，那怎么说？”他料想今日与梅超风对敌，多半要死在她爪底，却要解去师父们的危难。

梅超风道：“你真的有种不逃？”郭靖道：“不逃。”梅超风道：“好！我和江南六怪之事，也是一笔勾销。好小子，跟我走罢！”

黄蓉叫道：“梅师姊，他是好汉子，你却叫江湖上英雄笑歪了嘴。”梅超风怒道：“怎么？”黄蓉道：“他是江南六侠的嫡传弟子。六侠的武功近年来已大非昔比，他们要取你性命真是易如反掌，今日饶了你，还给你面子，你却不知好歹，尚在口出大言。”梅超风怒道：“呸！我要他们饶？六怪，你们武功大进了？那就来试试？”黄蓉道：“他们何必亲自和你动手？单是他们的弟子一人，你就未必能胜。”梅超风大叫：“三招之内我杀不了他，我当场撞死在这里。”他在赵王府曾与郭靖动过手，深知他武功底细，却不知数月之间，郭靖得九指神丐传授绝艺，功夫已然大进。

黄蓉道：“好，这里的人都是见证。三招太少，十招罢。”郭靖道：“我陪梅前辈走十五招。”他只学了降龙十八掌中的十五掌，心想把这十五掌尽数使出来，或能抵挡得十五招。黄蓉道：“就请陆师哥和陪你来的那位客人计数作证。”梅超风奇道：“谁陪我来着？我单身闯庄，用得着谁陪？”黄蓉道：“你身后那位是谁？”

梅超风反手捞出，快如闪电，众人也不见那穿青布长袍的人如何闪躲，她这一抓竟没抓着。那人行动有如鬼魅，却未发出半点声响。

梅超风自到江南以后，这些日来一直觉得身后有点古怪，似乎有人跟随，

但不论如何出言试探，如何擒拿抓打，始终摸不着半点影子，还道是自己心神恍惚，疑心生暗鬼，但那晚有人吹箫驱蛇，为自己解围，明明是有一位高人窥伺在旁，她当时曾望空拜谢，却又无人搭腔。她在松树下等了几个时辰，更无半点声息，不知这位高人于何时离去。这时听黄蓉这般问起，不禁大惊，颤声道：“你是谁？一路跟着我干甚么？”

那人恍若未闻，毫不理会。梅超风向前疾扑，那人似乎身子未动，梅超风这一扑却扑了个空。众人大惊，均觉这人功夫高得出奇，真是生平从未未见。

陆乘风道：“阁下远道来此，小可未克迎接，请坐下共饮一杯如何？”那人转过身来，飘然出厅。

过了片刻，梅超风又问：“那晚吹箫的前辈高人，便是阁下么？梅超风好生感激。”众人不禁骇然，梅超风用耳代目，以她听力之佳，竟未听到这人出去的声音。黄蓉道：“梅师姊，那人已经走了。”梅超风惊道：“他出去了？我……我怎么会不听见？”黄蓉道：“你快去找他罢，别在这里发威了。”

梅超风呆了半晌，脸上又现凄厉之色，喝道：“姓郭的小子，接招罢！”双手提起，十指尖尖，在烛火下发出碧幽幽的绿光，却不发出。郭靖道：“我在这里。”梅超风只听得他说了一个“我”字，右掌微晃，左手五指已抓向他面门。郭靖见她来招奇速，身子稍侧，左臂反过来就是一掌。梅超风听到声音，待要相避，已是不及，“降龙十八掌”招招精妙无比，蓬的一声，正击在肩头之上。梅超风登时被震得退开三步，但她武功诡异之极，身子虽然退开，不知如何，手爪反能疾攻上来。这一招之奇，郭靖从所未见，大惊之下，右腕“内关”、“外关”、“会宗”三穴已被她同时拿住。

“郭靖平时曾听师父言道，梅超风的‘九阴白骨爪’专在对方明知不能发招之时暴起疾进，最是难闪难挡，他出来与梅超风动手，对此节本已严加防范。岂知她招数变化无方，虽被击中一掌，竟反过于来立时扣住了他脉门。

郭靖暗叫：“不好！”全身已感酸麻，危急中右手屈起食中两指，半拳半掌，向她胸口打去，那是“潜龙勿用”的半招，本来左手同时向里钩拿，右推左钩，敌人极难闪避，现下左腕被拿，只得使了半招。“降龙十八掌”威力奇大，虽只半招，也已非同小可，梅超风听到风声怪异，既非掌风，亦非拳风，忙侧身卸去了一半来势，但肩头仍被打中，只觉一股极大力量将自己身子推得向后撞去，右手疾挥，也将郭靖身子推出。

这一下两人都使上了全力，只听得蓬的一声巨响，两人背心同时撞中了一根厅柱。屋顶上瓦片、砖石、灰土纷纷跌落。众庄丁齐声呐喊，逃出厅去。

江南六怪面面相觑，都是又惊又喜：“靖儿从哪里学来这样高的武功？”韩宝驹望了黄蓉一眼，料想必是她的传授，心下暗暗佩服：“桃花岛武功果然了得。”

这时郭靖与梅超风各展所学，打在一起，一个掌法精妙，力道沉猛，一个抓打狠辣，变招奇幻，大厅中只听得呼呼风响。梅超风跃前纵后，四面八方的进攻。郭靖知道敌人招数大奇，跟着他见招拆招，立时就会吃亏，记着洪七公当日教他对付黄蓉“落英神剑掌”的诀窍，不管敌人如何花样百出，千变万化，自己只是把“降龙十八掌”中的十五掌连环往复、一遍又一遍的使了出来，这诀窍果然使得，两人拆了四五十招，梅超风竟不能逼近半步。只看得黄蓉笑颜逐开，六怪桥舌不下，陆氏父子目眩神驰。



陆乘风心想：“梅师姊功夫精进如此，这次要是跟我动手，十招之内，我哪里还有性命？这位郭老弟年纪轻轻，怎能有如此深湛的武功？我真是走了眼了，幸好对他礼貌周到，丝毫没有轻忽。”完颜康又妒又恼：“这小子本来非我之敌，今后怎么还能跟他动手？”

黄蓉大声叫道：“梅师姊，拆了八十多招啦，你还不认输？”本来也不过六十招上下，她却又给加上了二十几招。

梅超风恼怒异常，心想我苦练数十年，竟不能对付这小子？当下掌劈爪戳，越打越快。她武功与郭靖本来相去何止倍蓰，只是一来她双目已盲，毕竟吃亏；二来为报杀夫大仇，不免心躁，犯了武学大忌；三来郭靖年轻力壮，学得了降龙十八掌的高招；两人竟打了个难解难分。堪堪将到百招，梅超风对他这十五招掌法的脉络已大致摸清，知他掌法威力极大，不能近攻，当下在离他丈余之外奔来窜去，要累他力疲。施展这降龙十八最是耗神费力，时候久了，郭靖掌力所及，果然已不如先前之远。

梅超风乘势疾上，双臂直上直下，在“九阴白骨爪”的招数之中同时夹了“摧心掌”掌法。黄蓉知道再斗下去郭靖必定吃亏，不住叫道：“梅师姊，一百多招啦，快两百招啦，还不认输？”梅超风充耳不闻，越打越急。

黄蓉灵机一动，纵身跃到柱边，叫道：“靖哥哥，瞧我！”郭靖连发两招“利涉大川”、“鸿渐于陆”，将梅超风远远逼开，抬头只见黄蓉绕着柱子而奔，连打手势，一时还不明白。黄蓉叫道：“在这里跟她打。”

郭靖这才醒悟，回身前跃，到了一根柱子边上。梅超风五指抓来，郭靖立即缩身柱后，秃的一声，梅超风五指已插入了柱中。她全凭敌人拳风脚步之声而辨知对方所在，柱子固定在地，决无声息，郭靖在酣战时斗然间躲到柱后，她哪里知道？待得惊觉，郭靖呼的一掌，从柱后打了出来，当下只得硬接，左掌照准来势猛推出去。两人各自震开数步，她五指才从柱间拔出。

梅超风恼怒异常，不等郭靖站定脚步，闪电般扑了过去。只听得嗤的一声，郭靖衣襟被扯脱了一截，臂上也被她手爪带中，幸未受伤，他心中一凛，还了一掌，拆不三招，又向柱后闪去，梅超风大声怒喝，左手五指又插入柱中。

郭靖这次却不乘势相攻，叫道：“梅前辈，我武功远不及你。请你手下留情。”众人眼见郭靖已占上风，他倚柱而斗，显已立于不败之地，如此说法，那是给她面子，要她就此罢手。陆乘风心想：“这般了事，那是再好不过。”

梅超风冷然道：“若凭比试武功，我三招内不能胜你，早该服输认败。可是今日并非比武，乃是报仇。我早已输给了你，但非杀你不可！”一言方毕，双臂运劲，右手连发三掌，左手连发三掌，都击在柱子腰心，跟着大喝一声，双掌同时推出，喀喇喇一声响，那柱子居中折断。

厅上诸人都是一身武功，见机极快，眼见她发掌击柱，已各向外窜出。陆冠英抱着父亲最后奔出。只听得震天价一声巨响，那厅塌了半边，只有那兵马指挥使段大人逃避不及，两腿被一根巨梁压住，狂呼救命。完颜康过去抬起梁木，把他拉起，扯扯他的手，乘乱想走。两人刚转过身来，背后都是一麻，已不知被椎点中了穴道。

梅超风全神贯注在郭靖身上，听他从厅中飞身而出，立时跟着扑上。

这时庄前云重月暗，众人方一定神，只见郭梅二人又已斗在一起。星光烹微之下，两条人影倏分倏合，掌风呼呼声中，夹着梅超风运功时骨节格格

爆响，比之适才厅上激斗尤为惊心动魄。郭靖本就不敌，昏黑之中更加不利，霎时间连遇险招，只见梅超风左腿扫来，当下右足飞起，径踢她左腿腔骨，只要两下一碰，她小腿非断不可。哪知梅超风这一腿乃是虚招，只踢出一半，忽地后跃，左臂却向他腿上抓下。

陆冠英在旁看得亲切，惊叫道：“留神！”那日他小腿被抓，完颜康使的正是这一下手法。在这一瞬之间，郭靖已惊觉危险，左手猛地穿出，往梅超风手腕上挡去。这是危急之中变招，招数虽快，劲力却弱。梅超风和他手掌相交，立时察觉，手一翻，小指、无名指、中指三根已划上他手背。郭靖知道厉害，右掌呼的击出。梅超风侧身跃开，纵声长笑。

郭靖只感左手背上麻辣辣地有如火烧，低头一看，手背已被划伤，三条血痕中似乎微带黑色，斗然间记起蒙古悬崖顶上梅超风所留下的九颗骷髅，马钰说她手爪上喂有剧毒，刚才手臂被她搔到，因没损肉见血，未受其毒，现下可难逃厄运了，叫道：“蓉儿，我中了毒。”不待黄蓉回答，纵身上去呼呼两掌，心想只有擒住了她，逼她交出解药，自己才能活命。梅超风察觉掌风猛恶，早已闪开。

黄蓉等听了郭靖之言，无不大惊。柯镇恶铁杖一摆，六怪和黄蓉七人将梅超风围在核心。黄蓉叫道：“梅师姊，你早就输了，怎么还打？快拿解药出来救他。”

梅超风感到郭靖掌法凌厉，不敢分神答话，心中暗喜：“你越是用劲，毒性越发得快，今日我就是命丧此地，夫仇总是报了。”

郭靖这时只觉头晕目眩，全身说不出的舒泰松散，左臂更是酸软无力，渐渐不欲伤敌，这正是毒发之象，若不是他服过蝮蛇宝血，已然毙命。黄蓉见他脸上懒洋洋的似笑非笑，大声叫道：“靖哥哥，快退开！”拔出蛾眉刺，就要扑向梅超风。

郭靖听得她呼叫，精神忽振，左掌拍出，那是降龙十八掌中的第十一掌“突如其来”，只是左臂酸麻，去势缓慢之极。黄蓉、韩宝驹、南希仁、全金发四人正待同时向梅超风攻去，却见郭靖这掌轻轻拍出，她却不知闪避，一掌正中肩头，登时摔倒。原来梅超风对敌全凭双耳，郭靖这招去势极缓，没了风声，哪能察知？

黄蓉一怔，韩、南、全三人已同时扑在梅超风身上，要将她按住，却被她双臂力振，韩宝驹与全金发登即被她甩并。她跟着回手向南希仁抓去。南希仁见来势厉害，着地滚开。梅超风已乘势跃起，不提防尚未站稳，背上又中了郭靖一掌，再次扑地跌倒。这一掌又是倏来无声，难避难挡，只是打得缓了，力道不强，虽然击中在背心要害，却未受伤。

郭靖打出这两掌后，神智已感迷糊，身子摇了几摇，一个踉跄，跌了下去，正躺在梅超风的身边。黄蓉急忙俯身去扶。

梅超风听得声响，人未站起，五指已戳了过去，突觉指上奇痛，立时醒悟，知是戳中了黄蓉身上软猬甲的尖刺，急忙一个“鲤鱼打挺”跃起，只听得一人叫道：“这个给你！”风声响处，一件古怪的东西打了过来。梅超风听不出是甚么兵刃，右臂挥出，喀喇一声，把那物打折在地，却是一张椅子，刚觉奇怪，只听风声激荡，一件更大的东西又疾飞过来，当即伸出左手抓拿，竟摸到一张桌面，又光又硬，无所措手。原来朱聪先掷出一椅，再藏身于一张紫檀方桌之后，握着两条桌腿，向她撞去。梅超风飞脚踢开桌子，朱聪早已放脱桌脚，右子前伸，将三件活东西放入了她的衣领。

梅超风突觉胸口几件冰冷滑腻之物乱钻蹦跳，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，心道：“这是甚么古怪暗器？还是巫术妖法？”急忙伸手入衣，一把抓住，却是几尾金鱼，手触衣襟，一惊更是不小，不但怀中盛放解药的瓷瓶不知去向，连那柄匕首和卷在匕首上的《九阴真经》经文也是踪迹全无。她心里一凉，登时不动，呆立当地。

原来先前屋柱倒下，压破了金鱼缸，金鱼流在地下。朱聪知道梅超风知觉极灵，手法又快，远非彭连虎、裘千仞诸人所及，是以捡起三尾金鱼放入她的衣中，先让她吃惊分神，才施空空妙手扒了她怀中各物。他拨开瓷瓶塞子，送到柯镇恶鼻端，低声道：“怎样？”柯镇恶是使用毒物的大行家，一闻药味，便道：“内服外敷，都是这药。”

梅超风听到话声，猛地跃起，从空扑至。柯镇恶摆降魔杖挡住，韩宝驹的金龙鞭、全金发的秤杆、南希仁的纯钢扁担三方同时攻到。梅超风伸手去腰里拿毒龙鞭，只听风声飒然，有兵刃刺向自己下腕，只得翻手还了一招，逼开韩小莹的长剑。

那边朱聪将解药交给黄蓉，说道：“给他服一些，敷一些。”顺手把梅超风身上掏来的匕首往郭靖怀里一塞，道：“这原来是你的。”扬起铁扇，上前夹攻梅超风。七人一别十余年，各自勤修苦练，无不功力大进，这一场恶斗，比之当年荒山夜战更是狠了数倍。

陆乘风父子瞧得目眩神骇，均想：“梅超风的武功固然凌厉无涛，江南七怪也确是名下无虚。”陆乘风大叫：“各位罢手，听在下一言。”但各人剧斗正酣，却哪里住得了手？

郭靖服药之后，不多时已神智清明，那毒来得快去得也速，创口虽然疼痛，但左臂已可转动，当即跃起，奔到核心，先前他碰巧以慢掌得手，这时已学到了诀窍，看准空隙，慢慢一掌打出，将要触到梅超风身子，这才突施劲力。

这一招“震惊百里”威力奇大，梅超风事先全无朕兆，突然中掌，哪里支持得住，登时跌倒。郭靖弯腰抓住韩宝驹与南希仁同时击下的兵刃，叫道：“师父，饶了她罢！”当下和江南六怪一齐向后跃开。梅超风翻身站起，知道郭靖如此打法，自己眼睛瞎了，万难抵敌，只有抖起毒龙鞭护身，叫他不能欺近。

郭靖说道：“我们也不来难为你，你去罢！”梅超风收起银鞭，说道：“那么把经文还我。”朱聪一楞，说道：“我没拿你的经文，江南七怪向来不打诳语。”他却不知包在匕首之外的那块人皮就是《九阴真经》的经文。

梅超风知道江南七怪虽与她有深仇大怨，但个个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决不致说谎欺人，那必是刚才与郭靖过招时跌落了，心中大急，俯身在地下摸索，摸了半天，哪里有经文的踪迹？众人见她一个瞎眼女子，在瓦砾之中焦急万分的东翻西寻，都不禁油然而起怜悯之念。陆乘风道：“冠英，你帮梅师伯找找。”心中却想：“这部《九阴真经》是恩师之物，该当奉还恩师才是。”当即咳嗽两声。陆冠英会意，点了点头。郭靖也帮着寻找，却哪有甚么经书？陆乘风道：“梅师姊，这里确然没有，只怕你在路上掉了。”梅超风不答，仍是双手在地下不住摸索。

突然间各人眼前一花，只见梅超风身后又多了那个青袍怪人。他身法好快，各人都没看清他如何过来，但见他一伸手，已抓住梅超风背心，提了起来，转眼之间，已没入了庄外林中。梅超风空有一身武功、被他抓住之后竟

是丝毫不能动弹。众人待得惊觉，已只见到两人的背影。各人面面相觑，半晌不语，但听得湖中波涛拍岸之声，时作时歇。

过了良久，柯镇恶方道：“小徒与那恶妇相斗，损了宝庄华厦，极是过意不去。”陆乘风道：“六侠与郭兄今日莅临，使敝庄老小幸免遭劫，在下相谢尚且不及。柯大侠这样说，未免太见外了。”陆冠英道：“请各位到后厅休息。郭世兄，你创口还痛么？”郭靖刚答得一句：“没事啦！”眼前背影飘动，那青衣怪客与梅超风又已到了庄前。

梅超风叉手而立，叫道：“姓郭的小子，你用洪七公所传的降龙十八掌打我，我双眼盲了，因此不能抵挡。姓梅的活不久了，胜败也不放在心上，但如江湖间传言出去，说道梅超风打不过老叫化的传人，岂不是堕了我桃花岛恩师的威名？来来来，你我再打一场。”

郭靖道：“我本不是你的对手，全因你眼睛不便，这才得保性命。我早认输了。”梅超风道：“降龙十八掌共有十八招，你为什么不使全了？”

郭靖道：“只因我性子愚鲁……”黄蓉连打手势，叫他不可吐露底细，郭靖却仍是说了出来：“……洪前辈只传了我十五掌。”

梅超风道：“好啊，你只会十五掌，梅超风就败在你的手下，洪七公那老叫化就这么厉害么？不行，非再打一场不可。”众人听她语气，似乎已不求报杀夫之仇，变成了黄药师与洪七公的声名威望之争。

郭靖道：“黄姑娘小小年纪，我尚不是她的对手，何况是你？桃花岛的武功我是向来敬服的。”黄蓉道：“梅师姊，你还说甚么？天下难道还有谁胜得过爹爹的？”

梅超风道：“不行，非再打一场不可！”不等郭靖答应，伸手抓将过来。郭靖被逼不过，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请梅前辈指教。”挥掌拍出。梅超风翻腕亮爪，叫道：“打无声掌，有声的你不是我对手！”

郭靖跃开数步，说道：“我柯大恩师眼睛也不方便，别人若用这般无声掌法欺他，我必恨之入骨。将心比心，我岂能再对你如此？适才我中你毒抓，生死关头，不得不以无声掌保命，若是比武较量，如此太不光明磊落，晚辈不敢从命。”

梅超风听他说得真诚，心中微微一动：“这少年倒也硬气。”随即厉声喝道：“我既叫你打无声掌，自有破你之法，婆婆妈妈的多说甚么？”

郭靖向那青衣怪客望了一眼，心道：“难道他在这片刻之间，便教了梅超风对付无声掌的法子？”见她苦苦相迫，说道：“好，我再接梅前辈十五招。”他想把降龙十八掌中的十五掌再打一遍，纵使不能胜过了她，也必可以自保，当下向后跃开，然后蹑足上前，缓缓发掌打出，只听得身旁嗤的一声轻响，梅超风钩腕反拿，看准了他手臂抓来，昏暗之中，她双眼似乎竟能看得清清楚楚。

郭靖吃了一惊，左掌疾缩，抢向左方，一招“利涉大川”仍是缓缓打出。他手掌刚出数寸，嗤的一声过去，梅超风便已知他出手的方位，抢在头里，以快打慢。郭靖退避稍迟，险险被她子爪扫中，惊奇之下，急忙后跃，心想：“她知我掌势去路已经奇怪，怎么又能在我将发未发之际先行料到？”第三招更是郑重，正是他拿手的“亢龙有悔”，只听得嗤的一声，梅超风如钢似铁的五只手爪又已向他腕上抓来。

郭靖知道关键必在那“嗤”的一声之中，到第四招时，向那青衣怪客望去，果见他手指轻弹，一小粒石子破空飞出。郭靖已然明白：“原来是他弹

石子指点方位，我打东他投向东，我打西他投向西。不过他怎料得到我掌法的去路？嗯，是了，那日蓉儿与梁子翁相斗，洪七公预先喝破他的拳路，也就是这个道理。我使满十五招认输便了。”

那降龙十八掌无甚变化，郭靖又未学全，虽然每招威力奇大，但梅超风既得预知他掌力来势，自能及早闪避化解。又拆数招，那青衣怪客忽然嗤嗤嗤接连弹出三颗石子，梅超风变守为攻，猛下三记杀手。郭靖勉力化开，还了两掌。

两人相斗渐紧，只听得掌风呼呼之中，夹着嗤嗤嗤弹石之声，黄蓉见情势不妙，在地下捡起一把瓦砾碎片，有些在空中乱掷，有些就照准了那怪客的小石子投去，一来扰乱声响，二来打歪他的准头，不料怪客指上加劲，小石子弹出去的力道劲急之极，破空之声异常响亮，黄蓉所掷的瓦片固然打不到石子，而小石子发出的响声也决计扰乱不了。

陆氏父子及江南六怪都极惊异：“此人单凭手指之力，怎么能把石子弹得如此劲急？就是铁胎弹弓，也不能弹出这般大声。谁要是中了一弹，岂不是脑破胸穿？”

这时黄蓉已然住手，呆呆望着那个怪客。这时郭靖已全处下风，梅超风制敌机先，招招都是凌厉之极的杀手。

突然间呜呜两响，两颗石弹破空飞出，前面一颗飞得较缓，后面一颗急速赶上，两弹拍的一声，在空中撞得火星四溅，石子碎片八方乱射。梅超风借着这股威势直扑过来。郭靖见来势凶狠，难以抵挡，想起南希仁那“打不过，逃！”的四字诀，转身便逃。

黄蓉突然大叫：“爹爹！”向那青衣怪客奔去，扑在他的怀里，放声大哭，叫道：“爹爹，你的脸，你的脸怎……怎么变了这个样子？”

郭靖回过身来，见梅超风站在自己面前，却在侧耳倾听石弹声音，这稍纵即逝的良机哪能放过，当即伸掌慢慢拍向她肩头，这一次却是用了十成力，右掌力拍，左掌跟着一下，力道尤其沉猛。梅超风被这连续两掌打得翻了个筋斗，倒在地下，再也爬不起身。

陆乘风听黄蓉叫那人做爹爹，悲喜交集，忘了自己腿上残废，突然站起，要想过去，也是一交摔倒。

那青衣怪客左手搂住了黄蓉，右手慢慢从脸上揭下一层皮来，原来他脸上戴着一张人皮面具，是以看上去诡异古怪之极。这本来面目一露，但见他形相清癯，丰姿隼爽，萧疏轩举，湛然若神。黄蓉眼泪未干，高声欢呼，抢过了面具罩在肉己脸上，纵体入怀，抱住他的脖子，又笑又跳。

这青衣怪客，正是桃花岛岛主黄药师。

黄蓉笑道：“爹，你怎么来啦？刚才那个姓裘的糟老头子咒你，你也不教训教训他。”黄药师沉着脸道：“我怎么来啦！来找你来着！”黄蓉喜道：“爹，你的心愿了啦？那好极啦，好极啦！”说着拍掌而呼。黄药师道：“了甚么心愿？为了找你这鬼丫头，还管甚么心愿不心愿。”

黄蓉甚是难过，她知父亲曾得了《九阴真经》的下卷，上卷虽然得不到，但发下心愿，要凭着一己的聪明智慧，从下卷而自创上卷的内功基础，说道《九阴真经》也是凡人所作，别人作得出，我黄药师便作不出？若不练成经中所载武功，便不离桃花岛一步，岂知下卷经文被陈玄风、梅超风盗走，另作上卷经文也就变成了全无着落。这次为了自己顽皮，竟害得他违愿破誓，当下软语说道：“爹，以后我永远乖啦，到死都听你的话。”

黄药师见爱女无恙，本已喜极，又听她这样说，心情大好，说道：“扶你师姊起来。”黄蓉过去将梅超风扶起。陆冠英也将父亲扶来，双双拜倒。

黄药师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乘风，你很好，起来罢，当年我性子太急，错怪了你。”陆乘风硬咽道：“师父您老人家好？”黄药师道：“总算还没给人气死。”黄蓉嬉皮笑脸的道：“爹，你不是说我吧？”黄药师哼了一声道：“你也有份。”黄蓉伸了伸舌头，道：“爹，我给你引见几位朋友。这是江湖上有名的江南六怪，是靖哥哥的师父。”

黄药师眼睛一翻，对六怪毫不理睬，说道：“我不见外人。”六怪见他如此傲慢无礼，无不勃然大怒，但震于他的威名与适才所显的武功神通，一时倒也不便发作。

黄药师向女儿道：“你有甚么东西要拿？咱们这就回家。”黄蓉笑道：“没有甚么要拿的，却有点东西要还给陆师哥。”从怀里掏出那包九花玉露丸来，交给陆乘风道：“陆师哥，这些药丸调制不易，还是还了你罢。”陆乘风摇手不接，向黄药师道：“弟子今日得见恩师，实是万千之喜，要是恩师能在弟子庄上小住几时，弟子更是……”

黄药师不答，向陆冠英一指道：“他是你儿子？”陆乘风道：“是。”陆冠英不待父亲吩咐，忙上前恭恭敬敬的磕了四个头，说道：“孙儿叩见师祖。”黄药师道：“罢了！”并不俯身相扶，却伸左手抓住他后心一提，右掌便向他肩头拍落。陆乘风大惊，叫道：“恩师，我就只这个儿子……”

黄药师这一掌劲道不小，陆冠英肩头被击后站立不住，退后七八步，再是仰天一交跌倒，但没受丝毫损伤，怔怔的站起身来。黄药师对陆乘风道：“你很好，没把功夫传他。这孩子是仙霞派门下的吗？”

陆乘风才知师父这一提一推，是试他儿子的武功家数，忙道：“弟子不敢违了师门规矩，不得恩师允准，决不敢将恩师的功夫传授旁人。这孩子正是拜在仙霞派枯木大师的门下。”黄药师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枯木这点微末功夫，也称甚么大师？你所学胜他百倍，打从明天起，你自己传儿子功夫罢。仙霞派的武功，跟咱们提鞋子也不配。”陆乘风大喜，忙对儿子道：“快，快谢过祖师爷的恩典。”陆冠英又向黄药师磕了四个头。黄药师昂起了头，不加理睬。

陆乘风在桃花岛上学得一身武功，虽然双腿残废，但手上功夫未废，心中又深知武学精义，眼见自己独子虽然练武甚勤，总以未得明师指点，成就有限，自己明明有满肚子的武功诀窍可以教他，但格于门规，未敢泄露，为了怕儿子痴缠，索性一直不让他知道自己会武，这时自己取得列于恩师门墙，又得师父允可教子，爱子武功指日可以大进，心中如何不喜？要想说几句感激的话，喉头却硬住了说不出来。

黄药师白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这个给你！”右手轻挥，两张白纸向他一先一后的飞去。

他与陆乘风相距一丈有余，两叶薄纸轻飘飘的飞去，犹如被一阵风送过去一般，薄纸上无所使力，推纸及远，实比投掷数百斤大石更难，众人无不钦服。

黄蓉甚是得意，悄声向郭靖道：“靖哥哥，我爹爹的功夫怎样？”郭靖道：“令尊的武功出神入化。蓉儿，你回去之后，莫要贪玩，好好跟着学。”黄蓉急道：“你也去啊，难道你不去？”郭靖道：“我要跟着我师父，过些时候我来瞧你。”黄蓉大急，紧紧拉住他手，叫道：“不，不，我不和你分

开。”郭靖却知在势不得不和她分离，不禁心中凄然。

陆乘风接住白纸，依稀见得纸上写满了字。陆冠英从庄丁手里接过火把，凑近去让父亲看字。陆乘风一瞥之下，见两张纸上写的都是练功的口诀要旨，却是黄药师的亲笔，二十年不见，师父的字迹更加道劲挺拔，第一时上右首写着题目，是“旋风扫叶腿法”六字。陆乘风知道“旋风扫叶腿”与“落英神剑掌”俱是师父早年自创的得意武技，六个弟子无一得传，如果昔日得着，不知道有多欢喜，现下自己虽已不能再练，但可转授儿子，仍是师父厚恩，当下恭恭敬敬的放入怀内，伏地拜谢。

黄药师道：“这套腿法和我早年所创的已大不相同，招数虽是一样，但这套却是先从内功练起。你每日依照功诀打坐练气，要是进境得快，五六年后，便可不用扶杖行走。”陆乘风又悲又喜，百感交集。

黄药师又道：“你腿上的残疾是治不好的了，下盘功夫也不能再练，不过照着我这功诀去做，和常人一般慢慢行走却是不难，唉，……”他早已自恨当年太过心急躁怒，重罚了四名无辜的弟子，近年来潜心创出这“旋风扫叶腿”的内功秘诀，便是想去传给四名弟子，好让他们能修习下盘的内功之后，得以回复行走。只是他素来要强好胜，虽然内心后悔，口上却不肯说，因此这套内功明明是全部新创，仍是用上一个全不相干的旧名，不肯稍露认错补过之意；过了片刻，又道：“你把三个师弟都去找来，把这功诀传给他们罢。”

陆乘风答应一声：“是。”又道：“曲师弟和冯师弟的行踪，弟子一直没能打听到。武师弟已去世多年了。”

黄药师心里一痛，一对精光闪亮的眸子直射在梅超风身上，她瞧不见倒也罢了，旁人无不心中惴惴。黄药师冷然道：“超风，你作了大恶，也吃了大苦。刚才那裘老儿咒我死了，你总算还哭出了几滴眼泪，还要替我报仇。瞧在这几滴眼泪份上，让你再活几年罢。”

梅超风万料不到师父会如此轻易的便饶了自己，喜出望外，拜倒在地。

黄药师道：“好，好！”伸手在她背上轻轻拍了三掌。

梅超风突觉背心微微刺痛，这一惊险些晕去，颤声叫道：“恩师，弟子罪该万死，求你恩准现下立即处死，宽免了附骨针的苦刑。”她早年曾听丈夫说过，师父有一项附骨针的独门暗器，只要伸手在敌人身上轻轻一拍，那针便深入肉里，牢牢钉在骨骼的关节之中。针上喂有毒药，药性却是慢慢发作，每日六次，按着血脉运行，叫人遍尝诸般难以言传的剧烈苦痛，一时又不得死，要折磨到一两年后方取人性命。武功好的人如运功抵挡，却是越挡越痛，所受苦楚犹似火上加油，更其剧烈。但凡有功夫之人，到了这个地步，又不得不咬紧牙关，强运功力，明知是饮鸩止渴，下次毒发时更为猛恶，然而也只好挡得一阵是一阵了。梅超风知道只要中一枚针已是进了人间地狱，何况连中三枚？抖起毒鞭猛往自己头上砸去。

黄药师一伸手，已将毒鞭抢过，冷冷的道：“急甚么？要死还不容易！”

梅超风求死不得，心想：“师父必是要我尽受苦痛，决不能让我如此便宜的便死。”不禁惨然一笑，向郭靖道：“多谢你一刀把我丈夫杀了，这贼汉子倒死得轻松自在！”

黄药师道：“附骨针上的药性，一年之后方才发作。这一年之中，有三件事给你去做，你办成了，到桃花岛来见我，自有法子给你拔针。”梅超风大喜，忙道：“弟子赴汤蹈火，也要给恩师办到。”黄药师冷冷的道：“你

知道我教你做甚么事？答应得这么快？”梅超风不敢言语，只自磕头。

黄药师道，“第一件，你把《九阴真经》丢失了，去给找回来，要是给人看过了，就把他杀了，一个人看过，杀一个，一百个人看过，杀一百个，只杀九十九人也别来见我。”众人听了，心中都感一阵寒意。江南六怪心想：“黄药师号称‘东邪’，为人行事真是邪得可以。”只听他又道：“你曲、陆、武、冯四个师兄弟，都因你受累，你去把灵风、默风找来，再去查访眠风的家人后嗣，都送到归云庄来居住。这是第二件。”梅超风一一应了。

陆乘风心想：“这件我可去办。”但他知道师父脾气，不敢插黄药师仰头向天，望着天边北斗，缓缓的道：“《九阴真经》是你们自行拿去的，经上的功夫我没吩咐教你练，可是你自己练了。你该当知道怎么办。”隔了一会，说道：“这是第三件。”

梅超风一时不明白师父之意，垂首沉思片刻，方才恍然，颤声道：“待那两件事办成之后，弟子当把九阴白骨爪和摧心掌的功夫去掉。”

郭靖不懂，拉拉黄蓉的衣袖，眼色中示意相询。黄蓉脸上神色甚是不忍，用右手在自己左手手腕上一斩。郭靖这才明白：“原来是把自己的手斩了。”心想：“梅超风虽然作恶多端，但要是真能悔改，何必刑罚如此惨酷？倒要蓉儿代她求求情。”正在想这件事，黄药师忽然向他招了招手，道：“你叫郭靖？”

郭靖忙上前拜倒，说道：“弟子郭靖参见黄老前辈。”黄药师道：“我的弟子陈玄风是你杀的？你本事可不小哇！”郭靖听他语意不善，心中一凛，说道，“那时弟子年幼无知，给陈前辈擒住了，慌乱之中，失手伤了他。”

黄药师哼了一声，冷冷的道：“陈玄风虽是我门叛徒，自有我门中人杀他。桃花岛的门人能教外人杀的么？”郭靖无言可答。

黄蓉忙道：“爹爹，那时候他只有六岁，又懂得甚么了？”黄药师犹如不闻，又道：“洪老叫化素来不肯收弟子，却把最得意的降龙十八掌传给了你十五掌，你必有过人的长处了。要不然，总是你花言巧语，哄得老叫化欢喜了你。你用老叫化所传的本事，打败了我门下弟子，哼哼，下次老叫化见了你，还不有得他说嘴的么？”

黄蓉笑道：“爹，花言巧语倒是有的，不过不是他，是我。他是老实头，你别凶霸霸的吓坏了他。”

黄药师丧妻之后，与女儿相依为命，对她宠爱无比，因之把她惯得甚是娇纵，毫无规矩，那日被父亲责骂几句，竟然便离家出走。黄药师本来料想爱女流落江湖，必定憔悴苦楚，哪知一见之下，却是娇艳犹胜往昔，见她与郭靖神态亲密，处处回护于他，似乎反而与老父生分了，心中颇有妒意，对郭靖更是有气，当下不理女儿，对郭靖道：“老叫化教你本事，让你来打败梅超风，明明是笑我门下无人，个个弟子都不争气……”

黄蓉忙道：“爹，谁说桃花岛门下无人？他欺梅师姊眼睛不便，掌法上侥幸占了些便宜，有甚么希罕？你倒教他绑上眼睛，跟梅师姊比划比划看。女儿给你出这口气。”纵身出去，叫道：“来来，我用爹爹所传最寻常的功夫，跟你洪七公生平最得意的掌法比比。”她知郭靖的功夫和自己不相上下，两人只要拆解数十招，打个平手，爹爹的气也就消了。

郭靖明白她的用意，见黄药师未加阻拦，说道：“我向来打你不过，就再让你揍几拳罢。”当即走到黄蓉身前。

黄蓉喝道：“看招！”纤手横劈，飕飕风响，正是落英神剑掌法中的“雨



急风狂”。郭靖便以降龙十八掌招数对敌，但他爱惜黄蓉之极，哪肯使出全力？可是降龙十八掌全凭劲强力猛取胜，讲到招数繁复奇幻，岂是落英神剑掌法之比，只拆了数招，身上连中数掌。黄蓉要消父亲之气，这几掌还是打得真重，心知郭靖筋骨强壮，这几下还能受得了，高声叫道：“你还不服输？”口中说着，手却不停。

黄药师铁青了脸，冷笑道：“这种把戏有甚么好看？”也不见他身子晃动，忽地已然欺近，双手分别抓住了两人后领向左右掷出。虽是同样一掷，劲道却大有不同，掷女儿的左手只是将她甩出，掷郭靖的右子却运力甚强，存心要重重摔他一下。郭靖身在半空使不出力，只觉不由自主的向后倒去，但脚跟一着地，立时牢牢钉住，竟未摔倒。

他要是一交摔得口肿面青，半天爬不起来，倒也罢了。这样一来，黄药师虽然暗赞这小子下盘功夫不错，怒气反而更炽，喝道：“我没弟子，只好自己来接你几掌。”郭靖忙躬身道：“弟子就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和前辈过招。”

黄药师冷笑道：“哼，和我过招？谅你这小子也不配。我站在这里不动，你把降龙十八掌一掌掌的向我身上招呼，只要引得我稍有闪避，举手挡格，就算是我栽了，好不好？”郭靖道：“弟子不敢。”黄药师道：“不敢也要你敢。”

郭靖心想：“到了这步田地，不动手万万不行，只好打他几掌。他不过是要借力打力，将我反震出去，我摔几交又有甚么？”

黄药师见他尚自迟疑，但脸上已有跃跃欲试之色，说道：“快动手，你不出招，我可要打你了。”郭靖道：“既是前辈有命，弟子不敢不遵。”运起势子，蹲身屈臂，画圈击出一掌，又是练得最熟的那招“亢龙有悔”。他既担心真的伤了黄药师，又怕若用全力。回击之劲也必奇大，是以只使了六成力。这一掌打到黄药师胸口，突觉他身上滑不留手，犹如涂满了油一般，手掌一滑，便溜了开去。

黄药师道：“干吗？瞧我不起么？怕我吃不住你神妙威猛的降龙掌，是不是？”郭靖道：“弟子不敢。”这第二掌“或跃在渊”，却再也不敢留力，吸一口气，呼的一响，左掌前探，右掌倏地从左掌底下穿了出去，直击他小腹。黄药师道：“这才像个样子。”

当日洪七公教郭靖在松树上试掌，要他掌一着树，立即使劲，方有摧坚破强之功，这时他依着千练万试过的法门，指尖微微触到黄药师的衣缘，立时发劲，不料就在这劲已发出、力未受着的一瞬之间，对方小腹突然内陷，只听得喀的一声，手腕已是脱臼。他这掌若是打空，自无关碍，不过是白使了力气，却在明明以为击到了受力之处而发出急劲，着劲的所在忽然变得无影无踪，待要收劲，哪里还来得及，只感手上剧痛，忙跃开数尺，一只手已举不起来。

江南六怪见黄药师果真一不闪避，二不还手，身子未动，一招之间就把郭靖的腕骨卸脱了臼，又是佩服，又是担心。

只听黄药师喝道：“你也吃我一掌，教你知道老叫化的降龙十八掌厉害，还是我桃花岛的掌法厉害。”语声方毕，掌风已闻。郭靖忍痛纵起，要向旁躲避，哪知黄药师掌未至，腿先出，一拨一勾，郭靖扑地倒了。

黄蓉惊叫：“爹爹别打！”从旁窜过，伏在郭靖身上。黄药师变掌为抓，一把抓住女儿背心，提了起来，左掌却直劈下去。

江南六怪知道这一掌打着，郭靖非死也必重伤，一齐抢过。全金发站得最近，秤杆上的铁锤径击他左手手腕。黄药师将女儿在身旁一放，双手任意挥洒，便将全金发的秤杆与韩小莹手中长剑夺下，平剑击秤，当啷一响，一剑一秤震为四截。

陆乘风叫道：“师父！……”想出言劝阻，但于师父积威之下，再也不敢接下口去。

黄蓉哭道：“爹，你杀他罢，我永不再见你了。”急步奔向太湖，波的一声，跃入了湖中。黄药师惊怒交集，虽知女儿深通水性，自小就常在东海波濤之中与鱼鳖为戏，整日不上岸也不算一回事，但她这一去却不知何日再能重见，飞身抢到湖边，黑沉沉之中，但见一条水线笔直的通向湖心。

黄药师呆立半晌，回过头来，见朱聪已替郭靖接上了腕骨所脱的臼，当即迁怒于他，冷冷的道：“你们七个人快自杀罢，免得让我出手时多吃苦头。”

柯镇恶横过铁杖，说道：“男子汉大丈夫死都不怕，还怕吃苦？”朱聪道：“江南六怪已归故乡，今日埋骨五湖，尚有何憾？”六人或执兵刃，或是空手，布成了迎敌的阵势。

郭靖心想：“六位师父哪里是他的敌手，只不过是送了性命，岂能因我之故而害了师父？”急忙纵身上前，说道：“陈玄风是弟子杀的，与我众位师父无干，我一人给他抵命便了。”随又想到：“大师父、三师父、七师父都是性如烈火，倘若见我丧命，岂肯罢手？必定又起争斗，我须独自了结此事。”当下挺身向黄药师昂然说道：“只是弟子父仇未报，前辈可否宽限一个月，三十天之后，弟子亲来桃花岛领死？”

黄药师这时怒气渐消，又是记挂着女儿，已无心思再去理他，手一挥，转身就走。

众人不禁愕然，怎么郭靖只凭这一句话，就轻轻松松的将他打发走了？只怕他更有厉害毒辣手段，却见他黑暗之中身形微晃，已自不见。

陆乘风呆了半晌，才道：“请各位到后堂稍息。”梅超风哈哈一笑，双袖挥起，已反跃出丈余之外，转身也没入了黑暗之中。陆乘风叫道：“梅师姊，把你弟子带走罢。”黑暗中沉寂无声，梅超风早已去远。

只见她面前放着两个无锡所产的泥娃娃，一男一女，都是肥肥胖胖，憨态可掬。泥人面前摆着几只粘土捏成的小碗小盏，盛着些花草树叶。

## 第十五回 神龙摆尾

陆冠英扶起完颜康，见他已被点中穴道，动弹不得，只有两颗眼珠光溜溜的转动。陆乘风道：“我答应过你师父，放了你去。”瞧他被点中了穴道的情形不是本门手法，自己虽能替他解穴，但对点穴之人却有不敬，正要出言询问，朱聪过来在完颜康腰里捏了几把，又在他背上轻拍数掌，解开了他穴道。陆乘风心想：“这人手上功夫真是了得。完颜康武功不弱，未见他还得一招半式，就被点了穴。”其实若是当真动手，完颜康虽然不及朱聪，但不致立时就败，只是大厅倒塌时乱成一团，完颜康又牵着那姓段的武官，朱聪最善于乘人分心之际攻人虚隙，是以出手即中。

朱聪道：“这位是甚么官儿，你也带了走罢。”又给那武官解了穴道。那武官自必死，听得竟能获释，喜出望外，忙躬身说道：“大……大英雄活命之恩，卑……卑职段天德终身不忘。各位若去京师耍子，小将自当尽心招待……”

郭靖听了“段天德”三字，耳中嗡的一震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叫段天德？”段天德道：“正是，小英雄有何见教？”郭靖道：“十八年前，你可是在临安当武官么？”段天德道：“是啊，小英雄怎么知道？”他刚才曾听得陆乘风说陆冠英是枯木大师弟子，又向陆冠英说道：“我是枯木大师俗家的侄儿，咱们说起来还是一家人呢，哈哈！”

郭靖向段天德从上瞧到下，又从下瞧到上，始终一言不发，段天德只是陪笑。过了好半晌，郭靖转头向陆乘风道：“陆庄主，在下要借宝庄后厅一用。”陆乘风道：“当得，当得。”郭靖挽了段天德的手臂，大踏步向后走去。

江南六怪个个喜动颜色，心想天网恢恢，竟在这里撞见这恶贼，若不是他自道姓名，哪里知道当年七兄妹万里追踪的就是此人？

陆乘风父子与完颜康却不知郭靖的用意，都跟在他的身后，走向后厅。家丁掌上烛火。郭靖道：“烦借纸笔一用。”家丁应了取来。郭靖对朱聪道：“二师父，请你书写先父的灵位。”朱聪提笔在白纸上写了“郭义士啸天之灵位”八个大字，供在桌子正中。

段天德还道来到后厅，多半是要吃消夜点心，及见到郭啸天的名字，只吓得魂飞天外，一转头，见到韩宝驹矮矮胖胖的身材，惊上加惊，把一泡尿全撒在裤裆之中。当日他带了郭靖的母亲一路逃向北方，江南六怪在后追赶，在旅店的门缝之中，他曾偷瞧过韩宝驹几眼，这人矮胖怪异的身材最是难忘。适才在大厅上相见，只因自己心中惊魂不定，未曾留意别人，这时烛光下瞧得明白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只是瑟瑟发抖。

郭靖喝道：“你要痛痛快快的死呢，还是喜欢零零碎碎的先受点折磨？”

段天德到了这个地步，哪里还敢隐瞒，只盼推委罪责，说道：“你老太爷郭义士不幸丧命，虽跟小的有一点儿干系，不过……不过小的是受了上命差遣，概不由己。”郭靖喝道：“谁差你了？谁派你来害我爹爹，快说，快说。”段天德道：“那是大金国的六太子完颜洪烈六王爷。”完颜康惊道：“你说甚么？”

段天德只盼多拉一个人落水，把自己的罪名减轻些，于是原原本本的将当日完颜洪烈怎样看中了杨铁心的妻子包氏、怎样与宋朝官府串通、命官兵到牛家村去杀害杨郭二人，怎样假装见义勇为、杀出来将包氏救去，自己又

怎样逃到北京，却被金兵拉伏拉到蒙古，怎样在乱军中与郭靖之母失散，怎样逃回临安，此后一路升官等情由，详详细细的说了，说罢双膝跪地，向郭靖道：“郭英雄，郭大人，这事实实在不能怪小的。当年见到你老太爷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原是决意要手下留情，还想跟他交个朋友，只不过……只不过……小人是个小小官儿，委实自己做不了主，空有爱慕之心，好生之德……小人名叫段天德，这上天好生之德的道理，小人自幼儿就明白的……”瞥眼见到郭靖脸色铁青，丝毫不为自己言语所动，当即跪倒，在郭靖天灵前连连叩头，叫道：“郭老爷，你在天之灵要明白，害你的仇人是人家六太子完颜洪烈，是他这个畜生，可不是我这蝼蚁也不如的东西。你公子爷今日长得这么英俊，你在天之灵也必欢喜，你老人家保佑，让他饶了小人一条狗命罢……”

他还在唠唠叨叨的说下去，完颜康倏地跃起，双乎下击，噗的一声，将他打得头骨碎裂而死。郭靖伏在桌前，放声大哭。

陆乘风父子与江南六怪一一在郭靖天的灵前行礼致祭。完颜康也拜在地下，磕了几个头，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郭兄，我今日才知我那……那完颜洪烈原来是你我的大仇人。小弟先前不知，事事倒行逆施，真是罪该万死。”想起母亲身受的苦楚，也痛哭起来。

郭靖道：“你待怎样？”完颜康道：“小弟今日才知确是姓杨，‘完颜’两字，跟小弟全无干系，从今而后，我是叫杨康的了。”郭靖道，“好，这才是不忘本的好汉子。我明日去北京杀完颜洪烈，你去也不去？”

杨康想起完颜洪烈养育之恩，一时踌躇不答，见郭靖脸上已露不满之色，忙道：“小弟随同大哥，前去报仇。”郭靖大喜，说道：“好，你过世的爹爹和我母亲都曾对我说过，当年先父与你爹爹有约，你我结义为兄弟，你意下如何？”杨康道：“那是求之不得。”两人叙起年纪，郭靖先出世两个月。当下在郭靖天灵前对拜了八拜，结为兄弟。

当晚各人在归云庄上歇了。次晨六怪及郭杨二人向陆庄主父子作别。陆庄主每人送了一份厚厚的程仪。

出得庄来，郭靖向六位师父道：“弟子和杨兄弟北上去杀完颜洪烈，要请师父指点教诲。”柯镇恶道：“中秋之约为时尚早，我们左右无事，带领你去干这件大事罢。”朱聪等人均表赞同。郭靖道：“师父待弟子恩重如山，只是那完颜洪烈武艺平庸，又有杨兄弟相助，要杀他谅来也非难事。师父为了弟子，十多年未归江南，现下数日之间就可回到故乡，弟子不敢再劳师父大驾。”六怪心想也是实情，眼见他武艺大进，尽可放心得下，当下细细叮嘱了一番，郭靖一一答应。

最后韩小莹道：“桃花岛之约，不必去了。”她知郭靖忠厚老实，言出必践，瞧那黄药师性子古怪残忍，如去桃花岛赴会，势必凶多吉少。郭靖道：“弟子若是不去，岂不失信于他？”杨康插口说道：“跟这般妖邪魔道，有甚么信义好讲。大哥是太过拘泥古板了。”

柯镇恶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靖儿，咱们侠义道岂能说话不算数？今日是六月初五，七月初一我们在嘉兴醉仙楼相会，同赴桃花岛之约。现下你骑小红马赶赴北京报仇。你那义弟不必同去了。你如能得遂心愿，那是最好，否则咱们把杀奸之事托了全真派诸位道长，他们义重如山，必不负咱们之托。”郭靖听大师父说要陪他赴难，感激无已，拜倒在地。

南希仁道：“你这义弟出身富贵之家，可要小心了。”韩小莹道：“四

师父这句话，你一时也不会明白，以后时时仔细想想。”郭靖应道：“是。”

朱聪笑道：“黄药师的女儿跟她老子倒挺不同，咱们以后再犯不着生她的气，三弟，是么？”韩宝驹一将胡髭，说道：“这小娃娃骂我是矮冬瓜，她自己挺美么？”说到这里，却也不禁笑了出来。郭靖见众师父对黄蓉不再心存芥蒂，甚是喜慰，但随即想到她现下不知身在何处，又感难受。全金发道：“靖儿，你快去快回，我们在嘉兴静候好音。”

江南六怪扬鞭南去，郭靖牵着红马，站在路旁，等六怪走得背影不见，方才上马，向杨康道：“贤弟，我这马脚程极快，去北京十多天就能来回。我先陪贤弟走几天。”两人扣辔向北，缓缓而行。

杨康心中感慨无已，一月前命驾南来时左拥右卫，上国钦差，何等威风，这时悄然北往，荣华富贵，顿成一场春梦；郭靖不再要他同去中都行刺，固是免得他为难，但是否要设法去通知完颜洪烈防备躲避，却又大费踌躇。郭靖却道他思忆亡故的父母，不住相劝。

中午时分，到了溧阳，两人正要找店打尖，忽见一名店伴迎了上来，笑道：“两位可是郭爷、杨爷？酒饭早就准备好了，请两位来用罢。”

郭靖和杨康同感奇怪。杨康问道：“你怎认识我们？”那店伴笑道：“今儿早有一位爷嘱咐来着，说了郭爷、杨爷的相貌，叫小店里预备了酒饭。”说着牵了两人坐骑去上料。杨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归云庄的陆庄主好客气。”两人进店坐下，店伴送上酒饭，竟是上好的花雕和精细面点，菜肴也是十分雅致，更有一碗郭靖最爱吃的口蘑煨鸡。两人吃得甚是畅快，起身会帐。掌柜的笑道：“两位爷请自稳便，帐已会过了。”杨康一笑，给了一两银子赏钱，那店伴谢了又谢，直送到店门之外。

郭靖在路上说起陆庄主慷慨好客。杨康对被擒之辱犹有余恨，说：“这人也不是甚么好东西，只会以这般手段笼络江湖豪杰，才做了太湖群雄之主。”郭靖奇道：“陆庄主不是你师叔么？”杨康道：“梅超风虽教过我武功，也算不得是甚么师父。这些邪门外道的功夫，要是我早知道了，当日不学，也不至落到今日这步田地。”郭靖更奇，问道：“怎么啊？”杨康自知失言，脸上一红，强笑道：“小弟总觉九阴白骨爪之类不是正派武功。”郭靖点头道：“贤弟说得不错。你师父长春真人武功精湛，又是玄门正宗，你向师父说明真相，好好悔过，他必能原有你以往之事。”杨康默然不语。

傍晚时分，到了金坛，那边客店仍是预备好了酒饭。其后一连三日，都是如此。这日两人过江到了高邮，客店中又有人来接。杨康冷笑道：“瞧归云庄送客送到哪里？”郭靖却早已起疑，这三日来每处客店所备的饭菜之中，必有一二样是他特别爱吃之物，如是陆冠英命人预备，怎能深知他的心意？用过饭后，郭靖道：“贤弟，我先走一步，赶上去探探。”催动小红马，倏忽之间已赶过三个站头，到了宝应，果然无人来接。

郭靖投了当地最大的一家客店，拣了一间靠近帐房的上房，守到傍晚，听得店外鸾铃响处，一骑马奔到店外，戛然而止，一人走进店来，吩咐帐房明日预备酒饭迎接郭、杨二人。郭靖虽早料到必是黄蓉，但这时听到她的声音，仍不免喜悦不胜，心中突突乱跳，听她要了店房，心想，蓉儿爱闹着玩，我且不认她，到得晚上去作弄她一下。睡到二更时分，悄悄起来，想到黄蓉房里去吓她一跳，只见屋顶上人影一闪，正是黄蓉。郭靖大奇：“这半夜里她到哪里去？”当下展开轻功，悄悄跟在她身后。

黄蓉径自奔向郊外，并未发觉有人跟随，跑了一阵，到了一条小溪之旁，

坐在一株垂柳之下，从怀里摸出些东西，弯了腰玩弄。其时月光斜照，凉风吹拂柳丝，黄蓉衣衫的带子也是微微飘动，小溪流水，虫声唧唧，一片清幽，只听她说道：“这个是靖哥哥，这个是蓉儿。你们两个乖乖的坐着，这么面对面的，是了，就是这样。”

郭靖蹑着脚步，悄没声的走到她身后，月光下望过去，只见她面前放着两个无锡所产的泥娃娃，一男一女，都是肥肥胖胖，憨态可掬。郭靖在归云庄上曾听黄蓉说过，无锡泥人天下驰誉，虽是玩物，却制作精绝，当地土语叫作“大阿福”。她在桃花岛上就有好几个。这时郭靖觉得有趣，又再走近几步。见泥人面前摆着几只粘土捏成的小碗小盏，盛着些花草之类，她轻声说着：“这碗靖哥哥吃，这碗蓉儿吃。这是蓉儿煮的啊，好不好吃啊？”郭靖接口道：“好吃，好吃极啦！”

黄蓉微微一惊，回过头来，笑生双靥，投身入怀，两人紧紧抱在一起。过了良久，这才分开，并肩坐在柳溪之旁，互道别来情景。虽只数日小别，倒像是几年几月没见一般。黄蓉咕咕咯咯的又笑又说，郭靖怔怔的听着，不由得痴了。

那夜黄蓉见情势危急，父亲非杀郭靖不可，任谁也劝阻不住，情急之下，说出永不相见的话来。黄药师爱女情深，便即饶了郭靖。黄蓉在太湖中耽了大半个时辰，料想父亲已去，挂念着郭靖，又到归云庄来窥探，见他安然无恙，心中大慰，回想适才对父亲说话太重，又自懊悔不已。次晨躲在归云庄外树丛之中，眼见郭靖与杨康并辔北去，于是抢在前头给他们安排酒饭。

两人直说到月上中天，此时正是六月天时，静夜风凉，黄蓉心中欢畅，渐渐眼困神倦，言语模糊，又过一会，竟在郭靖怀中沉沉睡去，玉肤微凉，吹息细细。郭靖怕惊醒了她，倚着柳树动也不动，过了一会，竟也睡去。

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只听得柳梢莺啭，郭靖睁开眼来，但见朝曦初上，鼻中闻着阵阵幽香，黄蓉兀自未醒，蛾眉敛黛，嫩脸匀红，口角间浅笑盈盈，想是正做好梦。

郭靖心想，“让她多睡一会，且莫吵醒她。”正在一根根数她长长的睫毛，忽听左侧两丈余外有人说道：“我已探明程家大小姐的楼房，在同仁当铺后面的花园里。”另一个苍老的声音道：“好，咱们今晚去干事。”两人说话很轻，但郭靖早已听得清楚，不禁吃了一惊，心想这必是众师父说过的采花淫贼，可不能容他们为非作歹。

突然黄蓉急跃起身，叫道：“靖哥哥，来捉我。”奔到一株大树之后。郭靖一呆之下，见黄蓉连连向自己招手，这才明白，当下装作少年人嬉戏模样，嘻嘻哈哈的向她追去，脚步沉滞，丝毫不露身有武功。

说话的两人本来决计想不到这大清早旷野之中就有人在，不免一惊，但见是两个少年男女追逐闹玩，也就不在意下，但话却不说了，径向前行。

黄蓉与郭靖瞧这两人背影，衣衫褴褛，都是乞儿打扮。待得两人走远，黄蓉道：“靖哥哥，你说他们今晚去找那程家大小姐干甚么？”郭靖道：“多半不是好事。咱们出手救人，好不好？”

黄蓉笑道：“那当然。但不知道这两个叫化子是不是七公的手下。”郭靖道：“一定不是。但七公说天下叫化都归他管？嗯，这两个坏人定是假扮了叫化的。”黄蓉道：“天下成千成万叫化子，一定也有不少坏叫化。七公本领虽大，也不能将每个人都管得好好地。看来这两个定是坏叫化。七公待咱们这么好，难以报答，咱们帮他管管坏叫化，七公一定欢喜。”郭靖点头

道：“正是。”想到能为洪七公稍效微劳，甚是高兴。

黄蓉又道：“这两人赤了脚，小腿上生满了疮，我瞧定是真叫化儿。旁人扮不到那么像。”郭靖心下佩服，道：“你瞧得真仔细。”

两人回店用了早饭，到大街闲逛，走到城西，只见好大一座当铺，白墙上“同仁老当”四个大字，每个字比人还高。当铺后进果有花园，园中一座楼房建构精致，檐前垂着绿幽幽的细竹帘。两人相视一笑，携手自到别处玩耍。

等到用过晚饭，在房中小睡养神，一更过后，两人径往西城奔去，跃过花园围墙，只见楼房中隐隐透出灯火。两人攀到楼房顶下，以足钩住屋檐，倒挂下来。这时天气炎热，楼上并未关窗，从竹帘缝中向里张望，不禁大出意料之外。只见房中共有七人，都是女子，一个十八九岁的美貌女子正在灯下看书，想必就是那位程大小姐了，其余六人都是丫鬟打扮，子中却各执兵刃，劲装结束，精神奕奕，看来都会武艺。郭靖与黄蓉原本要来救人，却见人家早已有备，料得中间另有别情，两人精神一振，悄悄翻上屋顶，坐下等候，只待瞧一场热闹。

等不到小半个时辰，只听得墙外喀的一声微响，黄蓉一拉郭靖衣袖，缩在屋檐之后，只见围墙外跃进两条黑影，瞧身形正是日间所见的乞丐。两丐走到楼下，口中轻声吹哨，一名丫鬟揭开竹帘，说道：“是丐帮的英雄到了么？请上来罢。”两丐跃上楼房。

郭靖与黄蓉在黑暗中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日间听得那两丐说话，又见楼房中那小姐严神戒备的情状，料想二丐到来，立时便有一场厮杀，哪知双方竟是朋友。

只见程大小姐站起身来相迎，道了个万福，说道：“请教两位高姓大名。”那声音苍老的人道：“在下姓黎，这是我的师侄，名叫余兆兴。”程大小姐道：“原来是黎前辈，余大哥。丐帮众位英雄行侠仗义，武林中人人佩服，小女子今日得见两位尊范，甚是荣幸。请坐。”她说的虽是江湖上的场面话，但神情腴腆，说一句话，便停顿片刻，一番话说来极是生疏，语言娇媚，说甚么“武林中人人佩服”云云，实是极不相称。她勉强说完了这几句话，已是红晕满脸，偷偷抬眼向那姓黎的老丐望了一眼，又低下头去，细声细气的道：“老英雄可是人称‘江东蛇王’的黎生黎前辈么？”那老丐笑道：“姑娘好眼力，在下与师尊清净散人曾有一面之缘，虽无深交，却是向来十分钦佩。”

郭靖听了“清净散人”四字，心想：“清净散人孙不二孙仙姑是全真七子之一，这位程大小姐和两个乞丐原来都不是外人。”

只听程大小姐道：“承老英雄仗义援手，晚辈感激无已，一切全凭老英雄吩咐。”黎生道：“姑娘是千金之体，就是给这狂徒多瞧一眼也是褻渎了。”程大小姐脸上一红。黎生又道：“姑娘请到今堂房中歇宿，这几位尊使也都带了去，在下自有对付那狂徒的法子。”程大小姐道：“晚辈虽然武艺低微，却也不怕那恶棍。这事要老前辈一力承当，晚辈怎过意得去？”黎生道：“我们洪帮主与贵派老教主王真人素来交好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姑娘何必分甚么彼此？”程大小姐本来似乎跃跃欲试，但听黎生这么说了，不敢违拗，行了个礼，说道：“那么一切全仗黎老前辈和余大哥了。”说罢，带了丫鬟盈盈下楼而去。

黎生走到小姐床边，揭开绣被，鞋也不脱，满身肮脏的就躺在香喷喷的

被褥之上，对余兆兴道：“你下楼去，和大伙儿四下守着，不得我号令，不可动手。”余兆兴答应了而去。黎生盖上绸被，放下纱帐，熄灭灯烛，翻身朝里而卧。

黄蓉暗暗好笑：“程大小姐这床被头铺盖可不能要了。他们丐帮的人想来都学帮主，喜欢滑稽胡闹，却不知道在这里等谁？这件事倒也好玩得紧。”她听得外面有人守着，与郭靖静悄悄的藏身在屋檐之下。

约莫过了一个更次，听得前面当铺中的更夫“的笃、的笃、当当当”的打过三更，接着“拍”的一声，花园中投进一颗石子来。过得片刻，围墙外窜进八人，径跃上楼，打着了火折子，走向小姐床前，随即又吹熄火折。

就在这火光一闪之际，郭、黄二人已看清来人的形貌，原来都是欧阳克那些女扮男装、身穿白衣的女弟子。四名女弟子走到床前，揭开帐子，将绸被兜头罩在黎生身上，牢牢搂住，另外两名女弟子张开一只大布袋，抬起黎生放入袋中，抽动绳子，已把袋口收紧。众女抖被罩头、张袋装人等手法熟练异常，想是一向做惯了的，黑暗之中顷刻而就，全没声响。四名女弟子各执布袋一角。抬起布袋，跃下楼去。

郭靖待要跟踪，黄蓉低声道：“让丐帮的人先走。”郭靖心想不错，探头外望，只见前面四女抬着装载黎生的布袋，四女左右卫护，后面隔了数丈跟着十余人，手中均执木棒竹杖，想来都是丐帮中人。

郭、黄二人待众人走远，这才跃出花园，远远跟随，走了一阵，已到郊外，只见八女抬着布袋走进一座大屋，众乞丐四下分散，把大屋团团围住了。

黄蓉一扯郭靖的手，急步抢到后墙，跳了进去，却见是一所祠堂，大厅上供着无数神主牌位，梁间悬满了大匾，写着族中有过功名之人的名衔。厅上四五枝红烛点得明晃晃地，居中坐着一人，折扇轻挥，郭、黄二人早就料到必是欧阳克，眼见果然是他，当下缩身窗外，不敢稍动，心想：“不知那黎生是不是他敌手？”

只见八女抬了布袋走进大厅，说道：“公子爷，程家大小姐已经接来了。”欧阳克冷笑两声，抬头向着厅外说道：“众位朋友，既蒙枉顾，何不进来相见？”

隐在墙头屋角的群丐知道已被他察觉，但未得黎生号令，均是默不作声。欧阳克侧头向地下的布袋看了一眼，冷笑道：“想不到美人儿的大驾这么容易请到。”缓步上前，折扇轻挥，已折成一条铁笔模样。

黄蓉、郭靖见了他的手势和脸色，都吃了一惊，知他已看破布袋中藏着敌人，便要痛下毒手。黄蓉手中扣了三枚钢针，只待他折扇下落，立刻发针相救黎生。忽听得飕飕两声，窗格中打进两枝袖箭，疾向欧阳克背心飞去，原来丐帮中人也已看出情势凶险，先动上了手。

欧阳克翻过左手，食指与中指夹住一箭，无名指与小指夹住另一箭，喀喀两响，两枝短箭折成了四截。群丐见他如此功夫，无不骇然。余兆兴叫道：“黎师叔，出来罢。”语声未毕，嗤的一声急响，布袋已然撕开，两柄飞刀激射而出，刀光中黎生着地滚出，扯着布袋一抖，护在身前，随即跃起。他早知欧阳克武功了得，与他拼斗未必能胜，本想藏在布袋之中，出其不意的忽施袭击，哪知还是被他识穿了。

欧阳克笑道：“美人儿变了老叫化，这布袋戏法高明得紧啊！”黎生叫道：“地方上三天之中接连失了四个姑娘，都是阁下干的好事了？”欧阳克笑道：“宝应县并不穷啊，怎么捕快公人变成了要饭的？”黎生说道：“我



本来也不在这里要饭，昨儿听小叫化说，这里忽然有四个大姑娘给人劫了去，老叫化一时兴起，过来瞧瞧。”

欧阳克懒懒的道：“那几个姑娘也没甚么好，你既然要，大家武林一脉，冲着你面子，便给了你罢。叫化子吃死蟹，只只好，多半你会把这四个姑娘当作了宝贝。”右手一挥，几名女弟子入内去领了四个姑娘出来，个个衣衫不整，神色憔悴，眼睛哭得红肿。

黎生见了这般模样，怒从心起，喝道：“朋友高姓大名，是谁的门下？”欧阳克仍是满脸漫不在乎的神气，说道：“我复姓欧阳，你老兄有何见教？”黎生喝道：“你我比划比划。”欧阳克道：“那再好没有，进招罢。”

黎生道：“好！”右手抬起，正要发招，突然眼前白影微晃，背后风声响动，疾忙向前飞跃，颈后已被敌人拂中，幸好纵跃得快，否则颈后的要穴已被他拿住了。黎生是丐辈中的八袋弟子，行辈甚尊，武功又强，两浙群丐都归他率领，是丐帮中响当当的脚色，哪知甫出手便险些着了道儿，脸上一热，不待回身，反手还劈一掌。黄蓉在郭靖耳边低声道，“他也会降龙十八掌！”郭靖点了点头。

欧阳克见他这招来势凶狠，不敢硬接，纵身避开。黎生这才回过身来，踏步进击，双手当胸虚捧，呼的转了个圈子。郭靖在黄蓉耳畔轻声道：“这是逍遥游拳法中的招数罢？”黄蓉也点了点头，只是见黎生拳势沉重，却少了“逍遥游”拳法中应有的飘逸之致。

欧阳克见他步稳手沉，招术精奇，倒也不敢轻忽，将折扇在腰间一插，闪开对方的圈击，拳似电闪，打向黎生右肩。黎生以一招“逍遥游”拳法中的“饭来伸手”格开。欧阳克左拳钩击，待得对方竖臂相挡，倏忽间已窜到他背后，双手五指抓成尖锥，双锥齐至，打向他背心要穴。黄蓉和郭靖都吃了一惊：“这一招难挡。”

这时守在外面的群丐见黎生和敌人动上了手，都涌进厅来，灯影下蓦见黎生遇险，要待抢上相助，已然不及。

黎生听得背后风响，衣上也已微有所感，就在这一瞬间之间，反手横劈，仍是刚才使过的“降龙十八掌”中那一招“神龙摆尾”。这一招出自《易经》中的“履”卦，始创“降龙十八掌”的那位高人本来取名为“履虎尾”，好比攻虎之背，一脚踏在老虎尾巴上，老虎回头反咬一口，自然厉害猛恶之至。后来的传人嫌《易经》中这些文绉绉的卦名说来大不顺口，改作了“神龙摆尾”。欧阳克不敢接他这掌，身子向后急仰，躲了开去。黎生心中暗叫：“好险！”转身拒敌。他武功远不及欧阳克精妙，拆了三四十招，已连遇五六次凶险，每次均仗这招“神龙摆尾”解难脱困。

黄蓉低声对郭靖道：“七公只传了他一掌。”郭靖点点头，想起自己当日以一招“亢龙有悔”与梁子翁对敌之事，又想到洪七公对他丐帮中的首要人物也不过传了一掌，自己竟连得他传授十五掌，心中好生感激。

只见欧阳克踏步进迫，把黎生一步步逼向厅角之中。原来欧阳克已瞧出他只一招厉害，而这一招必是反身从背后发出，当下将他逼入屋角，叫他无法反身发掌。黎生明白了敌人用意，移步转身，要从屋角抢到厅中，刚只迈出一步，欧阳克一声长笑，抡拳直进，蓬的一拳，击在他下颏之上。黎生吃痛，心下惊惶，伸臂待格，敌人左拳又已击到，片刻间，头上胸前连中了五六拳，登时头晕身软，晃了几晃，跌倒在地。

丐帮诸人抢上前来救援，欧阳克转过身来，抓起奔在最前的两个乞丐，

对着墙壁摔了出去，两人重重撞在墙上，登时晕倒，余人一时不敢过来。

欧阳克冷笑道：“公子爷是甚么人，能着了你们这些臭叫化的道儿？我叫你们瞧一个人！”双手一拍，两名女弟子从堂内推出一个女子来，双手反缚，神情委顿，泪水从白玉般的脸颊上不注流下，正是程大小姐。这一着大出众人意料之外，黄蓉与郭靖也是大惑不解。

欧阳克挥了挥右手，女弟子又把程大小姐带回内堂。他得意洋洋的道：“老叫化在楼上钻布袋，却不知区区在下守在楼梯之上，当即清了程大小姐，先回来等你们驾到。”群丐面面相觑，心想这一下真是一败涂地。

欧阳克摇了摇折扇，说道：“丐帮的名气倒是不小，今日一见，却真叫人笑掉了牙，甚么偷鸡摸狗拳、要饭捉蛇掌，都拿出现世。以后还敢不敢来碍公子爷的事？瞧在你们洪帮主的份上，便饶了这老叫化的性命，只是要惜他两个招子，作个记认。”说着伸出两根手指，向黎生眼中插下。

忽听得有人大叫：“且慢！”一人跃进厅来，挥掌向欧阳克推去。

欧阳克猛觉一股凌厉掌风扑向前胸，疾忙侧身相避，但已被掌风带到，身子晃了两下，退开两步，不由得暗暗吃惊：“自出西域以来，竟接连遭逢高手，这是何人，居然有如此功力？”定睛看时，更是诧异，只见挡在自己与黎生之间的，竟是那个在赵王府中曾同过席的少年郭靖。此人武功平平，怎么刚才这一掌沉猛至斯？只听他说道：“你作恶多端，不加悔改，还想伤害好人，真把天下好汉不放在眼里了么？”欧阳克心想刚才这一掌不过碰巧，哪将他放在心上，侧目斜视，笑道：“你也算得是天下好汉？”郭靖道：“我哪敢称得上‘好汉’二字，只是斗胆要劝你一句，还请把程大小姐放回，自己早日回西域去罢。”欧阳克笑道：“要是我不听你小朋友的劝呢？”

郭靖还未答话，黄蓉已在窗外叫了起来：“靖哥哥，揍这坏蛋！”

欧阳克听到黄蓉声音，登时心神震荡，笑道：“黄姑娘，你要我放程大小姐，那也不难，只要你跟随我去，不但程大小姐，连我身边所有的女子，也全都放了，而且我答应你以后不再找别的女子，好不好？”

黄蓉跃进厅来，笑道：“那很好啊，我们到西域去玩玩，倒也不错。靖哥哥，你说好么？”欧阳克摇头笑道：“我只要你跟我去，要这臭小子同去干么？”黄蓉大怒，反手一掌，喝道：“你骂他？你才臭！”

欧阳克见黄蓉盈盈走近，又笑又说，丽容无俦，又带着三分天真烂漫，更增娇媚，早已神魂飘荡，哪知她竟会突然反脸？这一下毫不提防，而她这掌又是“落英神剑掌”中的精妙家数，拍的一下，左颊早着，总算黄蓉功力不深，并未击伤，但也已打得他脸上热辣辣的甚是疼痛。

欧阳克“呸”的一声，左手忽地伸出，往她胸口抓去。黄蓉不退不让，双拳猛向他头顶击落。欧阳克是好色之徒，见她不避，心中大喜，拼着头上受她两拳，也要在她胸上一碰，岂知手指刚触到她衣服，忽觉微微刺痛，这才惊觉：“啊，她穿着软猬甲。”亏得他只是存心轻薄，并非要想伤人，这一抓未用劲力，急忙抬臂格开她的双拳。黄蓉笑道：“你跟我打没便宜，只有我打你的份儿，你却不能打我。”

欧阳克心痒难搔，忽然迁怒郭靖，心想：“先把你这小子毙了，叫你死了这条心。”眼睛望着黄蓉，突然飞足向后踢出，足距猛向郭靖胸口撞去。这一脚既快且狠，阴毒异常，正是“西毒”欧阳锋的家传绝技，对方难门难挡，只要踢中了，立时骨折肺碎。

郭靖避让不及，急忙转身，同时反手猛劈。只听得蓬的一声，郭靖臀上

中脚，欧阳克腿上中掌，两人都痛到了骨里，各自转身，怒目相向，随即斗在一起。

丐帮中的高手均感惊讶：“这一掌明明是黎老的救命绝技‘神龙摆尾’，怎么这个少年也会使？而且出手又快又狠，似乎尚在黎老之上？”

这时丐帮中人已将黎生扶在一旁。他见郭靖掌力沉猛，招数精妙。他只会得一招“神龙摆尾”，见郭靖其余掌法与这一招掌理极为相近，不禁骇然：“降龙十八掌是洪帮主的秘技，我不顾性命，为本帮立了大功，他才传我一掌，作为重赏，这个少年却又从哪里去把这十八掌都学全了？”

欧阳克手上与郭靖对招，心中也是暗暗称奇：“怎么只两个月之间，这小子的武功竟会忽然大进？”

转眼间两人拆了四十余招，郭靖已把十五掌招数反复使用了几遍，足够自保，但欧阳克武功实高出他甚多，要想取胜，却也不能。再斗十余招，欧阳克拳法斗变，前窜后跃，声东击西，身法迅捷之极。郭靖一个招架不及，左胯上中了一脚，登时举步蹒跚，幸好他主要武功是在掌上，当下把十五掌从尾打到头，倒转来使。欧阳克见他掌法颠倒，一时不敢逼近，准拟再拆数十招，摸熟了他掌法变化的大致路子，再乘隙攻击。

郭靖从尾使到头一遍打完，再从头使到尾。第十五掌“见龙在田”用过，如接第一掌，那是“亢龙有悔”；若从尾倒打，那么是再发一掌“见龙在田”。他脑筋转得不快，心想：“从头打下来好，还是再倒转打上去？”就这么稍一迟疑，欧阳克立时看出破绽，伸手向他肩上拿去。郭靖形格势禁，不论用十五掌中哪一掌都无法解救，顺势翻过手掌，扑地往敌人手背上拍下。这一招是他在危急之中胡乱打出，全无章法理路可言。欧阳克已看熟了他的掌法，决计想不到对方竟会忽出新招，这一掌竟然拍的一声，被他击中了手腕。欧阳克吃了一惊，向后纵出，挥手抖了几抖，幸好虽然疼痛，腕骨未被击断。

郭靖胡打乱击，居然奏功，心想：“我现下肩后，左胯，右腰尚有空隙，且再杜撰两掌，把这三处都补满了。”心念甫毕，欧阳克又已打来。郭靖心思迟钝，就是苦思十天半月，也未必创得出半招新招，何况激战之际，哪容他思索钻研，只得依着降龙掌法的理路，老老实实的加多三掌，守住肩后、左胯、右腰三处。

欧阳克暗暗叫苦：“他掌法本来有限，时刻一久，料得定必能胜他，怎么忽然又多了三招出来？”他不知郭靖这三招其实全然无用，只是先前手腕被击，再也不敢冒进，当下渐渐放慢拳法，要以游斗耗他气力，忽然发觉郭靖有一掌的出手与上一次略有不同，心念一转：“是了，这一掌他还没学到家，是以初时不用。”斗然飞身而起，左手作势擒拿郭靖顶心，右足飞出，直踢他左胯。

郭靖自创这三掌毕竟管不了用，突见敌人全力攻己弱点，心中登时怯了，一掌刚打到半路，立即收回，侧身要避开他这一脚。

黄蓉暗叫不妙，心念电转：“临敌犹豫，最是武学大忌，靖哥哥这一掌乱七八糟打出去，倒也罢了，纵然不能伤敌，却也足以自守，现下却收掌回身，破绽更大。”服见欧阳克这一脚使上了十成力，郭靖其势已无可解救，当即右手一扬，七八枚钢针激射而出。

欧阳克拔出插在后颈中的折扇，铁扇入手即张，轻轻两挥，将钢针尽数挡开，踢出这一脚却未因此而有丝毫窒滞，眼见这脚定可踢得郭靖重伤倒地，蓦地足踝上一麻，被甚么东西撞中了穴道，这一脚虽然仍是踢中了对方，却

已全无劲力。欧阳克大惊之下，立时跃开，喝道：“鼠辈暗算公子爷，有你的光明正大出来”

语音未毕，突听得头顶风声微响，想要闪避，但那物来得好快，不知怎样，口中忽然多了一物，舌头上觉得有些鲜味，又惊又恐，慌忙吐出，似是一块鸡骨。欧阳克惊惶中抬头察看，只见梁上一把灰尘当头罩落，忙向旁跃开，噗的一声，口中又多了一块鸡骨。这次却是一块鸡腿骨，只撞得牙齿隐隐生疼。

欧阳克狂怒之下，见梁上人影闪动，当即飞身而起，发掌凌空向那人影击去。斗然间只觉掌中多了甚么物事，当即弯指抓住，落地一瞧，更是恼怒，却是两只嚼碎了的鸡爪，只听得梁上有人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叫化子的偷鸡摸狗拳怎样？”

黄蓉与郭靖一听到这声音心中大喜，齐叫：“七公！”众人都抬起头来，只见洪七公坐在梁上，两只脚前后摇荡，手里抓着半只鸡，正吃得起劲。丐帮帮众一齐躬身行礼，同声说道：“帮主！您老人家好。”

欧阳克眼见他，全身凉了半截，暗想：“此人连掷两块鸡骨入我口中，倘若掷的不是鸡骨而是暗器，我此刻早已没命了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还是溜之大吉。”当下躬身唱哈，说道：“又见到洪世伯了，侄子向您老磕头。”口中说是磕头，却不屈膝下跪。

洪七公嚼着鸡肉，含含糊糊的道：“你还不回西域去？在这里胡作非为，想把一条小命送给中原么？”欧阳克道：“中原也只您老世伯英雄无敌。只要您老世伯手下留情，不来以大欺小，跟晚辈为难，小侄这条性命只怕也保得住。我叔叔吩咐小侄，只消见到洪世伯时恭恭敬敬，他老人家顾全身分，决不能跟晚辈动手，以致自堕威名，为天下好汉耻笑。”

洪七公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你先用言语挤兑我，想叫老叫化不便跟你动手。中原能杀你之人甚多，也未必非老叫化出手不可。刚才听你言中之意，对我的偷鸡摸狗拳，要饭捉蛇掌小觑得紧，是也不是？”欧阳克忙道：“小侄实不知这位老英雄是世伯门下，狂妄放肆之言，请世伯与这位老英雄恕罪。”

洪七公落下梁来，说道：“你称他做英雄，可是他打不过你，那么你更是大英雄了，哈哈，不害臊么？”欧阳克好生着恼，只是自知武功与他差得太远，不敢出言冲撞，只得强忍怒气，不敢作声。洪七公道：“你仗着得了老毒物的传授，便想在中原横行，哼哼，放着老叫化没死，须容你不得。”欧阳克道：“世伯与家叔齐名，晚辈只好一切全凭世伯吩咐。”洪七公道：“好哇，你说我以大压小，欺侮你后辈了？”欧阳克不语，给他来个默认。

洪七公道：“老叫化手下，虽然大叫化、小叫化、不大不小中叫化有这么一大帮，但都不是我的徒弟。这姓黎的只学了我一招粗浅的功夫，哪能算得是我的传人？他使的‘逍遥拳’没学得到家，可不是老叫化传的。你瞧不起我的偷鸡摸狗拳，哼哼，老叫化要是真的传了一人，未必就及不上你。”欧阳克道：“这个自然。洪世伯的传人定比小侄强得多了。只不过您老人家武功大高，您的徒儿便要学到您老人家的一成功夫，只怕也不容易。”洪七公道：“你嘴里说得好听，心中定在骂我。”欧阳克道：“小侄不敢。”

黄蓉插口道：“七公，您别信他撒谎，他心里骂你，而且骂得甚是恶毒。他骂你自己武功虽然不错，但只会自己使，不会教徒弟，教来教去，却只教些鸡零狗碎的招数，没有一个能学得了全套。”

洪七公向她瞪了一眼，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女娃娃又来使激将计了。”转头说道：“好哇，这小子胆敢骂我。”手一伸，已快如闪电的把欧阳克手中的折扇抢了过来，一挥之下打开折扇，见一面画着几朵牡丹，题款是“徐熙”两字。他也不知徐熙是北宋大家，虽见几朵牡丹画得鲜艳欲滴，仍道：“不好！”扇子一面写着几行字，下款署着“白驼山少主”五字，自是欧阳克自己写的了。洪七公问黄蓉道：“这几个字写得怎样？”黄蓉眉毛一扬，道：“俗气得紧。不过料他也不会写字，定是去请同仁当铺的朝奉代写的。”

欧阳克风流自赏，自负文才武学，两臻佳妙，听黄蓉这么一说，甚是恼怒，向她横了一眼，烛光下但见她眉梢眼角似笑非笑，娇痴无邪，不禁一呆。

洪七公把折扇摊在掌上，在嘴上擦了几擦。他刚才吃鸡，嘴边全是油腻，这一擦之下，扇子字画自然一塌糊涂，跟着顺手一捏，就像常人抛弃没用的纸张一般，把扇子捏成一团，抛在地下。旁人还不怎么在意，欧阳克却知自己这柄折扇扇骨系以铁铸，他这样随手将扇骨搓捏成团，手上劲力实是非同小可，心下更是惶恐。

洪七公道：“我若亲自跟你动手，谅你死了也不心服，我这就收个徒弟跟你打打。”欧阳克向郭靖一指道：“这位世兄适才与小侄拆了数十招，若非世怕出于，小侄侥幸已占上风。郭世兄，你没赢了我罢？”郭靖摇头道，“我打你不过。”欧阳克甚是得意。

洪七公仰天一笑，道：“靖儿，你是我徒弟么？”郭靖想起当日向七公磕头而他定要磕还，忙道：“晚辈没福做您老人家的徒弟。”洪七公向欧阳克道：“听见了么？”欧阳克心中甚是奇怪：“这老叫化说话当然不会骗人，那么这小子的精妙掌法又从何处学来？”洪七公向郭靖道：“我若不收你做徒弟，那女娃娃定是死不了心，鬼计百出，终于让老叫化非收你为徒不可。老叫化不耐烦跟小姑娘们磨个没了没完，算是认输，现下我收你做徒儿。”郭靖大喜，忙扑翻在地，磕了几个响头，口称：“师父！”日前在归云庄上，他向六位师父详述洪七公传授“降龙十八掌”之事，江南六怪十分欣喜，都说可惜这位武林高人生性奇特，不肯收他为徒，吩咐他日后如见洪七公露出有收徒之意，可即拜师。

黄蓉只乐得心花怒放，笑吟吟的道：“七公，我帮你收了个好徒儿，功劳不小，你从今而后，可有了传人啦。你谢我甚么？”

洪七公板起了脸，道：“打一顿屁股。”对郭靖道：“傻小子，我先传你三掌。”当下把降龙十八掌余下的三掌，当着众人之面教了他，比之郭靖刚才狗急跳墙，胡乱凑乎出来的三记笨招，自是不可同日而语。

欧阳克心想：“老叫化武功卓绝，可是脑筋不大灵，只顾得传授徒儿争面子，却忘了我便在旁边观看。”当下凝神看他传授郭靖掌法，但看他比划的招数，却觉平平无奇；又见洪七公在郭靖耳边低声说话，料是教导这三招的精义，郭靖思索良久，有时点点头，大半时候，却总是茫然摇头，要洪七公再说几遍，才勉强点头，显然也未必便当真领会了，心想：“这人笨得要命，一时三刻之间定然学不到家。我却反可乘机学招，”

洪七公等郭靖练了六七遍，说道：“好，乖徒儿，你已学会了这三招的半成功夫，给我揍这为非作歹的淫贼。”郭靖道：“是！”踏上两步，呼的一掌向欧阳克打去。欧阳克斜身绕步，回拳打出，两人又斗在一起。

“降龙十八掌”的精要之处，全在运动发力，至于掌法变化却极简明，否则以梁子翁、梅超风、欧阳克三人武功之强，何以让郭靖将一招掌法连使

许多遍，却仍无法破解？刚才欧阳克眼睁睁瞧着洪七公传授三记掌法，郭靖尚未领悟一成，他早已了然于胸，可是一到对敌，于郭靖新学的三掌竟是应付为难。

郭靖把十八掌一学全，首尾贯通，原先的十五掌威力更是大增。欧阳克连变四套拳法，始终也只打了个平手，又拆了数十招，欧阳克心下焦躁：“今日不显我家传绝技，终难取胜。我自幼得叔叔教导，却胜不了老叫化一个新收弟子，老叫化岂不是把叔叔比了下去？”斗然间挥拳打出，郭靖举手挡格，哪知欧阳克的手臂犹似忽然没了骨头，顺势转弯，拍得一声，郭靖颈上竟是中了一拳。

郭靖一惊，低头窜出，回身发掌，欧阳克斜步让开，还了一拳。郭靖不敢再格，侧身闪避，哪知对方手臂忽然间就如变了一根软鞭，打出后能在空中任意拐弯，明明见他拳头打向左方，蓦地里转弯向右，蓬的一声，又在郭靖肩头击了一拳。郭靖防不胜防，接连吃了三拳，这三下都是十分沉重，登时心下慌乱，不知如何应付。

洪七公叫道：“靖儿，住手，咱们就算暂且输了这一阵。”

郭靖跃出丈余，只觉身上被他击中的三处甚是疼痛，对欧阳克道：“你果然拳法高明，手臂转弯，转得古怪。”欧阳克得意洋洋的向黄蓉望了几眼。

洪七公道：“老毒物天天养蛇，这套软皮蛇拳法，必是从毒蛇身上悟出来的了。这套拳法高明得很，老叫化一时之间想不出破法，算你运气，给我乖乖的走罢。”

欧阳克心中一凛：“叔叔传我这套‘灵蛇拳’时，千叮万嘱，不到生死关头，决不可使，今日一用就被老叫化看破，如给叔叔知道了，必受重责。”想到此处，满腔得意之情登时消了大半，向洪七公一揖，转身出祠。

黄蓉叫道：“且慢，我有话说。”欧阳克停步回身，心中怦然而动。

黄蓉却不理他，向洪七公盈盈拜了下去，说道：“七公，你今日收两个徒儿罢。好事成双，你只收男徒，不收女徒，我可不依。”洪七公摇头笑道：“我收一个徒儿已大大破例，老叫化今日太不成话。何况你爹爹这么大的本事，怎能让你拜老叫化为师？”黄蓉装作恍然大悟，道：“啊，你怕我爹爹！”洪七公被她一激，加之对她本就十分喜爱，脸孔一板，说道：“怕甚么？就收你做徒儿，难道黄老邪还能把我吃了？”

黄蓉笑道：“咱们一言为定，不能反悔。我爹爹常说，天下武学高明之士，自王重阳一死，就只剩下他与你二人，南帝也还罢了，余下的都不在他眼里。我拜你为师，爹爹一定喜欢。师父，你们叫化子捉蛇是怎样捉的，就先教我这门本事。”洪七公一时不明她用意，但知小姑娘鬼灵精，必有古怪，说道：“捉蛇捉七寸，两指这样钳去，只要刚好钳住蛇的七寸，凭他再厉害的毒蛇，也就动弹不得。”黄蓉道：“若是很粗很大的蛇呢？”洪七公道：“左手摇指引它咬你，右手打它七寸。”黄蓉道：“这手法可要极快。”洪七公道：“当然。左手搽上些药，那就更加稳当，真的咬中了也不怕。”黄蓉点点头，向洪七公霎了霎眼，道：“师父，那你就给我手上搽些药。”捉蛇弄蛇是丐帮小叫化的事，洪七公以帮主之尊，身边哪有甚么捉蛇用的药物，但见黄蓉使眼色，就在背上大红葫芦里倒些酒来，给她擦在双掌之上。

黄蓉提手闻了闻，扮个鬼脸，对欧阳克道：“喂，我是天下叫化子头儿洪老英雄的徒儿，现下来领教领教你的软皮蛇拳法。先对你说明白了，我手上已搽了专门克制你的毒药，可要小心了。”欧阳克心想：“与你对敌，还

不是手到擒来。不管你手上捣甚么鬼，我抱定宗旨不碰就是。”当下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死在你手下，也是甘愿。”黄蓉道：“你其他的武功也稀松平常，我只领教你的臭蛇拳，你若用其他拳法掌法，可就算输了。”欧阳克道：“姑娘怎么说就怎么着，在下无不从命。”黄蓉嫣然一笑，说道：“瞧不出你这坏蛋，对我倒好说话得很。看招！”呼地一拳打出，正是洪七公所传的“逍遥游”拳法。

欧阳克侧身让过，黄蓉左脚横踢，右手钩拿，却已是家传“落英神剑掌”中的招数。她年纪幼小，功夫所学有限，这时但求取胜，哪管所使的功夫是何人所传了。

欧阳克见她掌法精妙，倒也不敢怠慢，右臂疾伸，忽地转弯，打向她的肩头。这“灵蛇拳”去势极快，倏忽之间已打到黄蓉肩上，猛地想起，她身上穿有软猬甲，这一拳下去，岂不将自己的拳头撞得鲜血淋漓？匆忙收招，黄蓉腾腾两掌，已拍到面门。欧阳克袍袖拂动，倒卷上来，挡开了她这两掌。黄蓉身上穿甲，手上涂药，除了脸部之外，周身无可受招之处，这样一来，欧阳克已处于只挨打不还手的局面，“灵蛇拳”拳法再奇，却也奈何她不得，只得东躲西闪，在黄蓉掌影中窜高纵低，心想：“我若打她脸蛋取胜，未免唐突佳人，若是抓她头发，更是卤莽，但除此之外，实在无所措手。”灵机一动，忽地撕下衣袖，扯成两截，于晃身躲闪来掌之际，将袖子分别缠上双掌，翻掌钩抓，径用擒拿手来拿她手腕。

黄蓉托地跳出圈子，叫道：“你输啦，这不是臭蛇拳。”欧阳克道：“啊哟，我倒忘了。”黄蓉道：“你的臭蛇拳奈何不了洪七公的弟子，那也没甚么出奇。在赵王府中，我就曾跟你划地比武，那时你邀集了梁子翁、沙通天、彭连虎、灵智和尚，还有那个头上生角的侯通海，七八个人打我一个，我当时寡不敌众，又懒得费力，便认输了事。现下咱们各赢一场，未分胜败，不妨再比一场以定输赢。”

黎生等都想：“这小姑娘虽然武艺得自真传，但终究不是此人敌手，刚才胡赖胜了，岂不是好？何必画蛇添足，再比甚么？”洪七公却深知此女诡计百出，必是仗着自己在旁，要设法戏弄敌人，当下笑吟吟的不作声，一只鸡啃得只剩下几根骨头，还是拿在手里不住嗑嘴啖舌的舐着，似乎其味无穷。

欧阳克笑道：“咱俩又何必认真，你赢我赢都是一样。姑娘既有兴致，就再陪姑娘玩玩。”黄蓉道：“在赵王府里，旁边都是你的朋友，我打赢了你，他们必定救你，因此我也不愿跟你真打。现今这里有你的朋友，”说着向欧阳克那些白衣姬妾一指，又道：“也有我的朋友。虽然你的朋友多些，但这一点儿亏我还吃得起。这样罢，你再在地下划个圈子，咱们仍是一般比法，谁先出圈子谁输。现下我已拜了七公他老人家为师，明师门下出高徒，就再让你这小子一步，不用将你双手缚起来了。”欧阳克听她句句强辞夺理，却又说得句句大方无比，不禁又是好气又是好笑，当下以左足为轴，右足伸出三尺，一转身，右足足尖已在地下划了一个径长六尺的圆圈。丐帮群雄都不由得暗暗喝彩。

黄蓉走进圈子，道：“咱们是文打还是武打？”欧阳克心道：“偏你就有这许多古怪。”问道：“文打怎样？武打怎样？”黄蓉道：“文打是我发三招，你不许还手；你还三招，我也不许还手。武打是乱打一气，你用死蛇拳也好，活耗子拳也好，都是谁先出圈子谁输。”欧阳克道：“当然文打，免得伤了和气。”

黄蓉道：“武打你是输定了的，文打嘛，倒还有点指望，好罢，这就又再让你一步，咱们文打。你先发招还是我先？”欧阳克哪能占她的先，说道：“当然是姑娘先。”黄蓉笑道：“你倒狡猾，老是拣好的，知道先发招吃亏，就让我先动手。也罢，我索性大方些，让你让到底。”欧阳克正想说：“那么我先发招也无不可。”只听得黄蓉叫道：“看招。”挥掌打来，突见银光闪动，点点射来，她掌中竟是夹有暗器。

欧阳克见暗器众多，平时挡击暗器的折扇已被洪七公捏坏。而本可用以拂扑的衣袖也已撕下，这数十枚钢针打成六七尺方圆，虽然只须向旁纵跃，立可避开，但那便是出了圈子，百忙中不暇细想，一点足跃起丈余，这一把钢针都在他足底飞过。

黄蓉一把钢针发出，双下各又扣了一把，待他上纵之势已衰，将落未落之际，喝道，“第二招来啦！”两手钢针齐发，上下左右，无异一百余枚，那正是洪七公所授她的“满天花雨掷金针”绝技，这时也不取甚么准头，只是使劲掷出。欧阳克本领再高，但身在半空，全无着力之处，心道：“我命休矣！这丫头好毒！”

就在这一瞬之间，忽觉后领一紧，身子腾空，足下嗤嗤一阵响过，点点钢针都落在地下。欧阳克刚知有人相救，身子已被那人掷出，这一掷力道不大，但运劲十分古怪，饶是他武艺高强，还是左肩先着了地，重重摔了一交，方再跃起站定。他料知除洪七公外更无旁人有此功力，心中又惊又恼，头也不回的出祠去了。众姬妾跟着一拥而出。

黄蓉道：“师父，干么救这坏家伙？”洪七公笑道：“我跟他叔父是老相识。这小子专做伤天害理之事，死有余辜，只是伤在我徒几手里，于他叔父脸上须不好看。”拍拍黄蓉的肩膀道：“乖徒儿，今日给师父圆了面子，我赏你些甚么好呢？”

黄蓉伸伸舌头道：“我可不要你的竹棒。”洪七公道：“你就是想要，也不能给。我有心传你一两套功夫，只是这几天懒劲大发，提不起兴致，”黄蓉道：“我给你做几个好菜提提神。”洪七公登时眉飞色舞，随即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现下我没空吃，可惜，可惜！”向黎生等一指道：“我们叫化帮里还有许多事情要商量。”

黎生等过来向郭靖、黄蓉见礼，称谢相救之德。黄蓉去割断了程大小姐手足上的绑缚。程大小姐甚是腼腆，拉着黄蓉的手悄悄相谢。黄蓉指着郭靖道：“你大师怕马道长传过他的功夫，你丘师伯、王师怕也都很瞧得起他，说起来大家是一家人。”程大小姐转头向郭靖望了一眼，突然间满脸通红，低下头去，过了一会，才偷眼向郭靖悄悄打量。

黎生等又向洪七公、郭靖、黄蓉三人道贺。他们知道七公向来不收徒弟，帮中乞丐再得他的欢心，也难得逢他高兴指点一招两式，不知郭黄二人怎能与他如此有缘，心中都是羡慕万分。黎生道：“咱们明晚想摆个席，恭贺帮主收了两位好弟子。”洪七公笑道：“只怕他们嫌脏，不吃咱们叫化子的东西。”郭靖忙道：“我们明儿准到。黎大哥是前辈侠义，小弟正想多亲近亲近。”黎生蒙他相救，保全了一双眼睛，本已十分感激，又听他说得谦逊，心中甚是高兴，言下与郭靖着实结纳。

洪七公道：“你们一见如故，可别劝我的大弟子做叫化子啊。小徒儿，你送程小姐回家去，咱们叫化儿也要偷鸡讨饭去啦。”说着各人出门。黎生说好明日就在这祠堂中设宴。



郭靖陪着黄蓉，一起将程大小姐送回。程大小姐悄悄将闺名对黄蓉说了，原来名叫程瑶迦。她虽跟清净散人孙不二学了一身武艺，只是生于大富之家，娇生惯养，说话神态，无一不是忸忸怩怩，与黄蓉神采飞扬的模样大不相同。她不敢跟郭靖说半句话，偶尔偷瞧他一眼，便即双颊红晕。

棺盖应声而起，原来竟未钉实。棺材中哪里是僵尸，竟是个美貌少女，一双点漆般眼珠睁得大大的，却是穆念慈。杨康惊喜交集，忙伸手将她扶起。

## 第十六回 《九阴真经》

郭、黄二人自程府出来，累了半夜，正想回客店安歇，忽听马蹄声响，一骑马自南而北奔来，正渐渐驰近，蹄声斗然停息。黄蓉心道：“又有了甚么奇事？倒也热闹。”当即展开轻功，过去要瞧个究竟，郭靖也就跟在身后。走到临近，都颇出于意外，只见杨康牵着一匹马，站在路旁和欧阳克说话。两人不敢再走近前。黄蓉想听他说些甚么，但隔得远了，两人说话声音又低，只听到欧阳克说甚么“岳飞”“临安府”，杨康说“我爹爹”，再想听得仔细些，只见欧阳克一拱手，带着众姬投东去了。

杨康站在当地呆呆出了一会神，叹了一口气，翻身上马。郭靖叫道：“贤弟，我在这里。”杨康忽听得郭靖叫唤，吃了一惊，忙下马过来，叫道：“大哥，你也在这儿？”郭靖道：“我在这儿遇到黄姑娘，又跟那欧阳克扫了一架，是以耽搁了。”杨康脸上一阵热，心中忐忑不安，不知自己适才与欧阳克说话，是否已给两人听到，瞧郭靖脸色无异，心下稍安，寻思：“这人不会装假，若是听见了我说话，不会仍然这般对我。”于是问道：“大哥，今晚咱们再赶路呢，还是投宿？黄姑娘也跟咱们同上北京去吗？”

黄蓉道：“不是我跟你们，是你跟我们。”郭靖笑道：“那又有甚么分别？咱们同到那祠堂去歇歇，明儿晚上要吃了丐帮的酒才走。”黄蓉在他耳边悄声道：“你别问他跟欧阳克说些甚么，假装没瞧见便是。”郭靖点了点头。

三人回到祠堂，点亮了蜡烛。黄蓉手持烛台，把刚才发出的钢针一枚枚捡起。

此时天气炎热，三人各自卸下门板，放在庭前廊下睡了。刚要入梦，远处一阵马蹄声隐隐传来，侧耳倾听，只听得奔驰的非止一骑。又过一阵，蹄声渐响，黄蓉道：“前面三人，后面似有十多人在追赶。”郭靖自小在马背上长大，马匹多少一听便知，说道：“追的共有一十六人，咦，这倒奇了！”黄蓉忙问：“怎么？”郭靖道：“前面三骑是蒙古马，后面追的却不是。怎么大漠中的蒙古马跑到了这里？”

黄蓉拉着郭靖的手走到祠堂门外，只听得飕的一声，一枝箭从两人头顶飞过，三骑马已奔到祠前。

忽然后面追兵一箭飞来，射中了最后一骑的马臀，那马长声悲嘶，前腿跪倒。马上乘客骑术极精，纵跃下马，身手甚是矫健，只是落地步重，却不会轻功。其余二人勒马相询。落地的那人道：“我没事，你们快走，我在这里挡住追兵。”另一人道：“我助你挡敌，四王爷快走。”那四王爷道：“那怎么成？”三人说的都是蒙古话。

郭靖听着声音好熟，似是拖雷、哲别和博尔忽的口音，大是诧异：“他们到这里干甚么？”正想出声招呼，追骑已围将上来。

三个蒙古人发箭阻敌，出箭劲急，追兵不敢十分逼近，只是远远放箭。一个蒙古人叫道：“上去！”手向旗杆一指。三人爬入旗斗，居高临下，颇占形势。追兵纷纷下马，四面围住。只听得有人发令，便有四名追兵高举盾牌护身，着地滚去，挥刀砍斩旗杆。

黄蓉低声道：“你错啦，只有十五人。”郭靖道：“错不了，有一个给射死了。”语音甫毕，只见一匹马慢慢踱过来，一人左足嵌在马镫之中，被马匹在地下拖曳而行，一枝长箭插在那人胸口。郭靖伏在地下爬近尸身，拔

出羽箭，在箭杆上一摸，果然摸到包着一圈熟铁，铁上刻了一个豹头，正是神箭手哲别所用的硬箭，比寻常羽箭要重二两。郭靖再无怀疑，叫道：“上面是哲别师傅、拖雷义弟、博尔忽师傅吗？我是郭靖。”

旗斗中三人欢呼叫道：“是啊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郭靖叫道：“甚么人追你们？”拖雷道：“金兵！”郭靖举起那金兵尸身，抢上几步，用力向旗杆脚下掷去。那尸身撞倒了两兵，余下两兵不敢再砍旗杆，逃了回来。

突然半空中白影闪动，两头白色大鸟直扑下来。郭靖听得羽翼扑风之声，抬起头来，见到正是自己在蒙古与华筝所养的两头白雕，雕儿的眼光锐敏之极，虽在黑夜之中也已认出主人，欢声啼叫，扑下来停在郭靖肩上。

黄蓉初与郭靖相识，即曾听他说起过射雕、养雕之事，心中好生羡慕，常想他日必当到大漠去，也养一对雕儿玩玩，这时忽见白雕，也不顾追兵已迫近身前，叫道：“给我玩！”伸手就去抚摸白雕的羽毛。那头白雕见黄蓉的手摸近，突然低头，一口啄将下来，若非她手缩得快，手背已然受伤。郭靖急忙喝止。黄蓉笑骂：“你这扁毛畜生好坏！”但心中究竟喜欢，侧了头观看。忽听郭靖叫道：“蓉儿，留神！”便有两枝劲箭当胸射来，黄蓉不加理会，伸手去搜那被箭射死的金兵身边。两枝箭射在她身上，哪里透得入软猬甲去，斜斜跌在脚旁。黄蓉在金兵怀里摸出几块乾肉，去喂那雕儿。

郭靖道：“蓉儿，你玩雕儿吧，我去杀散金兵！”纵身出去，接住向他射来的一箭，左掌翻处，喀喇一声，已打折了身旁一名金兵的胳膊。黑暗中一人叫道：“哪里来的狗贼在这里撒野？”说的竟是汉语。郭靖一呆，心想：“这声音好熟。”金刀劈风，两柄短斧已砍到面前，一斩前胸，一斩小腹。

郭靖见来势凶狠，不是寻常军士，矮身反打出掌，正是一招“神龙摆尾”。那人肩头中掌，肩肿骨立时碎成数块，身子向后直飞出去，只听他大声惨叫，郭靖登时想起：“这是黄河四鬼中的丧门斧钱青健。”他虽自知近数月来功力大进，与从前在蒙古对战黄河四鬼时已大不相同，但也想不到这一掌出去，竟能将对方击得飞出丈许，刚自愕然，左右金刀之声齐作，一刀一枪同时砍将过来。

郭靖原料断魂刀沈青刚，追命枪吴青烈必在左近，右手反钩，已抓住刺向肋下的枪头，用力一扯，吴青烈立足不定，向前直跌过来。郭靖稍向后缩，沈青刚这一刀正好要砍在师弟的脑门。郭靖飞起左腿，踢中沈青刚右腕，黑夜中青光闪动，一柄长刀直飞起来。郭靖救了吴青烈一命，顺手在他背上按落。吴青烈本已站立不稳，再被他惜劲按捺，咚的一声，师兄弟相互猛撞，都晕了过去。

黄河四鬼中的夺魄鞭马青雄混入太湖盗帮，已被陆冠英用重手震死，余下这三鬼正是这一队追兵中的好手。黑暗之中，众金兵没见到三个首领俱已倒地，尚在与拖雷、哲别、博尔忽箭战。郭靖喝道：“还不快走，都想死在这里么？”抢上去拳打脚踢，又提人丢掷，片刻之间，把众金兵打得魂飞魄散，四下里乱逃。沈青刚与吴青烈先后醒来，也没看清对头是谁，只觉得头痛欲裂，眼前金星飞舞，撒腿就跑。两人竟然背道而驰，那丧门斧钱青健口中哼哼唧唧，脚下倒是飞快，奔的却又是另一个方向。

哲别与博尔忽箭法厉害，从旗斗之中飏飏射将下来，又射死了三名金兵。拖雷俯身下望，见义兄郭靖赶散追兵，威不可当，心中十分欢喜，叫道：“安答，你好！”抱着旗杆溜下地来。两人执手相视，一时都高兴得说不出话。接着哲别与博尔忽也从旗斗中溜下。哲别道：“那三个汉人以盾牌挡箭，伤

他们不得。若非靖儿相救，我们再也喝不到斡难河的清水了。”

郭靖拉着黄蓉的手过来与拖雷等相见，道：“这是我义妹。”黄蓉笑道：“这对白雕送给我，行不行？”拖雷不懂汉语，带来的通译又在奔逃时给金兵杀了，只觉黄蓉声音清脆，说得好听，却不知其意。

郭靖问拖雷道：“安答，你怎么带了白雕来？”拖雷道：“爹爹命我去见宋朝皇帝，相约南北出兵，夹攻金国。妹子说或许我能和你遇上，要我带了雕儿来给你。她猜得对，这可不是遇上了吗？”郭靖听他提到华筝，不禁一呆。他自与黄蓉倾心相爱，有时想起华筝，心头自觉不妥，只是此事不知如何相处才是，索性不敢多想，这时听了拖雷之言，登时茫然，随即心想：“一月之内，我有桃花岛之约，蓉儿的父亲非杀我不可，这一切都顾不得了。”向黄蓉道：“这对白雕是我的，你拿去玩罢。”黄蓉大喜，转身又去用肉喂雕。

拖雷说起缘由。原来成吉思汗攻打金国获胜，可是金国地大兵众，多年经营，基业甚固，死守住数处要塞，一时倒也奈何他不得。于是成吉思汗派遣拖雷南来，要联合宋朝出兵夹攻，途中遇到大队金兵阻拦，从人卫兵都被杀尽，只剩下三人逃到这里。

郭靖想起当日在归云庄中，曾听杨康要穆念慈到临安去见史弥远丞相，请他杀害蒙古使者，当时不明其中缘故，这时才知金国得到了讯息，命杨康为大金钦使南来，便是为了阻止宋朝与蒙古结盟联兵。

拖雷又道：“金国说甚么都要杀了我，免得蒙古与宋朝结盟成功，这次竟是六王爷亲自领人阻拦。”郭靖忙问：“完颜洪烈？”拖雷道：“是啊，他头戴金盔，我瞧得甚是清楚，可惜向他射了三箭，都被他的卫士用盾牌挡开了。”

郭靖大喜，叫道：“蓉儿、康弟，完颜洪烈到了这里，快找他去。”黄蓉应声过来，却不见杨康的影踪。郭靖心急，叫道：“蓉儿，你们东，我向西。”两人展开轻功，如飞赶将下去。郭靖追出数里，赶上了几名败逃的金兵，抓住一问，果然是六王爷完颜洪烈亲自率队，却不知他这时在哪里。一名金兵道：“我们丢了王爷私逃，回去也是杀头的份儿，大伙只好逃到四乡，躲起来做老百姓了。”

郭靖回头再寻，天色渐明，哪里有完颜洪烈的影子？明知杀父仇人便在左近，却是找寻不到，好生焦躁，一路急奔，突见前面林子中白影闪动，正是黄蓉。两人见了面，眼瞧对方神色，自是无功，只得同回祠堂。

拖雷道：“完颜洪烈带的人马本来不少，他快马追赶我们，离了大队，这时必是回去带领人马再来。安答，我有父王将令在身，不能延搁，咱们就此别过。我妹子叫我带话给你，要你尽早回蒙古去。”

郭靖心想这番分别，只怕日后难再相见，心下凄然，与拖雷、哲别、博尔忽三人逐一拥抱作别，眼看着他们上马而去，蹄声渐远，人马的背影终于在黄尘中隐没。

黄蓉道：“咱们躲将起来，等完颜洪烈领了人马赶到，就可碰到他了。要是他人马众多，咱俩悄悄跟着，到晚上再去结果他性命，岂不是好？”郭靖大喜，连称妙策。黄蓉甚是得意，笑道：“这是个‘移岸就船’之计，也只寻常。”

郭靖道：“我去将马匹牵到树林子中隐藏起来。”走到祠堂后院，忽见青草中有件金光灿烂之物，在朝阳照射下闪闪发光，俯身看时，却是一顶金

盃，盃上还镶着三粒龙眼般大的宝石。郭靖伸手拾起，飞步回来，悄声对黄蓉道：“你瞧这是甚么？”黄蓉喜道：“完颜洪烈的金盃？”郭靖道：“正是！多半他还躲在这祠堂里，咱们快搜。”

黄蓉回身反手，在短墙墙头上一按，轻飘飘的腾空而起，叫道：“我在上面瞧着，你在底下搜。”郭靖应声入内。黄蓉在屋顶上叫道：“刚才我这一下轻功好不好？”郭靖一呆，停步道：“好得很！怎样？”黄蓉笑道：“怎么你不称赞？”郭靖跺脚道：“唉，你这顽皮孩子，这当口还闹着玩。”黄蓉咕的一声笑，手一扬，奔向后院。

杨康当郭靖与金兵相斗之际，黑暗中已看出了完颜洪烈的身形，这时虽然已知自己非他亲生，但受他养育十余载，一直当他父亲，眼见郭靖杀散金兵，完颜洪烈只要被他瞧见，哪里还有性命？情势紧急，不暇多想，纵身出去要设法相救，正在此时，郭靖提起一名金兵掷了过来。完颜洪烈忙勒马闪避，却未让开，被金兵撞下马来。杨康跃过去一把抱起，在完颜洪烈耳边轻声说道：“父王，是康儿，别作声。”郭靖正斗得性起，黄蓉又在调弄白雕，黑夜之中竟无人看到他抱着完颜洪烈走向祠堂后院。

杨康推开西厢房的房门，两人悄悄躲着，耳听得杀声渐隐，众金兵四下逃散，又听得三个蒙古人叽哩咕噜的与郭靖说话。完颜洪烈如在梦中，低声说道：“康儿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杨康道：“那也当真凑巧，唉，都是给这姓郭的坏了大事。”

过了一会，完颜洪烈听得郭靖与黄蓉分头出去找寻自己，刚才他见到郭靖空手击打黄河三鬼与众金兵，出手凌厉，若是给他发现，那还得了？思之不寒而栗。杨康道：“父王，这时出去，只怕给他们撞见了。咱们躲在这里，这几人必然料想不到。待他们走远，再慢慢出去。”完颜洪烈道：“不错……康儿，你怎么叫我‘父王’，不叫‘爹’了？”杨康默然不语，想起故世的母亲，心中思潮起伏。完颜洪烈缓缓的道：“你在想你妈，是不是？”伸手握住他的手，只觉他掌上冰凉，全是冷汗。

杨康轻轻挣脱了，道：“这郭靖武功了得，他要报杀父之仇，决意要来害您。他结识的高手很多，您实在防不胜防。在这半年之内，您别回北京罢。”完颜洪烈想起十九年前临安牛家村的往事，不由得一阵心酸，一阵内疚，一时说不出话来，过了良久才道：“唔，避一避也好。你到临安去过了么？史丞相怎么说？”杨康冷冷的道：“我还没去过。”

完颜洪烈听了他的语气，料他必是已知自己身世，可是这次又是他出手相救，不知他有何打算。两人十八年来父慈子孝，亲爱无比，这时同处斗室之中，忽然想到相互间却有深恨血仇。杨康更是心中交战，思量：“这时只须反手几拳，立时就报了我父母之仇，但怎么下得了手？那杨铁心虽是我的生父，但他给我过甚么好处？妈妈平时待父王也很不错，我若此时杀他，妈妈在九泉之下，也不会喜欢。再说，难道我真的就此不做王子，和郭靖一般的流落草莽么？”正自思潮起伏，只听得完颜洪烈道：“康儿，你我父子一场，不管如何，你永远是我的爱儿。大金国不出十年，必可灭了南朝。那时我大权在手，富贵不可限量，这锦绣江山，花花世界，日后终究尽都是你的了。”

杨康听他言下之意，竟是有篡位之意，想到“富贵不可限量”这六个字，心中怦怦乱跳，暗想：“以大金国兵威，灭宋非难。蒙古只一时之患，这些只会骑马射箭的蛮子终究成不了气候。父王精明强干，当今金主哪能及他？

大事若成，我岂不成了天下的共主？”想到此处，不禁热血沸腾，伸手握住了完颜洪烈的手，说道，“爹，孩儿必当辅你以成大业。”完颜洪烈觉得他手掌发热，心中大喜，道：“我做李渊，你做李世民罢。”

杨康正要答话，忽听得身后喀的一响。两人吓了一跳，急忙转身，这时天色已明，窗格子中透进亮光来，只见房中摆着七八具棺材，原来这是祠堂中停盾族人未曾下葬的棺木之所。听适才的声音，竟像是从棺材中发出来的。

完颜洪烈惊道：“甚么声音？”杨康道：“准是老鼠。”只听得郭靖与黄蓉一面笑语，搜寻进来。杨康暗叫：“不妙！原来爹爹的金盃落在外面！这一下可要糟。”低声道：“我去引开他们。”轻轻推开了门，纵身上屋。

黄蓉一路搜来，忽见屋角边人影一闪，喜道：“好啊，在这里了！”扑将下去。那人身法好快，在墙角边一钻，已不见了踪影。郭靖闻声赶来，黄蓉道：“他逃不了，必定躲在树丛里。”两人正要赶入树丛中搜寻，突然忽喇一声，小树分开，窜出一人来，却是杨康。

郭靖又惊又喜，道：“贤弟，你到哪里去了？见到完颜洪烈么？”杨康奇道：“完颜洪烈怎么在这里？”郭靖道：“是他领兵来的，这顶金盃就是他的。”杨康道：“啊，原来如此。”黄蓉见他神色有异，又想起先前他跟欧阳克鬼鬼祟祟的说话，登时起了疑心，问道：“咱们刚才到处找你不着，你到哪里去了？”杨康道：“昨天我吃坏了东西，忽然肚子痛，内急起来。”说着向小树丛一指。黄蓉虽然疑心未消，但也不便再问。

郭靖道：“贤弟，快搜。”杨康心中着急，不知完颜洪烈已否逃走，脸上却是不动声色，说道：“他自己来送死，真是再好也没有了。你和黄姑娘搜东边，我搜西边。”郭靖道：“好！”当即去推东边“节孝堂”的门。黄蓉道：“杨大哥，我瞧那人必定躲在西边，我跟着你去搜罢。”杨康暗暗叫苦，只得假装欣然，说道：“快来，别让他逃了。”当下两人一间间屋子挨着搜去。

宝应刘氏在宋代原是大族，这所祠堂起得规模甚是宏大，自金兵数次渡江，战火横烧，铁蹄践踏，刘氏式微，祠堂也就破败了。黄蓉冷眼相觑，见杨康专拣门口尘封蛛结的房间进去慢慢搜捡，更是明白了几分，待到西厢房前，只见地下灰尘中有许多足迹，门上原本积尘甚厚，也看得出有人新近推门关门的手印，立时叫道：“在这里了！”

这四字一呼出，郭靖与杨康同时听见，一个大喜，一个大惊，同时奔到。黄蓉飞脚将门踢开，却是一怔，只见屋里放着不少棺材，哪里有完颜洪烈的影子？杨康见完颜洪烈已经逃走，心中大慰，抢在前面，大声喝道：“完颜洪烈你这奸贼躲在哪里？快给我滚出来。”黄蓉笑道：“杨大哥，他早听见咱们啦，您不必好心给他报讯。”杨康给她说中心事，脸上一红，怒道：“黄姑娘何必开这玩笑？”

郭靖笑道：“贤弟不必介意，蓉儿最爱闹着玩。”向地下一指，说道：“你瞧，这里有人坐过的痕迹，他果真来过。”黄蓉道：“快追！”刚自转身，忽然后面喀的一声响，三人吓了一跳，一齐回头，只见一具棺材正自微微晃动。黄蓉向来最怕棺材，在这房中本已周身不自在，忽见棺材晃动，“啊”的一声叫，紧紧拉住郭靖的手臂。她心中虽怕，脑子却转得快，颤声道：“那奸贼……奸贼躲在棺材里。”

杨康突然向外一指，道：“啊，他在那边！”抢步出去。黄蓉反手一把抓住了他脉门，冷笑道：“你别弄鬼。”杨康只感半身酸麻，动弹不得，急

道：“你……你干甚么？”

郭靖喜道：“不错，那奸贼定是躲在棺材里。”大踏步上去，要开棺掀完颜洪烈出来。

杨康叫道：“大哥小心，莫要是僵尸作怪。”黄蓉将抓着他的手重重一摔，恨道：“你还要吓我！”她料知棺材中必是完颜洪烈躲着，但她总是胆小，生怕万一真是僵尸，那可怎么办？颤声道。“靖哥哥，慢着。”郭靖停步回头，说道：“怎么？”黄蓉道：“你快按住棺材盖，别让里面……里面的东西出来。”郭靖笑道：“哪里会有甚么僵尸？”眼见黄蓉吓得面容失色，便纵身跃上棺材，安慰她道：“他爬不出来了！”

黄蓉惴惴不安，微一沉吟，说道：“靖哥哥，我试一手劈空掌给你瞧瞧。是僵尸也好，完颜洪烈也好，我隔着棺材劈他几掌，且听他是人叫还是鬼哭！”说着一运劲，踏上两步，发掌就要往棺上劈去。她这劈空掌并未练成，论功夫远不及陆乘风，因此上这一掌径击棺木，却非凌空虚劈。杨康大急，叫道：“使不得，你劈烂了棺材，僵尸探头出来，咬住你的手，那可糟了！”

黄蓉给他吓得打个寒噤，凝掌不发，忽听得棺中“嚶”的一声，却是女人声音。黄蓉更是毛骨悚然，惊叫：“是女鬼！”忙不迭的收掌，跃出房外，叫道：“快出来！”

郭靖胆大，叫道：“杨贤弟，咱们掀开棺盖瞧瞧。”杨康本来手心中捏着一把冷汗，要想出手相救，却又自知不敌郭、黄二人，正自为难，忽听棺中发出女人声音，不禁又惊又喜，抢上伸手去掀棺材盖，格格两声，二人也未使刀，棺盖便应声而起，原来竟未钉实。

郭靖早已运劲于臂，只待僵尸暴起，当头就是一拳，打她个头骨碎裂，一低头，大吃一惊，棺中哪里是僵尸，竟是个美貌少女，一双点漆般眼珠睁得大大的望着自己，再定睛看时，却是穆念慈。

杨康更是惊喜交集，忙伸手将他扶起。

郭靖叫道：“蓉儿，快来，你瞧是谁？”黄蓉转身闭眼，叫道：“我才不来瞧呢！”郭靖叫道：“是穆家姊姊啊！”黄蓉左眼仍是闭着，只睁开右眼，遥遥望去，果见杨康抱着一个女子，身形正是穆念慈，当即放心，一步一顿的走进屋去。那女子却不是穆念慈是谁？只见她神色憔悴，泪水似两条线般滚了下来，却是动弹不得。

黄蓉忙给她解开穴道，问道：“姊姊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穆念慈穴道闭得久了，全身酸麻，慢慢调匀呼吸，黄蓉帮她在关节之处按摩。过了一盏茶时分，穆念慈才道：“我给坏人拿住了。”黄蓉见她被点的主穴是足底心的“涌泉穴”，中土武林人物极少出手点闭如此怪异的穴道，已自猜到了八九分，问道：“是那个坏蛋欧阳克么？”穆念慈点了点头。

原来那日她替杨康去向梅超风传讯，在骷髅头骨旁被欧阳克擒住，点了穴道。其后黄药师吹奏玉箫为梅超风解围，欧阳克的众姬妾和三名蛇奴在箫声下晕倒，欧阳克狼狈逃走。次晨众姬与蛇奴先后醒转，见穆念慈兀自卧在一旁动弹不得，于是带了她来见主人。欧阳克数次相逼，她始终誓死不从。欧阳克自负才调，心想以自己之风流俊雅，绝世武功，时候一久，再贞烈的女子也会倾心，若是用武动蛮，未免有失白驼山少主的身分了。幸而他这一自负，穆念慈才得保清白。来到宝应后，欧阳克将她藏在刘氏宗祠的空棺之中，派出众姬妾到各处大户人家探访美色，相准了程大小姐，却被丐帮识破，至有一番争斗。欧阳克匆匆而去，不及将穆念慈从空棺中放出，他劫掠的女

子甚多，于这些事也不加理会。若非郭靖等搜寻完颜洪烈，她是要活生生饿死在这空棺之中了。

杨康乍见意中人在此，实是意想不到之喜，神情着实亲热，说道：“妹子，你歇歇，我去烧水给你喝。”黄蓉笑道：“你会烧甚么水？我去。靖哥哥，跟我来。”她有心让两人私下一倾相思之苦。哪知穆念慈板起了一张俏脸，竟是毫无笑容，说道：“慢着。姓杨的，恭喜你日后富贵不可限量啊。”杨康登时满脸通红，背脊上却感到一阵凉意：“原来我和父王在这里说的话，都教她听见啦。”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穆念慈看到他一副狼狈失措的神态，心肠登时软了，不忍立时将他放走。完颜洪烈之事说出，只怕郭、黄一怒，后果难料，只冷冷的道：“你叫他‘爹’不是挺好的么？这可亲热得多，干么要叫‘父王’？”杨康无地自容，低下了头不说话。

黄蓉不明就里，只道这对小情人闹别扭，定是穆念慈心中责怪杨康没及早相救，累得她如此狼狈，当即拉拉郭靖的衣襟，低声道：“咱们出去，保管他俩马上就好。”郭靖一笑，随她走出。黄蓉走到前院，悄声道：“去听听他们说些甚么。”郭靖笑道：“别胡闹啦，我才不去。”黄蓉道：“好，你不去别后悔，有好听的笑话儿，回头我可不对你说。”

跃上屋顶，悄悄走到西厢房顶上，只听得穆念慈在厉声斥责：“你认贼作父，还可说是顾念旧情，一时心里转不过来。哪知你竟存非份之想，还要灭了自己的父母之邦，这……这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气愤填膺，再也说不下去。杨康柔声笑道：“妹子，我……”穆念慈喝道：“谁是你的妹子？别碰我！”拍的一声，想是杨康脸上吃了一记。

黄蓉一愣：“打起架来了，可得劝劝。”翻身穿窗而入，笑道：“啊哟，有话好说，别动蛮。”只见穆念慈双颊涨得通红，杨康却是脸色苍白。黄蓉正要开口说话，杨康叫道：“好哇，你喜新弃旧，心中有了别人，因此对我这样。”穆念慈怒道：“你……你说甚么？”杨康道：“你跟了那姓欧阳的，人家文才武功，无不胜我十倍，你哪里还把我放在心上？”穆念慈气得手足冰冷，险些晕去。

黄蓉插口道：“杨大哥，你别胡言乱道，穆姊妹要是喜欢他，那坏蛋怎会将她点了穴道，又放在棺村里？”

杨康这时已然老羞成怒，说道：“真情也好，假意也好，她给那人擒去，失了贞节，我岂能再和她重圆？”穆念慈怒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我失了甚么贞节？”杨康道：“你落入那人手中这许多天，给他搂也搂过了，抱也抱过了，还能是玉洁冰清么？”穆念慈本已委顿不堪，此时急怒攻心，“哇”的一声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，向后便倒。

杨康自觉出言太重，见她如此，心中柔情一动，要想上前相慰，但想起自己隐私被她得知，黄蓉先前又早有见疑之意，若给穆念慈泄露了真相，只怕自己性命难保，又记挂着父王，当即转身出房，奔到后院，跃出围墙，径自去了。

黄蓉在穆念慈胸口推揉了好一阵子，她才悠悠醒来，定一定神，也不哭泣，竟似若无其事，道：“妹子，上次我给你的那柄匕首，相烦借我一用。”黄蓉高声叫道：“靖哥哥，你来！”郭靖闻声奔进屋来。黄蓉道：“你把杨大哥那柄匕首给穆姊姊罢。”郭靖道：“正是。”从怀中掏出那柄朱聪从梅超凤身上取来的匕首，见外面包着一张薄革，革上用针刺满了细字，他不知



便是下卷《九阴真经》的秘要，随手放在怀内，将匕首交给了穆念慈。

黄蓉也从怀中取出匕首，低声道：“靖哥哥的匕首在我这里，杨大哥的现下交给了你。姊姊，这是命中注定的缘份，一时吵闹算不了甚么，你可别伤心，我和爹爹也常吵架呢。我和靖哥哥要上北京去找完颜洪烈。姊姊，你如闲着没事，跟我们一起去看散散心，杨大哥必会跟来。”郭靖奇道：“杨兄弟呢？”黄蓉伸了伸舌头，道：“他惹得姊姊生气，姊姊一巴掌将他打跑了。穆姊姊，杨大哥倘若不是喜欢你得要命，你打了他，他怎会不还手？他武功可强过你啊。这比武……”她本想说“这比武招亲的事，你两个本就是玩惯了的”，但见穆念慈神色酸楚，这句玩笑就缩住了。

穆念慈道：“我不上北京，你们也不用去。半年之内，完颜洪烈那奸贼不会在北京，他害怕你们去报仇。郭大哥，妹妹，你们俩人好，命也好……”说到后来声音哽住，掩面奔出房门，双足一顿，上屋而去。

黄蓉低头见到穆念慈喷在地下的那口鲜血，沉吟片刻，终不放心，越过围墙，追了出去，只见穆念慈的背影正在远处一棵大柳树之下，日光在白刃上一闪，她已将那柄匕首举在头顶。黄蓉大急，只道她要自尽，大叫：“姊姊使不得！”只是相距甚远，阻止不得，却见她左手拉起头上青丝，右手持匕向后一挥，已将一大丛头发割了下来，抛在地下，头也不回的去。黄蓉叫了几声：

“姊姊，姊姊！”穆念慈充耳不闻，愈走愈远。

黄蓉怔怔的出了一回神，只见一团柔发在风中飞舞，再过一阵，分别散入了田间溪心、路旁树梢，或委尘土、或随流水。

她自小娇憨顽皮，高兴时大笑一场，不快活时哭哭闹闹，从来不知“愁”之为物，这时见到这副情景，不禁悲从中来，初次识得了一些人间的愁苦。她慢慢回去，将这事对郭靖说了。郭靖不知两人因何争闹，只道：“穆世姊何苦如此，她气性也忒大了些。”

黄蓉心想：“难道一个女人给坏人搂了抱了，就是失了贞节？本来爱她敬她的意中人就要瞧她不起？不再理她？”她想不通其中缘由，只道世事该是如此，走到祠堂后院，倚柱而坐，痴痴的想了一阵，合眼睡了。

当晚黎生等丐帮群雄设宴向洪七公及郭、黄二人道贺，等到深夜，洪七公仍是不来。黎生知道帮主脾气古怪，也不以为意，与郭靖、黄蓉二人欢呼畅饮。丐帮群雄对郭、黄二人甚是敬重，言谈相投。程大小姐也亲自烧了菜肴，又备了四大坛好酒，命仆役送来。

宴会尽欢散后，郭靖与黄蓉商议，完颜洪烈既然不回北京，一时必难找到，桃花岛约会之期转眼即届，只好先到嘉兴，与六位师父商量赴约之事。黄蓉点头称是，又道：“最好请你六位师父别去桃花岛了。你向我爹爹赔个不是，向他磕几个头也不打紧，是不是？你苦心中不服气，我加倍磕还你就是了。你六位师父跟我爹爹会面，却不会有甚么好事。”郭靖道：“正是。我也不需要你向我磕还甚么头。”次晨两人并骑南去。

时当六月上旬，天时炎热，江南民谚云：“六月六，晒得鸭蛋熟。”雨伞高张下行路，尤为烦苦。两人只在清晨傍晚赶路，中午休息。

不一日，到了嘉兴，郭靖写了一封书信，交与醉仙楼掌柜，请他于七月初江南六侠来时面交。信中说道：弟子道中与黄蓉相遇，已借赴桃花岛应约，有黄药师爱女相伴，必当无碍，请六位师父放心，不必同来桃花岛云云。他信内虽如此说，心中却不无惴惴，暗想黄药师为人古怪，此去只怕凶多吉少。

他恐黄蓉担心，也不说起此事，想到六位师父不必甘冒奇险，心下又自欣慰。

两人转行向东，到了舟山后，雇了一艘海船。黄蓉知道海边之人畏桃花岛有如蛇蝎，相戒不敢近岛四十里以内，如说出桃花岛的名字，任凭出多少金钱，也无海船渔船敢去。她雇船时说是到虾峙岛，出崎头洋后，却逼着舟子向北，那舟子十分害怕，但见黄蓉将一柄寒光闪闪的匕首指在胸前，不得不从。

船将近岛，郭靖已闻到海风中夹着扑鼻花香，远远望去，岛上郁郁葱葱，一团绿、一团红、一团黄、一团紫，端的是繁花似锦。黄蓉笑道：“这里的景致好么？”郭靖叹道：“我一生从未见过这么多，这么好看的花。”黄蓉甚是得意，笑道：“若在阳春三月，岛上桃花盛开，那才教好看呢。师父不肯说我爹爹的武功是天下第一，但爹爹种花的本事盖世无双，师父必是口服心服的。只不过师父只是爱吃爱喝，未必懂得甚么才是好花好木，当真俗气得紧。”郭靖道：“你背后指摘师父，好没规矩。”黄蓉伸伸舌头，扮了个鬼脸。

两人待船驶近，跃上岸去，小红马跟着也跳上岛来。那舟子听到过不少关于桃花岛的传言，说岛主杀人不眨眼，最爱挖人心肝肺肠，一见两人上岸，疾忙把舵回船，便欲远逃。黄蓉取出一锭十两重的银子掷去，当的一声，落在船头。那舟子想不到有此重赏，喜出望外，却仍是不敢在岛边稍停。

黄蓉重来故地，说不出的喜欢，高声大叫：“爹，爹，蓉儿回来啦！”向郭靖招招手，便即向前飞奔。郭靖见她在花丛中东一转西一晃，霎时不见了踪影，急忙追去，只奔出十余丈远，立时就迷失了方向，只见东南西北部有小径，却不知走向哪一处好。

他走了一阵，似觉又回到了原地，想起在归云庄之时，黄蓉曾说那庄子布置虽奇，却哪及桃花岛阴阳开阖、乾坤倒置之妙，这一迷路，若是乱闯，定然只有越走越糟，于是坐在一株桃树之下，只待黄蓉来接。哪知等了一个多时辰，黄蓉固然始终不来，四下里寂静无声，竟不见半个人影。

他焦急起来，跃上树巅，四下眺望，南边是海，向西是光秃秃的岩石，东面北面都是花树，五色缤纷，不见尽头，只看得头晕眼花。花树之间既无白墙黑瓦，亦无炊烟犬吠，静悄悄的情状怪异之极。他心中忽感害怕，下树一阵狂奔，更深入了树丛之中，一转念间，暗叫：“不好！我胡闯乱走，别连蓉儿也找我不到了。”只想觅路退回，哪知起初是转来转去离不开原地，现下却是越想回去，似乎离原地越远了。

小红马本来紧跟在后，但他上树一阵奔跑，落下地来，连小红马也已知去向。眼见天色渐暗，郭靖无可奈何，只得坐在地下，静候黄蓉到来，好在遍地绿草似茵，就如软软的垫子一般，坐了一阵，甚感饥饿，想起黄蓉替洪七公所做的诸般美食，更是饿得厉害，突然想起：“若是蓉儿给她爹爹关了起来，不能前来相救，我岂不是要活活饿死在这树林子里？”又想到父仇未复，师恩未报，母亲孤身一人在大漠苦寒之地，将来依靠何人？想了一阵，终于沉沉睡去。

睡到中夜，正梦到与黄蓉在北京游湖，共进美点，黄蓉低声唱曲，忽听得有人吹箫拍和，一惊醒来，箫声兀自萦绕耳际，他定了定神，一抬头，只见皓月中天，花香草气在黑夜中更加浓冽，箫声远远传来，却非梦境。

郭靖大喜，跟着箫声曲曲折折的走去，有时路径已断，但箫声仍是在前。他在归云庄中曾走过这种盘旋往复的怪路，当下不理道路是否通行，只是跟

随箫声，遇着无路可走时，就上树而行，果然越走箫声越是明彻。他愈走愈快，一转弯，眼前忽然出现了一片白色花丛，重重叠叠，月光下宛似一座白花堆成的小湖，白花之中有一块东西高高隆起。

这时那箫声忽高忽低，忽前忽后。他听着声音奔向东时，箫声忽焉在西，循声往北时，箫声倏尔在南发出，似乎有十多人伏在四周，此起彼伏的吹箫戏弄他一般。

他奔得几转，头也昏了，不再理会箫声，奔向那隆起的高处，原来是座石坟，坟前墓碑上刻着“桃花岛女主冯氏埋香之家”十一个大字。郭靖心想：“这必是蓉儿的母亲了。蓉儿自幼丧母，真是可怜。”当下在坟前跪倒，恭恭敬敬的拜了四拜。当他跪拜之时，箫声忽停，四下阒无声息，待他一站起身，箫声又在前面响起。郭靖心想：“管他是吉是凶，我总是跟去。”当下又进了树丛之中，再行一会，箫声调子斗变，似浅笑，似低诉，柔靡万端。郭靖心中一荡，呆了一呆：“这调子怎么如此好听？”

只听得箫声渐渐急促，似是催人起舞。郭靖又听得一阵，只感面红耳赤，百脉贲张，当下坐在地上，依照马钰所授的内功秘诀运转内息。初时只感心旌摇动，数次想跃起身来手舞足蹈一番，但用了一会功，心神渐渐宁定，到后来意与神会，心中一片空明，不着片尘，任他箫声再荡，他听来只与海中波涛、树梢风响一般无异，只觉得丹田中活泼泼地，全身舒泰，腹中也不再感到饥饿。他到了这个境界，已知外邪不侵，缓缓睁开眼来，黑暗之中，忽见前面两丈远处一对眼睛碧莹莹的闪闪发光。

他吃了一惊，心想：“那是甚么猛兽？”向后跃开几步，忽然那对眼睛一门就不见了，心想：“这桃花岛上真是古怪，就算是再快捷的豹子狸猫，也不能这样一霎之间就没了踪影。”正自沉吟，忽听得前面发出一阵急促喘气之声，听声音却是人的呼吸。他恍然而悟，“这是人！闪闪发光的正是他的眼睛，他双眼一闭，我自然瞧不见他了，其实此人并未走开。”想到此处，不禁自觉愚蠢，但不知对方是友是敌，当下不敢作声，静观其变。

这时那洞箫声情致飘忽，缠绵宛转，便似一个女子一会儿叹息，一会儿呻吟，一会儿又软语温存、柔声叫唤。郭靖年纪尚小，自幼勤习武功，对男女之事不甚了了，听到箫声时感应甚淡，箫中曲调虽比适才更加勾魂引魄，他听了也不以为意，但对面那人却是气喘愈急，听他呼吸声直是痛苦难当，正拼了全力来抵御箫声的诱惑。

郭靖对那人暗生同情，慢慢走过去。那地方花树繁密，天上虽有明月，但月光都被枝叶密密的挡住了，透不进来，直走到相距那人数尺之地，才依稀看清他的面目。只见这人盘膝而坐，满头长发，直垂至地，长眉长须，鼻子嘴巴都被遮掩住了。他左手抚胸，右手放在背后。郭靖知道这是修练内功的姿势，丹阳子马钰曾在蒙古悬崖之顶传过他的，这是收敛心神的要诀，只要练到了家，任你雷轰电闪，水决山崩，全然不闻不见。这人既会玄门正宗的上乘内功，怎么反而不如自己，对箫声如此害怕？

箫声愈来愈急，那人身不由主的一震一跳，数次身子已伸起尺许，最后还是以极大的定力坐了下来。郭靖见他宁静片刻，便即欢跃，间歇越来越短，知道事情要糟，暗暗代他着急。只听得箫声轻轻细细的耍了两个花腔，那人叫道：“算了，算了！”作势便待跃起。

郭靖见情势危急，不及细想，当即抢上，伸于牢牢按住他右肩，右手已拍在他的颈后“大椎穴”上。郭靖在蒙古悬崖上练功之时，每当胡思乱想、

心神无法宁静，马钰常在他大椎穴上轻轻抚摸，以掌心一股热气助他镇定，而免走火入魔。郭靖内功尚浅，不能以内力助这老人抗拒箫声，但因按拍的部位恰到好处，那长发老人心中一静，便自闭目运功。

郭靖暗暗心喜，忽听身后有人骂了一声：“小畜生，坏我大事！”箫声突止。

郭靖吓了一跳，回头过来，不见人影，听语音似是黄药师的说话，转念之间，不禁大为忧急：“不知这长须老人是好是坏？我胡乱出手救他，必定更增蓉儿她爹爹的怒气。倘若这老人是个妖邪魔头，岂非铸成了大错？”只听长须老人气喘渐缓，呼吸渐匀，郭靖不便出言相询，只得坐在他的对面，闭目内视，也用起功来，不久便即思止虑息，物我两忘，直到晨星渐隐，清露沾衣，才睁开眼睛。

日光从花树中照射下来，映得那老人满脸花影，这时他面容看得更加清楚了，须发苍然，并未全白，只是不知有多少年不剃，就如野人一般毛茸茸地甚是吓人。突然间那老人眼光闪烁，微微笑了笑，说道：“你是全真七子中哪一人的门下？”

郭靖见他脸色温和，略觉放心，站起来躬身答道：“弟子郭靖参见前辈，弟子的受业恩师是江南七侠。”那老人似乎不信，说道：“江南七侠？是柯镇恶一伙么？他们怎能传你全真派的内功？”郭靖道：“丹阳真人马道长传过弟子两年内功，不过未曾令弟子列入全真派门墙。”

那老人哈哈一笑，装个鬼脸，神色甚是滑稽，犹如孩童与人闹着玩一般，说道：“这就是了。你怎么会到桃花岛来？”郭靖道：“黄岛主命弟子来的。”那老人脸色忽变，问道：“来干甚么？”郭靖道：“弟子得罪了黄岛主，特来领死。”那老人道：“你不打诳么？”郭靖恭恭敬敬的道：“弟子不敢欺瞒。”那老人点点头道：“很好，坐下罢。”郭靖依言坐在一块石上，这时看清楚那老人是坐在山壁的一个岩洞之中。

那老人又问：“此外还有谁传过你功夫？”郭靖道：“九指神丐洪恩师……”那老人脸上神情特异，似笑非笑，抢着问道：“洪七公也传过你功夫？”郭靖道：“是的。洪恩师传过弟子一套降龙十八掌。”那老人脸上登现欣羨无已的神色，说道：“你会降龙十八掌？这套功夫可了不起哪。你传给我好不好？我拜你为师。”随即摇头道：“不成，不成！做洪老叫化的徒孙，不大对劲。洪老叫化没传过你内功？”郭靖道：“没有。”

那老人仰头向天，自言自语：“瞧他小小年纪，就算在娘肚子里起始修炼，也不过十八九年道行，怎么我抵挡不了箫声，他却能抵挡？”一时想不透其中原因，双目从上至下，又自下至上的向郭靖望了两遍，右手伸出，道：“你在我掌上推一下，我试试你的功夫。”

郭靖依言伸掌与他右掌相抵。那老人道：“气沉丹田，发劲罢。”郭靖凝力发劲。那老人手掌略缩，随即反推，叫道：“小心了！”郭靖只觉一股强劲之极的内力涌到，实是抵挡不住，左掌向上疾穿，要待去格他手腕，哪知那老人转手反拨，四指已搭上他腕背，只以四根手指之力，便将他直挥出去。郭靖站立不住，跌出了七八步，背心在一棵树上一撞，这才站定。那老人喃喃自语：“武功虽然不错，可也不算甚么了不起，却怎么能挡得住黄老邪的《碧海潮生曲》？”

郭靖深深吸了口气，才凝定了胸腹间气血翻涌，向那老人望去，甚是讶异，“此人的武功几与洪恩师，黄岛主差不多了，怎么桃花岛上又有这等人

物？难道是‘西毒’或是‘南帝’么？”一想到“西毒”，不禁心头一寒：“莫要着了他的道儿？”举起手掌在日光下一照，既未红肿，亦无黑痕，这才稍感放心。

那老人微笑问道：“你猜我是谁？”郭靖道：“弟子曾听人言道：天下武功登峰造极的共有五位高人。全真教主王真人已经逝世，九指神丐洪恩师与桃花岛主弟子都识得。前辈是欧阳前辈还是段皇爷么？”那老人笑道：“你觉得我的武功与东邪、北丐差不多，是不是？”郭靖道：“弟子武功低微，见识粗浅，不敢妄说。但适才前辈这样一推，弟子所拜见过的武学名家之中，除了洪恩师与黄岛主之外确无第三人及得。”

那老人听他赞扬，极是高兴，一张毛发掩盖的脸上显出孩童般的欢喜神色，笑道：“我既不是西毒欧阳锋，也不是段皇爷，你再猜上一猜。”郭靖沉吟道：“弟子会过一个自称与洪恩师等齐名的裘千仞，但此人有名无实，武功甚是平常。弟子愚蠢得紧，实在猜不到前辈的尊姓大名。”那老人呵呵笑道：“我姓周，你想得起了么？”

郭靖冲口而出：“啊，你是周伯通！”这句话一说出口，才想起当面直呼其名，可算得大大的不敬，忙躬身下拜，说道：“弟子不敬，请周前辈恕罪。”

那老人笑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我正是周伯通。我名叫周伯通，你叫我周伯通，有甚么不敬？全真教主王重阳是我师兄，马钰、丘处机他们都是我的师侄。你既不是全真派门下，也不用啰里啰唆的叫我甚么前辈不前辈的，就叫我周伯通好啦。”郭靖道：“弟子怎敢？”

周伯通在桃花岛独居已久，无聊之极，忽得郭靖与他说话解闷，大感愉悦，忽然间心中起了一个怪念头，说道：“小朋友，你我结义为兄弟如何？”

不论他说甚么希奇古怪的言语，都不及这句话的匪夷所思，郭靖一听之下，登时张大了嘴合不拢来，瞧他神色伊然，实非说笑，过了一会，才道：“弟子是马道长、丘道长的晚辈，该当尊您为师祖爷才是。”

周伯通双手乱摆，说道：“我的武艺全是师兄所传，马钰、丘处机他们见我没点长辈样子，也不大敬我是长辈。你不是我儿子，我也不是你儿子，又分甚么长辈晚辈？”

正说到这里，忽听脚步声响，一名老仆提了一只食盒，走了过来。周伯通笑道：“有东西吃啦！”那老仆揭开食盒，取出四碟小菜，两壶酒，一木桶饭，放在周伯通面前的大石之上，给两人斟了酒，垂手在旁侍候。

郭靖忙问：“黄姑娘呢？她怎不来瞧瞧我？”那仆人摇摇头，指指自己耳朵，又指指自己的口，意思说又聋又哑。周伯通笑道：“这人耳朵是黄药师刺聋的，你叫他张口来瞧瞧。”郭靖做个手势，那人张开口来。郭靖一看，不禁吓了一跳，原来他口中舌头被割去了半截。周伯通道：“岛上的佣仆全部如此。你既来了桃花岛，若是不死，日后也与他一般。”郭靖听了，半晌做声不得，心道：“蓉儿的爹爹怎么恁地残忍？”

周伯通又道：“黄老邪晚晚折磨我，我偏不向他认输。昨晚差点儿就折在他的手里，若不是你助我一臂，我十多年的要强好胜，可就废于一夕了，来来来，小兄弟，这里有酒有菜，咱俩向天誓盟，结为兄弟，以后有福共享，有难共当。想当年我和王重阳结为兄弟之时，他也是推三阻四的……怎么？你真的不愿么？我师哥王重阳武功比我高得多，当年他不肯和我结拜，难道你的武功也比我高得多？我看大大的不见得。”郭靖道：“晚辈的武功比你

低得太多，结拜实在不配。”周伯通道：“若说武功一样，才能结拜，那么我去跟黄老邪、老毒物结拜？他们又嫌我打他们不过了，岂有此理！你要我跟这又聋又哑的家伙结拜？”说着手指那老仆，双脚乱跳，大发脾气。

郭靖见他脸上变色，忙道：“弟子与前辈辈份差着两辈，若是依了前辈之言，必定被人笑骂。日后若是遇到马道长、丘道长，弟子岂不惭愧之极？”周伯通道：“偏你就有这许多顾虑。你不肯和我结拜，定是嫌我太老，呜呜呜……”忽地掩面大哭，乱扯自己胡子。

郭靖慌了手脚，忙道：“弟子依前辈吩咐就是。”周伯通哭道：“你被我逼迫，勉强答应，那也是算不了数的。他日人家问起，你又推在我的身上。我知道你是不肯称我为义兄的了。”郭靖暗暗好笑，怎地此人如此为老不尊，只见他拿起菜碟，向外掷去，赌气不肯吃饭了。那老仆连忙抬起，不知为了何事，甚是惶恐。郭靖无奈，只得笑道：“兄长既然有此美意，小弟如何不遵？咱俩就在此处撮上为香，义结兄弟便是。”

周伯通破涕为笑，说道：“我向黄老邪发过誓的，除非我打赢了他，否则除了大小便，决不出洞一步。我在洞里磕头，你在洞外磕头罢。”郭靖心想：“你一辈子打不过黄岛主，难道一辈子就呆在这个小小的石洞里？”当下也不多问，便跪了下去。

周伯通与他并肩而跪，朗声说道：“老顽童周伯通，今日与郭靖义结金兰，日后有福共享，有难共当。若是违此盟誓，教我武功全失，连小狗小猫也打不过。”

郭靖听他自称“老顽童”，立的誓又是这般古怪，忍不住好笑。周伯通瞪眼道：“笑甚么？快跟着念。”郭靖便也依式念了一遍，两人以酒沥地，郭靖再行拜见兄长。

周伯通哈哈大笑，大叫：“罢了，罢了。”斟酒自饮，说道：“黄老邪小气得紧，给人这般淡酒喝。只有那天一个小姑娘送来的美酒，喝起来才有点酒味，可惜从此她又不来了。”郭靖想起黄蓉说过，她因偷送美酒给周伯通被父亲知道了责骂，一怒而离桃花岛，看来周伯通尚不知此事呢。

郭靖已饿了一天，不想饮酒，一口气吃了五大碗白饭，这才饱足。那老仆等两人吃完，收拾了残肴回去。

周伯通道：“兄弟，你因何得罪了黄老邪，说给哥哥听听。”郭靖于是将自己年幼时怎样无意中刺死陈玄风、怎样在归云庄恶斗梅超风、怎样黄药师生气要和江南六怪为难、自己怎样答应在一月之中到桃花岛领死等情由，说了一遍。周伯通最爱听人述说故事，侧过了头，眯着眼，听得津津有味，只要郭靖说得稍为简略，就必寻根究底的追问不休。

待得郭靖说完，周伯通还问：“后来怎样？”郭靖道：“后来就到了这里。”周伯通沉吟片刻，道：“嗯，原来那个美貌小丫头是黄老邪的女儿。她和你好，怎么回岛之后，忽然影踪不见？其中必有缘由，定是给黄老邪关了起来。”郭靖忧形于色，说道：“弟子也这样想……”

周伯通脸一板，厉声道：“你说甚么？”郭靖知道说错了话，忙道：“做兄弟的一时失言，大哥不要介意。”周伯通笑道：“这称呼是万万弄错不得的。若是你我假扮戏文，那么你叫我娘子也好，妈妈也好，女儿也好，更是错不得一点。”郭靖连声称是。

周伯通侧过了头，问道：“你猜我怎么会在这里？”郭靖道：“兄弟正要请问。”周伯通道：“说来话长，待我慢慢对你说。你知道东邪、西毒、

南帝、北丐、中神通五人在华山绝顶论剑较艺的事罢？”郭靖点点头道：“兄弟曾听人说过。”周伯通道：“那时是在寒冬岁尽，华山绝顶，大雪封山。他们五人口中谈论，手上比武、在大雪之中直比了七天七夜，东邪、西毒、南帝、北丐四个人终于拜服我师哥王重阳的武功是天下第一。你可知道五人因何在华山论剑？”郭靖道：“这个兄弟倒不曾听说过。”周伯通道：“那是为了一部经文……”郭靖接口道：“《九阴真经》。”

周伯通道：“是啊！兄弟，你年纪虽小，武林中的事情倒知道得不少。那你可知道《九阴真经》的来历？”郭靖道：“这个我却不知了。”周伯通拉拉自己耳边垂下来的长发，神情甚是得意，说道：“刚才你说了一个很好听的故事给我听，现下……”郭靖插口道：“我说的都是真事，不是故事。”周伯通道：“那有甚么分别？只要好听就是了。有的人的一生一世便是吃饭、拉屎、睡觉，若是把他生平一件件鸡毛蒜皮的真事都说给我听，老顽童闷也给他闷死了。”郭靖点头道：“那也说得是。那么请大哥说《九阴真经》的故事给兄弟听。”

周伯通道：“徽宗皇帝于政和年间，遍搜普天下道家之书，雕版印行，一共有五千四百八十一卷，称为‘万寿道藏’。皇帝委派刻书之人，叫做黄裳……”郭靖道：“原来他也姓黄。”周伯通道：“呸！甚么也姓黄？这跟黄老邪黄药师全不相干，你可别想歪了。天下姓黄之人多得紧，黄狗也姓黄，黄猫也姓黄。”郭靖心想黄狗黄猫未必姓黄，却也不去和他多辩，只听他续道：“这个跟黄老邪并不相干的黄裳，是个十分聪明之人……”郭靖本想说：“原来他也是个十分聪明之人”，话到口边，却忍住不说出来。

周伯通说道：“他主怕这部大道藏刻错了字，皇帝发觉之后不免要杀他的头，因此上一卷一卷的细心校读。不料想这么读得几年，他居然便精通道学，更因此而悟得了武功中的高深道理。他无师自通，修习内功外功，竟成为一位武功大高手。兄弟，这个黄裳可比你聪明得多了。我没他这般本事，料想你也没有。”郭靖道：“这个自然。五千多卷道书，要我从头到尾读一遍，我这一辈子也就干不了，别说领会甚么武功了。”

周伯通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世上聪明人本来是有的，不过这种人你若是遇上了，多半非倒大霉不可。”郭靖心下又不以为然，暗忖：“蓉儿聪明之极，我遇上了正是天大的福气，怎会倒霉？”只是他素来不喜与人争辩，当下也不言语。

周伯通道：“那黄裳练成了一身武功，还是做他的官儿。有一年他治下忽然出现了一个稀奇古怪的教门，叫作甚么‘明教’，据说是西域的波斯胡人传来的。这些明教的教徒一不拜太上老君，二不拜至圣先师，三不拜如来佛祖，却拜外国的老魔，可是又不吃肉，只是吃菜。徽宗皇帝只信道教，他知道之后，便下了一道圣旨，要黄裳派兵去剿灭这些邪魔外道。不料明教的教徒之中，着实有不少武功高手，众教徒打起仗来又人人不怕死，不似官兵那么没用，打了几仗，黄裳带领的官兵大败。他心下不忿，亲自去向明教的高手挑战，一口气杀了几个甚么法王、甚么使者。哪知道他所杀的人中，有几个是武林中名门大派的弟子，于是他们的师伯，师叔、师兄、师弟、师妹、师妹、师姑、师姨、师干爹、师干妈，一古脑儿的出来，又约了别派的许多好手，来向他为难，骂他行事不按武林中的规矩。黄裳说道：‘我是做官儿的，又不是武林中人，你们武林规矩甚么的，我怎么知道？’对方那些姨妈干爹七张八嘴的吵了起来，说道：‘你若非武林中人，怎么会武？难道你师

父只教你武功，不教练武的规矩么？’黄裳说道：“我没师父。”那些人死也不信，吵到后来，你说怎样？”

郭靖道：“那定是动手打架了。”周伯通道：“可不是吗？一动手，黄裳的武功古里古怪，对方谁都没见过，当场又给他打死了几人，但他寡不敌众，也受了伤，拼命逃走了。那些人气不过，将他家里的父母妻儿杀了个干干净净。”郭靖听到这里，叹了口气，觉得讲到练武，到后来总是不免要杀人，隐隐觉得这黄裳倘若不练武功，多半便没这样的惨事。

周伯通续道：“那黄裳逃到了一处穷荒绝地，躲了起来。那数十名敌手的武功招数，他一招一式都记在心里，于是苦苦思索如何才能破解，他要想通破解的方法，然后去杀了他们报仇。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终于对每一个敌人所使过的招数，他都想通了破解的法子。他十分高兴，料想这些敌人就算再一拥而上，他独个儿也对付得了。于是出得山来，去报仇雪恨。不料那些敌人一个个都不见了。你猜是甚么原因？”

郭靖道：“定是他的敌人得知他武功大进，怕了他啦，都躲了起来。”周伯通摇头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当年我师哥说这故事给我听的时候，也叫我猜。我猜了七八次都不中，你再猜。”郭靖道：“大哥既然七八次都猜不中，那我也不用猜了，只怕连猜七八十次也不会中。”周伯通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没出息，没出息。好罢，你既然认输，我便不叫你猜这哑谜儿了。原来他那几十个仇人全部死了。”郭靖“咦”的一声，道：“这可奇了。难道是他的朋友还是他的弟子代他报仇，将他的仇人都杀死了？”周伯通摇头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！差着这么十万八千里。他没收弟子。他是文官，交的朋友也都是些文人学士，怎能代他杀人报仇？”郭靖搔搔头，说道：“莫非忽然起了瘟疫，他的仇人都染上了疫病？”周伯通道：“也不是。他的仇人有些在山东，有些在湖广，有些在河北、两浙，也没有一起都染上瘟疫之理？啊，是了，是了！对啦，有一项瘟疫，却是人人都会染上的，不论你逃到天涯海角，都避他不了，你猜那是甚么瘟疫？”

郭靖把伤寒、天花、痢疾猜了六七种，周伯通总是摇头，最后郭靖说道：“口蹄疫！”一出口便知不对，急忙按住了嘴，笑了起来，左手在自己头上拍了一下，笑道：“我真胡涂，口蹄疫是蒙古牛羊牲口的瘟疫，人可不会染上。”

周伯通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你越猜越乱了。那黄裳找遍四方，终于给他找到了一个仇人。这人是女子，当年跟他动手之时，只是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，但黄裳找到她时，见她已变成了个六十来岁的老婆婆……”郭靖大为诧异，说道：“这可真希奇。啊，是了，她乔装改扮，扮作了个老太婆，盼望别让黄裳认出来。”

周伯通道：“不是乔装改扮。你想，黄裳的几十个仇人，个个都是好手，武功包含诸家各派，何等深奥，何等繁复？他要破解每一人的绝招，可得耗费多少时候心血？原来他独自躲在深山之中钻研武功，日思夜想的就只是武功，别的甚么也不想，不知不觉竟已过了四十多年。”郭靖惊道：“过了四十多年？”

周伯通道：“是啊。专心钻研武功，四十多年很容易就过去了。我在这里已住了十五年，也不怎样。黄裳见那小姑娘已变成了老太婆，心中很是感慨，但见那老婆婆病骨支离，躺在床上只是喘气，也不用他动手，过不了几天她自己就会死了。他数十年积在心底的深仇大恨，突然之间消失得无影无



踪。兄弟，每个人都要死，我说那谁也躲不了的瘟疫，便是大限到来，人人难逃。”郭靖默然点头。周伯通又道：“我师哥和他那七个弟子天天讲究修性养命，难道真又能修成不死的神仙之身？因此牛鼻子道士我是不做的。”郭靖茫然出神。

周伯通道：“他那些仇人本来都已四五十岁，再隔上这么四十多年，到那时岂还有不一个个都死了？哈哈，哈哈，其实他压根儿不用费心想甚么破法，钻研甚么武功，只须跟这些仇人比赛长命。四十多年比下来，老天爷自会代他把仇人都收拾了。”郭靖点了点头，心想：“那么我要找完颜洪烈报杀父之仇，该是不该？”周伯通又道：“不过话说回来，钻研武功自有无穷乐趣，一个人生在上世，若不钻研武功，又有甚么更有趣的事好干？天下玩意儿虽多，可是玩得久了，终究没味。只有武功，才越玩越有趣。兄弟，你说是不是？”郭靖“嗯”了一声，不置可否，他可不觉得练武有甚么好玩，生平练武实是吃足了苦头，只是从小便咬紧了牙关苦挨，从来不肯贪懒而已。

周伯通见他不大起劲，说道：“你怎么不问我后来怎样？”郭靖道：“对，后来怎样？”周伯通道：“你如不问后来怎样，我讲故事就不大有精神了。”郭靖道：“是，是，大哥，后来怎样？”周伯通道：“那黄裳心想：‘原来我也老了，可也没几年好活啦。’他花了这几十年心血，想出了包含普天下各家各派功夫的武学，过得几年，也染上了那谁也逃不过的瘟疫，这番心血岂不是就此湮没？于是他将所想到的法门写成了上下两卷书，那是甚么？”郭靖道：“是甚么？”周伯通道：“唉，难道连这个也猜不到吗？”郭靖想了一会，问道：“是不是《九阴真经》？”周伯通道：“咱们说了半天，说的就是《九阴真经》的来历，你还问甚么？”郭靖笑道：“兄弟就怕猜错了。”

周伯通道：“撰迷《九阴真经》的原由，那黄裳写在经书的序文之中，我师哥因此得知。黄裳将经书藏于一处极秘密的所在，数十年来从未有人见到。那一年不知怎样，此书忽在世间出现，天下学武之人自然个个都想得到，大家你抢我夺，一塌里糊涂。我师哥说，为了争夺这部经文而丧命的英雄好汉，前前后后已有一百多人。凡是到了手的，都想依着经中所载修习武功，但练不到一年半载，总是给人发觉，追踪而来劫夺。抢来抢去，也不知死了多少人。得了书的千方百计躲避，但追夺的人有这么许许多多，总是放不过他。那阴谋诡计，硬抢软骗的花招，也不知为这部经书使了多少。”

郭靖道：“这样说来，这部经书倒是天下第一害人的东西了。陈玄风如不得经书，那么与梅超风在乡间隐姓埋名，快快乐乐的过一世，黄岛主也未必能找到他。梅超风若是不得经书，也不致弄到今日的地步。”

周伯通道：“兄弟你怎么如此没出息？《九阴真经》中所载的武功，奇幻奥秘，神妙之极。学武之人只要学到了一点半滴，岂能不为之神魂颠倒？纵然因此而招致杀身之祸，那又算得了甚么？咱们刚才不说过吗，世上又有谁是不死的？”郭靖道：“大哥那你是习武入迷了。”周伯通笑道：“那还用说？习武练功，滋味无穷。世人愚蠢得紧，有的爱读书做官，有的爱黄金美玉，更有的爱绝色美女，但这其中的乐趣，又怎及得上习武练功的万一？”

郭靖道：“兄弟虽也练了一点粗浅功夫，却体会不到其中有无穷之乐。”周伯通叹道：“傻孩子，傻孩子，那你干么要练武？”郭靖道：“师父要我练，我就练了。”周伯通摇头道：“你真是笨得很。我对你说，一个人饭可以不吃，性命可以不要，功夫却不可不练。”郭靖答应了，心想：“我这个把兄多半为了嗜武成癖，才弄得这般疯疯癫癫的。”说道：“我见过黑风双

煞练这《九阴真经》上的武功，十分阴毒邪恶，那是万万练不得的。”周伯通摇头道：“那定是黑风双煞练错了。《九阴真经》正大光明，怎会阴毒邪恶？”郭靖亲眼见过梅超风的武功，说甚么也不信。

周伯通问道：“刚才咱们讲故事讲到了哪里？”郭靖道：“你讲到天下的英雄豪杰都要抢夺《九阴真经》。”周伯通道：“不错。后来事情越闹越大，连全真教教主、桃花岛主黄老邪、丐帮的洪帮主这些大高手也插上手了。他们五人约定在华山论剑，谁的武功天下第一，经书就归谁所有。”郭靖道：“那经书终究是落在你师哥手里了。”

周伯通眉飞色舞，说道：“是啊。我和王师哥交情大得很，他没出家时我们已经是好朋友，后来他传我武艺。他说我学武学得发了痴，过于执着，不是道家清静无为的道理，因此我虽是全真派的。我师哥却叫我不可做道士。我这正是求之不得。我那七个师侄之中，丘处机功夫最高，我师哥却最不喜欢他，说他耽于钻研武学，荒废了道家的功夫。说甚么学武的要猛进苦练，学道的却要淡泊率性，这两者是颇不相容的。马钰得了我师哥的法统，但他武功却是不及丘处机和王处一了。”

郭靖道：“那么全真教主王真人自己，为甚么既是道家真人，又是武学大师？”周伯通道：“他是天生的了不起，许多武学中的道理自然而然就懂了，并非如我这般勤修苦练的。刚才咱俩讲故事讲到甚么地方？怎么你又把话题岔了开去？”

郭靖笑道：“你讲到你师哥得到了《九阴真经》。”周伯通道：“不错。他得到经书之后，却不练其中功夫，把经书放入了一只石匣，压在他打坐的蒲团下面的石板之下。我奇怪得很，问是甚么原因，他微笑不答。我问得急了，他叫我自己想去。你倒猜猜看，那是为了甚么？”郭靖道：“他是怕人来偷来抢？”周伯通连连摇头，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！谁敢来偷来抢全真教主的的东西？他是活得不耐烦了？”

郭靖沉思半晌，忽地跳起，叫道：“对啊！正该好好的藏起来，其实烧了更好。”

周伯通一惊，双眼盯住郭靖，说道：“我师哥当年也这么说，只是他说几次要想毁去，总是下不了手，兄弟，你傻头傻脑的，怎么居然猜得到？”

郭靖涨红了脸，答道：“我想，王真人的武功既已天下第一，他再练得更强，仍也不过是天下第一。我还想，他到华山论剑，倒不是为了争天下第一的名头，而是要得这部《九阴真经》。他要得到经书，也不是为了要练其中的功夫，却是相救普天下的英雄豪杰，教他们免得互相所杀，大家不得好死。”

周伯通抬头向天，出了一会神，半晌不语。郭靖很是担心，只怕说错了话，得罪了这位脾气古怪的把兄。

周伯通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你怎能想到这番道理？”郭靖搔头道：“我也不知道啊。我只想这部经书既然害死了这许多人，就算它再宝贵，也该毁去才是。”

周伯通道：“这道理本来是明白不过的，可是我总想不通。师哥当年说我学武的天资聪明，又是乐此而不疲，可是一来过于着迷，二来少了一副救世济人的胸怀，就算毕生勤修苦练，终究达不到绝顶之境。当时我听了不信，心想学武自管学武，那是拳脚兵刃上的功夫，跟气度识见又有甚么干系？这十多年来，却不由得不信了。兄弟，你心地忠厚，胸襟博大，只可惜我师

哥已经逝世，否则他见到你一定喜欢，他那一身盖世武功，必定可以尽数传给你了。师哥若是不死，岂不是好？”想起师兄，忽然伏在石上哀哀痛哭起来。郭靖对他的话不甚明白，只是见他哭得凄凉，也不禁戚然。

周伯通哭了一阵，忽然抬头道：“啊，咱们故事没说完，说完了再哭不迟。咱们说到哪里了啊？怎么你也不劝我别哭？”郭靖笑道：“你说到王真人把那部《九阴真经》压在蒲团下面的石板底下。”周伯通一拍大腿，说道：“是啊。他把经文压在石板之下，我说可不可以给我瞧瞧，却给他板起脸数说了一顿，我从此也就不敢再提了。武林之中倒也真的安静了一阵子。后来师哥去世，他临死之时却又起了一场风波。”

郭靖听他语音忽急，知道这场风波不小，当下凝神倾听，只听他道：“师哥自知寿限已到，那场谁也逃不过的瘟疫终究找上他啦，于是安排了教中大事之后，命我将《九阴真经》取来，生了炉火，要待将经书焚毁，但抚摸良久，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‘前辈毕生心血，岂能毁于我手？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要看后人如何善用此经了。只是凡我门下，决不可习练经中武功，以免旁人说我夺经是怀有私心。’他说了这几句话后，闭目而逝。当晚停灵观中，不到三更，就出了事儿。”

郭靖“啊”了一声。周伯通道：“那晚我与全真教的七个大弟子守灵。半夜里突有敌人来攻，来的个个都是高手，全真七子立即分头迎敌。七子怕敌人伤了师父遗体，将对手都远远引到观外拼斗，只我独自守在师哥灵前，突然观外有人喝道：‘快把《九阴真经》交出来，否则一把火烧了你的全真道观。’我向外张去，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只见一个人站在树枝上，顺着树枝起伏摇晃，那一身轻功，可当真了不起，当时我就想：‘这门轻功我可不会，他若肯教，我不妨拜他为师。’但转念一想：‘不对，不对，此人要来抢《九阴真经》，不但拜不得师，这一架还非打不可。’明知不敌，也只好和他斗一斗了。我纵身出去，跟他在树顶上拆了三四十招，越打越是胆寒，敌人年纪比我小着好几岁，但出手狠辣之极，我硬接硬架，终于技逊一筹，肩头上被他打了一掌，跌下树来。”郭靖奇道：“你这样高的武功还打他不过，那是谁啊？”

周伯通反问：“你猜是谁？”郭靖沉吟良久，答道：“西毒！”周伯通奇道：“咦！你这次怎地居然猜中了？”郭靖道：“兄弟心想，并世武功比大哥高的，也只华山论剑的五人。洪恩师为人光明磊落。那段皇爷既是皇爷，总当顾到自己身分。黄岛主为人怎样，兄弟虽不深知，但瞧他气派很大，必非乘人之危的卑鄙小人！”

花树外突然有人喝道：“小畜生还有眼光！”郭靖跳起身来，抢到说话之人的所在，但那人身法好快，早已影踪全无，唯见几棵花树兀自晃动，花瓣纷纷跌落。周伯通叫道：“兄弟回来，那是黄老邪，他早已去得远了。”

郭靖回到岩洞前面，周伯通道：“黄老邪精于奇门五行之术，他这些花树都是依着诸葛亮当年《八阵图》的遗法种植的。”郭靖骇然道：“诸葛亮的遗法？”周伯通叹道：“是啊，黄老邪聪明之极，琴棋书画、医卜星相，以及农田水利、经济兵略，无一不晓，无一不精，只可惜定要跟老顽童过不去，我偏偏又打他不赢。他在这些花树之中东窜西钻，别人再也找他不到。”

郭靖半晌不语，想着黄药师一身本事，不禁神往，隔了一会才道：“大哥，你被西毒打下树来，后来怎样？”

周伯通一拍大腿，说道：“对了，这次你没忘了提醒我说故事。我中了

欧阳锋一掌，痛入心肺，半晌动弹不得，但见他奔入灵堂，也顾不得自己已经受伤，舍命追进，只见他抢到师哥灵前，伸手就去拿供在桌上的那部经书。我暗暗叫苦，自己既敌他不过，众师侄又都御敌未返，正在这紧急当口，突然间喀喇一声巨响，棺材盖上木屑纷飞，穿了一个大洞。”

郭靖惊道：“欧阳锋用掌力震破了王真人的灵柩？”周伯通道，“不是，不是！是我师哥自己用掌力震破了灵柩。”郭靖听到这荒唐奇谈，只惊得睁着一对圆圆的大眼，说不出话来。

老顽童周伯通和东邪黄药师比赛打石弹，以惜阅九阴真经与桃花岛至宝软猬甲作赌注。黄药师的新婚夫人在旁观看。这打石弹虽是小孩儿的玩意，其中却另有窍门。

## 第十六回 双手互搏

周伯通道：“你道是我师哥死后显灵？还是还魂复生？都不是，他是假死。”

郭靖“啊”了一声，道：“假死？”周伯通道：“是啊。原来我师哥死前数日，已知西毒在旁躲着，只等他一死，便来抢夺经书，因此以上乘内功闭气装死，但若示知弟子，众人假装悲哀，总不大像，那西毒狡猾无比，必定会看出破绽，自将另生毒计，是以众人都不知情。那时我师哥身随掌起，飞出棺来，迎面一招‘一阳指’向那西毒点去。欧阳锋明明在窗外见我师哥逝世，一切看得清清楚楚，这时忽见他从中飞跃而出，只吓得魂不附体。他本就对我师哥十分忌惮，这时大惊之下不及运功抵御，我师哥一击而中，‘一阳指’正点中他的眉心，破了他多年苦练的‘蛤蟆功’。欧阳锋逃赴西域，听说从此不履中土。我师哥一声长笑，盘膝坐在供桌之上。我知道使‘一阳指’极耗精神，师哥必是在运气养神，当下不去惊动，径行奔去接应众师侄，杀退来袭的敌人。众师侄听说师父未死，无不大喜，一齐回到道观，只叫得一声苦，不知高低。”

郭靖问：“怎样？”周伯通道：“只见我师哥身子歪在一边，神情大异。我抢上去一摸，师哥全身冰凉，这次是真的仙去了。师哥遗言，要将《九阴真经》的上卷与下卷分置两处，以免万一有甚么错失，也不致同时落入奸人的手中。我将真经的上卷藏妥之后，身上带了下卷经文，要送到南方雁荡山去收藏，途中却撞上了黄老邪。”

郭靖“啊”了一声。周伯通道：“黄老邪为人虽然古怪，但他十分骄傲自负，决不会如西毒那么不要脸，敢来强抢经书，可是那一次糟在他的新婚夫人正好与他同在一起。”

郭靖心想：“那是蓉儿的母亲了，她与这件事不知又有甚么干连？”只听周伯通道：“我见他满面春风，说是新婚。我想黄老邪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，讨老婆有甚么好，便取笑他几句，黄老邪倒不生气，反而请我喝酒。我说起师哥假死复活、击中欧阳锋的情由，黄老邪的妻子听了，求我借经书一观。她说她不懂半点武艺，只是心中好奇，想见见这部害死了无数武林高手的书到底是甚么样子。我自然不肯。黄老邪对这少年夫人宠爱得很，甚么事都不肯拂她之意，就道：‘伯通，内子当真全然不会武功。她年纪轻，爱新鲜玩意儿。你就给她瞧瞧，那又有甚么干系？我黄药师只要向你的经书瞟了一眼，我就挖出这对眼珠子给你。’黄老邪是当世数一数二的人物，说了话当然言出如山，但这部经书实在干系太大，我只是摇头。黄老邪不高兴了，说道：‘我岂不知你为难之处？你肯借给内人一观，黄某人总有报答你全真派之日。若是一定不肯，那也只得由你，谁教我跟你有交情呢？我跟你全真派的弟子们可不相识。’我懂得他的意思，这人说得出做得到，他不好意思跟我动手，却会借故去和马钰、丘处机他们为难。这人武功太高，惹恼了他可真不好办。”郭靖道：“是啊，马道长、丘道长他们是打不过他的。”

周伯通道：“那时我就说道：‘黄老邪，你要出气，尽管找我老顽童，找我的师侄们干么？这却不是以大欺小么？’他夫人听到我‘老顽童’这个浑号，格格一笑，说道：‘周大哥，你爱胡闹顽皮，大家可别说拧了淘气，咱们一起玩玩罢。你那宝贝经书我不瞧也罢。’她转头对黄老邪道：‘看来《九阴真经》是给那姓欧阳的抢去了，周大哥拿不出来，你又何必苦苦逼他，’

让他失了面子？’黄老邪笑道：‘是啊，伯通，还是我帮你去找老毒物算帐罢。他武功了得，你是打他不过的。’”

郭靖心想：“蓉儿的母亲和她是一样的精灵古怪。”插口道：“他们是在激你啊！”周伯通道：“我当然知道，但这口气不肯输。我说：‘经书是在我这里，借给嫂子看一看原也无妨。但你瞧不起老顽童守不住经书，你我先比划比划。’”黄老邪笑道：‘比武伤了和气，你是老顽童，咱们就比比孩子们的玩意儿。’我还没答应，他夫人已拍手叫了起来：“好好，你们两人比赛打石弹儿。”郭靖微微一笑。周伯通道：“打石弹儿我最拿手，接口就道：‘比就比，难道我还能怕他？’”黄夫人笑道，‘周大哥，要是你输了，就把经书借给我瞧瞧。但若是你赢了，你要甚么？’黄老邪道，‘全真教有宝，难道桃花岛就没有？’他从包裹取出一件黑黝黝、满生倒刺的衣服在桌上放。你猜是甚么？”郭靖道：“软猬甲。”

周伯通道：“是啊，原来你也知道。黄老邪道：“伯通，你武功卓绝，自然用不着这副甲护身，但他日你娶了女顽童，生下小顽童，小孩儿穿这副软猬甲可是妙用无穷，谁也欺他不得。你打石弹儿只要胜了我，桃花岛这件镇岛之宝就是你的。’”我道：‘女顽童是说甚么也不娶的，小顽童当然更加不生，不过你这副软猬甲武林中大大有名，我赢到手来，穿在衣服外面，在江湖上到处大摇大摆，出出风头，倒也不错，好让天下豪杰都知道桃花岛主栽在老顽童手里。’”黄夫人接口道：‘您先别说嘴，哥儿俩比了再说。’”当下三人说好，每人九粒石弹，共是十八个小洞，谁的九粒石弹先打进洞就是谁胜。”

郭靖听到这里，想起当年与义弟拖雷在沙漠中玩石弹的情景，不禁微笑。周伯通道：“石弹子我随身带着有的是，于是三人同到屋外空地上去比试。我留心瞧黄夫人的身形步法，果然没学过武功。我在地上挖了小孔，让黄老邪先挑石弹，他随手拿了九颗，我们就比了起来。他暗器功夫当世独步，‘弹指神通’天下有名，他只道取准的本事远胜过我，玩起石弹来必能占上风。哪知道这种小孩儿的玩意与暗器虽然大同，却有小异，中间另有窍门。我挖的小洞又很特别，石弹子打了进去会再跳出来。打弹时不但劲力必须用得不轻不重，恰到好处，而且劲力的结尾尚须一收，把反弹的力道消了，石弹儿才能留在洞内。”

郭靖想不到中原人士打石弹还有这许多讲究，蒙古小孩可就不懂了，只听周伯通得意洋洋的接着说道：“黄老邪连打三颗石弹，都是不错厘毫的进了洞，但一进去却又跳了出来。待得他悟到其中道理。我已有五颗弹子进了洞。他暗器的功夫果然厉害，一面把我余下的弹子撞在最不易使力的地位，一面也打了三颗进洞。但我既占了先，岂能让他赶上？你来我往的争了一阵，我又进了一颗。我暗暗得意，知道这次他输定了，就是神仙也帮他不了。唉，谁知道黄老邪忽然使用诡计。你猜是甚么？”

郭靖道：“他用武功伤你的手吗？”周伯通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黄老邪坏得很，决不用这种笨法子。打了一阵，他知道决计胜我不了，忽然手指上暗运潜力，三颗弹子出去，把我余下的三颗弹子打得粉碎，他自己的弹子却是完好无缺。”郭靖叫道：“啊，那你没弹子用啦！”周伯通道：“是啊，我只好眼睁睁的瞧着他把余下的弹子一一的打进了洞。这样，我就算输啦！”

郭靖道：“那不能算数。”周伯通道：“我也是这么说。但黄老邪道：‘伯通，咱们可说得明明白白，谁的九颗弹子先进了洞，谁就算赢。你混赖

那可不成！别说我用弹子打碎了你的弹子，就算是我硬抢了你的，只要你少了一颗弹子入洞，终究是你输了。’我想他虽然使好，但总是怪我自己事先没料到这一步。再说，要我打碎他的弹子而自己弹子不损，那时候我的确也办不到，心中也不禁对他的功夫很是佩服，便道：‘黄家嫂子，我就把经书借给你瞧瞧，今日天黑之前可得还我。’我补上了这句，那是怕他们一借不还，胡赖道：‘我们又没说借多久，这会儿可还没瞧完，你管得着么？’这样一来，经书到了他们手里，十年是惜，一百年也是借。”

郭靖点头道：“对，幸亏大哥聪明，料到了这着，倘若是我，定是上了他们的大当。”周伯通摇头道：“说到聪明伶俐，天下又有谁及得上黄老邪的？只不知他用甚么法子，居然找到了一个跟他一般聪明的老婆。那时候黄家嫂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‘周大哥，你号称老顽童，人可不糊涂啊，你怕我刘备借荆州是不是？我就在这里坐着瞧瞧，看完了马上还你，也不用到天黑，你不放心，在旁边守着我就是。’

“我听她这么说，就从怀里取出经书，递了给她。黄家嫂子接了，走到一株树下，坐在石上翻了起来。黄老邪见我神色之间总是有点提心吊胆，说道：‘老顽童，当世之间，有几个人的武功胜得过你我两人？’我道：‘胜得过你的未必有。胜过我的，连你在内，总有四五人罢！’黄老邪笑道：‘那你太捧我啦，东邪、西毒、南帝、北丐四个人，武功各有所长，谁也胜不了谁。欧阳锋既给你师哥破去了“蛤蟆功”’，那么十年之内，他是比兄弟要逊一筹的了。还有个铁掌水上飘裘千仞，听说武功也很了得，那次华山论剑他却没来，但他功夫再好，也未必真能出神入化。老顽童，你的武功兄弟决计不敢小看了，除了这几个人，武林中数到你第一。咱俩联起手来，并世无人能敌。’我道：‘那自然！’黄老邪道：‘所以啊，你何必心神不定？有咱哥儿俩守在这里，天下还有谁能来抢得了你的宝贝经书去？’

“我一想不错，稍稍宽心，只见黄夫人一页一页的从头细读，嘴唇微微而动，我倒觉得有点好笑了。《九阴真经》中所录的都是最秘奥精深的武功，她武学一窍不通，虽说书上的字个个识得，只怕半句的意思也未能领会。她从头至尾慢慢读了一遍，足足花了一个时辰。我等得有些不耐烦了，眼见她翻到了最后一页，心想总算是瞧完了，哪知她又从头再瞧起。不过这次读得很快，只一盏茶时分，也就瞧完了。

“她把书还给我，笑道：‘周大哥，你上了西毒的当了啊，这部不是《九阴真经》！’我大吃一惊，说道：‘怎么不是？这明明是师哥遗下来的，模样儿一点也不错。’黄夫人道：‘模样儿不错有甚么用？欧阳锋把你的经书掉包掉去啦，这是一部算命占卜用的杂书。’”

郭靖惊道：“难道欧阳锋在王真人从棺材中出来之前，已把真经掉了去？”周伯通道：“当时我也这么想，可是我素知黄老邪专爱做鬼灵精怪的事，他夫人的话我也不甚相信。黄夫人见我呆在当地，做声不得，半信半疑，又问：‘周大哥，《九阴真经》真本的经文是怎样的，你可知道么？’我道：‘自从经书归于先师兄之后，无人翻阅过。先师兄当年曾道，他以七日七夜之功夺得经书，是为武林中免除一大祸害，决无自利之心，是以遗言全真派弟子，任谁不得习练经中所载武功。’黄夫人道：‘王真人这番仁义之心，真是令人钦佩无已，可是也正如此，才着了人家的道儿。周大哥，你翻开书来瞧瞧。’我当时颇为迟疑，记得师哥的遗训，不敢动手。黄夫人道：‘这是一本江南到处流传的占卜之书，不值半文。再说，就算确是《九阴真经》，

你只要不练其中武功，瞧瞧何妨？’我依言翻开一页，却见书里写的正是诸般武功的练法和秘诀，何尝不是占卜星相之书？

“黄夫人道：‘这部书我五岁时就读着玩，从头至尾背得出，我们江南的孩童，十九都曾熟读。你若不信，我背给你听听。’说了这几句话，便从头如流水般背将下来。我对着经书瞧去，果真一字不错。我全身都冷了，如堕冰窖。黄夫人又道：‘任你从哪一页中间抽出来问我，只要你提个头，我谅来也还背得出。这是从小读熟了的书，到老也忘不了。’我依言从中抽了几段问她，她当真背得滚瓜烂熟，更无半点窒滞。黄老邪哈哈大笑。我怒从心起，随手把那部书撕得粉碎，火折一晃，给他烧了个干干净净。”

“黄老邪忽道：‘老顽童，你也不用发顽童脾气，我这副软猬甲送了给你罢。’我不知是受了他的愚弄，只道他瞧着过意不去，因此想送我一件重宝消消我的气，当时我心中烦恼异常，又想这是人家镇岛之宝，如何能够要他？只谢了他几句，便回到家乡去闭门习武。那时我自知武功不是欧阳锋的对手，决心苦练五年，练成几门厉害功夫，再到西域去找西毒索书。我师哥交下来的东西，老顽童看管不住，怎对得住师哥？”

郭靖道：“这西毒如此奸猾，那是非跟他算帐不可的。但你和马道长、丘道长他们一起去，声势不是大得多么？”周伯通道：“唉，也只怪我好胜心盛，以致受了愚弄一直不知道，当时只要和马钰他们商量一下，总有人瞧出这件事里中间的破绽来。过了几年，江湖上忽然有人传言，说桃花岛门下黑风双煞得了《九阴真经》，练就了几种经中所载的精妙武功，到处为非作歹。起初我还不相信，但此事越传越盛。又过一年，丘处机忽然到我家来，说他访得实在，《九阴真经》的下卷确是给桃花岛的门人得去了。我听了很是生气，说道：‘黄药师不够朋友！’丘处机问我：‘师叔，怎么说黄药师不够朋友？’我道：‘他去跟西毒索书，事先不对我说，要了书之后，就算不还我，也该向我知会一声。’”

郭靖道：“黄岛主把经书夺来之后，或许本是想还给你的，哪知被他那不肖的徒儿偷去了，我瞧他对这件事恼怒得很，连四个无辜的弟子都被他打断腿骨，逐出师门。”

周伯通不住摇头，说道：“你和我一样的老实，这件事要是撞在你的手里，你也必定受了欺还不知道。那日丘处机与我说了一阵子话，研讨了几日武功，才别我离去。过了两个月，他忽然又来瞧我。这次他访出陈玄风、梅超风二人确是偷了黄老邪的经书，在练‘九阴白骨爪’与‘摧心掌’两门邪恶武功。他冒了大险偷听黑风双煞的说话，才知道黄老邪这卷经书原来并非自欧阳锋那里夺来，却是从我手里偷去的。”

郭靖奇道：“你明明将书烧毁了，难道黄夫人掉了包去，还你的是一部假经书？”周伯通道：“这一着我早防到的。黄夫人看那部经书时，我眼光没片刻离开过她。她不会武功，手脚再快，也逃不过咱们练过暗器之人的眼睛。她不是掉包，她是硬生生的记了去啊！”

郭靖不懂，问道：“怎么记了去？”周伯通道：“兄弟，你读书读几遍才背得出？”郭靖道：“容易的，大概三四十遍；倘若是又难又长的，那么七八十遍、一百遍也说不定。就算一百多遍，也未必准背得出。”周伯通道：“是啊，说到资质，你确是不算聪明的了。”郭靖道：“兄弟天资鲁钝，不论读书习武，进境都慢得很。”周伯通叹道：“读书的事你不大懂，咱们只说学武。师父教你一套拳法掌法，只怕总得教上几十遍，你才学会罢？”郭



靖脸现惭色，说道：“正是。”又道：“有时学会了，却记不住；有时候记倒是记住了，偏偏又不会使。”

周伯通道：“可是世间却有人只要看了旁人打一套拳脚，立时就能记住。”郭靖叫道：“一点儿不错！黄岛主的女儿就是这样，洪恩师教她武艺，至多教两遍，从来不教第三遍。”周伯通缓缓的道：“这位姑娘如此聪明，可别像她母亲一般短寿！那日黄夫人借了我经书去看，只看了两遍，可是她已一字不漏的记住啦。她和我一分手，就默写了出来给她丈夫。”郭靖不禁骇然，隔了半晌才道：“黄夫人不懂经中意义，却能从头至尾的记住，世上怎能会有如此聪明之人？”

周伯通道：“只怕你那位小朋友黄姑娘也能够。我听了丘处机的话后，又惊又愧，约了全真教七名大弟子会商。大家议定去勒逼黑风双煞交出经书来。丘处机道：‘那黑风双煞纵然武功高强，也未必胜得了全真教门下的弟子。他们是您晚辈，师叔您老人家不必亲自出马，莫被江湖上英雄知晓，说咱们以大压小，’我一想不错，当下命处机、处一二人去找黑风双煞，其余五人在旁接应监视，以防双煞漏网。”

郭靖点头道：“全真七子一齐出马，黑风双煞是打不过的。”不禁想起那日在蒙古悬崖之上马钰与六怪假扮全真七子的事来。周伯通道：“哪知处机、处一赶到河南，双煞却已影踪不见，他们一打听，才知是被黄老邪另一个弟子陆乘风约了中原豪杰，数十条好汉围攻他们二人，本拟将之捕获，送去桃花岛交给黄老邪，不料还是被他们逃得不知去向。”郭靖道：“陆庄主无辜被逐出师门，也真该恼恨他的师兄、师妹。”

周伯通道：“找不到黑风双煞，当然得去找黄老邪，我把上卷《九阴真经》带在身边，以防经一离身，又给人偷盗了去，到了桃花岛上，责问于他。黄老邪道：‘伯通，黄药师素来说一是一。我说过决不向你的经书膘上一眼，我几时瞧过了？我看过的《九阴真经》，是内人笔录的，可不是你的经书，’我听他强辞夺理，自然大发脾气，三言两语，跟他说僵了，要找他夫人评理，他脸现苦笑；带我到后堂去，我一瞧之下，吃了一惊，原来黄夫人已经逝世，后堂供着她的灵位。

“我正想在灵位前行礼，黄老邪冷笑道：‘老顽童，你也不必假惺惺了，若不是你炫夸甚么狗屁真经，内人也不会离我而去。’”我道：“甚么？”他不答话，满脸怒容的望着我，忽然眼中流下泪来，过了半晌，才说起他夫人的死因。

“原来黄夫人为了帮着丈夫，记下了经文。黄药师以那真经只有下卷，习之有害，要设法得到上卷后才自行修习，哪知却被陈玄风与梅超风偷了去。黄夫人为了安慰丈夫，再想把经文默写出来。她对经文的含义本来毫不明白，当日一时硬记，默了下来，到那时却已事隔数年，怎么还记得起？那时她怀孕已有八月，苦苦思索了几天几晚，写下了七八千字，却都是前后不能连贯，心智耗竭，忽尔流产，生下了一个女婴，她自己可也到了油尽灯枯之境。任凭黄药师智计绝世，终于也救不了爱妻的性命。

“黄老邪本来就爱迁怒旁人，这时爱妻逝世，心智失常，对我胡言乱语一番。我念他新丧妻子，也不跟他计较，只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‘你是习武之人，把夫妻之情瞧得这么重，也不怕人笑话？’”他道：“我这位夫人与众不同。”我道：“你死了夫人，正好专心练功，若是换了我啊，那正是求之不得！老婆死得越早越好。恭喜，恭喜！””

郭靖“啊哟”一声，道：“你怎么说这话？”周伯通双眼一翻，道：“我想到甚么就说甚么，有甚么说不得的？可是黄老邪一听，忽然大怒，发掌向我劈来，我二人就动上手。这一架打下来，我在这里呆了十五年。”

郭靖道：“你输给他啦？”周伯通笑道：“若是我胜，也不在这里了。他打得我重伤呕血，我逃到这洞里，他追来又打断了我的两条腿，逼我把《九阴真经》的上卷拿出来，说要火化了祭他的夫人。我把经书藏在洞内，自己坐在洞口守住，只要他一用强抢夺，我就把经书毁了。他道：‘总有法子叫你离开这洞。’我道：‘咱们就试试！’“这么一耗，就对耗了一十五年。这人自负得紧，并不饿我逼我，当然更不会在饮食之中下毒，只是千方百计的诱我出洞，我出洞大便小便，他也不乘虚而入，占这个臭便宜。有时我假装大便了一个时辰、他心痒难搔，居然也沉得住气。”说着哈哈大笑。郭靖听了也觉有趣，这位把兄竟在这种事上也跟人斗智。

周伯通道：“一十五年来，他用尽了心智，始终奈何我不得。只是昨晚我险些着了他的道儿，若不是鬼使神差的，兄弟你忽来助我，这经书已到了黄老邪手中了。唉，黄老邪这套《碧海潮生曲》之中，含有上乘内功，果真了不起得很。”

郭靖听他述说这番恩怨，心头思潮起伏，问道：“大哥，今后你待怎样？”周伯通笑道：“我跟他耗下去啊，瞧黄老邪长寿呢还是我多活几年。刚才我跟你说过黄裳的故事，他寿命长过所有的敌人，那便赢了。”郭靖心想这总不是法子，但现下自己也不知如何是好，又问：“马道长他们怎么不来救你？”周伯通道：“他们多半不知我在此地，就是知道，这岛上树木山石古里古怪，若不是黄老邪有心放人进内，旁人也休想能入得桃花岛来。再说，他们就是来救，我也是不去的，跟黄老邪这场比试还没了结呢。”

郭靖和他说了半日话，觉得此人虽然年老，却是满腔童心，说话天真烂漫，没半丝机心，言谈之间，甚是投缘。

眼见红日临空，那老仆又送饭菜来，用过饭后，周伯通道：“我在桃花岛上耗了一十五年，时光可没白费。我在这洞里没事分心，所练的功夫若在别处练，总得二十五年时光。只是一人闷练，虽然自知大有进境，苦在没人拆招，只好左手和右手打架。”

郭靖奇道：“左手怎能和右手打架？”周伯通道：“我假装右手是黄老邪，左手是老顽童。右手一掌打过去，左手拆开之后还了一拳，就这样打了起来。”说着当真双手出招，左攻右守的打得甚是猛烈。

郭靖起初觉得十分好笑，但看了数招，只觉得他双手拳法诡奇奥妙，匪夷所思，不禁怔怔的出了神。天下学武之人，双手不论挥拳使掌、抡刀动枪，不是攻敌，就是防身，但周伯通双手却互相攻防拆解，每一招每一式都是攻击自己要害，同时又解开自己另一手攻来的招数，因此上左右双手的招数截然分开，真是见所未见、闻所未闻的怪拳。

周伯通打了一阵，郭靖忽道：“大哥，你右手这招为甚么不用足了。”周伯通停了手，笑道：“你眼光不差啊，瞧出我这招没用足，来未来，你来试试。”说着伸出掌来，郭靖伸掌与他相抵。

周伯通道：“你小心了，我要将你推向左方，”一言方毕，劲力已发，郭靖先经他说知，心中预有提防，以降龙十八掌的功夫。还了一掌，两人掌力相抵，郭靖退出七八步去，只感手臂酸麻。

周伯通道：“这一招我用足了劲，只不过将你推开，现下我劲不用足，

你再试试。”郭靖再与他对了掌，突感他掌力陡发陡收，脚下再也站立不稳，向前直跌下去，蓬的一声，额头直撞在地下，一骨碌爬起来，怔怔的发呆。

周伯通笑道：“你懂了么？”郭靖摇头道：“不懂！”周伯通道，“这个道理，是我在洞里苦练十年后忽然参悟出来的。我师哥在比曾对我说过以虚击实、以不足胜有余的妙旨。当日我只道是道家修心养性之道，听了也不在意。直到五年之前，才忽然在双手拆招时豁然贯通。其中精奥之处，只能意会，我却也说不明白。我想通之后，还不敢确信，兄弟，你来和我拆招，那是再好没有。你别怕痛，我再摔你几交。”眼见郭靖脸有难色，央求道：“好兄弟，我在这里一十五年，只盼有人能来和我拆招试手。几个月前黄老邪的女儿来和我说话解闷，我正想引她动手，哪知第二天她又不来啦。好兄弟，我一定不会摔得你太重。”

郭靖见他双手跃跃欲试，脸上一副心痒难搔的模样，说道：“摔几交也算不了甚么？”发掌和他拆了几招，斗间觉得周伯通的掌力忽虚，一个收势不及，又是一交跌了下去，却被他左手挥出，自己身子在空中不由自主的翻了个筋斗，左肩着地，跌得着实疼痛。

周伯通脸现歉色，道：“好兄弟，我也不能叫你白摔了，我把摔你这一记手法说给你听。”郭靖忍痛爬起，走近身去。

周伯通道：“老子《道德经》里有句话道：‘埏埴以为器，当其无，有器之用。凿户牖以为室，当其无，有室之用。’这几句话你懂么？”郭靖也不知那几句话是怎么写，自然不懂，笑着摇头。

周伯通顺手拿起刚才盛过饭的饭碗，说道：“这只碗只因为中间是空的，才有盛饭的功用，倘若它是实心的一块瓷土，还能装甚么饭？”郭靖点点头，心想：“这道理说来很浅，只是我从未想到过，”周伯通又道：“建造房屋，开设门窗，只因为有了四壁中间的空隙，房子才能住人。倘若房屋是实心的，倘若门窗不是有空，砖头木材四四方方的砌上这么一大堆，那就一点用处也没有了。”郭靖又点头，心中若有所思。

周伯通道：“我这全真派最上乘的武功，要旨就在‘空、柔’二字，那就是所谓‘大成若缺，其用不弊。大盈若冲，其用不穷。’”跟着将这四句话的意思解释了一遍，郭靖听了默默思索。

周伯通又道：“你师父洪七公的功夫是外家中的顶儿尖儿，我虽懂得一些全真派的内家功夫诀窍，想来还不是他的敌手。只是外家功夫练到他那样，只怕已到了尽处，而全真派的武功却是没有止境，像做哥哥的那样，只可说是初窥门径而已。当年我师哥赢得‘武功天下第一’的尊号，决不是碰运气碰上的，若他今日尚在，加上这十多年的进境，再与东邪西毒他们比武，决不须再比七日七夜，我瞧半日之间，就能将他们折服了。”

郭靖道：“王真人武功通玄，兄弟只恨没福拜见。洪恩师的降龙十八掌是天下之至刚，那么大哥适才摔跌兄弟所用的手法，便是天下之至柔了，不知是不是？”周伯通笑道：“对啊，对啊。虽说柔能克刚，但若是你的降龙十八掌练到了洪七公那样，我又克不了你啦。这是在于功力的深浅。我刚才摔你这一下是这样的，你小心瞧着。”当下仔仔细细述说如何出招使劲，如何运用内力。他知郭靖领悟甚慢，是以教得甚是周到。

郭靖试了数十遍，仗着已有全真派内功的极佳根抵，慢慢也就懂了。周伯通大喜，叫道：“兄弟，你身上若是不痛了，我再摔你一交。”

郭靖笑道：“痛是不痛了，只是你教我的那手功夫我还没记住。”当下凝神思考，默默记忆。周伯通是小孩脾性，不住催促：“行了，记住了没有？快点，来！”这般扰乱了他的心神，郭靖记得反而更加慢了，又过了一顿饭时分，才把这一招功夫牢牢记住，再陪周伯通拆招，又被他摔跌一交。

两人日夜不停，如此这般的拆招过拳。郭靖是少年人，非睡足不可，若非如此，周伯通就是拚着不睡，也要跟他拆招。郭靖只摔得全身都是乌青淤肿，前前后后摔了七八百交，仗着身子硬朗，才咬牙挺住，但周伯通在洞中十五年悟出来的七十二手“空明拳”，却也尽数传了给他。

两人研习武功，也不知已过了几日。郭靖虽然朝夕想着黄蓉，但无法相寻，也只有苦等。几次想跟着送饭的哑仆前去查探，总是给周伯通叫住。

这一天用过午饭，周伯通道：“这套空明拳你是学全的了，以后我也摔你不倒了，咱俩变个法儿玩玩。”郭靖笑道：“好啊，玩甚么？”周伯通道：“咱们玩四个人打架。”郭靖奇道：“四个人？”周伯通道：“一点儿不错，正是四个人。我的左手是一个人，右手是一个人，你的双手也是两个人。四个人谁也不帮谁，分成四面混战一场，那一定有趣得紧。”郭靖心中一乐，笑道：“玩是一定好玩的，只可惜我不会双手分开来打。”

周伯通道：“待会我来教你。现下咱们先玩三个人相打。”当下双手分作两人，和郭靖拆招比拳。他一人分作二人，每一只手的功夫，竟是不减双手同使，只是每当左手逼得郭靖无法抵御之际，右手必来相救，反之左手亦然。这般以二敌一，郭靖占了上风，他双手又结了盟，就如三国之际反复争锋一般。

两人打了一阵，罢手休息。郭靖觉得很是好玩，忽然间又想起黄蓉来，心想若是蓉儿在此，三个人玩六国大交兵，她必定十分喜欢。周伯通兴致勃勃，一等郭靖喘息已定，当即将双手互搏的功夫教他。

这门本事可比空明拳又难了几分。常言道：“心无二用。”又道：“左手画方，右手画圆，则不能成规矩。”这双手互搏之术却正是要人心有二用，而研习之时也正是从“左手画方，右手画圆”起始。郭靖初练时双手画出来的不是同方，就是同圆，又或是方不成方、圆不成圆。苦学良久，不知如何，竟然终于领会了诀窍，双手能任意各成方圆。

周伯通甚是喜慰，说道：“你若不是练过我全真派的内功，能一神守内、一神游外，这双手各成方圆的功夫哪能这般迅速练成？现下你左手打南山拳，右手使越女剑。”这是郭靖自小就由南希仁和韩小莹传授的武功，使起来时不用费半点心神，但要双手分使，却也极难。周伯通为了要和他玩“四人打架”之戏，极是心急，尽力的教他诸般诀门。

过得数日，郭靖已粗会双手互搏。周伯通大喜，道：“来来，你的右手和我的左手算是一党，我的右手和你的左手是他们的敌人，双方比试一下武艺。”

郭靖正当年少，对这种玩意岂有不喜之理？当下右手与周伯通的左手联成一气，和自己左手及周伯通右手打了起来。这番搏击，确是他一生之中不但从未见过、而且也是从未听过。两人搏击之际，周伯通又不断教他如何方能攻得凌厉，怎样才会守得稳固，郭靖一一牢记在心。周伯通只是要玩得有趣，哪知这样一来，郭靖却学到了一套千古未有之奇的怪功夫。有一日他忽然想到：“倘若双足也能互搏，我和他二人岂不是能玩八个人打架？”但知此言一出口，势必后患无穷，终于硬生生的忍住不说。

又过数日，这天郭靖又与周伯通拆招，这次是分成四人，互相混战。周伯通高兴异常，一面打，一面哈哈大笑。郭靖究竟功力尚浅，两只手都招架不住，右手一遇险招，左手自然而然的过来救援。周伯通拳法快速之极，郭靖竟是无法回复四手互战之局，又成为双手合力的三国交锋，只是这时他已通悉这套怪拳的拳路，双手合力，可与周伯通的左手或右手打个旗鼓相当。

周伯通呵呵笑道：“你没守规矩！”郭靖忽地跳开，呆了半晌，叫道：“大哥，我想到了一件事。”周伯通道：“怎么？”郭靖道：“你双手的拳路招数全然不同，岂不是就如有两个人在各自发招？临敌之际，要是使将这套功夫出来，那便是以两对一，这门功夫可有用得很啊。虽然内力不能增加一倍，但招数上总是占了大大的便宜。”

周伯通只为了在洞中长年枯坐，十分无聊，才想出这套双手互搏的玩意儿来，从未想到这功夫竟有克敌制胜之效，这时得郭靖片言提醒，将这功夫从头至尾在心中想了一遍，忽地跃起，窜出洞来，在洞口走来走去，笑声不绝。

郭靖见他突然有如中疯着魔，心中大骇，连问：“大哥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”

周伯通不答，只是大笑，过了一会，才道：“兄弟，我出洞了！我不是要小便，也不是要大便，可是我还是出洞了。”郭靖道：“是啊！”周伯通笑道：“我现下武功已是天下第一，还怕黄药师怎地？现下只等他来，我打他个落花流水。”

郭靖道：“你拿得定能够胜他？”周伯通道：“我武功仍是逊他一筹，但既已练就了这套分身双击的功夫，以二敌一，天下无人再胜得了我。黄药师、洪七公、欧阳锋他们武功再强，能打得过两个老顽童周伯通么？”郭靖一想不错，也很代他高兴。周伯通又道：“兄弟，这分身互击功夫的精要，你已全然领会，现下只差火候而已，数年之后，等到练成做哥哥那样的纯熟，你武功是斗然间增强一倍了。”两人谈谈讲讲，都是喜不自胜。

以前周伯通只怕黄药师来跟自己为难，这时却盼他快些到来，好打他一顿，出了胸中这口恶气。他眼睁睁的向外望着，极不耐烦，若非知道岛上布置奥妙，早已前去寻他了。

到得晚饭时分，那老仆送来饭菜，周伯通一把拉住他道：“快去叫黄药师来，我在这等他，叫他试试我的手段！”那老仆只是摇头。

周伯通说完了话，才恍然大悟，道，“呸！我忘了你又聋又哑！”转头向郭靖道：“今晚咱俩要大吃一顿。”伸手揭开食盒。郭靖闻到一阵扑鼻的香气，与往日菜肴大有不同，过来一看，见两碟小菜之外另有一大碗冬菇炖鸡，正是自己最爱吃的。

他心中一凛，拿起匙羹舀了一匙汤一尝，鸡汤的咸淡香味，正与黄蓉所做的一模一样，知是黄蓉特地为己而做，一颗心不觉突突乱跳，向其他食物仔细瞧去，别无异状，只是食盒中有十多个馒头，其中一个皮上用指甲刻了个葫芦模样。印痕刻得极淡，若不留心，决然瞧不出来。郭靖心知这馒头有异，捡了起来，双手一拍，分成两半，中间露出一个蜡丸。郭靖见周伯通和老仆都未在意，顺手放入怀中。

这一顿饭，两人都是食而不知其味，一个想到自己在无意之间练成了天下无敌的绝世武功，右手抓起馒头来吃，左手就打几拳，那也是双手二用，一手抓馒头，一手打拳；另一个急着要把饭吃完，好瞧黄蓉在蜡丸之中藏着

甚么消息。

好容易周伯通吃完馒头，骨都骨都的喝干了汤，那老仆收拾了食盒走开，郭靖急忙掏出蜡丸，捏碎蜡丸，拿出丸中所藏的纸来，果是黄蓉所书，上面写道：“靖哥哥：你别心急，爹爹已经跟我和好，待我慢慢求他放你。”最后署着“蓉儿”两字。

郭靖狂喜之下，将纸条给周伯通看了。周伯通笑道：“有我在此，他不放你也不能了。咱们逼他放，不用求他。他若是不答允，我把他在这洞里关上一十五年。啊哟，不对，还是不关的为是，别让他在洞里也练成了分心二用、双手互搏的奇妙武功。”

眼见天色渐渐黑了下去，郭靖盘膝坐下用功，只是心中想着黄蓉，久久不能宁定，隔了良久，才达静虚玄默、胸无杂虑之境，把丹田之气在周身运了几转，忽然心想：若要练成一人作二、左右分击的上乘武功，内息运气也得左右分别、各不相涉才是，当下用手指按住鼻孔，分别左呼左吸、右呼右吸的练了起来。

练了约莫一个更次，自觉略有进境，只听得风声虎虎，睁开眼来，但见黑暗中长须长发飘飘而舞，周伯通正在练拳。郭靖睁大了眼，凝神注视，见他左子打的正是七十二路“空明拳”，右手所打的却是另一套全真派掌法。他出掌发拳，势道极慢，但每一招之出，仍是带着虎虎掌风，足见柔中蓄刚，劲力非同小可。郭靖只瞧得钦佩异常。

正在这一个打得忘形、一个瞧得出神之际，忽听周伯通一声“啊哟”急叫，接着拍的一声，一条黑黝黝的长形之物从他身旁飞起，撞在远处树干之上，似是被他用手掷出。郭靖见他身子晃了几晃，吃了一惊，急忙抢上，叫道：“大哥，甚么事？”周伯通道：“我给毒蛇咬了！这可糟糕透顶！”

郭靖更惊，忙奔近身去。周伯通神色已变，扶住他的肩膀，走向岩洞，撕下一块衣襟来扎住大腿，让毒气一时不致行到心中。郭靖从怀中取出火折，晃亮了看时，心中突的一跳，只见他一只小腿已肿得比平常粗壮倍余。

周伯通道：“岛上向来没有这种奇毒无比的青蝮蛇，不知自何而来？本来我正在打拳，蛇儿也不能咬到我，偏生我两只手分打两套拳法，这一分心……唉！”郭靖听他语音发颤，知他受毒甚深，若非以上乘内功强行抵御，早已昏迷而死，慌急之中，弯下腰去就在他伤口之上吮吸。周伯通急叫：“使不得，这蛇毒非比寻常；你一吸就死。”

郭靖这时只求救他性命，哪里还想到自身安危，右臂牢牢按住他的下身，不住在他创口之上吮吸。周伯通待要挣扎阻止，可是全身已然酸软，动弹不得，再过一阵，竟自晕了过去。郭靖吸了一顿饭功夫，把毒液吸出了大半，都吐在地下。毒力既减，周伯通究竟功力深湛，晕了半个时辰，重又醒转，低声道：“兄弟，做哥哥的今日是要归天了，临死之前结交了你这位情义深重的兄弟，做哥哥的很是欢喜。”郭靖和他相交日子虽浅，但两人都是直肠直肚的性子，肝胆相照，竟如同是数十年的知己好友一般，这时见他神情就要逝去，不由得泪水滚滚而下。

周伯通凄然一笑，道：“那《九阴真经》的上卷经文，放在我身下土中的石匣之内，本该给了你，但你吮吸了蝮蛇毒液，性命也不长久，咱俩在黄泉路上携手同行，倒是不怕没伴儿玩耍，在阴世玩玩四个人……不，四只鬼打架，倒也有趣，哈哈，哈哈。那些大头鬼、无常鬼一定瞧得莫名其妙，鬼色大变。”说到后来，竟又高兴起来。

郭靖听他说自己也就要死，但自觉全身了无异状，当下又点燃火折，要去察看他的创口。那火折烧了一阵，只剩下半截，眼见就要熄灭，他顺手摸出黄蓉夹在馒头中的那张字条，在火上点着了，想在洞口找些枯枝败叶来烧，但这时正当盛暑，草木方茂，在地下一摸，湿漉漉的尽是青草。

他心中焦急，又到怀中掏摸，看有甚么纸片木片可以引火，右手探入衣囊，触到了一张似布非布、似革非革的东西，原来是梅超风用以包裹匕首之物，这时也不及细想，取出来移在火上点着了，伸到周伯通眼前，要瞧瞧他面色如何。火光照映之下，只见他脸上灰扑扑的罩着一层黑气，原本一张白发童颜的孩儿面已全无光彩。

周伯通见到火光，向他微微一笑，但见郭靖面色如常，没有丝毫中毒之象，大为不解，正自寻思，瞥眼见他手中点着了火的那张东西上写满了字，凝神看去，密密麻麻的竟然都是炼功的秘奥和口诀，只看了十多个字，已知这是《九阴真经》的经文，蓦地一惊，不及细问此物从何而来，立即举手扑灭火光，吸了口气，问道：“兄弟，你服过甚么灵丹妙药？为甚么这般厉害的蛇毒不能伤你？”郭靖一怔，料想必是喝了参仙老怪的大蝮蛇血之故，说道：“我曾喝过一条大蝮蛇的血，或许因此不怕蛇毒。”周伯通指着掉在地下的那片人皮，道：“这是至宝，千万不可毁了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又晕了过去。

郭靖这当儿也不理会甚么至宝不至宝，忙着替他推宫过血，却是全然无效，去摸他小腿时，竟是着手火烫，肿得更加粗了。只听他喃喃的道：“四张机，鸳鸯织就欲双飞……”郭靖问道：“你说甚么？”周伯通叹道：“可怜未老头先白，可怜……”郭靖见他神智胡涂，不知所云，心中大急，奔出洞去跃上树顶，高声叫道：“蓉儿，蓉儿！黄岛主，黄岛主！救命啊，救命！”但桃花岛周围数十里，地方极大，黄药师的住处距此甚远，郭靖喊得再响，别人也无法听见，过了片刻，山谷间传来“……黄岛主，救命啊，救命！”的回声。

郭靖跃下地来，束手无策，危急中一个念头突然在心中闪过：“蛇毒既然不能伤我，我血中或有克制蛇毒之物。”不及细想，在地下摸到周伯通日常饮茶的一只青瓷大碗，拔出匕首，在左臂上割了一道口子，让血流在碗里，流了一会，鲜血凝结，再也流不出来，他又割一刀，再流了些鲜血，扶起周伯通的头放在自己膝上，左手撬开他牙齿，右手将小半碗血水往他口中灌了下去。

郭靖身上放去了这许多血，饶是体质健壮，也感酸软无力，给周伯通灌完血后，靠上石壁，便即沉沉睡去，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忽觉有人替他包扎臂上的伤口，睁开眼来，眼前白须垂地，正是周伯通。郭靖大喜，叫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好啦！”周伯通道：“我好啦，兄弟，你舍命救活了我。来索命的无常鬼大失所望，知难而退。”郭靖瞧他腿上伤势，见黑气已退，只是红肿，那是全然无碍的了。

这一日早晨两人都是静坐运功，培养元气。用过中饭，周伯通问起那张人皮的来历。郭靖想了一会，方始记起，于是述说二师父朱聪如何在归云庄上从梅超风怀里连匕首一起盗来。他后来见到，其上所刺的字一句也不懂，便一直放在怀中，也没加理会。

周伯通沉吟半晌，实想不明白其中原因，郭靖问道：“大哥，你说这是至宝，那是甚么？”周伯通道：“我要仔细瞧瞧，才能答你，也不知这是真是假。既是从梅超风处得来，想必有些道理。”接过人皮，从头看了下去。

当日王重阳夺经绝无私心，只是要为武林中免除一个大患，因此遗训本门中人不许研习经中武功。师兄遗言，周伯通当然说甚么也不敢违背，但想到黄药师夫人的话：“只瞧不练，不算违了遗言。”因此在洞中一十五年，枯坐无聊，已把上卷经文翻阅得滚瓜烂熟。这上卷经文中所载，都是道家修练内功的大道，以及拳经剑理，并非克敌制胜的真实功夫，若未学到下卷中的实用法门，徒知诀窍要旨，却是一无用处。周伯通这十多年来，无日不在揣测下卷经文中该载着些甚么。是以一见人皮，就知必与《九阴真经》有关，这时再一反复推敲，确知正是与他一生关连至深且巨的下卷经文。

他抬头看着山洞洞顶，好生难以委决。他爱武如狂，见到这部天下学武之人视为至宝的经书，实在极盼研习一下其中的武功，这既不是为了争名邀誉、报怨复仇，也非好胜逞强，欲恃此以横行天下，纯是一股难以克制的好奇爱武之念，亟欲得知经中武功练成之后到底是怎样的厉害法。想到师哥所说的故事，当年那黄裳阅遍了五千四百八十一卷《万寿道藏》，苦思四十余年，终于想明了能破解各家各派招数的武学，其中所包含的奇妙法门，自是非同小可。那黑风双煞只不过得了下卷经文，练了两门功夫，便已如此横行江湖，倘若上下卷尽数融会贯通，简直是不可思议。但师兄的遗训却又万万不可违背，左思右想，叹了一口气，把人皮收入怀中，闭眼睡了。

睡了一大觉醒来，他以树枝撬开洞中泥土，要将人皮与上卷经书埋在一起，一面挖掘，一面唉声叹气，突然之间，欢声大叫：“是了，是了，这正是两全其美的妙法！”说着哈哈大笑，高兴之极。郭靖问道：“大哥，甚么妙法？”周伯通只是大笑不答，原来他忽然想到一个主意：“郭兄弟并非我全真派门人，我把经中武功教他，让他全数学会，然后——演给我瞧，岂非过了这心痒难搔之瘾？这可没违了师哥遗训。”

正要向郭靖说知，转念一想：“他口气中对《九阴真经》颇为憎恶，说道那是阴毒的邪恶武功。其实只因为黑风双煞单看下卷经文，不知上卷所载养气归元等等根基法门，才把最上乘的武功练到了邪路上去。我且不跟他说知，待他练成之后，再让他大吃一惊。那时他功夫上身，就算大发脾气，可再也甩不脱、挥不去了，岂非有趣之极？”

他天生的胡闹顽皮。人家骂他气他，他并不着恼，爱他宠他，他也不放在心上，只要能够干些作弄旁人的恶作剧玩意，那就再也开心不过。这时心中想好了这番主意，脸上不动声色，庄容对郭靖道：“贤弟，我在洞中耽了十五年，除了一套空明拳和双手互搏的玩意儿之外，还想到许多旁的功夫，咱们闲着也是闲着，待我慢慢传你如何？”郭靖道：“那再好也没有了。只不过蓉儿说就会设法来放咱们出去……”周伯通道：“她放了咱们出去没有？”郭靖道：“那倒还没有。”周伯通道：“你一面等她来放你，一面学功夫不成吗？”郭靖喜道：“那当然成。大哥教的功夫一定是妙得紧的。”

周伯通暗暗好笑，心道：“且莫高兴，你是上了我的大当啦！”当下一本正经的将《九阴真经》上卷所载要旨，选了几条说与他知。郭靖自然不明白，于是周伯通耐了性子解释。传过根源法门，周伯通又照着人皮上所记有关的拳路剑术，一招招的说给他听。只是自己先行走在一旁，看过了记住再传，传功时决不向人皮瞧上一眼，以防郭靖起疑。

这番传授武功，可与普天下古往今来的教武大不相同，所教的功夫，教的人自己竟是全然不会。他只用口讲述，决不出手示范，待郭靖学会了经上的几招武功，他就以全真派的武功与之拆招试拳，果见经上武功妙用无穷。



如此过了数日，眼见妙法收效，《九阴真经》中所载的武功渐渐移到了郭靖身上，而他完全给蒙在鼓里，丝毫不觉，心中不禁大乐，连在睡梦之中也常常笑出声来。

这数日之中，黄蓉总是为郭靖烹饪可口菜肴，只是并不露面。郭靖心中一安，练功进境更快。这日周伯通教他练“九阴神抓”之法，命他凝神运气，以十指在石壁上撕抓拉击。郭靖依法练了几次，忽然起疑，道：“大哥，我见梅超风也练过这个功夫，只是她用活人来练，把五指插入活人的头盖骨中，残暴得紧。”

周伯通闻言一惊，心想：“是了，梅超风不知练功正法，见到下卷文中说道‘五指发劲，无坚不破，摧敌首脑，如穿腐土。’她不知经中所云‘摧敌首脑’是攻敌要害之意，还道是以五指去插入敌人的头盖，又以为练功时也须如此。这《九阴真经》源自道家法天自然之旨，驱魔除邪是为葆生养命，岂能教人去练这种残忍凶恶的武功？那婆娘当真糊涂得紧。郭靖兄弟既已起疑，我不可再教他练这门功夫。”于是笑道：“梅超风所学的是邪派功夫，和我这玄门正宗的武功如何能比？好罢，咱们且不练这神抓功夫，我再教你一些内家要诀。”说这话时，又已打好了主意：“我把上卷经文先教他记熟，通晓了经中所载的根本法门，那时他再见到下卷经文中所载武功，必觉顺理成章，再也不会起疑。”于是一字一句，把上卷真经的经文从头念给他听。

经中所述句句含义深奥，字字蕴蓄玄机，郭靖一时之间哪能领悟得了？周伯通见他资质太过迟钝，便说一句，命他跟一句，反来复去的念诵，数十遍之后，郭靖虽然不明句中意义，却已能朗朗背诵，再念数十遍，已自牢记心头。又过数日，周伯通已将大半部经文教了郭靖，命他用心记诵，同时照着经中所述修习内功。郭靖觉得这些内功的法门与马钰所传理路一贯，只是更为玄深奥微，心想周伯通既是马钰的师叔，所学自然更为精深。那日梅超风在赵王府中坐在他肩头迎敌，兀自苦苦追问道家的内功秘诀，可见她于此道全无所知，是以心中更无丝毫怀疑。虽见周伯通眉目之间常常含着嬉顽神色，也只好道他是生性如此，哪料到他是在与自己开一个大大的玩笑。

那真经上卷最后一段，有一千余字全是咒语一般的怪文，叽哩咕噜，浑不可解。周伯通在洞中这些年来早已反复思索了数百次，始终想不到半点端倪。这时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要郭靖也一般的尽数背熟。郭靖问他这些咒语是何意思，周伯通道：“此刻天机不可泄漏，你读熟便了。”要读熟这千余字全无意义的怪文，更比背诵别的经文难上百倍，若是换作了一个聪明伶俐之人，反而定然背不出，郭靖却天生有一股毅力狠劲，读上千余遍之后，居然也将这一大篇洁屈诡谲的怪文牢牢记住了。

这天早晨起来，郭靖练过功夫，揭开老仆送来的早饭食盒，只见一个馒头上又做着藏有书信的记认。他等不及吃完饭，拿了馒头走入树林，拍开馒头取出蜡丸，一瞥之间，不由得大急，见信上写道：“靖哥哥：西毒为他的侄儿向爹爹求婚，要娶我为他侄媳，爹爹已经答……”这信并未写完，想是情势紧急，匆匆忙忙的便封入了蜡丸，看信中语气，“答”字之下必定是个“允”字。

郭靖心中慌乱，一等老仆收拾了食盒走开，忙将信给周伯通瞧。周伯通道：“他爹爹答允也好，这不干咱们的事。”郭靖急道：“不能啊，蓉儿自己早就许给我了，她一定要急疯啦。”周伯通道：“娶了老婆哪，有许多好功夫不能练。这就可惜得很了。我……我就常常懊悔，那也不用说他。好兄

弟，你听我说，还是不要老婆的好。”

郭靖跟他越说越不对头，只有空自着急。周伯通道：“当年我若不是失了童子之身，不能练师兄的几门厉害功夫，黄老邪又怎能囚禁我在这鬼岛之上？你瞧，你还只是想想老婆，已就分了心，今日的功夫是必定练不好的了。若是真的娶了黄老邪的闺女，唉，可惜啦可惜！想当年，我只不过……唉，那也不用说了，总而言之，若有女人缠上了你，你练不好武功，固然不好，还要对不起朋友，得罪了师哥，而且你自是忘不了她，不知道她现今……总而言之，女人的面是见不得的，她身子更加碰不得，你教她点穴功夫，让她抚摸你周身穴道，那便上了大当……要娶她为妻，更是万万不可……”

郭靖听他唠唠叨叨，数说娶妻的诸般坏处，心中愈烦，说道：“我娶不娶她，将来再说。大哥，你先得设法救她。”周伯通笑道：“西毒为人很坏，他侄儿谅来也不是好人，黄老邪的女儿虽然生得好看，也必跟黄老邪一样，周身邪气，让西毒的侄儿娶了她做媳妇，又吃苦头，又练不成童子功，一举两得，不，一举两失，两全其不美，岂不甚好？”

郭靖叹了口气，走到树林之中，坐在地下，痴痴发呆，心想：“我就是桃花岛中迷路而死，也得去找她。”心念已决，跃起身来，忽听空中两声唳叫，两团白影急扑而下，正是拖雷从大漠带来的两头白雕。郭靖大喜，伸出手臂让雕儿停住，只见雄雕脚上缚着一个竹筒，忙即解下，见筒内藏着一通书信，正是黄蓉写给他的，略称现下情势已迫，西毒不日就要为侄儿前来下聘。父亲管得她极为严紧，非但不准她走出居室半步，连给他煮菜竟也不许。事到临头，若是真的无法脱离，只有以死明志了。岛上道路古怪，处处陷阱，千万不可前去寻她云云。

郭靖怔怔的发了一阵呆，拔出匕首，在竹筒上刻了“一起活，一起死”六个字，将竹筒缚在白雕脚上，振臂一挥，双雕升空打了几个盘旋，投北而去。他心念既决，即便泰然，坐在地下用了一会功，又去听周伯通传授经义。

又过了十余日，黄蓉音讯杳然，那上卷经文郭靖早已全然能够背诵。周伯通暗暗心喜，将下卷经文中的武功练法也是一件件的说给了他听，却不教他即练，以免给他瞧出破绽，郭靖也是慢慢的一一牢记在心，前后数百遍念将下来，已把上下卷经文都背得烂熟，连那一大篇甚么“昂理纳得”、甚么“哈虎文钵英”的怪文，竟也背得一字无误。周伯通只听得暗暗佩服，心想：“这傻小子这份呆功夫，老顽童自愧不如，甘拜下风。”

这一晚晴空如洗，月华照得岛上海面一片光明。周伯通与郭靖拆了一会招，见他武功在不知不觉中已自大进，心想那真经中所载果然极有道理，日后他将经中武功全数练成，只怕功夫更要在黄药师、洪七公之上。

两人正坐下地来闲谈，忽然听得远处草中一阵簌簌之声。周伯通惊叫：“有蛇！”一言甫毕，异声斗起，似乎是群蛇大至。

周伯通脸色大变，返奔入洞，饶是他武功已至出神入化之境，但一听到这种蛇虫游动之声，却是吓得魂飞魄散。

郭靖搬了几块巨石，拦在洞口，说道：“大哥，我去瞧瞧，你别出来。”周伯通道：“小心了，快去快回。我说哪也不用去瞧了，毒蛇有甚么好看？怎……怎么会有这许多蛇？我在桃花岛上一十五年，以前可从来没见过一条蛇，定是甚么事情弄错了！黄老邪自夸神通广大，却连个小小桃花岛也搞得不干不净。乌龟甲鱼、毒蛇蜈蚣，甚么都给爬了上来。”

黄药师又吹了一阵，郭靖忽地举起手来，将竹枝打了下去，空的一响，刚巧打在箫声的两拍之间。他跟着再打一记，仍是打在两拍之间，他连击四下，记记都打错了。

## 第十八回 三道试题

郭靖循着蛇声走去，走出数十步，月光下果见千千万万条青蛇排成长队蜿蜒而前。十多名白衣男子手持长杆驱蛇，不住将逸出队伍的青蛇挑入队中，郭靖大吃一惊：“这些人赶来这许多蛇干甚么？难道是西毒到了？”当下顾不得危险，隐身树后，随着蛇队向北。驱蛇的男子似乎无甚武功，并未发觉。

蛇队之前有黄药师手下的哑仆领路，在树林中曲曲折折的走了数里，转过一座山冈，前面出现一大片草地，草地之北是一排竹林。蛇群到了草地，随着驱蛇男子的竹哨之声，一条条都盘在地下，昂起了头。

郭靖知道竹林之中必有蹊跷，却不敢在草地上显露身形，当下闪身穿入东边树林，再转而北行，奔到竹林边上，侧身细听，林中静寂无声，这才放轻脚步，在绿竹之间挨身进去。竹林内有座竹枝搭成的凉亭，亭上横额在月光下看得分明，是“积翠亭”三字，两旁悬着副对联，正是“桃花影里飞神剑，碧海潮生按玉箫”那两句。亭中放着竹台竹椅，全是多年之物，用得润了，月光下现出淡淡黄光。竹亭之侧并肩生着两棵大松树，枝干虬盘，只怕已是数百年的古树。苍松翠竹，清幽无比。

郭靖再向外望，但见蛇队仍是一排排的不断涌来，这时来的已非青身蝮蛇，而是巨头长尾、金鳞闪闪的怪蛇，金蛇走完，黑蛇涌至。大草坪上万蛇晃头，火舌乱舞。驱蛇人将蛇队分列东西，中间留出一条通路，数十名白衣女子手持红纱宫灯，姗姗而至，相隔数丈，两人缓步走来，先一人身穿白缎子金线绣花的长袍，手持折扇，正是欧阳克。只见他走近竹林，朗声说道：“西域欧阳先生拜见桃花岛黄岛主。”

郭靖心道：“果然是西毒到了，怪不得这么大的气派。”凝神瞧欧阳克身后那人，但见他身材高大，也穿白衣，只因身子背光，面貌却看不清楚。这两人刚一站定，竹林中走出两人，郭靖险些儿失声惊呼，原来是黄药师携了黄蓉的手迎了出来。

欧阳锋抢上数步，向黄药师捧揖，黄药师作揖还礼。欧阳克却已跪倒在地，磕了四个头，说道：“小婿叩见岳父大人，敬请岳父大人金安。”黄药师道：“罢了！”伸手相扶。他二人对答，声音均甚清朗，郭靖听在耳中，心头说不出的难受。

欧阳克料到黄药师定会伸量自己武功，在叩头时早已留神，只觉他右手在自己左臂上一抬，立即凝气稳身，只盼不动声色的站起，岂知终于还是身子剧晃，刚叫得一声：“啊唷！”已头下脚上的猛向地面直冲下去。欧阳锋横过手中拐杖，靠在侄儿背上轻轻一挑，欧阳克借势翻了过来，稳稳的站在地下。

欧阳锋笑道：“好啊，药兄，把女婿摔个筋斗作见面礼么？”郭靖听他语声之中，铿铿然似有金属之音，听来十分刺耳。黄药师道：“他曾与人联手欺侮过我的瞎眼徒儿，后来又摆了蛇阵欺她，倒要瞧瞧他有多大道行。”

欧阳锋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孩儿们小小误会，药兄不必介意。我这孩子，可还配得上你的千金小姐么？”侧头细细看了黄蓉几眼，啧啧赞道：“黄老哥，真有你的，这般美貌的小姑娘也亏你生得出来。”伸手入怀，掏出一个锦盒，打开盒盖，只见盒内锦缎上放着一颗鸽蛋大小的黄色圆球，颜色沉暗，并不起眼，对黄蓉笑道：“这颗‘通犀地龙丸’得自西域异兽之体，并经我配以药材制炼过，佩在身上，百毒不侵，普天下就只这一颗而已。以后你做

了我侄媳妇，不用害怕你叔公的诸般毒蛇毒虫。这颗地龙丸用处是不小的，不过也算不得是甚么奇珍异宝。你爹爹纵横天下，甚么珍宝没见过？我这点乡下佬的见面礼，真让他见笑了。”说着递到她的面前。欧阳锋擅使毒物，却以避毒的宝物赠给黄蓉，足见求亲之意甚诚，一上来就要黄药师不起疑忌之心。

郭靖瞧着这情景，心想：“蓉儿跟我好了，再也不会变心，她定不会要你的甚么见面礼。”不料却听得黄蓉笑道：“多谢您啦！”伸手去接。

欧阳克见到黄蓉的雪肤花貌，早已魂不守舍，这时见她一言一笑，更是全身如在云端，心道：“她爹爹将她许给了我，果然她对我的神态便与前大不相同。”正自得意，突然眼前金光闪动，叫声：“不好！”一个“铁板桥”，仰后便倒。

黄药师喝骂：“干甚么？”左袖挥出，拂开了黄蓉掷出的一把金针，右手反掌便往她肩头拍去。黄蓉“哇”的一声，哭了出来，叫道：“爹爹你打死我最好，反正我宁可死了，也不嫁这坏东西。”

欧阳锋将通犀地龙丸往黄蓉手中一塞，顺手挡开黄药师拍下去的手掌，笑道：“令爱试试舍侄的功夫，你这老儿何必当真？”黄药师击打女儿，掌上自然不含内力，欧阳锋也只轻轻架开。

欧阳克站直身子，只感左胸隐隐作痛，知道已中了一两枚金针，只是要强好胜，脸上装作没事人一般，但神色之间已显得颇为尴尬，心下更是沮丧：“她终究是不肯嫁我。”

欧阳锋笑道：“药兄，咱哥儿俩在华山一别，二十余年没会了。承你瞧得起，许了舍侄的婚事，今后你有甚么差遣，做兄弟的决不敢说个不字。”黄药师道：“谁敢来招惹你这老毒物？你在西域二十年，练了些甚么厉害功夫啊，显点出来瞧瞧。”

黄蓉听父亲说要他显演功夫，大感兴趣，登时收泪，靠在父亲身上，一双眼睛盯住了欧阳锋，见他手中拿着一根弯弯曲曲的黑色粗杖，似是钢铁所制，杖头铸着个裂口而笑的人头，人头口中露出尖利雪白的牙齿，模样甚是狰狞诡异，更奇的是杖上盘着两条银鳞闪闪的小蛇，不住的蜿蜒上下。

欧阳锋笑道：“我当年的功夫就不及你，现今抛荒了二十余年，跟你差得更多啦。咱们现下已是一家至亲，我想在桃花岛多住几日，好好跟你讨教讨教。”

欧阳锋遣人来为侄儿求婚之时，黄药师心想，当世武功可与自己比肩的只寥寥数人而已，其中之一就是欧阳锋了，两家算得上门当户对，眼见来书辞卑意诚，看了心下欢喜；又想自己女儿顽劣得紧，嫁给旁人，定然恃强欺压丈夫，女儿自己选中的那姓郭小子他却十分憎厌。欧阳克既得叔父亲传，武功必定不弱，当世小一辈中只怕无人及得，是以对欧阳锋的使者竟即许婚。这时听欧阳锋满口谦逊，却不禁起疑，素知他口蜜腹剑，狡猾之极，武功上又向来不肯服人，难道他蛤蟆功被王重阳以一阳指破去后，竟是练不回来么？当下从袖中取出玉箫，说道：“嘉宾远来，待我吹奏一曲以娱故人。请坐了慢慢的听罢。”

欧阳锋知道他要以《碧海潮生曲》试探自己功力，微微一笑，左手一挥，提着纱灯的三十二名白衣女子姗姗上前，拜倒在地。欧阳锋笑道：“这三十二名处女，是兄弟派人到各地采购来的，当作一点微礼，送给老友。她们曾由名师指点，歌舞弹唱，也都还来得。只是西域鄙女，论颜色是远远不及江

南佳丽的了。”

黄药师道：“兄弟素来不喜此道，自先室亡故，更视天下美女如粪土。锋兄厚礼，不敢拜领。”欧阳锋笑道：“聊作视听之娱，以遣永日，亦复何伤？”

黄蓉看那些女子都是肤色白竹，身材高大，或金发碧眼，或高鼻深目，果然和中土女子大不相同。但容貌艳丽，姿态妖媚，亦自动人。

欧阳锋手掌击了三下，八名女子取出乐器，弹奏了起来，余下二十四人翩翩起舞。八件乐器非琴非瑟，乐音节奏甚是怪异。黄蓉见众女前伏后起，左回右旋，身子柔软已极，每个人与前后之人紧紧相接，恍似一条长蛇，再看片刻，只见每人双臂伸展，自左手指尖至右手指尖，扭扭曲曲，也如一条蜿蜒游动的蛇一般。

黄蓉想起欧阳克所使的“灵蛇拳”来，向他望了一眼，只见他双眼正紧紧的盯住自己，心想此人可恶已极，适才掷出金针被父亲挡开，必当另使计谋伤他性命，那时候父亲就算要再逼我嫁他也无人可嫁了，这叫作“釜底抽薪”之计，想到得意之处，不禁脸现微笑。欧阳克还道她对自己忽然有情，心下大喜，连胸口的疼痛也忘记了。

这时众女舞得更加急了，媚态百出，变幻多端，跟着双手虚抚胸臀，作出宽衣解带、投怀送抱的诸般姿态。驱蛇的男子早已紧闭双眼，都怕看了后把持不定，心神错乱。黄药师只是微笑，看了一会，把玉箫放在唇边，吹了几声。众女突然间同时全身震荡，舞步顿乱，箫声又再响了几下，众女已随着箫声而舞。

欧阳锋见情势不对，双手一拍，一名侍女抱着一具铁箏走上前来。这时欧阳克渐感心旌摇动。八女乐器中所发出的音调节奏，也已跟随黄药师的箫声伴和。驱蛇的众男子已在蛇群中上下跳跃、前后奔驰了。欧阳锋在箏弦上铮铮的拨了几下，发出几下金戈铁马的肃杀之声，立时把箫声中的柔媚之音冲淡了几分。

黄药师笑道：“来，来，咱们合奏一曲。”他玉箫一离唇边，众人狂乱之势登缓。

欧阳锋叫道：“大家把耳朵塞住了，我和黄岛主要奏乐。”他随来的众人知道这一奏非同小可，登时脸现惊惶之色，纷撕衣襟，先在耳中紧紧塞住，再在头上密密层层包的，只怕漏进一点声音入耳。连欧阳克也忙以棉花塞住双耳。

黄蓉道：“我爹爹吹箫给你听，给了你多大脸面，你竟塞起耳朵，也太无礼。来到桃花岛上作客，胆敢侮辱主人！”黄药师道：“这不算无礼。他不敢听我箫声，乃是有自知之明。先前他早听过一次了，哈哈。你叔公铁箏之技妙绝天下，你有多大本事敢听？那是轻易试得的么？”从怀里取出一块丝帕撕成两半，把她两耳掩住了。郭靖好奇心起，倒要听听欧阳锋的铁箏是如何的厉害法，反而走近了几步。

黄药师向欧阳锋道：“你的蛇儿不能掩住耳朵。”转头向身旁的哑巴老仆打了个手势，那老仆点点头，向驱蛇男子的头脑挥了挥手，要他领下属避开。那些人巴不得溜之大吉，见欧阳锋点头示可，急忙驱赶蛇群，随着哑巴老仆指点的途径，远远退去。

欧阳锋道：“兄弟功夫不到之处。要请药兄容让三分。”盘膝坐在一块大石之上，闭目运气片刻，右手五指挥动，铿铿锵锵的弹了起来。

秦筝本就声调酸楚激越，他这西域铁筝声音更是凄厉。郭靖不懂音乐，但这筝声每一音都和他心跳相一致。铁筝响一声，他心一跳，筝声越快，自己心跳也逐渐加剧，只感胸口怦怦而动，极不舒畅。再听少时，一颗心似乎要跳出腔子来，斗然惊觉：“若他筝声再急，我岂不是要给他引得心跳而死？”急忙坐倒，宁神屏思，运起全真派道家内功，心跳便即趋缓，过不多时，筝声已不能带动他心跳。

只听得筝声渐急，到后来犹如金鼓齐鸣、万马奔腾一般，蓦地里柔韵细细，一缕箫声幽幽的混入了筝音之中，郭靖只感心中一荡，脸上发热，忙又镇慑心神。铁筝声音虽响，始终掩盖不了箫声，双声杂作，音调怪异之极。铁筝犹似巫峡猿啼、子夜鬼哭，玉箫恰如昆岗凤鸣，深闺私语。一个极尽惨厉凄切，一个却是柔媚宛转。此高彼低，彼进此退，互不相下。

黄蓉原本笑吟吟的望着二人吹奏，看到后来，只见二人神色郑重，父亲站起身来，边走边吹，脚下踏着八卦方位。她知这是父亲平日修习上乘内功时所用的姿式，必是对手极为厉害，是以要出全力对付，再看欧阳锋头顶犹如蒸笼，一缕缕的热气直往上冒，双手弹筝，袖子挥出阵阵风声，看模样也是丝毫不敢怠懈。

郭靖在竹林中听着二人吹奏，思索这玉箫铁筝与武功有甚么干系，何以这两般声音有恁大魔力，引得人心中把持不定？当下觑守心神，不为乐声所动，然后细辨箫声筝韵，听了片刻，只觉一柔一刚，相互激荡，或揉进以取势，或缓退以待敌，正与高手比武一般无异，再想多时，终于领悟：“是了，黄岛主和欧阳锋正以上乘内功互相比拚。”想明白了此节，当下闭目听斗。

他原本运气同时抵御箫声筝音，甚感吃力，这时心无所滞，身在局外，静听双方胜败，乐音与他心灵已不起丝毫感应，但觉心中一片空明，诸般细微之处反而听得更加明白。周伯通授了他七十二路“空明拳”，要旨原在“以空而明”四字，若以此拳理与黄药师、欧阳锋相斗，他既内力不如，自难取胜，但若袖手静观，却能因内心澄澈而明解妙诣，那正是所谓“旁观者清”之意。他一直不明白自己内力远逊于周伯通，何以抗御箫声之能反较他为强，殊不知那晚周伯通自己身在局中，又因昔年犯下的一段情孽，魔由心生，致为箫声所乘，却不是又纯由内力高低而决强弱了。

这时郭靖只听欧阳锋初时以雷霆万钧之势要将黄药师压倒。箫声东闪西避，但只要筝声中有些微间隙，便立时透了出来。过了一阵，筝音渐缓，箫声却愈吹愈是回肠荡气。郭靖忽地想到周伯通教他背诵的“空明拳”拳诀中的两句：“刚不可久，柔不可守。”心想：“筝声必能反击。”果然甫当玉箫吹到清羽之音，猛然间铮铮之声大作，铁筝重振声威。

郭靖虽将拳诀读得烂熟，但他悟性本低，周伯通又不善讲解，于其中含义，十成中也懂不了一成，这时听着黄药师与欧阳锋以乐声比武，双方攻拒进退，颇似与他所熟读的拳诀暗合，本来不懂的所在，经过两般乐音数度拼斗，渐渐悟到了其中的一些关窍，不禁暗暗喜欢。《九阴真经》上下两卷的经文他已背得烂熟，忽然隐隐觉得，经中有些句子似与此刻耳中所闻的筝韵箫声也有相合之处，但经文深奥，又未经详细讲解，日后他便想上一年半载，也决计难以明白，此刻两般乐音纷至沓来，他一想到经文，立时心中混乱，知道危机重重，立时撇开，再也不敢将思路带到经文上去。

再听一会，忽觉两般乐音的消长之势、攻合之道，却有许多地方与所习口诀甚不相同，心下疑惑，不明其故。好几次黄药师明明已可获胜，只要箫

声多几个转折，欧阳锋势必抵挡不住；而欧阳锋却也错过了不少可乘之机。郭靖先前还道双方互相谦让，再听一阵，却又不像。他资质虽然迟钝，但两人反复吹奏攻拒，听了小半个时辰下来，也已明白了一些箫箏之声中攻伐解御的法门。再听一会，忽然想起：“若是依照空明拳拳决中的道理，他们双方的攻守之中，好似各有破绽和不足之处，难道周大哥传我的口诀，竟比黄岛主和西毒的武功还要厉害么？”转念一想：“一定不对。若是周大哥武功真的高过黄岛主，这一十五年之中他二人已不知拚斗过多少次，岂能仍然被困在岩洞之中？”

他呆呆的想了良久，只听得箫声越拔越高，只须再高得少些，欧阳锋便非败不可，但至此为极，说甚么也高不上去了，终于大悟，不禁哑然失笑：“我真是蠢得到了家！人力有时而穷，心中所想的事，十九不能做到。我知道一拳打出，如有万斤之力，敌人必然粉身碎骨，可是我拳上又如何能有万斤的力道？七师父常说：‘看人挑担不吃力，自己挑担压断脊。’挑担尚且如此，何况是这般高深的武功。”

只听得双方所奏乐声愈来愈急，已到了短兵相接、白刃肉搏的关头，再斗片刻，必将分出高下，正自替黄药师耽心，突然间远处海上隐隐传来一阵长啸之声。

黄药师和欧阳锋同时心头一震，箫声和箏声登时都缓了。那啸声却愈来愈近，想是有人乘船近岛。欧阳锋挥手弹箏，铮铮两下，声如裂帛，远处那啸声忽地拔高，与他交上了手。过不多时，黄药师的洞箫也加入战团，箫声有时与长啸争持，有时又与箏音缠斗，三般声音此起彼伏，斗在一起。郭靖曾与周伯通玩过四人相搏之戏，于这三国交兵的混战局面并不生疏，心知必是又有一位武功极高的前辈到了。

这时发啸之人已近在身旁树林之中，啸声忽高忽低，时而如龙吟狮吼，时而如狼嗥泉鸣，或若长风振林，或若微雨湿花，极尽千变万化之致。箫声清亮，箏声凄厉，却也各呈妙音，丝毫不落下风。三般声音纠缠在一起，斗得难解难分。

郭靖听到精妙之处，不觉情不自禁的张口高喝：“好啊！”他一声喝出便即惊觉，知道不妙，待要逃走，突然青影闪动，黄药师已站在面前。这时三般乐音齐歇，黄药师低声喝道：“好小子，随我来。”郭靖只得叫了声：“黄岛主。”硬起头皮，随他走入竹亭。

黄蓉耳中塞了丝中，并未听到他这一声喝彩，突然见他进来，惊喜交集，奔上来握住他的双手，叫道：“靖哥哥，你终于来了……”又是喜悦，又是悲苦，一言未毕，眼泪已流了下来，跟着扑入他的怀中。郭靖伸臂搂住了她。

欧阳克见到郭靖本已心头火起，见黄蓉和他这般亲热，更是恼怒，晃身抢前，挥拳向郭靖迎面猛击过去，一拳打出，这才喝道：“臭小子，你也来啦！”

他自忖武功本就高过郭靖，这一拳又带了三分偷袭之意，突然间攻敌不备，料想必可打得对方目肿鼻裂，出一口心中闷气。不料郭靖此时身上的功夫，较之在宝应刘氏宗祠中与他比拳时已颇不相同，眼见拳到，身子略侧，便已避过，跟着左手发“鸿渐于陆”，右手发“亢龙有悔”，双手各使一招降龙十八掌中的绝招。这降龙十八掌掌法之妙，天下无双，一招已难抵挡，何况他以周伯通双手互搏，一人化二的奇法分进合击？以黄药师、欧阳锋眼界之宽，腹笥之广，却也是从所未见，都不禁吃了一惊。



欧阳克方觉他左掌按到自己右肋，已知这是降龙十八掌中的厉害家数，只可让，不可挡，忙向左急闪，郭靖那一招“亢龙有悔”刚好凑上，蓬的一声，正击在他左胸之上，喀喇声响，打断了一根肋骨。他当对方掌力及胸之际，已知若是以硬碰硬，自己心肺都有被掌力震碎之虞，急忙顺势后纵，郭靖一掌之力，再加上他向后飞纵，身子直飞上竹亭，在竹亭顶上踉跄数步，这才落下地来，心中羞惭，胸口剧痛，慢慢走回。

郭靖这下出手，不但东邪西毒齐感诧异，欧阳克惊怒交迸，黄蓉拍手大喜，连他自己也是大出意料之外，不知自己武功已然大进，还道欧阳克忽尔疏神，以致被自己打了个措手不及，只怕他要使厉害杀手反击，退后两步，凝神待敌。

欧阳锋怒目向他斜视一眼，高声叫道：“洪老叫化，恭喜你收的好徒儿啊。”

这时黄蓉早已将耳上丝中除去，听得欧阳锋这声呼叫，知道是洪七公到了，真是天上送下来的救星，发足向竹林外奔去，大声叫道：“师父，师父。”

黄药师一怔：“怎地蓉儿叫老叫化作师父？”只见洪七公背负大红葫芦，右手拿着竹杖，左手牵着黄蓉的手，笑吟吟的走进竹林。黄药师与洪七公见过了礼，寒暄数语，便问女儿：“蓉儿，你叫七公作甚么？”黄蓉道：“我拜了七公他老人家为师。”黄药师大喜，向洪七公道：“七兄青眼有加，兄弟感激不尽，只是小女胡闹顽皮，还盼七兄多加管教。”说着深深一揖。洪七公笑道：“药兄家传武学，博大精深，这小妮子一辈子也学不了，又怎用得着我来多事？不瞒你说，我收她为徒，其志在于吃白食，骗她时时烧些好菜给我吃，你也不用谢我。”说着两人相对大笑。

黄蓉指着欧阳克道：“爹爹，这坏人欺侮我，若不是七公他老人家瞧在你的面上出手相救，你早见不到蓉儿啦。”黄药师斥道：“胡说八道！好端端的他怎会欺侮你？”

黄蓉道：“爹爹你不信，我来问他。”转头向着欧阳克道：“你先罚个誓，若是回答我爹爹的问话中有半句谎言，日后便给你叔叔杖头上的毒蛇咬死。”她此言一出，欧阳锋与欧阳克均是脸色大变。

原来欧阳锋杖头双蛇是花了十多年的功夫养育而成，以数种最毒之蛇相互杂交，才产下这两条毒中之毒的怪蛇下来。欧阳锋惩罚手下叛徒或是心中最憎恶之人，常使杖头毒蛇咬他一口，被咬了的人浑身奇痒难当，顷刻毙命。欧阳锋虽有解药，但蛇毒人体之后，纵然服药救得性命，也不免武功全失，终身残废。黄蓉见到他杖头盘旋上下的双蛇形状怪异，顺口一句，哪知恰正说到西毒叔侄最犯忌之事。

欧阳克道：“岳父大人问话，我焉敢打诳。”黄蓉啐道：“你再胡言乱语，我先打你老大几个耳括子。我问你，我跟你在北京赵王府中见过面，是不是？”

欧阳克肋骨折断，胸口又中了她的金针，实是疼痛难当，只是要强好胜，拼命运内功忍住，不说话时还可运气强行抵挡，刚才说了那两句话，已痛得额头冷汗直冒，听黄蓉又问，再也不敢开口回答，只得点了点头。

黄蓉又道：“那时你与沙通天、彭连虎、梁子翁、灵智和尚他们联手来打我一个人，是不是？”欧阳克待要分辩，说明并非自己约了这许多好手来欺侮她，但只说了一句：“我……我不是和他们联手……”胸口已痛得不能再吐一字。

黄蓉道：“好罢，我也不用你答话，你听了我的问话，只须点头或摇头便是。我问你：沙通天、彭连虎、梁子翁、灵智和尚这干人都跟我作对，是不是？”欧阳克点了点头。黄蓉道：“他们都想抓住我，都没能成功，后来你就出马了，是不是？”欧阳克只得又点了点头。黄蓉又道：“那时我在赵王府的大厅之中，并没谁来帮我，孤零零的好不可怜。我爹爹又不知道，没来救我，是不是？”欧阳克明知她是要激起父亲怜惜之情，因而对他厌恨，但事实确是如此，难以抵赖，只得又再点头。

黄蓉牵着父亲的手，说道：“爹，你瞧，你一点也不可怜蓉儿，要是妈妈还在，你一定不会这样待我……”黄药师听她提到过世的爱妻，心中一酸，伸出左手搂住了她。

欧阳锋见形势不对，接口道：“黄姑娘，这许多成名的武林人物要留住你，但你身有家传的绝世武艺，他们都奈何你不得，是也不是？”黄蓉笑着点头。黄药师听欧阳锋赞她家传武功，微微一笑。欧阳锋转头向他道：“药兄，舍侄见了令爱如此身手，倾倒不已，这才飞鸽传书，一站接一站的将讯息自中原传到白驼山，求兄弟万里迢迢的赶到桃花岛亲来相求，以附婚姻。兄弟虽然不肖，但要令我这般马不停蹄的兼程赶来，当世除了药兄而外，也没第二人了。”黄药师笑道：“有劳大驾，可不敢当。”想到欧阳锋以如此身分，竟远道来见，却也不禁得意。

欧阳锋转身向洪七公道：“七兄，我叔侄倾慕桃花岛的武功人才，你怎么又瞧不顺眼了，跟小辈当起真来？不是舍侄命长，早已丧生在你老哥满天花雨掷金针的绝技之下了。”

洪七公当日出手相救欧阳克逃脱黄蓉所掷的金针，这时听欧阳锋反以此相责，知道若非欧阳克谎言欺叔，便是欧阳锋故意颠倒黑白，他也不愿置辩，哈哈一笑，拔下葫芦塞子，喝了一大口酒。

郭靖却已忍耐不住，叫道：“是七公他老人家救了你侄儿的性命，你怎么反恁他说？”黄药师喝道：“我们说话，怎容得你这小子来插嘴？”郭靖急道：“蓉儿，你把他……强抢程大小姐的事说给你爹爹听。”

黄蓉深悉父亲性子，知他素来厌憎世俗之见，常道：“礼法岂为吾辈而设？”平素思慕晋人的率性放诞，行事但求心之所适，常人以为是的，他或以为非，常人以为非的，他却又以为是，因此上得了个“东邪”的诨号。这时她想：“这欧阳克所作所为十分讨厌，但爹爹或许反说他风流潇洒。”见父亲对郭靖横眼斜睨，一脸不以为然的神色，计上心来，又向欧阳克道：“我问你的话还没完呢！那日你和我在赵王府比武，你两只手缚在背后，说道不用手、不还招便能胜我，是不是？”欧阳克点头承认。

黄蓉又问：“后来我拜了七公他老人家为师，在宝应第二次和你比武，你说任凭我用爹爹或是七公所传的多少武功，你都只须用你叔叔所传的一门拳法，就能将我打败，是么？”欧阳克心想：“那是你定下来的法子，可不是我定的。”黄蓉见他神色犹疑，追问道：“你在地下用脚尖画了个圈子，说道只消我用爹爹所传的武功将你逼出这圈子，你便算输了，是不是？”欧阳克点了点头。

黄蓉对父亲道：“爹，你听，他既瞧不起七公公，也瞧不起你，说你们两人的武艺就是加在一起，也远不及他叔叔的。那不是说你们两人联手来，也打不过他叔叔吗？我可不信了。”黄药师道：“小丫头别搬嘴弄舌。天下武学之士，谁不知东邪、西毒、南帝、北丐的武功是铢两悉称，功力悉敌。”

他口中虽如此说，但对欧阳克的狂妄已颇感不满，对这事不愿再提，转头向洪七公道：“七兄，大驾光临桃花岛，不知有何贵干。”洪七公道：“我来向你求一件事。”

洪七公虽然滑稽玩世，但为人正直，行侠仗义，武功又是极高，黄药师对他向来甚是钦佩，又知他就有天大事情，也只是和属下丐帮中人自行料理，这时听他说有求于己，不禁十分高兴，忙道：“咱们数十年的交情，七兄有命，小弟敢不遵从？”

洪七公道：“你别答应得太快，只怕这件事不易办。”黄药师笑道：“若是易办之事，七兄也想不到小弟了。”洪七公拍手笑道：“是啊，这才是知己的好兄弟呢！那你是答应定了？”黄药师道：“一言为定！火里火里去，水里水里去！”

欧阳锋蛇杖一摆，插口道：“药兄且慢，咱们先问问七兄是甚么事？”洪七公笑道：“老毒物，这不干你的事，你别来横里啰唆，你打叠好肚肠喝喜酒罢。”欧阳锋奇道：“喝喜酒？”洪七公道：“不错，正是喝喜酒。”指着郭靖与黄蓉道：“这两个都是我徒儿，我已答允他们，要向药兄恳求，让他们成亲。现下药兄已经答允了。”

郭靖与黄蓉又惊又喜，对望了一眼。欧阳锋叔侄与黄药师却都吃了一惊。欧阳锋道：“七兄，你此言差矣！药兄的千金早已许配舍侄，今日兄弟就是到桃花岛来行纳币文定之礼的。”洪七公道：“药兄，有这等事么？”黄药师道：“是啊，七兄别开小弟的玩笑。”洪七公沉脸道：“谁跟你们开玩笑？现今你一女许配两家，父母之命是大家都有了。”转头向欧阳锋道：“我是郭家的大媒，你的媒的之言在哪里？”

欧阳锋料不到他有此一问，一时倒答不上来，愕然道：“药兄答允了，我也答允了，还要甚么媒的之言？”洪七公道：“你可知道还有一人不答允？”欧阳锋道：“谁啊？”洪七公道：“哈哈不敢，就是老叫化！”欧阳锋听了此言，素知洪七公性情刚硬，行事坚毅，今日势不免要和他一斗，但脸上神色无异，只沉吟不答。洪七公笑道：“你这侄儿人品不端，哪配得上药兄这个花朵般的闺女？就算你们二老硬逼成亲，他夫妇两人不和，天天动刀动枪，你砍我杀，又有甚么味儿？”

黄药师听了这话，心中一动，向女儿望去，只见他正含情脉脉的凝视郭靖，瞥眼之下，只觉得这楞小子实是说不出的可厌。他绝顶聪明，文事武略，琴棋书画，无一不晓，无一不精，自来交游的不是才子，就是雅士，他夫人与女儿也都智慧过人，想到要将独生爱女许配给这傻头傻脑的浑小子，当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。瞧他站在欧阳克身旁，相比之下，欧阳克之俊雅才调无不胜他百倍，于是许婚欧阳之心更是坚决，只是洪七公面上须不好看，当下想到一策，说道：“锋兄，令侄受了点微伤，你先给他治了，咱们从长计议。”

欧阳锋一直在担心侄儿的伤势，巴不得有他这句话，当即向侄儿一招手，两人走入竹林之中。黄药师自与洪七公说些别来之情。过了一顿饭时分，叔侄二人回到亭中。欧阳锋已替侄儿吸出金针，接受了拆断的肋骨。

黄药师道：“小女蒲柳弱质，性又顽劣，原难侍奉君子，不意七兄与锋兄瞧得起兄弟，各来求亲，兄弟至感荣宠。小女原已先许配了欧阳氏，但七兄之命，实也难却，兄弟有个计较在此，请两兄瞧着是否可行？”

洪七公道：“快说，快说。老叫化不爱听你文绉绉的闹虚文。”

黄药师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兄弟这个女儿，甚么德容言工，那是一点儿也说不上的，但兄弟总是盼她嫁个好郎君。欧阳世兄是锋兄的贤阮，郭世兄是七兄的高徒，身世人品都是没得说的。取舍之间，倒教兄弟好生为难，只得出三个题目，考两位世兄一考。哪一位高才捷学，小女就许配于他，兄弟决不偏袒。两个老友瞧着好也不好？”

欧阳锋拍掌叫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只是舍侄身上有伤，若要比试武功，只有等他伤好之后。”他见郭靖只一招便打伤了侄儿，若是比武，侄儿必输无疑，适才侄儿受伤，倒成了推托的最佳借口。黄药师道：“正是。何况比武动手，伤了两家和气。”

洪七公心想：“你这黄老邪好坏。大伙儿都是武林中人，要考试居然考文不考武，你干么又不去招个状元郎做女婿？你出些诗词歌赋的题目，我这傻徒弟就再投胎转世，也比他不过。嘴里说不偏袒，明明是偏袒了个十足十。如此考较，我的傻徒弟必输。直娘贼，先跟老毒物打一架再说。”当下仰天一笑，瞪眼直视欧阳锋，说道：“咱们都是学武之人，不比武难道还比吃饭拉屎？你侄儿受了伤，你可没伤，来来来，咱俩代他们上考场罢。”也不等欧阳锋回答，挥掌便向他肩头拍去。

欧阳锋沉肩回臂，倒退数尺。洪七公将竹棒在身旁竹几上一放，喝道：“还招罢。”语音甫毕，双手已发了七招，端的是快速无伦。欧阳锋左挡右闪，把这七招全都让了开去，右手将蛇杖插入亭中方砖，在这一瞬之间，左手也已还了七招。

黄药师喝一声彩，并不劝阻，有心要瞧瞧这两位与他齐名的武林高手，这二十年来功夫进境到如何地步。

洪七公与欧阳锋都是一派宗主，武功在二十年前就均已登峰造极，华山论剑之后，更是潜心苦练，功夫愈益精纯。这次在桃花岛上重逢比武，与在华山论剑时又自大不相同。两人先是各发快招，未曾点到，即已收势，互相试探对方虚实。两人的拳势掌影在竹叶之间飞舞来去，虽是试招，出手之中却尽是包藏了精深的武学。

郭靖在旁看得出神，只见两人或攻或守，无一招不是出人意表的极妙之作。那《九阴真经》中所载原是天下武学的要旨，不论内家外家、拳法剑术，诸般最根基的法门诀窍，都包含在真经的上卷之内。郭靖背熟之后，虽然其中至理并不明晓，但不知不觉之间，识见却已大大不同，这时见到两人每一次攻合似乎都与经中所述法门隐然若合符节，又都是自己做梦也未曾想到过的奇法巧招，待欲深究，两人拳招早变，只在他心头模模糊糊的留下一个影子。先前他听黄药师与欧阳锋箫箏相斗，那是无形的内力，毕竟极难与经文印证，这有形的拳脚可就易明得多了。只看得他眉飞色舞，心痒难搔。

转眼之间，两人已拆了三百余招，洪七公与欧阳锋都不觉心惊，钦服对方了得。

黄药师旁观之下，不禁暗暗叹气，心道：“我在桃花岛勤修苦练，只道王重阳一死，我武功已是天下第一，哪知老叫化、老毒物各走别径，又都练就了这般可敬可畏的功夫！”

欧阳克和黄蓉各有关心，只盼两人中的一人快些得胜，但于两人拳招中的精妙之处，却是不能领会。黄蓉一斜眼间，忽见身旁地下有个黑影在手舞足蹈的不住乱动，抬头看时，正是郭靖，只见他脸色怪异，似乎是陷入了狂喜极乐之境，心下惊诧，低低的叫了声：“靖哥哥！”郭靖并未听见，仍是

在拳打足踢。黄蓉大异，仔细瞧去，才知他是在模拟洪七公与欧阳锋的拳招。

这时相斗的二人拳路已变，一招一式，全是缓缓发出。有时一人凝思片刻，打出一拳，对手避过之后，坐下地来休息一阵，再站起来还了一拳。这哪里是比武斗拳，较之师徒授武还要迂缓松懈得多。但看两人模样，却又比适才快斗更是郑重。

黄蓉侧头去看父亲，见他望着二人呆呆出神，脸上神情也很奇特，只有欧阳克却不住的向她眉目传情，手中折扇轻挥，显得十分的倜傥风流。

郭靖看到忘形处，忍不住大声喝彩叫好。欧阳克怒道：“你浑小子又不懂，乱叫乱嚷甚么？”黄蓉道：“你自己不懂，怎知旁人也不懂？”欧阳克笑道：“他是在装腔作势发傻，谅他小小年纪，怎识得我叔父的神妙功夫。”黄蓉道：“你不是他，怎知他不识得？”两人在一旁斗口，黄药师与郭靖却充耳不闻，只是凝神观斗。

这时洪七公与欧阳锋都蹲在地下，一个以左手中指轻弹自己脑门，另一个捧住双耳，都闭了眼苦苦思索，突然间发一声喊，同时跃起来交换了一拳一脚，然后分开再想。他两人功夫到了这境界，各家各派的武术无一不通，世间已有招术都已不必使用，知道不论如何厉害的杀手，对方都能轻易化解，必得另创神奇新招，方能克敌制胜。

两人二十年前论剑之后，一处中原，一在西域，自来不通音问，互相不知对方新练武功的路子，这时一交手，两人武功俱已大进，但相互对比竟然仍与二十年前无异，各有所长，各有所忌，谁也克制不了谁。眼见月光隐去，红日东升，两人穷智竭思，想出了无数新招，拳法掌力，极尽千变万化之致，但功力悉敌，始终难分高低。

郭靖目睹当世武功最强的二人拚斗，奇招巧法，端的是层出不穷。这些招数他看来都在似懂非懂之间，有时看到几招，似乎与周伯通所授的拳理有些相近，跟着便模拟照学。可是刚学到一半，洪七公与欧阳锋又有新招出来，他先前所记得的又早忘了。

黄蓉见他如此，暗暗惊奇，想道：“十余日不见，难道他忽然得了神授天传，武功斗进？我看得莫名其妙，怎么他能如此的惊喜赞叹？”转念忽想：“莫非我这傻哥哥想我想得疯了？”她与郭靖阔别多日，无法相见，见面后却又不得亲近，于是上前想拉住他的手。这时郭靖正在模仿欧阳锋反身推出的掌法，这一掌看来平平无奇，内中却是暗藏极大潜力。黄蓉刚捏住他手掌，却不料他掌中劲力忽发，只感一股强力把自己猛推，登时身不由主的向半空飞去。郭靖手掌推出，这才知觉，叫声：“啊哟！”纵身上去待接，黄蓉纤腰一扭，已站在竹亭顶上。郭靖落地后跟着跃起，左手拉住亭角的飞檐，借势翻上。两人并肩坐在竹亭顶上，居高临下的观战。

此时场上相斗的情势，又已生变，只见欧阳锋蹲在地下，双手弯与肩齐，宛似一只大青蛙般作势相扑，口中发出老牛嘶鸣般的咕咕之声，时歇时作。

黄蓉见他形相滑稽，低声笑道：“靖哥哥，他在干甚么？”郭靖刚说得一句：“我也不知道啊！”忽然想起周伯通所说王重阳以“一阳指”破欧阳锋“蛤蟆功”之事，点头道：“是了，这是他一门极厉害的功夫，叫做蛤蟆功。”黄蓉拍手笑道：“真像一只癞蛤蟆！”

欧阳克见两人偎倚在一起，指指点点，又说又笑，不觉醋心大起，待要跃上去与郭靖拚斗，却是胸痛仍剧，使不出气力，又自料非他之敌，隐隐听得黄蓉说：“真像一只癞蛤蟆。”还道两人讥嘲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更是

怒火中烧，右手扣了三枚飞燕银梭，悄悄绕到竹亭后面，咬牙扬手，三枚银梭齐往郭靖背心飞去。

这时洪七公前一掌，后一掌，正绕着欧阳锋身周转动，以降龙十八掌和他的蛤蟆功拚斗。这都是两人最精纯的功夫，打到此处，已不是适才那般慢吞吞的斗智炫巧、赌奇争胜，而是各以数十年功力相拚，到了生死决于俄顷之际。郭靖的武功原以降龙十八掌学得最精，见师父把这路掌法使将开来，神威凛凛，妙用无穷，比之自己所学实是不可同日而语，只看得他心神俱醉，怎料得到背后有人倏施暗算？

黄蓉不知这两位当世最强的高手已斗到了最紧切的关头，尚在指点笑语，瞥眼忽见竹亭外少了一人。她立时想到欧阳克怕要弄鬼，正待察看，只听得背后风声劲急，有暗器射向郭靖后心，斜眼见他兀自未觉，急忙纵身伏在他背上，噗噗噗三声，三枚飞燕银梭都打正她的背心。她穿着软猬甲，银梭只打得她一阵疼痛，却是伤害不得，反手把三枚银梭抄在手里，笑道：“你给我背上搔痒是不是？谢谢你啦，还给你罢。”

欧阳克见她代挡了三枚银梭，醋意更盛，听她这么说，只待她还掷过来，等了片刻，却见她把银梭托在手里，并不掷出，只伸出了手等他来取。

欧阳克左足一点，跃上竹亭，他有意卖弄轻功，轻飘飘的在亭角上一立，白袍在风中微微摆动，果然丰神隽美，飘逸若仙。黄蓉喝一声彩，叫道：“你轻功真好！”走上一步，伸手把银梭还给他。

欧阳克看到她皎若白雪的手腕，心中一阵迷糊，正想在接银梭时顺便在她手腕上一摸，突然间眼前金光闪动，他吃过两次苦头，一个筋斗翻下竹亭，长袖舞处，把金针纷纷打落。黄蓉格格一声笑，三枚银梭向蹲在地下的欧阳锋顶门猛掷下去。

郭靖惊叫：“使不得！”拦腰一把将她抱起，跃下地来，双足尚未着地，只听得黄药师急叫：“锋兄留情！”郭靖只感一股极大力量排山倒海般推至，忙将黄蓉在身旁一放，急运劲力，双手同使降龙十八掌中的“见龙在田”，平推出去，砰的一声响，登时被欧阳锋的蛤蟆功震得倒退了七八步。他胸口气血翻涌，难过之极，只是生怕欧阳锋这股凌厉无俦的掌力伤了黄蓉，硬生生的站定脚步，深深吸一口气，待要再行抵挡欧阳锋攻来的招术，只见洪七公与黄药师已双双挡在面前。

欧阳锋长身直立，叫道：“惭愧，惭愧，一个收势不及，没伤到了姑娘么？”

黄蓉本已吓得花容失色，听他这么说，强自笑道：“我爹爹在这里，你怎伤得了我？”

黄药师甚是担心，拉着她的手，悄声问道：“身上觉得有甚么异样？快呼吸几口。”黄蓉依言缓吸急吐，觉得无甚不适，笑着摇了摇头。黄药师这才放心，斥道：“两位伯伯在这里印证功夫。要你这丫头来多手多脚？欧阳伯伯的蛤蟆功非同小可，若不是他手下留情，你这条小命还在么？”

原来欧阳锋这蛤蟆功纯系以静制动，他全身涵劲蓄势，蕴力不吐，只要敌人一施攻击，立时便有猛烈无比的劲道反击出来，他正以全力与洪七公周旋，犹如一张弓拉得满满地，张机待发，黄蓉贸然碰了上去，直是自行寻死。待得欧阳锋得知向他递招的竟是黄蓉，自己劲力早已发出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心想这一下闯下了祸，这个如花似玉般的小姑娘活生生的要毙于自己掌下，耳听得黄药师叫道：“锋兄留情！”急收掌力，哪里还来得及，突然间一股

掌力与自己一抵，他乘势急收，看清楚救了黄蓉的竟是郭靖，心中对洪七公更是钦服：“老叫化子果然了得，连这个少年弟子也调教得如此功夫！”

黄药师在归云庄上试过郭靖的武功，心想：“你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，竟敢出手抵挡欧阳锋的生平绝技蛤蟆功，若不是他瞧在我脸上手下留情，你早给打得骨断筋折了。”他不知郭靖功力与在归云庄时已自不同，适才这一下确是他救了黄蓉的性命，但见这傻小子为了自己女儿奋不顾身，对他的恶感登时消去了大半，心想：“这小子性格诚笃，对蓉儿确是一片痴情，蓉儿是不能许他的，可得好好赏他些甚么。”眼见这小子虽是傻不楞登，但这个“痴”字，却大合自己脾胃。洪七公又叫了起来：“老毒物，真有你的！咱俩胜败未分，再来打啊！”欧阳锋叫道：“好，我是舍命陪君子。”洪七公笑道：“我不是君子，你舍命陪叫化罢！”身子一晃，又已跃到了场中。

欧阳锋正要跟出，黄药师伸出左手一拦，朗声说道：“且慢，七兄、锋兄，你们两位拆了千余招，兀自不分高下。今日两位都是桃花岛的嘉宾，不如多饮几杯兄弟自酿的美酒。华山论剑之期，转眼即届，那时不但二位要决高低，兄弟与段皇爷也要出手。今天的较量，就到此为止如何？”

欧阳锋笑道：“好啊，再比下去，我是甘拜下风的了。”洪七公转身回来，笑道：“西域老毒物口是心非，天下闻名。你说甘拜下风，那就是必占上风。老叫化倒不大相信。”欧阳锋道：“那我再领教七兄的高招。”洪七公袖子一挥，说道：“再好也没有。”

黄药师笑道：“两位今日驾临桃花岛，原来是显功夫来了。”洪七公哈哈笑道：“药兄责备得是，咱们是来求亲，可不是来打架。”

黄药师道：“兄弟原说要出三个题目，考较考较两位世兄的才学。中选的，兄弟就认他为女婿；不中的，兄弟也不让他空手而回。”洪七公道：“怎么？你还有一个女儿？”黄药师笑道：“现今还没有，就是赶着娶妻生女，那也来不及啦。兄弟九流三教、医卜星相的杂学，都还粗识一些。那一位不中选的世兄，若是不嫌鄙陋，愿意学的，任选一项功夫，兄弟必当尽心传授，不教他白走桃花岛这一遭。”

洪七公素知黄药师之能，心想郭靖若不能为他之婿，得他传授一门功夫，那也是终身受用不尽，只是说到考较甚么的，郭靖必输无疑，又未免太也吃亏。

欧阳锋见洪七公沉吟未答，抢着说道：“好，就是这么着！药兄本已答允了舍侄的亲事，但冲着七兄的大面子，就让两个孩子再考上一考。这是不伤和气的妙法。”转头向欧阳克道：“待会若是你及不上郭世兄，那可是你自己无能，怨不得旁人，咱们喜喜欢欢的喝郭世兄一杯喜酒就是。要是你再有三心两意，旁生枝节，那可太不成话了，不但这两位前辈容你不得，我也不能轻易饶恕。”

洪七公仰天打个哈哈，说道：“老毒物，你是十拿九稳的能胜了，这番话是说给我师徒听的，叫我们考不上就乖乖的认输。”欧阳锋笑道：“谁输谁赢，岂能预知？只不过以你我身分，输了自当大大方方的认输，难道还能撒赖胡缠么？药兄，便请出题。”

黄药师存心要将女儿许给欧阳克，决意出三个他必能取胜的题目，可是如明摆着偏袒，既有失自己的高人身分，又不免得罪了洪七公，正自寻思，洪七公道：“咱们都是打拳踢腿之人，药兄你出的题目可得须是武功上的事儿。若是考甚么诗词歌赋、念经画符的劳什子，那我们师徒干脆认栽，拍拍

屁股走路，也不用丢丑现眼啦。”

黄药师道：“这个自然。第一道题目就是比试武艺。”欧阳锋道：“那不成，舍侄眼下身上有伤。”黄药师笑道：“这个我知道。我也不会让两位世兄在桃花岛上比武，伤了两家和气。”欧阳锋道：“不是他们两人比？”黄药师道：“不错。”欧阳锋笑道：“是啦！那是主考官出手考试，每个人试这么几招。”

黄药师摇头道：“也不是。如此试招，难保没人说我存心偏袒，出手之中，有轻重之别。锋兄，你与七兄的功夫同是练到了登峰造极、炉火纯青的地步，刚才拆了千余招不分高低，现下你试郭世兄，七兄试欧阳世兄。”

洪七公心想：“这倒公平得很，黄老邪果真聪明，单是这个法子，老叫化便想不出。”笑道：“这法儿倒不坏，来来来，咱们干干。”说着便向欧阳克招手。

黄药师道：“且慢，咱们可得约法三章。第一，欧阳世兄身上有伤，不能运气用劲，因此大家只试武艺招术，不考功力深浅。第二，你们四位在这两棵松树上试招，哪一个小辈先落地，就是输了。”说着向竹亭旁两棵高大粗壮的松树一指，又道：“第三，锋兄七兄哪一位若是出手太重，不慎误伤了小辈，也就算输。”

洪七公奇道：“伤了小辈算输？”黄药师道：“那当然。你们两位这么高的功夫，假如不定下这一条，只要一出手，两位世兄还有命么？七兄，你只要碰伤欧阳世兄一块油皮，你就算输，锋兄也是这般。两个小辈之中，总有一个是我女婿，岂能一招之间，就伤在你两位手下。”洪七公搔头笑道：“黄老邪刁钻古怪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打伤了对方反而算输，这规矩可算是千古奇闻。好罢，就这么着。只要公平，老叫化便干。”

黄药师一摆手，四人都跃上了松树，分成两对。洪七公与欧阳克在右，欧阳锋与郭靖在左。洪七公仍是嬉皮笑脸，余下三人却都是神色肃然。

黄蓉知道欧阳克武功原比郭靖为高，幸而他身上受了伤，但现下这般比试，他轻功了得，显然仍比郭靖占了便宜，不禁甚是担忧，只听得父亲朗声道：“我叫一二三，大家便即动手。欧阳世兄、郭世兄，你们两人谁先掉下地来就是输了！”黄蓉暗自筹思相助郭靖之法，但想欧阳锋功夫如此厉害，自己如何插得下手去？

黄药师叫道：“一、二、三！”松树上人影飞舞，四人动上了手。

黄蓉关心郭靖，单瞧他与欧阳锋对招，但见两人转瞬之间已拆了十余招。她和黄药师都不禁暗暗惊奇：“怎么他的武功忽然之间突飞猛进，拆了这许多招还不露败象？”欧阳锋更是焦躁，掌力渐放，着着进逼，可是又怕打伤了他，忽然间灵机一动，双足犹如车轮般交互横扫，要将他踢下松树。郭靖使出降龙十八掌中“飞龙在天”的功夫，不住高跃，双掌如刀似剪，掌掌往对方腿上削去。

黄蓉心中怦怦乱跳，斜眼往洪七公望去，只见两人打法又自不同。欧阳克使出轻功，在松枝上东奔西逃，始终不与洪七公交拆一招半式。洪七公逼上前去，欧阳克不待他近身，早已逃开。洪七公心想：“这厮鸟一味逃闪，拖延时刻。郭靖那傻小子却和老毒物货真价实的动手，当然是先落地。哼，凭你这点儿小小奸计，老叫化就能折在你手下？”忽地跃在空中，十指犹如钢爪，往欧阳克头顶扑击下来。

欧阳克见他来势凌厉，显非比武，而是要取自己性命，心下大惊，急忙



向右窜去。哪知洪七公这一扑却是虚招，料定他必会向右闪避，当即在半空中腰身一扭，已先落上了右边树梢，双手往前疾探，喝道：“输就算我输，今日先毙了你这臭小子！”欧阳克见他竟能在空中转身，已自吓得目瞪口呆，听他这么呼喝，哪敢接他招数，脚下踏空，身子便即下落，正想第一道考试我是输啦，忽听风声响动，郭靖也正自他身旁落下。

原来欧阳锋久战不下，心想：“若让这小子拆到五十招以上，西毒的威名何在？”忽地欺进，左手快如闪电，来扭郭靖领口，口中喝道：“下去罢！”郭靖低头让过，也是伸出左手，反手上格。欧阳锋突然发劲，郭靖叫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正想说他不守黄药师所定的规约，同时急忙运劲抵御。哪知欧阳锋笑道：“我怎样？”劲力忽收。

郭靖这一格用足了平生之力，生怕他以蛤蟆功伤害自己内脏，岂料在这全力发劲之际，对方的劲力忽然无影无踪。他究竟功力尚浅，哪能如欧阳锋般在倏忽之间收发自如，幸好他跟周伯通练过七十二路空明拳，武功之中已然刚中有柔，否则又必如在归云庄上与黄药师过招时那样，这一下胳膊的白也会脱了。虽然如此，却也是立足不稳，一个倒栽葱，头下脚上的撞下地来。

欧阳克是顺势落下，郭靖却是倒着下来，两人在空中一顺一倒的跌落，眼见要同时着地。欧阳克见郭靖正在他的身边，大有便宜可捡，当即伸出双手，顺手在郭靖双脚脚底心一按，自己便即借势上跃。郭靖受了这一按，下堕之势更加快了。

黄蓉眼见郭靖输了，叫了一声：“啊哟！”斗然间只见郭靖身子跃在空中，砰的一声，欧阳克横跌在地，郭靖却已站在一根松枝之上，借着松枝的弹力，在半空上下起伏。黄蓉这一下喜出望外，却没看清楚郭靖如何在这离地只有数尺的紧急当口，竟然能反败为胜，情不自禁的又叫了一声：“啊哟！”两声同是“啊哟”，心情却是大异了。

欧阳锋与洪七公这时都已跃下地来。洪七公哈哈大笑，连呼：“妙极！”欧阳锋铁青了脸，阴森森的道：“七兄，你这位高徒武功好杂，连蒙古人的摔交玩意儿也用上了。”洪七公笑道：“这个连我也不会，可不是我教的。你别寻老叫化晦气。”

原来郭靖脚底被欧阳克一按，直向下堕，只见欧阳克双腿正在自己面前，危急中想也不想，当即双手合抱，已扭住了他的小腿，用力往下摔去，自身借势上纵，这一下使的正是蒙古人盘打扭跌的法门。蒙古人摔交之技，世代相传，天下无对。郭靖自小长于大漠，于得江南六怪传授武功之前，即已与拖雷等小友每日里，扭打相扑，这摔交的法门于他便如吃饭走路一般，早已熟习而流。否则以他脑筋之钝，当此自空堕地的一瞬之间，纵然身有此技，也万万来不及想到使用，只怕要等腾的一声摔在地下，过得良久，这才想到：“啊哟，我怎地不扭他小腿？”这次无意中演了一场空中摔跤，以此取胜，胜了之后，一时兀自还不大明白如何竟会胜了。

黄药师微微摇头，心想：“郭靖这小子笨头笨脑，这一场获胜，显然是侥幸碰上的。”说道：“这一场是郭贤侄胜了。锋兄也别烦恼，但教令侄胸有真才实学，安知第二三场不能取胜。”欧阳锋道：“那么就请药兄出第二道题目。”黄药师道：“咱们第二三场是文考……”黄蓉撇嘴道：“爹，你明明是偏心。刚才说好是只考武艺，怎么又文考了？靖哥哥，你干脆别比了。”黄药师道：“你知道甚么？武功练到了上乘境界，难道还是一味蛮打的么？凭咱们这些人，岂能如世俗武人一般，还玩甚么打擂台招亲这等大煞风景之

事……”黄蓉听到这句话，向郭靖望了一眼，郭靖的眼光也正向她瞧来，两人心中，同时想到了穆念慈与杨康在中都的“比武招亲”，只听黄药师续道：“……我这第二道题目，是要请两位贤侄品题品题老朽吹奏的一首乐曲。”

欧阳克大喜，心想这傻小子懂甚么管弦丝竹，那自是我得胜无疑。欧阳锋却猜想黄药师要以箫声考较二人内力，适才竹梢过招，他已知郭靖内力浑厚，侄儿未必胜得过他，又怕侄儿受伤之余，再为黄药师的箫声所伤，说道：“小辈们定力甚浅，只怕不能聆听药兄的雅奏。是否可请药兄……”黄药师不待他说完，便接口道，“我奏的曲子平常得紧，不是考较内力，锋兄放心。”向欧阳克和郭靖道：“两位贤侄各折一根竹枝，敲击我箫声的节拍，瞧谁打得好，谁就胜这第二场。”

郭靖上前一揖，说道：“黄岛主，弟子愚蠢得紧，对音律是一窍不通，这一场弟子认输就是。”洪七公道：“别忙，别忙，反正是输，试一试又怎地？还怕人家笑话么？”郭靖听师父如此说，见欧阳克已折了一根竹枝在手，只得也折了一根。

黄药师笑道：“七兄、锋兄在此，小弟贻笑方家了。”玉箫就唇，幽幽咽咽的吹了起来。这次吹奏不含丝毫内力，便与常人吹箫无异。

欧阳克辨音审律，按宫引商，一拍一击，打得丝毫不误。郭靖茫无头绪，只是把竹枝举在空中，始终不敢下击，黄药师吹了一盏茶时分，他竟然未打一记节拍。欧阳叔侄甚是得意，均想这一场是赢定了，第三场既然也是文考，自必十拿九稳。

黄蓉好不焦急，将右手手指在左手腕上一拍一拍的轻扣，盼郭靖依样葫芦的跟着击打，哪知他抬头望天，呆呆出神，并没瞧见她的手势。

黄药师又吹了一阵，郭靖忽地举起手来，将竹枝打了下去，空的一响，刚巧打在两拍之间。欧阳克登时哈的一声笑了出来，心想这浑小子一动便错。郭靖跟着再打了一记，仍是打在两拍之间，他连击四下，记记都打错了。

黄蓉摇了摇头，心道：“我这傻哥哥本就不懂音律，爹爹不该硬要考他。”心中怨怼，待要想个甚么法儿搅乱局面，叫这场比试比不成功，就算和局了事，转头望父亲时，却见他脸有诧异之色。

只听得郭靖又是连击数下，箫声忽地微有窒滞，但随即回归原来的曲调。郭靖竹枝连打，记记都打在节拍前后，时而快时而慢，或抢先或堕后，玉箫声数次几乎被他打得走腔乱板。这一来，不但黄药师留上了神，洪七公与欧阳锋也是甚为讶异。

原来郭靖适才听了三人以箫声、箏声、啸声相斗，悟到了在乐音中攻合拒战的法门，他又丝毫不懂音律节拍，听到黄药师的箫声，只道考较的便是如何与箫声相抗。当下以竹枝的击打扰乱他的曲调。他以竹枝打在枯竹之上，发出“空、空”之声，饶是黄药师的定力已然炉火纯青，竟也有数次险些儿把箫声去跟随这阵极难听、极嘈杂的节拍。黄药师精神一振，心想你这小子居然还有这一手，曲调突转，缓缓的变得柔靡万端。

欧阳克只听了片刻，不由自主的举起手中竹枝婆娑起舞。欧阳锋叹了口气，抢过去扣住他腕上脉门，取出丝巾塞住了他的双耳，待他心神宁定，方始放手。

黄蓉自幼听惯了父亲吹奏这《碧海潮生曲》，又曾得他详细讲解，尽知曲中诸般变化，父女俩心神如一，自是不受危害，但知父亲的箫声具有极大魔力，担心郭靖抵挡不住。这套曲子模拟大海浩森，万里无波，远处潮水缓

缓推进，渐近渐快，其后洪涛汹涌，白浪连山，而潮水中鱼跃鲸浮，海面上风啸鸥飞，再加上水妖海怪，群魔弄潮，忽而冰山飘至，忽而热海如沸，极尽变幻之能事，而潮退后水平如镜，海底却又是暗流湍急，于无声处隐伏凶险，更令聆曲者不知不觉而入伏，尤为防不胜防。

郭靖盘膝坐在地上，一面运起全真派内功，摒虑宁神，抵御箫声的引诱，一面以竹枝相击，扰乱箫声。黄药师、洪六公、欧阳锋三人以音律较艺之时，各自有攻有守，本身固须抱元守一，静心凝志，尚不断乘暇抵隙，攻击旁人心神。郭靖功力远逊三人，但守不攻，只是一味防护周密，虽无反击之能，但黄药师连变数调，却也不能将他降服。

又吹得半晌，箫声愈来愈细，几乎难以听闻。郭靖停竹凝听。哪知这正是黄药师的厉害之处，箫声愈轻，诱力愈大。郭靖凝神倾听，心中的韵律节拍渐渐与箫声相合。若是换作旁人，此时已陷绝境，再也无法脱身，但郭靖练过双手互搏之术，心有二用，惊悉凶险，当下硬生生分开心神，左手除下左脚上的鞋子，在空竹上“秃、秃、秃”的敲将起来。

黄药师吃了一惊，心想：“这小子身怀异术，倒是不可小觑了。”脚下踏着八卦方位，边行边吹。郭靖双手分打节拍，记记都是与箫声的韵律格格不入，他这一双手分打，就如两人合力与黄药师相拒一般，空空空，秃秃秃，力道登时强了一倍。洪七公和欧阳锋暗暗凝神守一，以他二人内力，专守不攻，对这箫声自是应付裕如，却也不敢有丝毫怠忽，倘若显出了行功相抗之态，可不免让对方及黄药师小觑了。

那箫声忽高忽低，愈变愈奇。郭靖再支持了一阵，忽听得箫声中飞出阵阵寒意，霎时间便似玄冰裹身，不禁蔽籁发抖。洞箫本以柔和宛转见长，这时的音调却极具峻峭肃杀之致。郭靖渐感冷气侵骨，知道不妙，忙分心思念那炎日临空、盛暑锻铁、手执巨炭、身入洪炉种种苦热的情状，果然寒气大减。

黄药师见他左半边身子凛有寒意，右半边身子却腾腾冒汗，不禁暗暗称奇，曲调便转，恰如严冬方逝，盛夏立至。郭靖刚待分心抵挡，手中节拍却已跟上了箫声。黄药师心想：“此人若要勉强抵挡，还可支撑得少时，只是忽冷忽热，日后必当害一场大病。”一音袅袅，散入林间，忽地曲终音歇。

郭靖呼了一口长气，站起身来几个踉跄，险些又再坐倒，凝气调息后，知道黄药师有意容让，上前称谢，说道：“多谢黄岛主眷顾，弟子深感大德。”

黄蓉见他左手兀自提着一只鞋子，不禁好笑，叫道：“靖哥哥，你穿上了鞋子。”郭靖道：“是！”这才穿鞋。

黄药师忽然想起：“这小子年纪幼小，武功却练得如此之纯，难道他是装傻作呆，其实却是个绝顶聪明之人？若真如此，我把女儿许给了他，又有何妨？”于是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你很好呀，你还叫我黄岛主么？”这话明明是说三场比试，你已胜了两场，已可改称“岳父大人”了。

哪知郭靖不懂这话中含意，只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却说不下去了，双眼望着黄蓉求助。黄蓉芳心暗喜，右手大拇指不住弯曲，示意要他磕头。郭靖懂得这是磕头，当下爬翻在地，向黄药师磕了四个头，口中却不说话。黄药师笑道：“你向我磕头干么啊？”郭靖道：“蓉儿叫我磕的。”

黄药师暗叹：“傻小子终究是傻小子。”伸手拉开了欧阳克耳上蒙着的丝巾，说道：“论内功是郭贤侄强些，但我刚才考的是音律，那却是欧阳贤侄高明得多了……这样罢，这一场两人算是平手。我再出一道题目，让两位

贤侄一决胜负。”

欧阳锋眼见侄儿已经输了，知他心存偏袒，忙道：“对，对，再比一场。”

洪七公含怒不语，心道：“女儿是你生的，你爱许给那风流浪子，别人也管不着。老叫化有心跟你打一架，只是双拳难敌四手，待我去邀段皇爷助拳，再来打个明白。”

只见黄药师从怀中取出一本红绫面的册子来，说道：“我和拙荆就只生了这一个女儿。拙荆不幸在生她的时候去世。今承蒙锋兄、七兄两位瞧得起，同来求亲，拙荆若是在世，也必十分欢喜……”黄蓉听父亲说到这里，眼圈早已红了。黄药师接着道：“这本册子是拙荆当年所手书，乃她心血所寄，现下请两位贤侄同时阅读一遍，然后背诵出来，谁背得又多又不错，我就把女儿许配于他。”他顿了一顿，见洪七公在旁微微冷笑，又道：“照说，郭贤侄已多胜了一场，但这书与兄弟一生大有关连，拙荆又因此书面死，现下我默祝她在天之灵亲自挑选女婿，庇佑那一位贤侄获胜。”

洪七公再也忍耐不住，喝道：“黄老邪，谁听你鬼话连篇？你明知我徒儿傻气，不通诗书，却来考他背书，还把死了的婆娘搬出来吓人，好不识害臊！”大袖一拂，转身便走。

黄药师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七兄，你要到桃花岛来逞威，还得再学几年功夫。”

洪七公停步转身，双眉上扬，道：“怎么？讲打么？你要扣住我？”黄药师道：“你不通奇门五行之术，若不得我许可，休想出得岛去。”洪七公怒道：“我一把火烧光你的臭花臭树。”黄药师冷笑道：“你有本事就烧着瞧瞧。”

郭靖眼见两人说僵了要动手，心知桃花岛上的布置艰深无比，别要让师父也失陷在岛上，忙抢上一步，说道：“黄岛主，师父，弟子与欧阳大哥比试一下背书就是。弟子资质鲁钝，输了也是该的。”心想：“让师父脱身而去，我和蓉儿一起跳入大海，游到筋疲力尽，一起死在海中便是。”洪七公道：“好哇！你爱丢丑，只管现眼就是，请啊，请啊！”他想必输之事，何必去比，师徒三人夺路便走，到海边抢了船只离岛再说，岂知这傻徒儿全然的不会随机应变，可当真无可奈何了。

黄药师向女儿道：“你给我乖乖的坐着，可别弄鬼。”

黄蓉不语，料想这一场郭靖必输，父亲说过这是让自己过世了的母亲挑女婿，那么以前两场比试郭靖虽胜，却也不算了。就算三场通计，其中第二场郭靖明明赢了，却硬算是平手，余下两场互有胜败，那么父亲又会再出一道题目，总之是要欧阳克胜了为止，心中暗暗盘算和郭靖一同逃出桃花岛之策。

黄药师命欧阳克和郭靖两人并肩坐在石上，自己拿着那本册子，放在两人眼前。欧阳克见册子面上用篆文书着《九阴真经》下卷六字，登时大喜，心想：“这《九阴真经》是天下武功的绝学，岳父大人有心眷顾，让我得阅奇书。”郭靖见了这六个篆字，却一字不识，心道：“他故意为难，这弯弯曲曲的蝌蚪字我哪里识得？反正认输就是了。”

黄药师揭开首页，册内文字却是用楷书缮写，字迹娟秀，果是女子手笔。郭靖只望了一行，心中便怦的一跳，只见第一行写道：“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，是故虚胜实，不足胜有余。”正是周伯通教他背诵的句子，再看下去，句句都是心中熟极而流的。

黄药师隔了片刻，算来两人该读完了，便揭过一页。到得第二页，词句已略有脱漏，愈到后面，文句愈是散乱颠倒，笔致也愈是软弱无力。

郭靖心中一震，想起周伯通所说黄夫人硬默《九阴真经》，因而心智虚耗、小产逝世之事，那么这本册子正是她临终时所默写的了。“难道周大哥教我背诵的，竟就是《九阴真经》么？不对，不对，那真经下卷已被梅超风失落，怎会在他手中？”黄药师见他呆呆出神，只道他早已瞧得头昏脑胀，也不理他，仍是缓缓的一页页揭过。

欧阳克起初几行尚记得住，到后来看到练功的实在法门之际，见文字乱七八糟，无一句可解，再看到后来，满页都是跳行脱字，不禁废然暗叹，心想：“原来他还是不肯以真经全文示人。”但转念一想：“我虽不得目睹真经全文，但总比这傻小子记得多些。这一场考试，我却是胜定了。”言念及此，登时心花怒放，忍不住向黄蓉瞧去。

却见她伸伸舌头，向自己做个鬼脸，忽然说道：“欧阳世兄，你把我穆姊姊捉了去，放在那祠堂的棺材里，活生生的闷死了她。她昨晚托梦给我，披头散发，满脸是血，说要找你索命。”欧阳克早已把这件事忘了，忽听她提起，微微一惊，失声道：“啊哟，我忘了放她出来！”心想：“闷死了这小妞儿，倒是可惜。”但见黄蓉笑吟吟地，便知她说的是假话，问道：“你怎知她在棺材里？是你救了她么？”

欧阳锋料知黄蓉有意要分侄儿心神，好教他记不住书上文字，说道：“克儿，别理旁的事，留神记书。”欧阳克一凛，道：“是。”忙转过头来眼望册页。

郭靖见册中所书，每句都是周伯通曾经教自己背过的，只是册中脱漏跳文极多，远不及自己心中所记的完整。他抬头望着树梢，始终想不通其中原由。

过了一会，黄药师揭完册页，问道：“哪一位先背？”欧阳克心想：“册中文字颠三倒四，难记之极。我乘着记忆犹新，必可多背一些。”便抢着道：“我先背罢。”黄药师点了点头，向郭靖道：“你到竹林边上去，别听他背书。”郭靖依言走出数十步。

黄蓉见此良机，心想咱俩正好溜之大吉，便悄悄向郭靖走去。黄药师叫道：“蓉儿，过来。你来听他们背书，莫要说我偏心。”黄蓉道：“你本就偏心，用不着人家说。”黄药师笑骂：“没点规矩。过来！”黄蓉口中说：“我偏不过来。”但知父亲精明之极，他既已留心，那就难以脱身，必当另想别计，于是慢慢的走了过去，向欧阳克嫣然一笑，道：“欧阳世兄，我有甚么好，你干么这般喜欢我？”

欧阳克只感一阵迷糊，笑嘻嘻的道：“妹子，你……你……”一时却说不出话来。黄蓉又道：“你且别忙回西域去，在桃花岛多住几天。西域很冷，是不是？”欧阳克道：“西域地方大得紧，冷的处所固然很多，但有些地方风和日暖，就如江南一般。”黄蓉笑道：“我不信！你就爱骗人。”欧阳克待要辩说，欧阳锋冷冷的道：“孩子，不相干的话慢慢再说不迟，快背书罢！”

欧阳克一怔，给黄蓉这么一打岔，适才强记硬背的杂乱文字，果然忘记了好些，当下定一定神，慢慢的背了起来：“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，是故虚胜实，不足胜有余……”他果真聪颖过人，前面几句开场的总纲，背得一字不错。但后面实用的练功法门，黄夫人不懂武功，本来就只记得一鳞半爪，文字杂乱无序，他十成中只背出一成；再加黄蓉在旁不住打岔，连说：

“不对，背错了！”到后来连半成也背不上来了。黄药师笑道：“背出了这许多，那可真难为你了。”提高嗓子叫道：“郭贤侄，你过来背罢！”

郭靖走了过来，见欧阳克面有得色，心想：“这人真有两本事，只读一遍就把这些颠七八倒的句子都记得了。我可不成，只好照周大哥教我的背。那定然不对，却也没法。”洪七公道：“傻小子，他们存心要咱们好看，爷儿俩认栽了罢。”

黄蓉忽地顿足跃上竹亭，手腕翻处，把一柄匕首抵在胸口，叫道：“爹，你若是硬要叫我跟那个臭小子去西域，女儿今日就死给你看罢。”黄药师知道这个宝贝女儿说得出做得到，叫道：“放下匕首，有话慢慢好说。”欧阳锋将拐杖在地下一顿，鸣的一声怪响，杖头中飞出一件奇形暗器，笔直往黄蓉射去。那暗器去得好快，黄蓉尚未看清来路，只听当的一声，手中匕首已被打落在地。

黄药师飞身跃上竹亭，伸手搂住女儿肩头，柔声道：“你当真不嫁人，那也好，在桃花岛上一辈子陪着爹爹就是。”黄蓉双足乱顿，哭道：“爹，你不疼蓉儿，你不疼蓉儿。”洪七公见黄药师这个当年纵横湖海、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，竟被一个小女儿缠得没做手脚处，不禁哈哈大笑。

欧阳锋心道：“待先定下名分，打发了老叫化和那姓郭的小子，以后的事，就容易办了。女孩儿家撒娇撒痴，理她怎地？”于是说道：“郭贤侄武艺高强，真乃年少英雄，记诵之学，也必是好的。药兄就请他背诵一遍罢。”黄药师道：“正是。蓉儿你再吵，郭贤侄的心思都给你搅乱啦。”黄蓉当即住口。欧阳锋一心要郭靖出丑，道：“郭贤侄请背罢，我们大伙儿在这儿恭听。”

郭靖羞得满脸通红，心道：“说不得，只好把周大哥教我的胡乱背背。”于是背道：“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……”这部《九阴真经》的经文，他反来复去无虑已念了数百遍，这时背将出来，当真是滚瓜烂熟，再没半点窒滞。他只背了半页，众人已都惊得呆了，心中都道：“此人大智若愚，原来聪明至斯。”转眼之间，郭靖一口气已背到第四页上。洪七公和黄蓉深知他决无这等才智，更是大惑不解，满脸喜容之中，又都带着万分惊奇诧异。

黄药师听他所背经文，比之册页上所书几乎多了十倍，而且句句顺理成章，确似原来经文，心中一凛，不觉出了一身冷汗：“难道我那故世的娘子当真显灵，在阴世间把经文想了出来，传了给这少年？”只听郭靖犹在流水般背将下去，心想此事千真万确，抬头望天，喃喃说道：“阿衡，阿衡，你对我如此情重，借这少年之口来把真经授我，怎么不让我见你一面？我晚晚吹箫给你听，你可听见么！”那“阿衡”是黄夫人的小字，旁人自然不知。众人见他脸色有异，目含泪光，口中不知说些甚么，都感奇怪。

黄药师出了一会神，忽地想起一事，挥手止住郭靖再背，脸上犹似罩了一层严霜，厉声问道：“梅超风失落的《九阴真经》，可是到了你的手中？”

郭靖见他眼露杀气，甚是惊惧，说道：“弟子不知梅……梅前辈的经文落在何处，若是知晓，自当相助找来，归还岛主。”

黄药师见他脸上没有丝毫狡诈作伪神态，更信定是亡妻在冥中所授，又是欢喜，又是酸楚，朗声说道：“好，七兄、锋兄，这是先室选中了的女婿，兄弟再无话说。孩子，我将蓉儿许配于你，你可要好好待她。蓉儿被我娇纵坏了，你须得容让三分。”

黄蓉听得心花怒放，笑道：“我可不是好好地，谁说我被你娇纵坏了？”

郭靖就算再傻，这时也不再待黄蓉指点，当即跪下磕头，口称：“岳父！”他尚未站起，欧阳克忽然喝道：“且慢！”

她独处地下斗室，望着父亲手绘的亡母遗像，心中思潮起伏：“我从来没见过妈，我死了之后是不是能见到她呢？她是不是还像画上这么年轻美丽？她现下却在哪儿？在天上，在地府，还是就在这扩室之中？”

## 第十九回 洪涛群鲨

洪七公万万想不到这场背书比赛竟会如此收场，较之郭靖将欧阳克连摔十七八个筋斗都更令他惊诧十倍，只喜得咧开了一张大口合不拢来，听欧阳克一声喝，忙道：“怎么？你不服气么？”欧阳克道：“郭兄所背诵的，远比这册页上所载为多，必是他得了《九阴真经》。晚辈斗胆，要放肆在他身上搜一搜。”洪七公道：“黄岛主都已许了婚，却又另生枝节作甚？适才你叔叔说了甚么来着？”欧阳锋怪眼上翻，说道：“我姓欧阳的岂能任人欺蒙？”他听了侄儿之言，料定郭靖身上必然怀有《九阴真经》，此时一心要想夺取经文，相较之下，黄药师许婚与否，倒是次等之事了。

郭靖解了衣带，敞开大襟，说道：“欧阳前辈请搜便是。”跟着将怀中物事一件件的拿了出来，放在石上，是些银两、汗巾、火石之类。欧阳锋哼了一声，伸手到他身上去摸。

黄药师素知欧阳锋为人极是歹毒，别要恼怒之中暗施毒手，他功力深湛，下手之后可是解救不得，当下咳嗽一声，伸出左手放在欧阳克颈后脊骨之上。那是人身要害，只要他手劲发出，立时震断脊骨，欧阳克休想活命。

洪七公知道他的用意，暗暗好笑：“黄老邪偏心得紧，这时爱女及婿，反过来一心维护我这傻徒儿了。唉，他背书的本领如此了得，却也不能算傻。”

欧阳锋原想以蛤蟆功在郭靖小腹上偷按一掌，叫他三年后伤发而死，但见黄药师预有提防，也就不敢下手，细摸郭靖身上果无别物，沉吟了半晌。他可不信黄夫人死后选婿这等说话，忽地想起，这小子傻里傻气，看来不会说谎，或能从他嘴里套问出真经的下落，当下蛇杖一抖，杖上金环当啷啷一阵乱响，两条怪蛇从杖底直盘上来。黄蓉和郭靖见了这等怪状，都后退了一步。

欧阳锋尖着嗓子问道：“郭贤侄，这《九阴真经》的经文，你是从何处学来的？”眼中精光大盛，目不转睛的瞪视着他。

郭靖道：“我知道有一部九阴真经，可是从未见过。上卷是在周伯通周大哥那里……”洪七公奇道：“你怎地叫周伯通作周大哥？你遇见过老顽童周伯通？”郭靖道：“是！周大哥和弟子结义为把兄弟了。”洪七公笑骂：“一老一小，荒唐荒唐！”

欧阳锋问道：“那下卷呢？”郭靖道：“那被梅超风……梅……梅师姊在太湖边上失落了，现下她正奉了岳父之命，四下寻访。弟子禀明岳父之后，便想去助她一臂之力。”欧阳锋厉声道：“你既未见过《九阴真经》，怎能背得如是纯熟？”郭靖奇道：“我背的是《九阴真经》？不对，不是的。那是周大哥教我背的，是他自创的武功秘诀。”

黄药师暗暗叹气，好生失望，心道：“周伯通奉师兄遗命看管《九阴真经》。他打石弹输了给我，这才受骗毁经，在此之前，自然早就读了个熟透。那是半点不奇。原来鬼神之说，终属渺茫。想来我女与他确有姻缘之分，是以如此凑巧。”

黄药师黯然神伤，欧阳锋却紧问一句：“那周伯通今在何处？”郭靖正待回答，黄药师喝道：“靖儿，不必多言。”转头向欧阳锋道：“此等俗事，理他作甚？锋兄，七兄，你我二十年不见，且在桃花岛痛饮三日！”

黄蓉道：“师父，我去给您做几样菜，这儿岛上的荷花极好，荷花瓣儿蒸鸡、鲜菱荷叶羹，您一定喜欢。”洪七公笑道：“今儿遂了你的心意，瞧



小娘们乐成这个样子！”黄蓉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师父，欧阳伯伯、欧阳世兄，请罢。”她既与郭靖姻缘得谐，喜乐不胜，对欧阳克也就消了憎恨之心，此时此刻，天下个个都是好人。

欧阳锋向黄药师一揖，说道：“药兄，你的盛情兄弟心领了，今日就此别过。”黄药师道：“锋兄远道驾临，兄弟一点地主之谊也没尽，那如何过意得去？”

欧阳锋万里迢迢的赶来，除了替侄儿联姻之外，原本另有重大图谋。他得到侄儿飞鸽传书，得悉《九阴真经》重现人世，现下是在黄药师一个盲了双眼的女弃徒手中，便想与黄药师结成姻亲之后，两人合力，将天下奇书《九阴真经》弄到手中。现下婚事不就，落得一场失意，心情甚是沮丧，坚辞要走。欧阳克忽道：“叔叔，侄儿没用，丢了您老人家的脸。但黄伯父有言在先，他要传授一样功夫给侄儿。”欧阳锋哼了一声，心知侄儿对黄家这小妮子仍不死心，要想借口学艺，与黄蓉多所亲近，然后施展风流解数，将她弄到手中。

黄药师本以为欧阳克比武定然得胜，所答允下的一门功夫是要传给郭靖的，不料欧阳克竟致连败三场，也觉歉然，说道：“欧阳贤侄，令叔武功妙绝天下，旁人望尘莫及，你是家传的武学，不必求诸外人的了。只是左道旁门之学，老朽差幸尚有一日之长。贤侄若是不嫌鄙陋，但教老朽会的，定必倾囊相授。”

欧阳克心想：“我要选一样学起来最费时日的本事。久闻桃花岛主五行奇门之术，天下无双，这个必非朝夕之间可以学会。”于是躬身下拜，说道：“小侄素来心仪伯父的五行奇门之术，求伯父恩赐教导。”

黄药师沉吟不答，心中好生为难，这是他生平最得意的学问，除了尽通先贤所学之外，尚有不少独特的创见，发前人之所未发，端的非同小可，连亲主女儿亦以年纪幼小，尚未尽数传授，岂能传诸外人？但言已出口，难以反悔，只得说道：“奇门之术，包罗甚广，你要学哪一门？”

欧阳克一心要留在桃花岛上，道：“小侄见桃花岛上道路盘旋，花树繁复，心中仰慕之极。求伯父许小侄在岛上居住数月，细细研习这中间的生克变化之道。”黄药师脸色微变，向欧阳锋望了一眼，心想：“你们要查究桃花岛上的机巧布置，到底是何用意？”欧阳锋见了他神色，知他起疑，向侄儿斥道：“你太也不知天高地厚！桃花岛花了黄伯父半生心血，岛上布置何等奥妙，外敌不敢入侵，全仗于此，怎能对你说知？”

黄药师一声冷笑，说道：“桃花岛就算只是光秃秃一座石山，也未必就有人能来伤得了黄某人去。”欧阳锋陪笑道：“小弟鲁莽失言，药兄万勿见怪。”洪七公笑道：“老毒物！你这激将之计，使得可不高明呀！”黄药师将玉箫在衣领中一插，道：“各位请随我来。”

欧阳克见黄药师脸有怒色，眼望叔父请示。欧阳锋点点头，跟在黄药师后面，众人随后跟去。

曲曲折折的转出竹林，眼前出现一大片荷塘。塘中白莲盛放，清香阵阵，莲叶田田，一条小石堤穿过荷塘中央。黄药师踏过小堤，将众人领入一座精舍。那屋子全是以不刨皮的松树搭成，屋外攀满了青藤。此时虽当炎夏，但众人一见到这间屋子，都是突感一阵清凉。黄药师将四人让入书房，哑仆送上茶来。那茶颜色碧绿，冷若雪水，入口凉沁心脾。

洪七公笑道：“世人言道：做了三年叫化，连官也不愿做。药兄，我若

是在你这清凉世界中住上三年，可连叫化也不愿做啦！”黄药师道：“七兄若肯在此间盘桓，咱哥儿俩饮酒谈心，小弟真是求之不得。”洪七公听他说得诚恳，心下感动，说道：“多谢了。就可惜老叫化生就了一副劳碌命，不能如药兄这般消受清福。”

欧阳锋道：“你们两位在一起，只要不打架，不到两个月，必有几套新奇的拳法剑术创了出来。”洪七公笑道：“你眼热么？”欧阳锋道：“这是光大武学之举，那是再妙也没有了。”洪七公笑道：“哈哈，又来口是心非那一套了。”他二人虽无深仇大怨，却素来心存嫌隙，只是欧阳锋城府极深，未到一举而能将洪七公致于死地之时，始终不与他破脸，这时听他如此说，笑笑不语。

黄药师在桌边一按，西边壁上挂着的一幅淡墨山水忽地徐徐升起，露出一道暗门。他走过去揭开了门，取出一卷卷轴，捧在手中轻轻抚摸了几下，对欧阳克道：“这是桃花岛的总图，岛上所有五行生克、阴阳八卦的变化，全记在内，你拿去好好研习罢。”

欧阳克好生失望，原盼在桃花岛多住一时，哪知他却拿出一张图来，所谋眼见是难成的了，也只得躬身去接。黄药师忽道：“且慢！”欧阳克一怔，双手缩了回去。黄药师道：“你拿了这图，到临安府找一家客店或是寺观住下，三月之后，我派人前来取回。图中一切，只许心记，不得另行抄录印摹。”欧阳克心道：“你既不许我在桃花岛居住，这邪门儿的功夫我也懒得理会。这三月之中，还得给你守着这幅图儿，若是一个不小心有甚么损坏失落，尚须担待干系。这件事不干也罢！”正待婉言谢却，忽然转念：“他说派人前来取回，必是派他女儿的了，这可是大好的亲近机会。”心中一喜，当即称谢，接过图来。

黄蓉取出那只藏有“通犀地龙九”的小盒，递给欧阳锋道：“欧阳伯伯，这是辟毒奇宝，侄女不敢拜领。”欧阳锋心想：“此物落在黄老邪手中，他对我的奇毒便少了一层顾忌。虽然送出的物事又再收回，未免小气，却也顾不得了。”于是接过收起，举手向黄药师告辞。黄药师也不再留，送了出来。

走到门口，洪七公道：“毒兄，明年岁尽，又是华山论剑之期，你好生将养气力，咱们再打一场大架。”

欧阳锋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我瞧你我也不必枉费心力来争了。武功天下第一的名号，早已有了主儿。”洪七公奇道：“有了主儿？莫非你毒兄已练成了举世无双的绝招？”欧阳锋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想欧阳锋这点儿微末功夫，怎敢觊觎‘武功天下第一’的尊号？我说的是传授过这位郭贤侄功夫的那人。”洪七公笑道：“你说老叫化？这个嘛，兄弟想是想的，但药兄的功夫日益精进，你毒兄又是越活越命长，段皇爷的武功只怕也没搁下，这就挨不到老叫化啦。”

欧阳锋冷冷的道：“传授过郭贤侄功夫的诸人中，未必就数七兄武功最精。”洪七公刚说了句：“甚么？”黄药师已接口道：“嗯，你是说老顽童周伯通？”欧阳锋道：“是响！老顽童既然熟习九阴真经，咱们东邪、西毒、南帝、北丐，就都远不是他的敌手了。”黄药师道：“那也未必尽然，经是死的，武功是活的。”

欧阳锋先前见黄药师岔开他的问话，不让郭靖说出周伯通的所在，心知必有蹊跷，是以临别之时又再提及，听黄药师如此说，正合心意，脸上却是不动声色，淡淡的道：“全真派的武功非同小可，这个咱们都是领教过的。”

老顽童再加上《九阴真经》，就算王重阳复生，也未见得是他师弟对手，更不必说咱们了。唉，全真派该当兴旺，你我三人辛勤一世，到头来总还是棋差一着。”

黄药师道：“老顽童功夫就算比兄弟好些，可也决计及不上锋兄、六兄，这一节我倒深知。”欧阳锋道：“药兄不必过谦，你我向来是半斤八两。你既如此说，那是拿得定周伯通的功夫准不及你。这个，只怕……”说着不住摇头。黄药师微笑道：“明岁华山论剑之时，锋兄自然知道。”欧阳锋正色道：“药兄，你的功夫兄弟素来钦服，但你说能胜过老顽童，兄弟确是疑信参半，你可别小觑了他。”以黄药师之智，如何不知对方又在故意以言语相激，只是他心高气傲，再也按捺不下这一口气，说道：“那老顽童就在桃花岛上，已被兄弟囚禁了一十五年。”

此言一出，欧阳锋与洪七公都吃了一惊。洪七公扬眉差愕，欧阳锋却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药兄好会说笑话！”

黄药师更不打话，手一指，当先领路，他足下加劲，登时如飞般穿入竹林。洪七公左手携着郭靖，右手携着黄蓉，欧阳锋也拉着侄儿手臂，两人各自展开上乘轻功，片刻间到了周伯通的岩洞之外。

黄药师远远望见洞中无人，低呼一声：“咦！”身子轻飘飘的纵起，犹似凭虚临空一般，几个起落，便已跃到了洞口。

他左足刚一着地，突觉脚下一轻，踏到了空处。他猝遇变故，毫不惊慌，右足在空中虚踢一脚，身子已借势跃起，反向里窜，落下时左足在地下轻轻一点，哪知落脚处仍是一个空洞。此时足下已无可借力，反手从领口中拔出玉箫，横里在洞壁上一撑，身子如箭般倒射出来。拔箫撑壁、反身倒跃，实只一瞬间之事。

洪七公与欧阳锋见他身法佳妙，齐声喝彩，却听得“波”的一声，只见黄药师双足已陷入洞外地下一个深孔之中。

他刚感到脚下湿漉漉、软腻腻，脚已着地，足尖微一用劲，身子跃在半空，见洪七公等已走到洞前，地下却无异状，这才落在女儿身旁，忽觉臭气冲鼻，低头看时，双脚鞋上都沾满了大粪。众人暗暗纳罕，心想以黄药师武功之高强，生性之机伶，怎会着了旁人的道儿？

黄药师气恼之极，折了根树枝在地下试探虚实，东敲西打，除了自己陷入过的三个洞孔之外，其余均是实地。显然周伯通料到他奔到洞前之时必会陷入第一个洞孔，又料到他轻身功夫了得，第一孔陷他不得，定会向里纵跃，于是又在洞内挖第二孔：又料知第二孔仍然奈何他不得，算准了他迟跃出来之处，再挖第三孔，并在这孔里撒了一堆粪。

黄药师走进洞内，四下一望，洞内除了几只瓦罐瓦碗，更无别物，洞壁上依稀写着几行字。

欧阳锋先见黄药师中了机关，心中暗笑，这时见他走近洞壁细看，心想这里一针一线之微，都会干连到能否取得《九阴真经》的大事，万万忽略不得，忙也上前凑近去看，只见洞壁上用尖利之物刻着字道：“黄老邪，我给你打断双腿，在这里关了一十五年，本当也打断你的双腿，出口恶气。后来想想，饶了你算了。奉上大粪成堆，臭尿数罐，请啊请啊……”在这“请啊请啊”四字之下，粘着一张树叶，把下面的字盖没了。

黄药师伸手揭起树叶，却见叶上连着一根细线，随手一扯，猛听得头顶忽喇喇声响，立时醒悟，忙向左跃开。欧阳锋见机也快，一见黄药师身形晃

动，立时跃向右边，哪知乒乒乓乓一阵响亮，左边右边山洞顶上同时掉下几只瓦罐，两人满头满脑都淋满了臭尿。

洪七公大叫：“好香，好香！”哈哈大笑。

黄药师气极，破口大骂。欧阳锋喜怒不形于色，却只笑了笑。黄蓉飞奔回去，取了衣履给父亲换过，又将父亲的一件长袍给欧阳锋换了。

黄药师重入岩洞，上下左右仔细检视，再无机关，到那先前树叶遮没之处看时，见写着两行极细之字：“树叶决不可扯，上有臭尿淋下，千万千万，莫谓言之不预也。”黄药师又好气又好笑，猛然间想起，适才臭尿淋头之时，那尿尚有微温，当下返身出洞，说道：“老顽童离去不久，咱们追他去。”

郭靖心想：“两人碰上了面，必有一番恶斗。”待要出言劝阻，黄药师早已向东而去。

众人知道岛上道路古怪，不敢落后，紧紧跟随，追不多时，果见周伯通在前缓步而行。黄药师足下发劲，身子如箭离弦，倏忽间已追到他身后，伸手往他颈中抓下。

周伯通向左一让，转过身来，叫道：“香喷喷的黄老邪啊！”

黄药师这一抓是他数十年勤修苦练之功，端的是快捷异常，威猛绝伦，他踏粪淋尿，心下恼怒之极，这一抓更是使上了十成劲力，哪知周伯通只随随便便的一个侧身就避了开去，当真是举重若轻。黄药师心中一凛，不再进击，定神瞧时，只见他左手与右手用绳索缚在胸前，脸含微笑，神情得意之极。

郭靖抢上几步，说道：“大哥，黄岛主成了我岳父啦，大家是一家人。”周伯通叹道：“岳甚么父？你怎地不听我劝？黄老邪刁钻古怪，他女儿会是好相与的么？你这一生一世之中，苦头是有得吃的了。好兄弟，我跟你讲，天下甚么事都于得，头上天天给人淋几罐臭尿也不打紧，就是媳妇儿娶不得。好在你还没跟她拜堂成亲，这就赶快溜之大吉罢。你远远的躲了起来，叫她一辈子找你不到……”

他兀自唠叨不休，黄蓉走上前来，笑道：“周大哥，你后面是谁来了？”周伯通回头一看，并不见人。黄蓉扬手将父亲身上换下来的一包臭衣向他后心掷去。周伯通听到风声，侧身让过，拍的一声，那包衣服落地散开，臭气四溢。

周伯通笑得前仰后合，说道：“黄老邪，你关了我一十五年，打断了我两条腿，我只叫你踩两脚屎，淋一头尿，两下就此罢手，总算对得起你罢？”

黄药师寻思这话倒也有理，心意登平，问道：“你为甚么把双手缚在一起？”

周伯通道：“这个山人自有道理，天机不可泄漏。”说着连连摇头，神色黯然。

原来当日周伯通困在洞中，数次忍耐不住，要冲出洞来与黄药师拚斗，但转念一想，总归不是他的敌手，若是给他打死或是点了穴道，洞中所藏的上半部《九阴真经》非给他搜去不可，是以始终隐忍，这日得郭靖提醒，才想到自己无意之中练就了分心合击的无上武功，黄药师武功再高，也打不过两个周伯通，一直不住盘算，要如何报复这一十五年中苦受折磨之仇。郭靖走后，他坐在洞中，过去数十年的恩怨爱憎，一幕幕在心中涌现，忽然远远听到玉箫、铁箏、长啸三般声音互斗，一时心猿意马，又是按捺不住，正自烦躁，斗然想起：“我那把弟功夫远不及我，何以黄老邪的箫声引不动他？”

当日他想不通其中原因，现下与郭靖相处日子长了，明白了他的性情，这时稍加思索，立即恍然：“是了，是了！他年纪幼小，不懂得男女之间那些又好玩、又麻烦的怪事，何况他天性纯朴，正所谓无欲则刚，乃是不失赤子之心的人。我这么一大把年纪，怎么还在苦思复仇？如此心地狭窄，想想也真好笑！”

他虽然不是全真道士，但自来深受全真教清静无为、淡泊玄默教旨的陶冶，这时豁然贯通，一声长笑，站起身来。只见洞外晴空万里，白云在天，心中一片空明，黄药师对他十五年的折磨，登时成为鸡虫之争般的小事，再也无所萦怀。

转念却想：“我这一番振衣而去，桃花岛是永远不来的了，若不留一点东西给黄老邪，何以供他来日之思？”于是兴致勃勃的挖孔拉屎、吊罐撒尿，忙了一番之后，这才离洞而去。他走出数步，忽又想起：“这桃花岛道路古怪，不知如何觅路出去。郭兄弟留在岛上，凶多吉少，我非带他同去不可。黄老邪若要阻拦，哈哈，黄老邪，若要打架，一个黄老邪可不是两个老顽童的敌手啦！”

想到得意之处，顺手挥出，喀喇一声，打折了路旁一株小树，蓦地惊觉：“怎么我功力精进如此？这可与双手互搏的功夫无关。”手扶花树，呆呆想了一阵，两手连挥，喀喀喀喀，一连打断了七八株树，不由得心中大震：“这是《九阴真经》中的功夫啊，我……我……我几时练过了？”霎时间只惊得全身冷汗，连叫：“有鬼，有鬼！”

他牢牢记住师兄王重阳的遗训，决不敢修习经中所载武功，哪知为了教导郭靖，每日里口中解释、手上比划，不知不觉的已把经文深印脑中，睡梦之间，竟然意与神会，奇功自成，这时把拳脚施展出来，却是无不与经中所载的拳理法门相合。他武功深湛，武学上的悟心又是极高，兼之《九阴真经》中所载纯是道家之学，与他毕生所学本是一理相通，他不想学武功，武功却自行扑上身来。他纵声大叫：“糟了，糟了，这叫做惹鬼上身，挥之不去了。我要开郭兄弟一个大大的玩笑，哪知道是搬起石头，砸了自己的脚。”

懊丧了半日，伸手连敲自己脑袋，忽发奇想，于是剥下几条树皮，搓成绳索，靠着牙齿之助，将双手缚在一起，喃喃念道：“从今而后，若是我不能把经中武功忘得一干二净，只好终生不与人动武了。纵然黄老邪追到，我也决不出手，以免违了师兄遗训。唉，老顽童啊老顽童，你自作自受，这番可上了大当啦。”

黄药师哪猜得其中缘由，只道又是他一番顽皮古怪，说道：“老顽童，这位欧阳兄你是见过的，这位……”他话未说完，周伯通已绕着众人转了个圈，在每人身边嗅了几下，笑道：“这位必是老叫化洪七公，我猜也猜得出，他是好人。正是天网恢恢，臭尿就只淋了东邪西毒二人。欧阳锋，当年你打我一掌，今日我还你一泡尿，大家扯直，两不吃亏。”

欧阳锋微笑不答，在黄药师耳边低声道：“药兄，此人身法快极，他功夫确已在你我之上，还是别惹他为是。”黄药师心道：“你我已二十年不见，你怎知我功夫就必不如他？”向周伯通道：“伯通，我早说过，但教你把《九阴真经》留下，我焚烧了祭告先室，马上放你走路，现下你要到哪里去？”周伯通道：“这岛上我住得腻了，要到外面逛逛去。”

黄药师伸手道：“那么经呢？”周伯通道：“我早给了你啦。”黄药师道：“别瞎说八道，几时给过我？”周伯通笑道：“郭靖是你女婿是不是？”

他的就是你的，是不是？我把《九阴真经》从头至尾传了给他，不就是传给了你？”

郭靖大吃一惊，叫道：“大哥，这……这……你教我的当真便是《九阴真经》？”周伯通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难道还是假的么？”郭靖目瞪口呆，登时傻了。周伯通见到他这副呆样，心中直乐出来，他花了无数心力要郭靖背诵《九阴真经》，正是要见他于真相大白之际惊得晕头转向，此刻心愿得偿，如何不大喜若狂？

黄药师道：“上卷经文原在你处，下卷经文你却从何处得来？”周伯通笑道：“还不是你那个好女婿亲手交与我的。”郭靖道：“我……我没有啊。”黄药师怒极，心道：“郭靖你这小子竟敢对我弄鬼，那瞎子梅超风这时还在拼命的找寻呢。”怒日向郭靖横了一眼，转头对周伯通道：“我要真经的原书。”

周伯通道：“兄弟，你把我怀里那本书摸出来。”郭靖走上前去，探手到他怀中，拿出一本厚约半寸的册子。周伯通伸手接过，对黄药师道：“这是真经的上卷，下卷经文也夹在其中，你有本事就来拿去。”黄药师道：“要怎样的本事？”

周伯通双手夹住经书，侧过了头，道：“待我想一想。”过了半晌，笑道：“裱糊匠的本事。”黄药师道：“甚么？”周伯通双手高举过顶，往上一送，但见千千万万片碎纸斗然散开，有如成群蝴蝶，随着海风四下飞舞，霎时间东飘西扬，无可追寻。

黄药师又惊又怒，想不到他内功如此深湛，就在这片刻之间，把一部经书以内力压成了碎片，想起亡妻，心中又是一酸，怒喝：“老顽童，你戏弄于我，今日休想出得岛去！”飞步上前，扑面就是一掌。周伯通身子微晃，接着左摇右摆，只听得风声飕飕，黄药师的掌影在他身旁飞舞，却始终扫不到他半点。这路“落英神剑掌”是黄药师的得意武功，岂知此刻连出二十余招，竟然无功。

黄药师见他并不还手，正待催动掌力，逼得他非招架不可，蓦地惊觉：“我黄药师岂能与缚住双手之人过招。”当即跃后三步，叫道：“老顽童，你腿伤已经好了，我可又要对你不起啦。快把手上的绳子崩断了，待我见识见识你《九阴真经》的功夫。”

周伯通愁眉苦脸，连连摇头，说道：“不瞒你说，我是有苦难言。这手上的绳子，说甚么都是不能崩断的。”黄药师道：“我给你弄断了罢。”上前拿他手腕。周伯通大叫：“啊哟，救命，救命！”翻身扑地，连滚几转。

郭靖吃了一惊，叫道：“岳父！”待要上前劝阻，洪七公拉住他的手臂，低声道：“别傻！”郭靖停步看时，只见周伯通在地下滚来滚去，灵便之极，黄药师手抓足踢，哪里碰得到他的身子？洪七公低声道：“留神瞧他身法。”郭靖见周伯通这一路功夫正便是真经上所说的“蛇行狸翻”之术，当下凝神观看，看到精妙之处，情不自禁的叫了声：“好！”

黄药师愈益恼怒，拳锋到处，犹如斧劈刀削一般，周伯通的衣袖袍角一块块的裂下，再斗片刻，他长须长发也一丛丛的被黄药师掌力震断。

周伯通虽未受伤，也知道再斗下去必然不幸，只要受了他一招半式，不死也得重伤，眼见黄药师左掌横扫过来，右掌同时斜劈，每一掌中都暗藏三招后继毒招，自己身法再快，也难躲闪，只得双膀运劲，蓬的一声，绳索崩断，左手架开了他袭来的攻势，右手却伸到自己背上去抓了抓痒，说道：“啊

哟，痒得我可受不了啦。”

黄药师见他在剧斗之际，居然还能好整以暇的抓痒，心中暗惊，猛发三招，都是生平绝学。周伯通道：“我一只手是打你不过的，唉，不过没有法子。我说甚么也不能对不起师哥。”右手运力抵挡，左手垂在身旁，他本身武功原不及黄药师精纯，右手上架，被黄药师内劲震开，一个踉跄，向后跌出数步。

黄药师飞身下扑，双掌起处，已把周伯通罩在掌力之下，叫道：“双手齐上！一只手你挡不住。”周伯通道：“不行，我还是一只手。”黄药师怒道：“好，那你就试试。”双掌与他单掌一交，劲力送出，腾的一响，周伯通一交坐在地上，闭上双目。黄药师不再进击，只见周伯通哇的一声，吐出一口鲜血，脸色登时惨白如纸。

众人心中都感奇怪，他如好好与黄药师对敌，就算不胜，也决不致落败，何以坚决不肯双手齐用？

只见周伯通慢慢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老顽童上了自己的大当，无意之中竟学到了九阴奇功，违背师兄遗训。若是双手齐上，黄老邪，你是打我不过的。”

黄药师知他所言非虚，默默不语，心想自己无缘无故将他在岛上囚了十五年，现下又将他打伤，实在说不过去，从怀里取出一只玉匣，揭开匣盖，取出三颗猩红如血的丹药，交给他道：“伯通，天下伤药，只怕无出我桃花岛无常丹之右。每隔七天服一颗，你的内伤可以无碍。现下我送你出岛。”

周伯通点了点头，接过丹药，服下了一颗，自行调气护伤，过了一会，吐出一口瘀血，说道，“黄老邪，你的丹药很灵，无怪你名字叫作‘药师’。咦，奇怪，奇怪，我名叫‘伯通’，那又是甚么意思？”他凝思半晌，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黄老邪，我要去了，你还留我不留？”黄药师道：“不敢，任你自来自去。伯通兄此后如再有兴枉顾，兄弟倒履相迎。我这就派船送你离岛。”

郭靖蹲下地来，负起周伯通，跟着黄药师走到海旁，只见港湾中大大小小的停泊着六七艘船。

欧阳锋道：“药兄，你不必另派船只送周大哥出岛，请他乘坐小弟的船去便了。”黄药师道：“那么费锋兄的心了。”向船旁哑仆打了几个手势，那哑仆从一艘大船中托出一盘金元宝来。黄药师道：“伯通，这点儿金子，你拿去顽皮胡用罢。你武功确比黄老邪强，我佩服得很。”周伯通眼睛一霎，脸上做了个顽皮的鬼脸。向欧阳锋那艘大船瞧去，见船头扯着一面大白旗，旗上绣着一条张口吐舌的双头怪蛇，心中甚是不喜。

欧阳锋取出一管木笛，噓溜溜的吹了几声，过不多时，林中异声大作。桃花岛上两名哑仆领了白驼山的蛇奴驱赶蛇群出来，顺着几条跳板，一排排的游入大船底舱。

周伯通道：“我不坐西毒的船，我怕蛇！”黄药师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也好，你坐那艘船罢。”向一艘小船一指。周伯通摇摇头道：“我不坐小船，我要坐那边那艘大船。”黄药师脸色微变，道：“伯通，这船坏了没修好，坐不得的。”众人瞧那船船尾高耸，形相华美，船身漆得金碧辉煌，却是新打造好的，哪有丝毫破损之象？周伯通道：“我非坐那艘新船不可！黄老邪，你干吗这样小气？”黄药师道：“这船最不吉利，坐了的人非病即灾，是以停泊在这里向来不用的。我哪里是小气了？你若不信，我马上把船烧了给你

看。”做了几个手势，四名哑仆点燃了柴片，奔过去就要烧船。

周伯通突然间在地下一坐，乱扯胡子，放声大哭。众人见他如此，都是一怔，只有郭靖知道他的脾气，肚里暗暗好笑。周伯通扯了一阵胡子，忽然乱翻乱滚，哭叫：“我要坐新船，我要坐新船。”黄蓉奔上前去，阻住四名哑仆。

洪七公笑道：“药兄，老叫化一生不吉利，就陪老顽童坐坐这艘凶船，咱们来个以毒攻毒，斗它一斗，瞧是老叫化的晦气重些呢，还是你这艘凶船厉害。”黄药师道：“七兄，你再在岛上盘桓数日，何必这么快就去？”洪七公道：“天下的大叫化、中叫化、小叫化不日就要在湖南岳阳聚会，听老叫化指派丐帮头脑的继承人。老叫化若是有个三长两短要归天，不先派定谁继承，天下的叫化岂非无人统领？因此老叫化非赶着走不可。药兄厚意，兄弟甚是感激，待你的女儿女婿成婚，我再来叨扰罢。”黄药师叹道：“七兄你真是热心人，一生就是为了旁人劳劳碌碌，马不停蹄的奔波。”洪七公笑道：“老叫化不骑马，我这是脚不停蹄。啊哟，不对，你绕了弯子骂人，脚上生蹄，那可不得了牲口？”黄蓉笑道：“师父，这是您自己说的，我爹可没骂您。”洪七公道：“究竟师父不如亲父，赶明儿我娶个叫化婆，也生个叫化女儿给你瞧瞧。”黄蓉拍手笑道：“那再好也没有。我有个小叫化师妹，可不知有多好玩。”

欧阳克斜眼相望，只见日光淡淡的射在她脸颊之上，真是艳如春花，丽若朝霞，不禁看得痴了。但随即见她的眼光望向郭靖，脉脉之意，一见而知，又不禁怒气勃发，心下暗暗立誓：“总有一日，非杀了这臭小子不可。”

洪七公伸手扶起周伯通，道：“伯通，我陪你坐新船。黄老邪古怪最多，咱哥儿俩可不上他的当。”周伯通大喜，说道：“老叫化，你人很好，咱俩拜个把子。”洪七公尚未回答，郭靖抢着道：“周大哥，你我已拜了把子，你怎能和我师父结拜？”周伯通笑道：“那有甚么干系？你岳父若是肯给新船我坐，我心里一乐，也跟他拜个把子。”黄蓉笑道：“那么我呢？”周伯通眼睛一瞪，道：“我不上女娃子的当。美貌女人，多见一次便倒一分霉。”勾住洪七公的手臂，就往那艘新船走去。

黄药师快步抢在两人前面，伸开双手拦住，说到：“黄某不敢相欺，坐这艘船实在凶多吉少。两位实不必甘冒奇险。只是此中原由，不便明言。”

洪七公哈哈笑道：“你已一再有言在先，老叫化若是晕船归天，仍是赞你药兄够朋友。”他虽行事说话十分滑稽，内心却颇精明，见黄药师三番两次的阻止，知道船上必有蹊跷，周伯通坚持要坐，眼见拗他不得，若是真有奇变，他孤掌难鸣，兼之身上有伤，只怕应付不来，是以决意陪他同乘。

黄药师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两位功夫高强，想来必能逢凶化吉，黄某倒是多虑了。姓郭的小子，你也去罢。”郭靖听他认了自己为婿之后，本已称作“靖儿”，这时忽然改口，而且语气甚是严峻，望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岳父……”

黄药师厉声道：“你这狡诈贪得的小子，谁是你的岳父？今后你再踏上桃花岛一步，休怪黄某无情。”反手一掌，击在一名哑仆的背心，喝道：“这就是你的榜样！”这哑仆舌头早被割去，只是喉间发出一声低沉的嘶叫，身子直飞出去。他五脏已被黄药师一掌击碎，飞堕海心，没在波涛之中，霎时间元影无踪。众哑仆吓得心惊胆战，一齐跪下。

这些哑仆个个都是忘恩负义的奸恶之徒，黄药师事先查访确实，才一一擒至岛上，割哑刺聋，以供役使，他曾言道：“黄某并非正人君子，江湖上



号称‘东邪’，自然也不屑与正人君子为伍。手下仆役，越是邪恶，越是称我心意。”那哑仆虽然死有余辜，但突然间无缘无故被他挥掌打入海心，众人心中都是暗叹：“黄老邪确是邪得可以。”郭靖更是惊惧莫名，屈膝跪倒。

洪七公道：“他甚么事又不称你的心啦？”黄药师不答，厉声问郭靖道：“那《九阴真经》的下卷，是不是你给周伯通的？”郭靖道：“有一张东西是我交给周大哥的，不过我的确不知就是经文，若是知道……”

周伯通向来不理事情的轻重缓急，越见旁人疾言厉色，越爱大开玩笑，不等郭靖说完，抢着便道：“你怎么不知？你说亲手从梅超风那里抢来，幸亏黄药师那老头儿不知道。你还说学通了经书之后，从此天下无敌。”郭靖大惊，颤声道：“大哥，我……我几时说过？”周伯通霎霎眼睛，正色道：“你当然说过。”

郭靖将经文背得烂熟而不知便是《九阴真经》，本就极难令人入信，这时周伯通又这般说，黄药师盛怒之下，哪想得到这是老顽童在开玩笑？只道周伯通一片童心，天真烂漫，不会替郭靖圆谎，信口吐露了真相。他狂怒不可抑制，深怕立时出手毙了郭靖，未免有失身分，拱手向周伯通、洪七公、欧阳锋道：“请了！”牵着黄蓉的手，转身便走。

黄蓉待要和郭靖说几句话，只叫得一声：“靖哥哥……”已被父亲牵着纵出数丈外，顷刻间没入了林中。

周伯通哈哈大笑，突觉胸口伤处剧痛，忙忍住了笑，但终于还是笑出声来，说道：“黄老邪又上了我的当。我说顽话骗他，他老儿果然当了真。有趣，有趣！”洪七公惊道：“那么靖儿事先当真不知？”周伯通笑道：“他当然不知。他还说九阴奇功邪气呢，若是先知道了，怎肯跟着我学？兄弟，现下你已牢牢记住，忘也忘不了，是么？”说着又是捧腹狂笑，既须忍痛，又要大笑，神情尴尬无比。

洪七公跌足道：“唉，老顽童，这玩笑也开得的？我跟药兄说去。”拔足奔向林边，却见林内道路纵横，不知黄药师去了何方。众哑仆见主人一走，早已尽数随去。

洪七公无人领路，只得废然而返，忽然想起欧阳克有桃花岛的详图，忙道：“欧阳贤侄，桃花岛的图谱请借我一观。”欧阳克摇头道：“未得黄伯父允可，小侄不敢借予旁人，洪伯父莫怪。”洪七公哼了一声，心中暗骂：“我真老糊涂了，怎么向这小子借图？他是巴不得黄老邪恼恨我这傻徒儿。”

只见林中白衣闪动，欧阳锋那三十二名白衣舞女走了出来。当先一名女子走到欧阳锋面前，曲膝行礼道：“黄老爷叫我们跟老爷回去。”欧阳锋向她们一眼不瞧，只摆摆手令他们上船，向洪七公与周伯通道：“药兄这船中只怕真有甚么巧妙机关。两位宽心，兄弟坐船紧跟在后，若有缓急，自当稍效微劳。”

周伯通怒道：“谁要你讨好？我就是要试试黄老邪的船有甚么古怪。你跟在后面，变成了有惊无险，那还有甚么味儿？你跟我捣蛋，老顽童再淋你一头臭尿！”欧阳锋笑道：“好，那么后会有期。”一拱手，径自带了侄儿上船。

郭靖望着黄蓉的去路，呆呆出神。周伯通笑道：“兄弟，咱们上船去。瞧他一艘死船，能把咱们三个活人怎生奈何了？”左手牵着洪七公，右手牵着郭靖，奔上新船。只见船中已有七八名船夫侍仆站着侍候，都是默不作声。周伯通笑道：“哪一日黄老邪邪气发作，把他宝贝女儿的舌头也割掉了，我

才佩服他真有本事。”郭靖听了，不由得打个寒噤，周伯通哈哈笑道：“你怕了么？”向船夫做了个手势。众船夫起锚扬帆，乘着南风驶出海去。

洪七公道：“来，咱们瞧瞧船上到底有甚么古怪。”三人从船首巡到船尾，又从甲板一路看到舱底，到处仔细查察，只见这船前后上下都油漆得晶光灿亮，舱中食水白米、酒肉蔬菜，贮备俱足，并无一件惹眼的异物。周伯通恨恨的道：“黄老邪骗人！说有古怪，却没古怪，好没兴头。”

洪七公心中疑惑，跃上桅杆，将桅杆与帆布用力摇了几摇，亦无异状，放眼远望，但见鸥鸟翻飞，波涛接天，船上三帆吃饱了风，径向北驶。他披襟当风，胸怀为之一爽，回过头来，只见欧阳锋的坐船跟在约莫二里之后。

洪七公跃下桅杆，向船夫打个手势，命他驾船偏向西北，过了一会，再向船尾望去，只见欧阳锋的船也转了方向，仍是跟在后面。洪七公心下嘀咕：“他跟来干吗？难道当真还会安着好心？老毒物发善心，太阳可要从西边出来了。”他怕周伯通知道了乱发脾气，也不和他说知，吩咐转舵东驶。船上各帆齐侧，只吃到一半风，驶得慢了。果然不到半盏茶时分，欧阳锋的船也向东跟来。

洪七公心道：“咱们在海里斗斗法也好。”走回舱内，只见郭靖郁郁不乐，呆坐出神。洪七公道：“徒儿，我传你一个化子讨饭的法门：主人家不给，你在门口缠他三日三夜，瞧他给是不给？”周伯通笑道：“若是主人家养有恶狗，你不走，他叫恶狗咬你，那怎么办？”洪七公笑道：“这般的富不仁的人家，你晚上去大大偷他一笔，那也不伤阴鹭。”周伯通向郭靖道：“兄弟，懂得你师父的话么？那是叫你跟岳父缠到底，他若不把女儿给你，反要打人，你到晚上就去偷她出来。只不过你所要偷的，却是生脚的活宝，你只须叫道：‘宝贝儿，来！’她自己就跟着你走了。”

郭靖听着，也不禁笑了。他见周伯通在舱中走来走去，没一刻安静，忽然想起了一件事，问道：“大哥，现下你要到哪里去？”周伯通道：“我没准儿，到处去闲逛散心。我在桃花岛这许多年，可闷也闷坏了。”郭靖道：“我求大哥一件事。”周伯通摇手道：“你要我回桃花岛帮你偷婆娘，我可不干。”

郭靖脸上一红，道：“不是这个。我想烦劳大哥去太湖边上宜兴的归云庄走一遭。”周伯通道：“那干甚么？”郭靖道：“归云庄的陆庄主陆乘风是一位豪杰，他原是我岳父的弟子，受了黑风双煞之累，双腿被我岳父打折了，不得复原。我见大哥的腿伤却好得十足，是以想请大哥传授他一点门道。”周伯通道：“这个容易。黄老邪倘若再打断我两腿，我仍有本事复原。你如不信，不妨打断了我两条腿试试。”说着坐在椅上，伸出腿来，一副“不妨打而断之”的模样。郭靖笑道：“那也不用试了，大哥自有这个本事。”

正说到此处，突然豁喇一声，舱门开处，一名船夫闯了进来，脸如上色，惊恐异常，指手划脚，就是说不出话。三人知道必有变故，跃起身来，奔出船舱。

黄蓉被父亲拉进屋内，临别时要和郭靖说一句话，也是不得其便，十分恼怒伤心，回到自己房中，关上了门，放声大哭。黄药师盛怒之下将郭靖赶走，这时知他已陷入死地，心中对女儿颇感歉仄，想去安慰她几句，但连敲了几次门，黄蓉不理不睬，尽不开门，到了晚饭时分，也不出来吃饭。黄药师命仆人将饭送去，却被她连菜带碗摔在地下，还将哑仆踢了几个筋斗。

黄蓉心想：“爹爹说得出做得到，靖哥哥若是再来桃花岛，定会被他打

死。我如偷出岛去寻他，留着爹孤零零一人，岂不寂寞难过？”左思右想，柔肠百结。数月之前，黄药师骂了她一场，她想也不想的就逃出岛去，后来再与父亲见面，见他鬓边白发骤增，数月之间犹如老了十年，心下甚是难过，发誓以后再不令老父伤心，哪知此刻又遇上了这等为难之事。

她伏在床上哭了一场，心想：“若是妈妈在世，必能给我做主，哪会让我如此受苦？”一想到母亲，便起身出房，走到厅上。桃花岛上房屋的门户有如虚设，若无风雨，大门日夜洞开。黄蓉走出门外，繁星在天，花香沉沉，心想：“靖哥哥这时早已在数十里之外了。不知何日再得重见。”叹了一口气，举袖抹抹眼泪，走入花树深处。

傍花拂叶，来到母亲墓前。佳木葱笼，异卉烂熳，那墓前四时鲜花常开，每本都是黄药师精选的天下名种，溶溶月色之下，各自分香吐艳。黄蓉将墓碑向左推了三下，又向右推三下，然后用力向前扳动，墓碑缓缓移开，露出一条石砌的地道，她走入地道，转了三个弯，又开了机括，打开一道石门，进入墓中扩室，亮火折把母亲灵前的琉璃灯点着了。

她独处地下斗室，望着父亲手绘的亡母遗像，心中思潮起伏：“我从来没见过妈，我死了之后，是不是能见到她呢？她是不是还像画上这么年轻、这么美丽？她现下却在哪儿？在天上，在地府，还是就在这扩室之中？我永远在这里陪着妈妈算了。”

扩室中壁间案头尽是古物珍玩、名画法书，没一件不是价值连城的精品。黄药师当年纵横湖海，不论是皇宫内院、巨宦富室，还是大盗山寨之中，只要有甚么奇珍异宝，他不是明抢硬索，就是暗偷潜盗，必当取到手中方罢。他武功既强，眼力又高，搜罗的奇珍异宝不计其数，这时都供在亡妻的圹室之中。黄蓉见那些明珠美玉、翡翠玛瑙之属在灯光下发出淡淡光芒，心想：“这些珍宝虽无知觉，却是历千百年而不朽。今日我在这里看着它们，将来我身子化为尘土，珍珠宝玉却仍然好好的留在人间。世上之物，是不是愈有灵性，愈不长久？只因为我妈妈绝顶聪明，是以只活到二十岁就亡故了么？”

望着母亲的画像怔怔的出了一会神，吹熄灯火，走到毡帷后母亲的玉棺之旁，抚摸了一阵，坐在地下，靠着玉棺，心中自怜自伤，似乎是倚偎在母亲身上，有了些依靠。这日大喜大愁之余，到此时已疲累不堪，过不多时，竟自沉沉睡去。

她在睡梦之中忽觉是到了北京赵王府中，正在独斗群雄，却在塞北道上与郭靖邂逅相遇，刚说了几句话，忽尔见到了母亲，要想极目看她容颜，却总是瞧不明白。忽然之间，母亲向天空飞去，自己在地下急追，只见母亲渐飞渐高，心中惶急，忽然父亲的声音响了起来，是在叫着母亲的名字，这声音愈来愈是明晰。

黄蓉从梦中醒来，却听得父亲的声音还是隔着毡帷在喃喃说话。她一定神间，才知并非做梦，父亲也已来到了圹室之中。她幼小之时，父亲常抱着她来到母亲灵前，絮絮述说父女俩的生活琐事，近年来虽较少来，但这时听到父亲声音，却也不以为怪。

她正与父亲赌气，不肯出去叫他，要等他走了方才出去，只听父亲说道：“我向你许过心愿，要找了《九阴真经》来，烧了给你，好让你在天之灵知道，当年你苦思不得的经文到底是写着些甚么。一十五年来始终无法可施，直到今日，才完了这番心愿。”

黄蓉大奇：“爹爹从何处得了《九阴真经》？”只听他又道：“我却不

是故意要杀你女婿，这是他们自己强要坐那艘船的。”黄蓉猛吃一惊：“妈妈的女婿？难道是说靖哥哥？坐了那船便怎样？”当下凝神倾听，黄药师却反过来复去述说妻子逝世之后，自己是怎样的孤寂难受。黄蓉听父亲吐露真情，不禁凄然，心想：“靖哥哥和我都是十多岁的孩子，两情坚贞，将来何患无重见之日？我总是不离开爹爹的了。”正想到此处，却听父亲说道：“老顽童把真经上下卷都用掌力毁了，我只道许给你的心愿再无得偿之日，哪知鬼使神差，他坚要乘坐我造来和你相会的花船……”黄蓉心想：“每次我要到那船上去玩，爹爹总是厉色不许，怎么是他造来和妈妈相会的？”

原来黄药师对妻子情深意重，兼之爱妻为他而死，当时一意便要以死相殉。他自知武功深湛，上吊服毒，一时都不得便死，死了之后，尸身又不免受岛上哑仆糟蹋，于是去大陆捕拿造船巧匠，打造了这艘花船。这船的龙骨和寻常船只无异，但船底木材却并非用铁钉钉结，而是以生胶绳索胶缠在一起，泊在港中之时固是一艘极为华丽的花船，但如驶入大海，给浪涛一打，必致沉没。他本拟将妻子遗体放入船中，驾船出海，当波涌舟碎之际，按玉箫吹起《碧海潮生曲》，与妻子一齐葬身万丈洪涛之中，如此潇洒倜傥以终此一生，方不辱没了当世武学大宗匠的身分，但每次临到出海，总是既不忍携女同行，又不忍将她抛下不顾，终于造了墓室，先将妻子的棺木厝下。这艘船却是每年油漆，历时常新。要待女儿长大，有了妥善归宿，再行此事。黄蓉不明其中原由，听了父亲的话茫然不解，只听他又道：“老顽童将《九阴真经》背得滚瓜烂熟，姓郭的小子也背得一丝不错，我将这两人沉入大海，正如焚烧两部活的真经一般，你在天之灵，那也可以心安了。只是洪老叫化平白无端的陪送了老命，未免太冤。我在一日之中，为了你而杀死三个高手，偿了当日许你之愿，他日重逢，你必会说你丈夫言出必践，对爱妻答允下之事，可没一件不做。哈哈！”

黄蓉只听得毛骨悚然，一股凉意从心底直冒上来。她虽不明端的，但料知花船中必定安排着极奇妙极毒辣的机关，她素知父亲之能，只怕郭靖等三人这时都已遭了毒手，心中又惊又痛，立时就要抢出去求父亲搭救三人性命，只是吓得脚都软了，一时不能举步，口中也叫不出声来。只听得父亲凄然长笑，似歌似哭，出了墓道。

黄蓉定了定神，更无别念：“我要去救靖哥哥，若是救他不得，就陪他死了。”她知父亲脾气古怪，对亡妻又已爱到发痴，求他必然无用，当下奔出墓道，直至海边，跳上小船，拍醒船中的哑船夫，命他们立时扬帆出海。忽听得马蹄声响，一匹马急驰而来，同时父亲的玉箫之声，也隐隐响起。

黄蓉向岸上望去，只见郭靖那匹小红马正在月光下来回奔驰，想是它局处岛上，不得施展骏足，是以夜中出来驰骋。心想：“这茫茫大海之中，哪里找靖哥哥去？小红马纵然神骏，一离陆地，却是全然无能为力了。”

洪七公。周伯通。郭靖三人抢出船舱，都是脚下一软，水已没胫，不由得大惊，一齐跃上船桅，洪七公还顺手提上了两名哑子船夫，俯首看时，但见甲板上波涛汹涌，海水滚滚灌入船来。这变故突如其来，三人一时都感茫然失措。

周伯通道：“老叫化，黄老邪真有几下子，这船他是怎么弄的？”洪七公道：“我也不知道啊。靖儿，抱住桅杆，别放手……”郭靖还没答应，只听得豁喇喇几声响亮，船身从中裂为两半。两名船夫大惊，抱着帆桁的手一松，直跌入海中去了。

周伯通一个筋斗，倒跃入海。洪七公叫道：“老顽童，你会水性不会？”周伯通从水中钻出头来，笑道：“勉强对付着试试……”后面几句话被海风迎面一吹，已听不清楚。此时桅杆渐渐倾侧，眼见便要横堕入海。洪七公叫道，“靖儿，桅杆与船身相连，合力震断它。来！”两人掌力齐发，同时击在主桅的腰心。桅杆虽然坚牢，却怎禁得起洪七公与郭靖合力齐施？只击得几掌，轰的一声，拦腰折断，两人抱住了桅杆，跌入海中。

当地离桃花岛已远，四下里波涛山立，没半点陆地的影子，洪七公暗暗叫苦，心想在这大海之中飘流，若是无人救援，无饮无食，武功再高，也支持不到十天半月，回头眺望，连欧阳锋的坐船也没了踪影。远远听得南边一人哈哈大笑，正是周伯通。

洪七公道：“靖儿，咱们过去接他。”两人一手扶着断桅，一手划水，循声游去。海中浪头极高，划了数丈，又给波浪打了回来。洪七公朗声笑道：“老顽童，我们在这里。”他内力深厚，虽是海风呼啸，浪声澎湃，但叫声还是远远的传了出去。只听周伯通叫道：“老顽童变了落水狗啦，这是咸汤泡老狗啊。”

郭靖忍不住好笑，心想在这危急当中他还有心情说笑，“老顽童”三字果是名不虚传。三人先后从船桅堕下，被波浪一送，片刻间已相隔数十丈之遥，这时拨水靠拢，过了良久，才好容易凑在一起。

洪七公与郭靖一见周伯通，都不禁失笑，只见他双足底下都用帆索缚着一块船板，正施展轻功在海面踏波而行。只是海浪太大，虽然身子随波起伏，似乎逍遥自在，但要前进后退，却也不易任意而行。他正玩得起劲，毫没理会眼前的危险。

郭靖放眼四望，坐船早为波涛吞没，众船夫自也已尽数葬身海底，忽听周伯通大声惊呼：“啊哟，乖乖不得了！老顽童这一下可得粉身碎骨。”洪七公与郭靖听他叫声惶急，齐问：“怎么？”周伯通手指远处，说道：“鲨鱼，大队鲨鱼。”郭靖生长沙漠，不知鲨鱼的厉害，一回头，见洪七公神色有异，心想不知那鲨鱼是何等样的怪物，连师父和周大哥平素那样泰然自若之人，竟也不能镇定。

洪七公运起掌力，在桅杆尽头处连劈两掌，把桅杆劈下了半截，只见海面的白雾中忽喇一声，一个巴斗大的鱼头钻出水面，两排尖利如刀的白牙在阳光中一闪，鱼头又投入了水中。洪七公将木棒掷给郭靖，叫道：“照准鱼头打！”郭靖探手入怀，摸出匕首，叫道：“弟子有匕首。”将木棒远远掷去，周伯通伸手接住。

这时已有四五头虎鲨围住了周伯通团团兜圈，只是没看清情势，不敢攻击。周伯通弯下腰来，通的一声，挥棒将一条虎鲨打得脑浆迸裂，群鲨闻到血腥，纷纷涌上。

郭靖见海面上翻翻滚滚，不知有几千几万条鲨鱼，又见鲨鱼，一口就把死鲨鱼身上的肉扯下一大块来，牙齿尖利之极，不禁大感惶恐，突觉脚上有物微微碰撞，他疾忙缩脚，身底水波晃动，一条大鲨鱼猛窜上来。郭靖左于在桅杆上一推，身子借力向右，顺手挥匕首刺落。这匕首锋锐无比，嗤的一声轻响，已在鲨鱼头上刺了个窟窿，鲜血从海水中翻滚而上。群鲨围上，乱抢乱夺的咬噬。

三人武功卓绝，在群鲨围攻之中，东闪西避，身上竟未受伤，每次出手，总有一条鲨鱼或死或伤。那鲨鱼只要身上出血，转瞬间就给同伴扯食得剩下

一堆白骨。饶是三人艺高人胆大，见了这情景也不禁栗栗危惧。眼见四周鲨鱼难计其数，杀之不尽，到得后来，总归无幸，但在酣斗之际，全力施为，也不暇想及其他。三人掌劈剑刺，拳打棒击，不到一个时辰，已打死二百余条鲨鱼，但见海上烟雾四起，太阳慢慢落向西方海面。

周伯通叫道：“老叫化，郭兄弟，天一黑，咱三个就一块一块的钻到鲨鱼肚里去啦。咱们来个赌赛，瞧是谁先给鲨鱼吃了。”洪七公道：“先给鱼吃了算输还是算赢？”周伯通道：“当然算赢。”洪七公道：“啊哟，这个我宁可认输。”反手一掌“神龙摆尾”，打在一条大鲨身侧，那条大鲨总有二百余斤，被他掌力带动，飞出海面，在空中翻了两个筋斗，这才落下，只震得海面水花四溅，那鱼白肚向天，已然毙命。

周伯通赞道：“好拿法！我拜你为师，你教我这‘降龙十八掌’。就可惜没时候学了，老叫化，你到底比是不比？”洪七公笑道：“恕不奉陪。”周伯通哈哈一笑，问郭靖道：“兄弟，你怕不怕？”郭靖心中实在极是害怕，但见两人越打越是宁定，生死大事，却也拿来说笑，精神为之一振，说道：“先前很怕，现下好些啦。”忽见一条巨鲨张鳍鼓尾，猛然冲将过来。

他见那巨鲨来势凶恶，侧过身子，左手向上一引，这是个诱敌的虚招，那巨鲨果然上当，半身跃出水面，疾似飞梭般向他左手咬来。郭靖右手匕首刺去，插中巨鲨口下的咽喉之处。那巨鲨正向上跃，这急升之势，刚好使匕首在它腹上划了一条长缝，登时血如泉涌，脏腑都翻了出来。

这时周伯通与洪七公也各杀了一条鲨鱼。周伯通中了黄药师的掌力，原本未痊，酣斗良久，胸口又剧痛起来，他大笑叫道：“老叫化，郭兄弟，我失陪了，要先走一步到鲨鱼肚子里去啦！唉，你们不肯赌赛，我虽然赢了，却也不算。”郭靖听他说话之时虽然大笑，语音中颇有失望之意，便道：“好，我跟你赌！”

周伯通喜道：“这才死得有趣！”转身避开两条鲨鱼的同时夹攻，忽见远处白帆高张，暮霜苍茫中一艘大船破浪而来。洪七公也即见到，正是欧阳锋所乘的座船。三人见有救援，尽皆大喜。郭靖靠近周伯通身边，助他抵挡鲨鱼。

只一顿饭功夫，大船驶近，放下两艘小舢舨，把三人救上船去，周伯通口中吐血，还在不断说笑，指着海中群鲨咒骂。

欧阳锋和欧阳克站在大船头上迎接，极目远望，见海上鼓鳍来去的尽是鲨鱼，心下也不禁骇然。周伯通不肯认输，说道：“老毒物，是你来救我们的，我可没出声求救，因此不算你对我有救命之恩。”欧阳锋道：“那自然不算，今日阻了三位海中杀鲨的雅兴，兄弟好生过意不去。”周伯通笑道：“那也罢了，你阻了我们的雅兴，却免得我们钻入鲨鱼肚中玩耍，两下就此扯直，谁也没亏负了谁。”

欧阳克和蛇奴用大块牛肉作饵，挂在铁钩上垂钓，片刻之间，钓起了七八条大鲨。洪七公指着鲨鱼笑道：“好，你吃不到我们，这可得让我们吃了。”欧阳克笑道：“小侄有个法子，给洪伯父报仇。”命人削了几根两端尖利的粗木棍，用铁枪撬开鲨鱼嘴唇，将木棍撑在上下两唇之间，然后将一条条活鲨又抛入海里。周伯通笑道：“这叫它永远吃不得东西，可是十天八日又死不了。”

郭靖心道：“如此毒计，亏他想得出来。这馋嘴之极的鲨鱼在海里活活饿死，那滋味可真够受的。”周伯通见他脸有不愉之色，笑道：“兄弟，这

恶毒的法子你瞧着不顺眼，是不是？这叫做毒叔自有毒侄啊！”

西毒欧阳锋听旁人说他手段毒辣，向来不以为忤，反有沾沾

自喜之感，听周伯通如此说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老顽童，这一点小小玩意儿，跟老毒物的本事比起来，可还差得远啦。你们三位给这小小的鲨鱼困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在区区看来，鲨鱼虽多，却也算不了甚么。”说着伸出右手，朝着海面自左而右的在胸前划过，说道：“海中鲨鱼就算再多上十倍，老毒物要一鼓将之歼灭，也不过举手之劳而已。”

周伯通道：“啊！老毒物吹得好大的气，你若能大显神通，真把海上鲨鱼尽数杀了，老顽童向你磕头，叫你三百声亲爷爷。”欧阳锋道：“那可不敢当。你若不信，咱俩不妨打个赌。”周伯通大叫：“好好，赌人头也敢。”

洪七公心中起疑：“凭他有天大本事，也不能把成千成万条鲨鱼尽皆杀了，只怕他另有异谋。”只听欧阳锋笑道：“赌人头却也不必。倘若我胜了，我要请你做一件事，你可不能推辞。要是我输，也任凭你差遣做一件难事。你瞧好也不好？”周伯通大叫：“任你爱赌甚么就赌甚么！”欧阳锋向洪七公道：“这就相烦七兄做个中证。”洪七公点头道：“好！但若胜方说出来的事，输了的人或是做不到，或是不愿做，却又怎地？”周伯通道：“那就自己跳到海里喂鲨鱼。”

欧阳锋微微一笑，不再说话，命手下人拿过一只小酒杯。他右手伸出两指，捏住他杖头一条怪蛇的头颈，蛇口张开，牙齿尖端毒液登时涌出。欧阳锋将酒杯伸过去接住，片刻之间，黑如漆、浓如墨的毒液流了半杯。他放下怪蛇，抓起另一条蛇如法炮制，盛满了一杯毒液。两条怪蛇吐出毒液后盘在杖头，不再游动，似已筋疲力尽。

欧阳锋命人钓起一条鲨鱼，放在甲板之上，左手揪住鱼吻向上提起，右足踏在鲨鱼下唇，两下一分。那条鲨鱼几有两丈来长，给他这么一分，巨口不由得张了开来，露出两排匕首般的牙齿。欧阳锋将那杯毒液倒在鱼口被铁钩钩破之处，左手倏地变掌，在鱼腹下托起，随手挥出，一条两百来斤的鲨鱼登时飞起，水花四溅，落入海中。

周伯通笑道：“啊哈，我懂啦，这是老和尚治臭虫的妙法。”郭靖道：“大哥，甚么老和尚治臭虫？”

周伯通道：“从前有个老和尚，在汴梁街上叫卖杀臭虫的灵药，他道这药灵验无比，臭虫吃了必死，若不把臭虫杀得干干净净，就赔还买主十倍的价钱。这样一叫，可就生意兴隆啦。买了灵药的主儿回去往床上一撒，嘿嘿，半夜里臭虫还是成群结队的出来，咬了他个半死。那人可就急了，第二天一早找到了老和尚，要他赔钱。那老和尚道：‘我的药非灵不可，若是不灵，准是你的用法不对。’那人问道：‘该怎么用？’”他说到这里，笑吟吟的只是摇头晃脑，却不再说下去。

郭靖问道：“该怎么用才好？”周伯通一本正经的道：“那老和尚道：‘你把臭虫捉来，撬开嘴巴，把这药喂它这么几分几钱，若是不死，你再回来问老和尚。’那人恼了，说道：‘要是我把臭虫捉到，这一捏不就死了，又何必再喂你的甚么灵药？’老和尚道：‘本来嘛，我又没说不许捏？’”

郭靖、洪七公和欧阳锋叔侄听了都哈哈大笑。欧阳锋笑道：“我的臭虫药跟那老和尚的可略略有些儿不同。”周伯通道：“我看也差不多。”欧阳锋向海中一指，道：“你瞧着罢。”

只见那条喝过蛇毒的巨鲨一跌入海中，肚腹向天，早已毙命，七八条鲨

鱼围上来一阵咬啮，片刻之间，巨鲨变成一堆白骨，沉入海底。说也奇怪，吃了那巨鲨之肉的七八条鲨鱼，不到半盏茶时分，也都肚皮翻转，从海心浮了上来。群鲨一阵抢食，又是尽皆中毒而死。一而十、十而百、百而千，只小半个时辰功夫，海面上尽是浮着鲨鱼的尸体，余下的活鲨鱼为数已经不多，仍在争食鱼尸，转瞬之间，眼见要尽数中毒。

洪七公、周伯通、郭靖三人见了这等异景，尽皆变色。

洪七公叹道：“老毒物，老毒物，你这毒计固然毒极，这两条怪蛇毒汁，可也忒厉害了些。”欧阳锋望着周伯通嘻嘻而笑，得意已极。周伯通搓手顿足，乱拉胡子。

众人放眼望去，满海尽是翻转了肚皮的死鲨，随着波浪起伏上下。周伯通道：“这许多大白肚子，瞧着叫人作呕。想到这许多鲨鱼都中了老毒物的毒，更是叫人作呕。老毒物，你小心看，海龙玉这就点起巡海夜叉、虾兵蟹将，跟你算帐来啦。”欧阳锋只是微笑不语。

洪七公道：“锋兄，小弟有一事不明，倒要请教。”欧阳锋道：“不敢当。”洪七公道：“你这小小一杯毒汁，凭它毒性厉害无比，又怎能毒得死这成千成万条巨鲨？”欧阳锋笑道：“这蛇毒甚是奇特，鲜血一遇上就化成毒药。毒液虽只小小一杯，但一条鲨鱼的伤口碰到之后，鱼身上成百斤的鲜血就都化成了毒汁，第二条鲨鱼碰上了，又多了百来斤毒汁，如此愈传愈广，永无止歇。”洪七公道：“这就叫做流毒无穷了。”欧阳锋道：“正是。兄弟既有了西毒这个名号，若非在这‘毒’字功夫上稍有独得之秘，未免愧对诸贤。”

说话之间，大队鲨鱼已尽数死灭，其余的小鱼在鲨群到来时不是葬身鲨腹，便早逃得干干净净，海上一时静悄悄的无声无息。

洪七公道：“决走，快走，这里毒气太重。”欧阳锋传下令去，船上前帆、主帆、三角帆一齐升起，乘着南风，向西北而行。

周伯通道：“老毒物果然卖的好臭虫药。你要我做甚么，说出来罢。”欧阳锋道：“三位先请到舱中换了干衣，用食休息。赌赛之事，慢慢再说不迟。”

周伯通甚是性急，叫道：“不成，不成，你得马上说出来。慢吞吞的又卖甚么关子？你若把老顽童闷死了，那是你自己吃亏，可不关我事。”欧阳锋笑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伯通兄请随我来。”

那桅杆隔在二人之间，熊熊燃烧。欧阳锋蛇杖一摆，在桅杆上戳将过来。洪七公也从腰间拔出竹棒，挥棒还击。两人这时各使器械，攻拒拚斗，更是猛恶。



## 第二十回 窜改经文

洪七公与郭靖见欧阳锋叔侄领周伯通走入后舱，径行到前舱换衣。四名白衣少女过来服侍。洪七公笑道：“老叫化可从来没享过这个福。”把上下衣服脱个精光，一名少女替他用干布揩拭。郭靖涨红了脸，不敢脱衣。洪七公笑道：“怕甚么？还能吃了你么？”两名少女上来要替他脱靴解带，郭靖忙除下靴袜外衫，钻入被窝，换了小衣。洪七公哈哈大笑，那四名少女也是格格直笑。

换衣方毕，两名少女走进舱来，手托盘子，盛着酒菜白饭。说道：“请两位爷胡乱用些。”洪七公挥手道：“你们出去罢，老叫化见了美貌的娘儿们吃不下饭。”众少女笑着走出，带上舱门。洪七公拿起酒菜在鼻边嗅了几嗅，轻声道：“别吃的好，老毒物鬼计多端，只吃白饭无碍。”拨开背上葫芦的塞子，骨都骨都喝了两口酒，和郭靖各自扒了三大碗饭，把几碗菜都倒在船板之下。郭靖低声道：“不知他要周大哥做甚么事。”洪七公道：“决不能是好事，这一下老顽童实在是大大的不妙。”

舱门缓缓推开，一名少女走到门口，说道：“周老爷子请郭爷到后舱说话。”郭靖向师父望了一眼，随着那少女走出舱门，从左舷走到后梢。那少女在后舱门上轻击三下，待了片刻，推开舱门，轻声道：“郭爷到。”

郭靖走进船舱，舱门就在他身后关了，舱内却是无人。他正觉奇怪，左边一扇小门忽地推开，欧阳锋叔侄走了进来。郭靖道：“周大哥呢？”欧阳锋反手关上小门，踏上两步，一伸手，已抓住了郭靖左腕脉门。这一抓快捷无比，郭靖又万料不到他竟会突然动武，登时腕上就如上了一道铁箍，动弹不得。欧阳克袖中铁扇伸出，抵在郭靖后心要穴。

郭靖登时胡涂了，呆在当地，不知他叔侄是何用意。欧阳锋冷笑道：“老顽童跟我打赌输了，我叫他做事，他却不肯。”郭靖道：“嗯？”欧阳锋道：“我叫他把《九阴真经》默写出来给我瞧瞧，那老顽童竟然说话不算数。”郭靖心想：“周大哥怎肯把真经传给你？”问道：“周大哥呢？”欧阳锋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他曾言道，若是不愿依我的话办事，这就跳在大海里喂鲨鱼。哼，总算他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，这句话倒是没赖。”郭靖大吃一惊，叫道：“他……他……”拔足要待奔向舱门。欧阳锋手上一紧，郭靖便即停步。欧阳克微微使劲，扇端触得郭靖背上“至阳穴”一阵酸麻。

欧阳锋向桌上的纸墨笔砚一指，说道，“当今之世，已只有你一人知道真经全文，快写下来罢。”郭靖摇了摇头。欧阳克笑道：“你和老叫化刚才所吃的酒菜之中，都已下了毒药，若不服我叔父的独门解药，六个时辰后毒性发作，就像海里的那些鲨鱼般死了。只要你好好写将出来，自然饶了你师徒二人性命。”郭靖暗暗心惊：“若非师父机警，已自着了他们道儿。”瞪眼瞧着欧阳锋，心想：“你是武学大宗师，竟使这些卑鄙勾当。”

欧阳锋见他仍是沉吟不语，说道：“你已把经文牢牢记在心中，写了出来，于你丝毫无损，又有甚么迟疑？”郭靖凛然道：“你害了我义兄性命，我和你仇深似海！你要杀便杀，想要我屈从，那叫做痴心妄想！”欧阳锋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好小子，倒有骨气！你不怕死，连你师父的性命也不救么？”

郭靖尚未答活，忽所得身后舱门喀喇一声巨响，木板碎片纷飞。欧阳锋回过头来，只见洪七公双手各提木桶，正把两桶海水猛泼过来，眼见两股碧绿透明的水柱笔直飞至，劲力着实凌厉，欧阳锋双足一登，提了郭靖向左跃

开，左手仍是紧紧握住他腕上脉门。

只听得劈劈两声，舱中水花四溅，欧阳克大声惊呼，已被洪七公抓住后领，提了过去。洪七公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老毒物，你千方百计要占我上风，老天爷总是不许！”欧阳锋见侄儿落入他手，当即笑道：“七兄，又要来伸量兄弟的功夫么？咱们到了岸上再打不迟。”洪七公笑道：“你跟我徒儿这般亲热干甚么？拉着他的手不放。”

欧阳锋道：“我跟老顽童赌赛，是我赢了不是？你是中证不是？老顽童不守约言，我只有唯你是问，可不是？”洪七公连连点头，道：“那不错。老顽童呢？”郭靖心中甚是难受，抢着道：“周大哥给他……给他逼着跳海死了。”洪七公一惊，提着欧阳克跃出船舱，四下眺望，海中波涛起伏，不见周伯通的踪影。

欧阳锋牵着郭靖的手，也一起走上甲板，松开了手，说道：“郭贤侄，你功夫还差得远呢！人家这么一伸手，你就听人摆布。去跟师父练上十年，再出来闯江湖罢。”郭靖记挂周伯通的安危，也不理会他的讥嘲，爬上桅杆，四面瞭望。

洪七公提起欧阳克向欧阳锋掷去，喝道：“老毒物，你逼死老顽童，自有全真教的人跟你算帐。你武功再强，也未必挡得住全真七子的围攻。”欧阳克不等身子落地，右手一撑，已站直身子，暗骂：“臭叫化，明天这时刻，你身上毒发，就要在我跟前爬着叫救命啦。”欧阳锋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时你这中证可也脱不了干系。”洪七公道：“好啊，到时候我打狗棒棒打落水狗。”欧阳锋双手一拱，进了船舱。

郭靖望了良久，一无所见，只得落到甲板，把欧阳锋逼他写经的事对师父说了。洪七公点了点头，并不言语，寻思：“老毒物做事向来锲而不舍，不得真经，决计不肯罢休，我这徒儿可要给他缠上了。”郭靖想起周伯通丧命，放声大哭。洪七公也是心中凄然，眼见坐船向西疾驶，再过两天，就可望到得陆地。他怕欧阳锋又在饮食中下毒，径到厨房中去抢夺了一批饭菜，与郭靖饱餐一顿，倒头呼呼大睡。

欧阳锋叔侄守到次日下午，眼见已过了八九个时辰，洪七公师徒仍是并无动静。欧阳锋倒担心起来，只怕两人毒发之后要强不肯声张，毒死老叫化那是正合心意，毒死了郭靖可就糟了，《九阴真经》从此失传，到门缝中偷偷张望，只见两人好好地坐着闲谈，洪七公话声响亮，中气充沛，心道：“定是老叫化机警，没中到毒。”他毒物虽然众多，但要只毒到洪七公而不及郭靖，一时倒也苦无善策。

洪七公正向郭靖谈论丐帮的所作所为，说到丐帮的帮众虽以乞讨为生，却是行侠仗义，救苦解难，为善决不后人，只是做了好事，却尽量不为人知。他又说到选立丐帮帮主继承人的规矩，说道：“可惜你不爱做叫化，否则似你这样的人品，我帮中倒还没人及得上，我这根打狗棒非传给你不可。”正说得高兴，忽听得船舱壁上铮铮铮铮，传来一阵斧凿之声。

洪七公跳起身来，叫道：“不好，贼厮鸟要把船凿沉。”抢到舱口，向郭靖叫道：“快抢船后的小舢舨。”一言甫毕，通的一声，板壁已被铁椎椎破，只听得嗤嗤嗤一阵响，涌进来的不是海水，却是数十条蝮蛇。洪七公笑骂：“老毒物用蛇攻！”右手连扬，掷出钢针，数十条蝮蛇都被钉在船板之上，痛得吱吱乱叫，身子扭曲，却已游动不得。郭靖心想：“蓉儿虽然也会这满天花雨掷金针之技，比起师父来，却是差得远了。”跟着缺口中又涌了

数十条蝮蛇进来。洪七公射出钢针，进来的蝮蛇又尽数钉死在地。却听得驱蛇的木笛声嘤嘤不绝，蛇头晃动，愈来愈多。

洪七公杀得性起，大叫：“老毒物给我这许多练功的靶子，真是再好也没有。”探手入囊，又抓了一把钢针，却觉所剩的钢针已寥寥无几，心中一惊，眼见毒蛇源源不绝，正自思索抵御之法，忽听喀喇猛响，两扇门板直跌进舱，一股掌风袭向后心。

郭靖站在师父身侧，但觉掌风凌厉，不及回身，先自双掌并拢，回了一招，只觉来势猛恶，竭尽平生之力，这才抵住。欧阳锋见这一掌居然推不倒他，咦了一声，微感惊讶，上步反掌横劈。郭靖知道再也难以硬架挡开，当下左掌引带，右手欺进，径攻欧阳锋的左肋。欧阳锋这掌不敢用老了，沉肩回掌，往他手腕斩落。郭靖眼见处境危急，只要给欧阳锋守住舱门，毒蛇便不断的涌进来，自己与师父必致不幸，于是左手奋力抵挡来招，右手着着抢攻。他左挡右进，左虚右实，使出周伯通所授的功夫来。欧阳锋从未见过这般左右分心搏击的拳路，不禁一呆，竟被郭靖连抢数招。讲到真实功夫，就是当真有两个郭靖，以二敌一，也不是欧阳锋的对手，只是他这套武功实在太奇，竟尔出敌不意，数招间居然占了上风。西毒欧阳锋享大名数十年，究是武学的大师，一怔之下，便已想到应付的法门，“咕”的一声大叫，双掌齐推而出。郭靖单凭左手，万万抵挡不住，眼见要被逼得向后疾退，而身后蛇群已嘶嘶大至。

洪七公大叫：“妙极，妙极！老毒物，你连我小徒儿也打不过，还逞甚么英雄豪强？”纵身“飞龙在天”，从两人头顶飞跃而过，飞脚把挡在前面的欧阳克踢了个筋斗，口臂一个肘槌，撞向欧阳锋的后心。欧阳锋斜身还招，逼迫郭靖的掌力却因而消解。

郭靖心想：“师父与他功力悉敌，他侄儿现下已非我对手，何况他伤势未愈，以二敌二，我方必赢无疑。”精神一振，拳脚如狂风暴雨般往欧阳锋攻去。洪七公激斗之际眼观六路，见十余条蝮蛇已游至郭靖身后，转瞬间就要跃上咬人，急叫：“靖儿，快出来！”手上加紧，把欧阳锋的招数尽数接了过去。

欧阳锋腹背受敌，颇感吃力，侧过身子，放了郭靖出舱，与洪七公再拆数招，成百条蝮蛇已游上甲板。洪七公骂道：“打架要畜生做帮手，不要脸。”可是见蝮蛇愈涌愈多，心中也是发毛，右手舞起打狗棒，打死了十余条蝮蛇，一拉郭靖，奔向主桅。

欧阳锋暗叫：“不好！这两人跃上了桅杆，一时就奈何他们不得。”飞奔过去阻拦。洪七公猛劈两掌，风声虎虎，欧阳锋横拳接过。郭靖又待上前相助。洪七公叫道：“快上桅杆。”郭靖道：“我打死他侄儿，给周大哥报仇。”洪七公急道：“蛇！蛇！”郭靖见前后左右都已有毒蛇游动，不敢恋战，反手接住欧阳克掷来的一枚飞燕银梭，高纵丈余，左手已抱住了桅杆，只听得身后暗器风响，顺手将接来的银梭掷出。当的一声，两枚银梭在空中相碰。飞出船舷，都落入海中去了。郭靖双手交互攀援，顷刻间已爬到了桅杆中段。

欧阳锋知道洪七公也要上桅，出招越来越紧。洪七公虽然仍是稳持平手，但要抽身上桅，却也不能。郭靖见蛇群已逼至师父脚下，情势已急，大叫一声，双足抱住桅杆，身子直溜下来。洪七公左足一点，人已跃起，右足踢向欧阳锋面前。郭靖抓住师父手中竹棒，向上力甩，洪七公的身子直飞起来，

长笑声中，左手已抓住了帆桁，挂在半空，反而在郭靖之上。这一来，两人居高临下，颇占优势。欧阳锋眼见若是爬上仰攻，必定吃亏，大声叫道：“好呀，咱们耗上啦。转舵向东！”只见风帆侧过，座船向东而驶。主桅脚下放眼皆青，密密麻麻的都是毒蛇。

洪六公坐在帆桁之上，口里大声唱着乞儿讨钱的“莲花落”，神态甚是得意，心中却大为发愁：“在这桅杆之上又躲得几时？纵使老毒物不把桅杆砍倒，只要蛇阵不撤，就不能下去，他爷儿俩在下面饮酒睡觉，我爷儿俩却在这里喝风撒尿！不错！”他一想到撒尿，立时拉开裤子，往下直撒下去，口中还叫：“靖儿，淋尿给直娘贼喝个饱。”郭靖是小孩性子，正合心意，跟着师父大叫：“请啊，请啊！”师徒二人同时向下射尿。

欧阳锋急叫：“快将蛇撤开。”同时向后跃开数步。他身法快捷，洪、郭二人的尿自然淋不到他。欧阳克听叔父语音声甚急，一怔之际，脸上颈中却已溅着了数点。他最是爱洁，勃然大怒，猛地想到：“我们的蛇儿怕尿。”

木笛声中，蛇群缓缓后撤，但桅杆下已有数十条蝮蛇被尿淋到。这些蝮蛇都是在西域白驼山蛇谷中杂交培养而得，毒性猛烈，欧阳锋装在大竹篓中，用数百匹大骆驼万里迢迢的运来中原，原欲仗此威震武林，只是蝮蛇害怕人兽粪尿。旗杆下数十条毒蛇被淋到热尿，痛得乱翻乱滚，张口互咬，众蛇奴一时哪里约束得住。

洪七公和郭靖见诸人大为忙乱，乐得哈哈大笑。郭靖心想：“若是周大哥在此，必定更加高兴。唉！他绝世武功，却丧生于大海之中。黄岛主和老毒物这般本事，周大哥的尿却能淋到他二人头上，我和师父的尿便淋不到老毒物了。”

过了两个时辰，天色渐黑。欧阳锋命船上众人都坐在甲板上欢呼畅饮，酒气肉香，一阵阵冲了上来。欧阳锋这记绝招当真厉害，洪七公是个极馋之人，如何抵受得了？片刻之间，就把背上葫芦里盛的酒都喝干了。当晚两人轮流守夜，但见甲板上数十人手执灯笼火把，押着蛇群将桅杆团团围住，实是无隙可乘，何况连尿也撒干了。洪七公把欧阳锋祖宗十八代骂了个遍，还凭空捏造无数丑事，加油添酱，骂得恶毒异常。欧阳锋却在舱中始终不出来。洪七公骂到后来，唇疲舌倦，也就合眼睡了。

次日清晨，欧阳锋派人在桅杆下大叫：“洪帮主、郭小爷，欧阳老爷整治了上等酒席，请两位下来饮用。”洪七公叫道：“你叫欧阳锋来，咱们请他吃尿。”过不多时，桅杆下开了一桌酒席，饭菜热腾腾的直冒热气。席边放了两张坐椅，似是专等洪、郭二人

下来食用。洪七公几次想要溜下桅杆去抢夺，但想酒食之中定有毒药，只得强自忍耐，无可奈何之余，又是“直娘贼，狗厮鸟”的胡骂一通。

到得第三日上，两人又饿又渴，头脑发晕。洪七公道：“但教我那个女徒儿在此，她聪明伶俐，定有对付老毒物的法子。咱爷儿俩可只有干瞪限、流馋涎的份儿。”郭靖叹了口气。挨到将近午时，阳光正烈，突见远处有两点白影。他只当是白云，也不以为意，哪知白影移近甚速，越飞越大，啾啾啼鸣，却是两头白雕。

郭靖大喜，曲了左手食指放在口中，连声长哨。两头白雕飞到船顶，打了两个盘旋，俯冲下来，停在郭靖肩上，正是他在大漠中养伏了的那两头猛禽。郭靖喜道：“师父，莫非蓉儿也乘了船出来？”洪七公道：“那妙极了。只可惜雕儿大小，负不起咱师徒二人。咱们困在这里无计可施，你快叫她来

作个计较。”郭靖拔出匕首，割了两块五寸见方的船帆，用匕首在布上划了“有难”两字，下角划了一个葫芦的图形，每只白雕脚上缚了一块，对白雕说道：“快快飞回，领蓉姑娘来此。”两头白雕在郭靖身上挨挤了一阵，齐声长鸣，振翼高飞，在空中盘旋一转，向西没入云中。

白雕飞走之后不到一个时辰，欧阳锋又在桅杆下布列酒菜，劝诱洪七公与郭靖下来享用。洪七公怒道：“老叫化最爱的就是吃喝，老毒物偏生瞧准了来折磨人。我一生只练外功，定力可就差了一点。靖儿，咱们下去打他个落花流水再上来，好不好？”郭靖道：“白雕既已带了信去，情势必致有变。您老人家且再等一等。”

洪七公一笑，过了一会，道：“天下味道最不好的东两，你道是甚么？”郭靖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是甚么？”洪七公道：“有一次我到极北苦寒之地，大雪中饿了八天，松鼠固然找不到，到后来连树皮也寻不着了。我在雪地泥中乱挖乱掘，忽然掘到了五条活的东西，老叫化幸亏这五条东西救了一命，多挨了一天。第二日就打到了一只黄狼，饱啖了一顿。”郭靖道：“那五条东西是甚么？”洪七公道：“是蚯蚓，肥得很。生吞下肚，不敢咬嚼。”郭靖想起蚯蚓蠕蠕而动的情状，不禁一阵恶心。

洪七公哈哈大笑，尽拣天下最脏最臭的东西来说，要抵御桅杆底下喷上来的酒肉香气。他说一阵，骂一阵，最后道：“靖儿，现下若有蚯蚓，我也吃了，但有一件最脏最臭之物，老叫化宁可吃自己的脚趾头，却也不肯吃它，你道是甚么？”郭靖笑道：“我知道啦，是臭屎！”洪七公摇头道：“还要脏。”他听郭靖猜了几样，都未猜中，大声说道：“我对你说，天下最脏的东西，是西毒欧阳锋。”郭靖大笑，连说：“对，对！”

挨到傍晚，实在挨不下去了，只见欧阳克站在蛇群之中，笑道：“洪伯父、郭世兄，家叔但求相借《九阴真经》一观，别无他意。”洪七公低声怒骂：“直娘贼，就是不安好心！”急怒之中，忽生奇策，脸上不动声色，朗声骂道：“小贼种，老子中了你狗叔父的诡计，认输便了。快拿酒肉来吃，明天再说。”欧阳克大喜，知他言出如山，当即撤去蛇阵。洪七公和郭靖溜下桅杆，走进舱中。欧阳克命人整治精美菜肴，送进船舱。

洪七公关上舱门，骨都骨都喝了半壶酒，撕了半只鸡便咬。郭靖低声道：“这次酒菜里没毒么？”洪七公道：“傻小子，那厮鸟要你写经与他，怎能害你性命？快吃得饱饱地，咱们另有计较。”郭靖心想不错，一口气扒了四大碗饭。

洪七公酒酣饭饱，伸袖抹了嘴上油腻，凑到郭靖耳边轻轻道：“老毒物要《九阴真经》，你写一部九阴假经与他。”郭靖不解，低声问道：“九阴假经？”洪七公笑道：“是啊。当今之世，只有你一人知道真经的经文，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，谁也不知是对是错。你把经中文句任意颠倒窜改，教他照着练功，那就练一百年只练成个屁！”郭靖心中一乐，暗道：“这一着真损，老毒物要上大当。”但转念一想，说道：“欧阳锋武学湛深，又机警狡猾，弟子胡书乱写，必定被他识破，这便如何？”

洪七公道：“你可要写得似是而非，三句真话，夹半句假话，逢到练功的秘诀，却给他增增减减，经上说吐纳八次，你改成六次或是十次，老毒物再机灵，也决不能瞧出来。我宁可七日七夜不饮酒不吃饭，也要瞧瞧他老毒物练九阴假经的模样。”说到这里，不觉吃吃的笑了出来。郭靖笑道：“他若是照着假经练功，不但虚耗时日，劳而无功，只怕反而身子受害。”洪七

公笑道：“你快好好想一下如何窜改，只要他起了丝毫疑心，那就大事不成了。”又道：“那下卷经文的前几页，黄药师的老婆默写过的，欧阳克这小畜生在桃花岛上读过背过，那就不可多改。然而稍稍加上几个错字，谅那小畜生也分辨不出。”

郭靖默想真经的经文，思忖何处可以颠倒黑白，淆乱是非，何处又可以改静成动，移上为下，那也不是要他自作文章，只不过是依照师父所传的诀窍，将经文倒乱一番而已，经中说“手心向天”，他想可以改成“脚底向天”，“脚踏实地”不妨改成为“手撑实地”，经中说是“气凝丹田”，心想大可改成“气凝胸口”，想到得意之处，不禁叹了一口气，心道：“这般捉弄人的事，蓉儿和周大哥都最是喜爱，只可惜一则生离，一则死别，蓉儿尚有重聚之日，周大哥却永远听不到我这捉狭之事了。”

次日早晨，洪七公大声对欧阳克道：“老叫化武功自成一家，《九阴真经》就是放在面前，也不屑瞧它一眼。只有不成材的厮鸟，自己功夫不成，才巴巴的想偷甚么真金真银，对你狗叔父说，真经就写与他，叫他去闭门苦练，练成后再来跟老叫化打架。真经自然是好东西，可是我就偏偏不放在眼里。瞧他得了真经，能不能奈何得了老叫化。他去苦练《九阴真经》上的武功，本门功夫自然便荒废了，一加一减，到头来还不是跟老叫化半斤八两？这叫作脱裤子放屁，多此一举。”

欧阳锋站在舱门之侧，这几句话听得清清楚楚，心中大喜，暗想：“老叫化向来自负，果然不错，正因如此，才答应把经给我，否则以他宁死不屈的性儿，蛇阵虽毒，肚子虽饿，却也难以逼得他就范。”

欧阳克道：“洪伯父此言错矣！家叔武功已至化境，洪伯父如此本领，却也赢不了家叔一招半式，他又何必再学《九阴真经》？家叔常对小侄言道，他深信《九阴真经》浪得虚名，哗众欺人，否则王重阳当年得了《九阴真经》，为甚么又不见有甚么惊世骇俗的武功显示出来？家叔发愿要指出经中的虚妄浮夸之处，好教天下武学之士尽皆知晓，这真经有名无实，谬误极多。这岂非造福武林的一件盛举么？”

洪七公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你瞎吹甚么牛皮！靖儿，把经文默写给他瞧。若是老毒物真能指得出《九阴真经》中有甚么错处，老叫化给他磕头。”

郭靖应声而出。欧阳克将他带到大舱之中，取出纸笔，自己在旁研墨，供他默写。

郭靖没读过几年书，书法甚是拙劣，又须思索如何窜改经中文字，是以写得极为缓慢，时时不知一个字如何写法，要请欧阳克指点，写到午时，上卷经书还只写了一小半。欧阳锋始终没出来，郭靖写一张，欧阳克就拿一张去交给叔父。

欧阳锋看了，每一段文义都难以索解，但见经文言辞古朴，料知含意深远，日后回到西域去慢慢参研，以自己之聪明才智，必能推详透彻，数十年心愿一旦得偿，不由得心花怒放。他见郭靖傻头傻脑，写出来的字又是弯来扭去，十分拙劣，自然捏造不出如此深奥的经文；又听侄儿言道，有许多字郭靖只知其音，不知写法，还是侄儿教了他的，那自是真经无疑。却哪里想得到这傻小子受了师父之嘱，竟已把大部经文默得不是颠倒脱漏，就是胡改乱删？至于上卷经文中那段咒语般的怪文，郭靖更将之抖乱得不成模样。

郭靖笔不停挥的写到天黑，下卷经文已写了大半。欧阳锋不敢放他回舱，生怕洪七公忽尔改变主意，突起留难，纵然大半部经文已然到手，总是残缺

不全，于是安排了丰盛酒饭，留郭靖继续书写。

洪七公等到戌未亥时，未见郭靖回来，颇不放心，生怕伪造经文被欧阳锋发觉，傻徒弟可要吃亏，这时甲板上的蛇阵早已撤去，他悄悄溜出舱门，见两名蛇奴站在门旁守望。洪七公向左虚劈一掌，呼的一响，掌风带动帆索。两名蛇奴齐向有声处张望，洪七公早已在右边窜出。他身法何等快捷，真是人不知，鬼不觉，早已扑向右舷。

大舱窗中隐隐透出灯光，洪七公到窗缝中张望，见郭靖正伏案书写，两名白衣少女在旁冲茶添香，研墨拂纸，服侍得甚是周至。

洪七公放下了心，只觉酒香扑鼻，定睛看时，见郭靖面前放着一杯琥珀色的陈酒，艳若胭脂，芳香袭人。洪七公暗骂：“老毒物好不势利，我徒儿写经与他，他便以上佳美酒款待，给老叫化喝的却是寻常水酒。”他是天下第一馋人，世间无双酒徒，既见有此美酒，不饮岂肯罢休？心道：“老毒物的美酒必是藏在舱底，我且去喝他个痛快，再在酒桶里撒一泡尿，叫他尝尝老叫化的臊味。就算我那傻徒儿惨受池鱼之殃，误饮了老叫化的臭尿，那也毒不死他。”

想到此处，不禁得意微笑。偷酒窃食，原是他的拿手本领，当年在临安皇宫御厨梁上一住三月，皇帝所吃的酒馔每一件都由他先行尝过。皇官中警卫何等森严，他都来去自如，旁若无人，到舱底偷些酒吃，真是何足道哉。当下蹑步走到后甲板，眼望四下无人，轻轻揭开下舱的盖板，溜了下去，将舱板托回原位，嗅得几嗅，早知贮藏食物的所在。

船舱中一团漆黑，他凭着菜香肉气，摸进粮舱，晃亮火折，果见壁角竖立着六七只大木桶。洪七公大喜，找到一只缺口破碗，吹灭火折，放回怀里，这才走到桶前，伸手摇了摇，甚是沉重，桶中装得满满地。他左手拿住桶上木塞，右手伸碗去接，待要拔去塞子，忽听得脚步声响，有两人来到了粮舱之外。

那两人脚步轻捷，洪七公知道若非欧阳锋叔侄，别人无此功夫，心想他俩深夜到粮舱中来，必有鬼计，多半要在食物中下毒害人，当下缩在木桶之后，蜷成一团。只听得舱门轻轻开了，火光闪动，两人走了进来。

洪七公听两人走到木桶之前站定，心道：“他们要在酒里下毒？”只听欧阳锋道：“各处舱里的油柴硫磺都安排齐备了？”欧阳克笑道：“都齐备了，只要一引火，这艘大船转眼就化灰烬，这次可要把臭叫化烤焦啦。”洪七公大吃一惊：“他们要烧船？”只听欧阳锋又道：“咱们再等片刻，待那姓郭的小子睡熟了，你先下小艇去，千万小心，别让老叫化知觉。我到这里来点火。”欧阳克道：“那些姬人和蛇奴怎么安排？”欧阳锋冷冷的道：“臭叫化是一代武学大师，总得有些人殉葬，才合他身分。”

两人说着即行动手，拔去桶上木塞，洪七公只觉油气冲鼻，原来桶里盛的都是桐油菜油。欧阳叔侄又从木箱里取出一包包硫磺，将木柴架在上面，大袋的木屑刨花，也都倒了出来。过不多时，舱中油已没胫，两人转身走出，只听欧阳克笑道：“叔叔，再过一个时辰，那姓郭的小子葬身海底，世上知晓《九阴真经》的，就只你老人家一个啦。”欧阳锋道：“不，有两个。难道我不传你么？”欧阳克大喜，反手带上了舱门。

洪七公惊怒交集，心想若不是鬼使神差的下舱偷酒，怎能知晓这二人的毒计？烈火骤发，又怎能逃脱劫难？听得二人走远，于是悄悄摸出，回到自己舱中，见郭靖已经躺在床上睡着，正想叫醒他共商应付之策，忽听门外微

微一响，知道欧阳锋来察看自己有无睡熟，便大声叫道：“好酒啊好酒！再来十壶！”欧阳锋一怔，心想老叫化还在饮酒，只听洪七公又叫：“老毒物，你我再拆一千招，分个高下。唔，唔，好小子，行行！”欧阳锋站了一阵，听他胡言乱语，前后不贯，才知是说梦话，心道：“臭叫化死到临头，还在梦中喝酒打架。”

洪六公嘴里瞎说八道，侧耳倾听舱外的动静，欧阳锋轻功虽高，但走向左舷的脚步声仍被他听了出来。他凑到郭靖的耳边，轻推他肩膀，低声道：“靖儿！”郭靖惊醒，“嗯”了一声。洪七公道：“你跟着我行事，别问原因。现下悄悄出去，别让人瞧见。”

郭靖一骨碌爬起。洪七公缓缓推开舱门，一拉郭靖衣袖，走向右舷。他怕给欧阳锋发觉，不敢径往后梢，左手攀住船边，右手向郭靖招了招，身子挂到了船外。郭靖心中奇怪，不敢出声相询，也如他一般挂了出去。洪七公十指抓住船边，慢慢往下游动，眼注郭靖，只怕船边滑溜，他失手跌入海中，可就会发出声响。

船边本就油漆光滑，何况一来濡湿，二来向内倾侧，三来正在波涛之中起伏晃动，如此向下游动，实非易事。幸好郭靖曾跟马钰日夜上落悬崖，近来功力又已大进，手指抓住船边的铁钉木材，或是插入船身上填塞裂缝的油灰丝筋之中，竟然稳稳溜了下来。洪七公半身入水，慢慢摸向后梢，郭靖紧跟在后。

洪七公到了船梢，果见船后用绳索系着一艘小艇，对郭靖道：“上小艇去！”手一松，身子已与大船分离。那船行驶正快，向前一冲，洪七公已抓住小艇的船边。翻身入艇，悄无声息，等到郭靖也入艇来，说道：“割断绳索。”

郭靖拔出匕首一划，割断了艇头的系索，那小艇登时在海中乱兜圈子。洪七公扳桨稳住，只见大船渐渐没入前面黑暗之中。突然间大船船尾火光一闪，欧阳锋手中提灯，大叫了一声，发现小艇已自不见，喊声中又是愤怒，又是惊惧。洪七公气吐丹田，纵声长笑。

忽然间右舷处一艘轻舟冲浪而至，迅速异常的靠向大船，洪七公奇道：“咦，那是甚么船？”语声未毕，只见半空中两头白雕扑将下来，在大船的主帆边盘旋来去。轻舟中一个白衣人影一晃，已跃上大船。星光熏微中遥见那人头顶心束发金环闪了两闪，郭靖低声惊呼：“蓉儿！”

这轻舟中来的正是黄蓉。她将离桃花岛时见到小红马在林中奔驰来去，忽地想起：“海中马匹无用，那对白雕却可助我找寻靖哥哥。”于是吹唇作声，召来了白雕。雕眼最是锐敏，飞行又极迅捷，在这茫茫大海之中，居然发见了郭靖的坐船。黄蓉在雕足上见到郭靖写的“有难”二字，又惊又喜，驾船由双雕高飞引路，鼓足了风帆赶来，但终究来迟了一步，洪七公与郭靖已然离船。

她心中念念不忘的是“有难”二字，只怕迟了相救不及，眼见双雕在大船顶上盘旋，等不及两船靠拢，但见相距不远，便手提蛾眉钢刺，跃上大船，正见欧阳克犹如热锅上蚂蚁般团团乱转。黄蓉喝道：“郭靖呢？你把他怎么了？”

欧阳锋已在舱底生了火，却发现船尾小艇踪影全无，不禁连珠价叫起苦来，只听得洪七公的笑声远远传来，心想这回害人不成反而害己，正自惶急无计，忽然见到黄蓉的轻舟，急忙抢出，叫道：“快上那船！”岂知那轻舟



上的哑巴船夫个个是奸恶之徒，当黄蓉在船之时，受她威慑，不敢不听差遣，一见她离船，正是天赐良机，立即转舵扬帆，远远逃开。

洪七公与郭靖望见黄蓉跃上大船，就在此时，大船后梢的火头已然冒起。郭靖尚未明白，惊叫：“火，火！”洪七公道：“不错，老毒物放火烧船，要烧死咱爷儿俩！”郭靖一呆，忙道：“快去救蓉儿。”洪七公道：“划近去！”郭靖猛力扳桨。那大船转舵追赶轻舟，与小艇也是近了，甲板上男女乱窜乱闯，一片喧扰之声。洪七公大声叫道：“蓉儿，我和靖儿都在这儿，游水过来！游过来！”大海中波涛汹涌，又在黑夜，游水本极危险，但洪七公知道黄蓉水性甚好，事在紧急，不得不冒此险。

黄蓉听到师父声音，心中大喜，不再理会欧阳锋叔侄，转身奔向船舷，纵身往海中跃去。突觉手腕上一紧，身子本已跃出，却又被硬生生的拉了回来，黄蓉大惊回头，只见抓住自己右腕的正是欧阳锋，大叫：“放开我！”左手挥拳打出。欧阳锋出手如电，又是一把抓住。他眼见那轻舟驶得远，再也追赶不上，座船大火冲天，船面上帆飞樯舞，乱成一团，转眼就要沉没，眼下唯一救星是那艘在洪六公掌握之中的小艇，高声叫道：“臭叫化，黄姑娘在我这里，你瞧见了么？”双手挺起，将黄蓉举在半空。

这时船上大火照得海面通红，洪七公与郭靖看得清清楚楚，洪七公怒道：“他以此要挟，想上咱们小艇，哼！我去夺蓉儿回来。”郭靖见大船上火盛，道：“我也去。”洪七公道：“不，你守着小艇，莫让老毒物夺去了。”郭靖应道：“是！”用力扳桨，此时大船已自不动，不多时小艇划近。洪七公双足在艇首力登，向前飞出，左手探出，在大船边上插了五个指孔，借力翻身，跃上大船甲板。

欧阳锋抓着黄蓉双腕，狞笑道：“臭叫化，你待怎地？”洪七公骂道：“来来，再拆一千招。”飕飕三掌，向欧阳锋劈去。欧阳锋回过黄蓉的身子挡架，洪七公只得收招。欧阳锋顺手在黄蓉肋下穴道中一点。她登时身子软垂，动弹不得。洪七公喝道：“老毒物好不要脸，快把她放下艇去，我和你在这里决个胜负。”

当此之际，欧阳锋怎肯轻易放人，但见侄儿被火逼得不住退避，提起黄蓉向他抛去，叫道：“你们先下小艇！”欧阳克接住了黄蓉，见郭靖驾着小艇守候在下，心想小艇实在太小，自己手里又抱着一个人，这一跃下去，小艇非翻不可，于是扯了一根粗索缚住桅杆，左手抱着黄蓉，右手拉着绳索，溜入小艇。

郭靖见黄蓉落艇，心中大慰，却不知她已被点了穴道，但见火光中师父与欧阳锋打得激烈异常，挂念师父安危，也不及与黄蓉说话，只是抬起了头凝神观斗。

洪七公与欧阳锋各自施展上乘武功，在烈焰中一面闪避纷纷跌落的木杆绳索，一面拆解对方来招。这中间洪七公却占了便宜，他曾入海游往小艇，全身湿透，不如欧阳锋那么衣发易于着火。二人武功本是难分轩轻，一方既占便宜，登处上风。欧阳锋不久便须发俱焦，衣角着火，被逼得一步步退向烈焰飞腾的船舱，他要待跃入海中，但被洪七公着着进迫，缓不出一步手脚，若是硬要入海，身上必至受招。洪七公的拳势掌风何等厉害，只要中了一招，受伤必然不轻，他奋力拆解，心下筹思脱身之策。

洪七公稳操胜算，愈打愈是得意，忽然想起：“我若将他打入火窟，送了他的性命，却也无甚意味。他得了靖儿的九阴假经，若不修炼一番，纵死

也不甘心，这个大当岂可不让他上？”于是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老毒物，今日我就饶了你，上艇罢。”

欧阳锋怪眼一翻，飞身跃入海中。洪七公跟着正要跃下，忽听欧阳锋叫道：“慢着，现下我身上也湿了，咱俩公公平的决个胜败。”拉住船舷旁垂下的铁链，借力跃起，又上了甲板。洪七公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今日这一战打得当真痛快。”拳来掌往，两人越斗越狠。

郭靖道：“蓉儿，你瞧那西毒好凶。”黄蓉被点中了穴道，做声不得。郭靖又道：“我去请师父下来，好不好？那船转眼便要沉啦。”黄蓉仍是不答。郭靖转过头来，却见欧阳克正抓住她手腕，心中大怒，喝道：“放手！”

欧阳克好不容易得以一握黄蓉的手腕，岂肯放下，笑道：“你一动，我就一掌劈碎她脑袋。”郭靖不暇思索，横桨直挥过去。欧阳克低头避过。郭靖双掌齐发，呼呼两响，往他面门劈去。欧阳克只得放下黄蓉，摆头闪开来拳。郭靖双拳直上直下，没头没脑的打将过去。欧阳克见在小艇中施展不开手脚，敌人又是一味猛攻，当即站起，第一拳便是一招“灵蛇拳”，横臂扫去。郭靖伸左臂挡格，欧阳克手臂忽弯，腾的一拳，正打在郭靖面颊之上。这拳甚是沉重，郭靖眼前金星乱冒，心想这当儿刻刻都是危机，必当疾下杀手，眼见他第二拳跟着打到，仍是举左臂挡架。欧阳克依样葫芦，手臂又弯击过来，郭靖头向后仰，右臂猛地向前推出。本来他既向后避让，就不能同时施展攻击，但他得了周伯通传授，双手能分别搏击，左架右推，同时施为。欧阳克的右臂恰好夹在他双臂之中，被他左臂回收，右臂外推，这般急绞之下，喀的一声，臂骨登时折断。

欧阳克的武艺本不在马钰、王处一、沙通天等人之下，不论功力招数，都高出郭靖甚多，只是郭靖的双手分击功夫是武学中从所未见的异术，是以两次动手，都伤在这奇异招术之下。他一交跌在艇首，郭靖也不去理他死活，忙扶起黄蓉，见她身子软软的动弹不得，当即解开她被点中了的穴道。幸好欧阳锋点她穴道之时，洪六公正出招攻击，欧阳锋全力提防，点穴的手指上不敢运上内力，否则以西毒独门的点穴手法，郭靖无法解开。黄蓉叫道：“快去帮师父！”

郭靖抬头仰望大船，只见师父与欧阳锋正在火焰中飞舞来去，肉搏而斗，木材焚烧的劈拍之声，夹着二人的拳风掌声，更是显得声势惊人，猛听得喀喇喇一声巨响，大船龙骨烧断，折为两截，船尾给波涛冲得几下，慢慢沉入海中，激起了老大漩涡。眼见余下半截大船也将沉没，郭靖提起木桨，使力将小艇划近，要待上去相助。

洪七公落水在先，衣服已大半被火烤干，欧阳锋身上却尚是湿淋淋地，这一来，西毒却又占了北丐的上风。洪七公奋力拒战，丝毫不让，斗然间一根着了火的桅杆从半空中堕将下来，二人急忙后跃。那桅杆隔在二人中间，熊熊燃烧。

欧阳锋蛇杖摆动，在桅杆上递了过来，洪七公也从腰间拔出竹棒，还了一招。二人初时空手相斗，这时各使器械，攻拒之间，更是猛恶。郭靖用力扳桨，心中挂怀师父的安危，但见到二人器械上神妙的家数，又不禁为之神往，赞叹不已。

武学中有言道：“百日练刀、千日练枪、万日练剑”，剑法原最难精。武学之士功夫练至顶峰，往往精研剑术，那时各有各的绝招，不免难分轩轻。二十年前华山论剑，洪七公与欧阳锋对余人的武功都甚钦佩，知道若凭剑术，

难以胜过旁人，此后便均舍剑不用。洪七公改用随身携带的竹棒，这是丐帮中历代帮主相传之物，质地柔韧，比单剑长了一尺。他是外家高手，武功纯走刚猛的路子，使上这兵器却是刚中有柔，威力更增。

欧阳锋使动那蛇杖时含有棒法、棍法、杖法的路子，招数繁复，自不待言，杖头雕着个咧嘴而笑的人头，面目狰狞，口中两排利齿，上喂剧毒，舞动时宛如个见人即噬的厉鬼，只要一按杖上机括，人头中便有歹毒暗器激射而出。更厉害的是缠杖盘旋的两条毒蛇，吞吐伸缩，令人难防。

二人双杖相交，各展绝招。欧阳锋在兵刃上虽占便宜，但洪七公是天下乞丐之首，自是打蛇的好手，竹棒使将开来，攻敌之余，还乘隙击打杖上毒蛇的要害。欧阳锋蛇杖急舞，令对方无法取得准头，料知洪七公这等身手，杖头暗器也奈何他不得，不如不发，免惹耻笑。洪七公另有一套丐帮号称镇帮之宝的“打狗棒法”，变化精微奇妙，心想此时未落下风，却也不必便掏摸这份看家本领出来，免得他得窥棒法精要，明年华山二次论剑，便占不到出其不意之利。

郭靖站在艇首，数度要想跃上相助师父，但见二人越斗越紧，自己功力相差太远，决计难以近身，空自焦急，却是无法可施。

